

# 武俠世界

我是英雄（江湖奇俠列傳） 龍乘風·著

鏢局押鏢北上，怪事層出不窮，江湖豪傑，雪地勇戰羣魔。爲了武林英雄之後，無窮風波接二連三掀起，令人震慄、驚奇！這是一頁充滿傳奇色彩之武林秘史，內容豐富，絕無冷場，是一篇不可多得之傑作。



\$4.00

第24年

24

革新號



**編者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龍乘風暑期精心泡製作品，不但題材簇新脫穎，故事中人物也充滿傳奇色彩，打鬥激烈，場面熱鬧。『我是英雄』這個故事的敘述，是由一間聲譽頗隆的鏢局開始，加上該鏢局的總鏢頭又是一位技壓江湖的豪俠，名聞遐邇。一次由於押鏢北上，途中遇上了不可思議的怪事，更與羣魔展開連場鏢血戰，觸目驚心，終於揭露了一頁令人難以相信的武林秘史！欲知精采過程，敬請萬勿錯過。

\*\*\*

『追捕』這個故事集，是描寫民初時代我國東北一帶匪盜橫行猖獗如狼情況，今期的『戰邊城』十分精采，講述一個督軍派人由越南聘請一個洋顧問北上，中途被擄，勒索巨資，不得要領，終於為『追捕』能手蕭原出馬，槍林彈雨，險死還生……

\*\*\*

下期秦紅的『千劍照紅顏』恢復連載，停載期間，讀者不斷關注垂詢，深表謝忱，並致歉意。

『妖女魔紅』下期隆重刊出，滄海客作品。是一篇俠情倫理巨型故事，屆時敬希購閱。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我是英雄（江湖奇俠列傳）

一間信譽隆厚的鏢局押鏢北上，途中所遇怪事層出不窮，究其原因，原來隱藏着一頁充滿傳奇色彩的武林秘史……

龍乘風 3

####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戰邊城（民初技擊追捕故事）

邊城捍盜 鬥智鬥力……雲劍飛 38

山貓王森（兩期完技擊傳奇小說）◀下▶

水溝大混戰 兇徒遭殲滅……王—龍 51

####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亡命雙龍（俠義傳奇故事）

真假皇太子 難猜悶葫蘆……黃鷹 63

神弓寶斧歸元劍（俠情恩仇中篇故事）

關閉達摩洞 大師遭毒手……隆中客 71

萬里飛虹（俠義倫理故事）

保人頭鏢 初遇強敵……高阜 79

金棺材（司馬洛傳奇故事）

巧遇元兇 不幸被擒……馮嘉 87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千乘萬騎一劍香（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掌門人之死 特使作困龍……秦紅 97

長劍篇（俠義長篇連載）

身形如鬼魅 老金鷄逞威……蕭逸 107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兩廣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外埠總代理交由ASIAN PROGRESS PROPERTY LTD.  
承辦批發，包括：澳洲·紐西蘭·菲律賓·新畿內亞各地區。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24期

（總號120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武俠小說

鐵娘子  
東方英著



每本H.K.\$7.00

各大書店  
超級市場  
地鐵站有售



環球出版社發行

武俠小說名家

東方英

新作

武俠小說

七步天



東方英著



每本H.K.\$6.00



# 一半神魔一半令

風雪漫天，一支鏢車隊伍，冒着嚴寒氣候，逆風而上。

這真是一個天氣很惡劣的下午，一行三十八人，已有一大半手脚上都生了凍瘡，連馬兒也懶洋洋的，提不起勁兒來，其實這也不是馬兒懶惰，而是經過了連日來不斷的趕路，再壯健的好馬，也會出現疲態。

負責押運這一趟鏢的，正是「雙刀關五關」李定，他是金陵府震威鏢局的總鏢頭。

屈指算來，李總鏢頭在江湖上已打滾了整整三十年，在他二十歲的時候，「雙刀關五關」這個响噹噹的萬兒，就被江湖中朋友加在他的名字之上。

那時候，李定在魯東，孤伶伶一個人，上無父母，下無妻兒，只能幹些小本錢買賣，在一些窮鄉僻壤裏賣燒餅。

他的燒餅很不錯，但有一次却出了禍事。

出了禍事的地方，是在澤水城，當時，李定在城門外賣燒餅，恰巧玉面太歲邱世安進城，一時興之所至，就在李定的籃子裏取去一個燒餅，大嚼起來。

邱世安是惡霸，吃一兩個燒餅，當然不必付錢。

李定已忍住這一口氣，他知道，邱世安的老子邱中泰，是盜寨的大當家，手下猛將如雲，實力不容輕侮。

但邱世安的一顆壞牙，遲不崩脫早不

崩脫，偏偏就在吃李定的燒餅的時候崩脫下來。

他大怒，說李定的燒餅裏有砂，不由分說，一脚就把兩籃燒餅踢翻了，還要動手揍李定。

李定雖然剛才忍氣吞聲，但却也沒有真的怕了這玉面太歲，你要揍我，倒不如讓我揍你好了。

一擡之下，擡出了一條人命。丟命的居然是洶湧霸道，「武功極高」的邱少爺！

這下子乖乖不得了，小邱兩旁的護駕大將軍，全都面青唇白，自然要抓李定回盜寨見大當家。

但這些護駕大將軍，也不是李定的敵手，八人同行，放倒三個，其餘的人嚇得屁滾尿流，火速上山報知邱中泰。

邱中泰大發雷霆，誓雪此仇。

他派手下到處去找尋李定，凡是跟李定稍有來往的人，都押回盜寨，並且揚言十天之內，李定再不出現，這千人等一律殺！

到了第九天，有消息傳出，李定已披星戴月，逃到八百里外。

被扣押在盜寨的人，全都毛骨悚然，自付必死。

但到了第十天，「已逃到八百里外」的李定，居然登山而來。

他腰懸雙刀，單人匹馬殺進盜寨。

這簡直是白白送死！

但結果却大大出人意料，李定雙刀威力無邊，竟然連闖五度關卡，把羣盜殺得落花流水。

最後，連邱中泰也死在雙刀之下！

這是李定成名江湖的一役。

他一戰成名後，曾任魯南金衣鏢局鏢師，兩年後移居金陵府，一手創立震威鏢局，至今已二十餘年。

二十餘年以來，只要是李定親自押運的鏢車，就從未出過一次岔子。

而到了最近七八年，李定已沒有親自押鏢，只要豎起金陵震威鏢局的大旗，又有誰敢不賣帳，動這鏢車的主意？

但這一趟鏢，李總鏢頭却親自出馬，鏢局中四大鏢師，也全數出動。

可以說，震威鏢局已精銳盡出，絕無半點保留。

天色已晚，鏢車隊伍總算趕上了一座小市鎮。

鎮內有客棧，雖然地方簡陋一些，但

總比露宿冰雪上好得多了。

四位鏢師一到客棧，就四週巡視，看看有沒有可疑人物！

幹這一行，小心謹慎甚至比武功還更重要。

由於鏢車隊伍一上來就是幾十人，客棧裏的小二，甚至連掌櫃先生也忙得不可開交。

李定傳下了命令，全鏢局中人，切莫喝太多酒。

喝一點禦寒，那是沒問題，但喝得太多，警惕性就會隨而減低，而這一趟鏢，却是萬萬不能丟掉的。

李總鏢頭的命令，每一個人都很遵守，只有一個趙子手例外。

他很年輕，據說還沒有十八歲，是鏢局中最年輕，資歷最淺的一個趙子手。

把他帶入鏢局的，是鏢師「穩重如山」石泰。

石泰比李定還老兩歲，憑他的外號，不難想像得到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行事作風穩健，一貫抱着多做事，少開口的宗旨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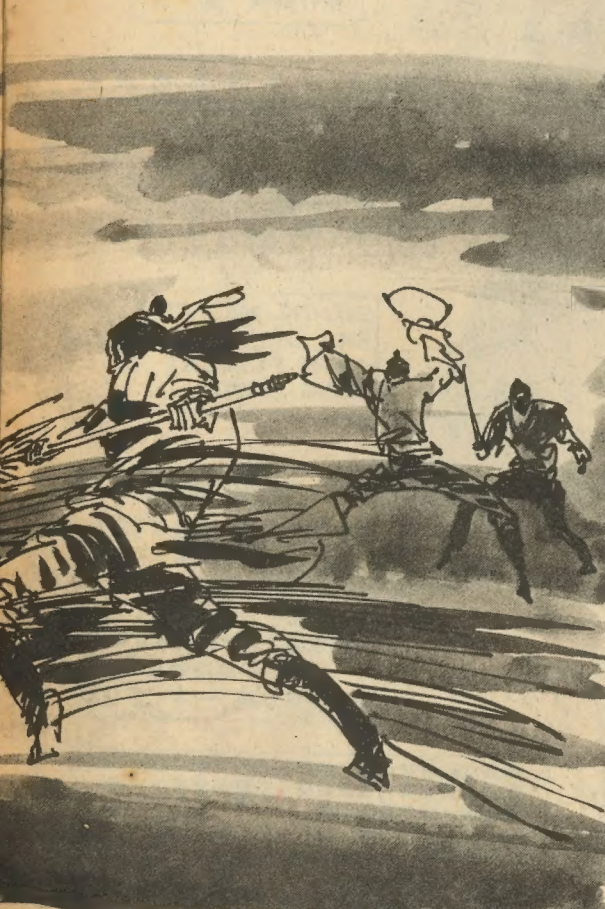
基於「瓜田不納履」的原則，這位石老鏢師，從不引薦外人進入鏢局，甚至連獨生子石萬開，想進入鏢局找份差事，也被石泰趕了出去。

他在鏢局已整整二十年，向來行規矩矩，閒話不說，閒事不理，但若有人想碰崩鏢局一塊石角，却非要先問問他的九爪飛蛇不可。

但在兩個月前，這位閒事不理的石鏢師，却帶了一個少年人進鏢局，並且向李

江湖奇俠列傳 / 龍乘風 · 文圖  
飛 · 可

# 我是英雄





總鏢頭推薦他爲三等趟子手。

按照震威鏢局的規矩，趟子手也分三等，資歷最淺，武功又稀鬆平常的，就被列爲三等趟子手，倘若日後表現出色，就可晉升至二級趟子手，再有進步，自然就可以升爲一級趟子手。

若照規矩，縱然是三級趟子手，也要經過考驗合格，才能成爲震威鏢局的一份子，但既是石老鏢師親自引薦，這重手續倒也可以免了。

這少年叫謝雲，在鏢局裏耽了十二天，就跟隨着大夥兒，負起押鏢的任務。

按照鏢局的規矩，這一次謝雲能跟着押鏢，也是有點不尋常的，通常，每一個新趟子手加入鏢局，最少也要經過半年的觀察和訓練，才可以跟隨鏢車隊伍出發，但謝雲只是耽了十二天，就被派遣前往押鏢。

旁人雖然有點意外，但這却是石老鏢師的意思，李定也准許了，大家也自然沒有甚麼話可說。

在這段不算怎麼長的日子裏，跟謝雲最熟絡的，是二等趟子手和尚貓。

和尚貓並不是個和尚，但他自出娘胎以來，頭頂上一直光禿禿的，連一根頭髮也長不出來。

他是個孤兒，很喜歡養貓，加上光頭這一個毛病，自自然然就給人叫作和尚貓了。

和尚貓比謝雲大五歲，在震威鏢局裏熬了三年，直到三個月前，才由三等趟子手，升爲二等趟子手。

他能够獲得晉升一級，據說是因爲會

經獲得石泰指點了幾招拳腳功夫，他孜孜不倦日以繼夜苦練，給李總鏢頭看見了，認爲他很有上進心，稱讚之餘，接着就把他的職位「升一升」。

和尚貓大喜，決定「賀一賀」。

但誰來祝賀他呢？

沒有。

在鏢局裏，他是個地位低微的人，雖然他心腸好，但別人却只是欺負他，看不起他。

他們認爲和尚貓是個庸材、蠢材，像這種人，怎會有出息。

誠心祝賀他的人，倒也不是沒有，但却不是鏢局裏的人，而是在鏢局外經常拿着破鉢子討飯吃的一個老叫化。

難道和尚貓就只配跟老叫化交朋友？不！現在謝雲已成爲了和尚貓的好朋友。

在謝雲進入鏢局第二天的時候，和尚貓就告訴他，自己由三等趟子手升上二級趟子手，才只不過是一個月前的事。

謝雲立刻恭賀他，而且馬上請他到德鳳軒裏喝酒。

德鳳軒是金陵府裏的一間小酒家，規模不大，但酒菜的水準都有第一流的。

價錢也同樣第一流。

和尚貓差點沒勇氣跨進去，但謝雲却說：「你不賞臉，以後再也別當我是朋友了！」

聽見這種說話，和尚貓的血熱了，他大步昂然進入德鳳軒，就算裏面有十八頭獅子，三十六條鱷魚，也阻擋不住他要喝一頓酒的決心。

那一天晚上，和尚貓醉了。那是他自有生以來，醉得最愉快的一次。

人生但能如此醉，縱然不醒又何妨？

對於一個酒徒來說，醒了又醉，醉了又醒，那是很平常的事。

但今夜不能醉，醉了就是違背了李總鏢頭的命令。

和尚貓是個絕對服從命令的好夥計，李總鏢頭叫大家別喝醉，他就淺嚐即止，不敢胡來。

但謝雲却已喝了十大碗。

和尚貓一直都在留意着他，初時忍不住出聲，但是到了謝雲斟滿第十一大碗狀元紅的時候，和尚貓終於把這碗酒搶了過來。

謝雲笑了笑：「對！咱們不醉無歸，這一碗你喝！」

他居然不用碗了，拿起酒壺，仰首便喝。

和尚貓大吃一驚：「使不得！」

他正要上前阻止，但却有一隻粗大的手把他按了下來。

這一按之力，非同小可，和尚貓差點沒疼出眼淚來。

但他不敢叫，甚至連大氣也不敢吭出來。

因爲把他按下去的人，是鏢局裏四大鏢師之一的蘇伏虎。

蘇伏虎天生神力，更練就一身外家功夫，渾身肌肉堅實如鐵，和尚貓跟他一比，就真有如貓兒碰上了大老虎，由頭到尾

都比不上。

「蘇伏虎，」謝雲淡淡一笑，盯着蘇伏虎說：「果然不愧是伏虎將軍，名不虛傳！名不虛傳！」

蘇伏虎一張臉登時變得有如紫醬，謝雲雖然滿口讚頌之辭，但實際上却在挖苦他，意思是說：「甚麼伏虎將軍，原來只會欺負貓兒而已。」

蘇伏虎立刻放開了和尚貓，兩隻眼睛却像銅鈴也似的直瞪着謝雲，道：「他奶奶個熊，你算是老幾？竟然敢這樣對俺講話？」

謝雲彷彿滿臉莫名其妙之色：「我說錯了甚麼？我罵過你嗎？」

「少放屁！」蘇伏虎冷冷一笑：「你是不是存心倒我們台。」

「倒台？」謝雲怔了怔，說：「倒誰的台？」

蘇伏虎道：「總鏢頭的台！」

謝雲笑道：「我怎有這種胆量？」

蘇伏虎道：「總鏢頭已傳令下來，要大家節制，切莫喝醉，難道你聾了？」

謝雲眨着眼，雙眉一揚：「你看我現在已經醉了嗎？」

「混帳的東西，竟敢在俺面前如此放肆！」蘇伏虎一聲暴喝，一拳便擊在桌子上。

他這一拳力道何只千斤，休說是這種本來就不大牢固的木桌，就算是用石頭造成的石桌，也會倒塌下來。

可是，他這一拳打下去，木桌非但没有絲毫受損，反而有一股不知從何而來的大力反彈過來，把蘇伏虎的拳頭震得又痛

又痺。

他臉如土色，看着謝雲，又看着和尚貓。

謝雲與和尚貓也在看着他，兩人臉上的表情都有點奇怪。

蘇伏虎沒有看見這兩人動手，而且，那股大力也不可能非這兩個小趟子手弄出來的。

他猛然蹲下，終於看見桌子下懶洋洋的躺着一個人。

這人約莫四十歲左右年紀，眉毛很濃，臉龐瘦削，面色似比死魚肉還更蒼白。

雖然天氣嚴寒，但他却只穿着一襲質料單薄的青布衣裳，看來就像個窮病漢。

但蘇伏虎却一點也不敢小覷這青衣人，剛才在桌底下反擊回來的一股大力，顯然就是他的傑作。

「是甚麼人！」雖然心中警惕之意大起，但蘇伏虎這一喝，仍然是威嚴十足，就像個正在捉拿小偷的捕頭。

那青衣人皺起了眉：「別兒巴巴的好不好？你不是想把我趕出去罷？」

蘇伏虎冷冷一笑：「俺正有此意。」

青衣人嘆了口氣，緩緩地從桌底下爬出來，目注着蘇伏虎，半晌才緩緩說道：「就算你不趕，我也要走了，再不走，等到這裏大打一場的時候，我倒會給你們說成是強盜了。」

蘇伏虎的臉色又是一變：「你在說甚麼？」

青衣人道：「別以爲這一趟鏢可以順利完成任務，不到半個時辰，劫鏢的強盜就會來了，這種是非地帶，自然走爲上着

。」說完，轉身便走。

蘇伏虎陡地發出一聲厲喝：「喂！且慢！」

這時候，李總鏢頭、石泰和另外兩鏢師已走了過來。

「甚麼事？」李定沉聲說。

「這鳥漢大有蹊蹺，放他不得！」蘇伏虎攔在青衣人面前，目光中充滿敵意。

李定輕輕揮手，阻止蘇伏虎說下去，然後向那青衣漢子抱拳一禮，道：「老夫

李定，來自金陵，請教兄台高姓大名？」

青衣人淡淡道：「山村野夫，無名小卒，區區賤名，還是不提也罷。」

李定神色不變，道：「兄台既不欲說，老夫自是不便勉強，只是兄台適才一番

說話，未免有點驚人，倒不知兄台何出此言，莫非早已知悉，將有強盜會向敝鏢局下手？」

原來李定耳力過人，青衣漢子那幾句說話，他早已聽在耳內。

青衣人打了一個呵欠，似是有點不耐煩。

他搖搖頭，說道：「那一番說話，我只是一時興之所至，胡謔出來的，你就當我放屁好了，再見！再見！」

「走不得！」蘇伏虎怒叫道：「這厮行動詭祟，大有可疑，若放走他，豈不是放虎歸山！」

青衣人搔了搔脖子，忽然走到謝雲面前，微笑着說：「剛才你是不是叫他伏虎將軍？」

謝雲點頭道：「他就是伏虎將軍蘇鏢頭。」

「難怪！難怪！」青衣人皺了皺眉頭，說道：「難怪他三句不離一個『虎』字，像我這種病漢，也說是甚麼『放虎歸山』，原來他有種怪癖，就叫『伏虎癮』好了。」

蘇伏虎氣得牙癢癢的，再也按捺不住，喝道：「管你是病貓還是老虎，吃俺兩拳再說。」

「虎」一聲，單拳怒擊，直撞青衣人胸膛。

青衣人「啊呀」一聲叫了起來：「你怎麼打人？總鏢頭救命！」

他這麼一叫，倒像是個給大人欺負的小孩子，而他的動作也和小孩子沒有甚麼分別，蘇伏虎的拳頭還沒打到，他已轉身溜到李定的背後，把李定當作擋箭牌。

蘇伏虎本已動了真怒，就算這青衣人跑到天腳底也要追上他，但想不到青衣人甚麼地方不跑，居然跑到李定背後來。

「總鏢頭小心！」蘇伏虎唯恐青衣人趁勢出手背後暗算李定，連忙提醒。

李定却一言不發，一張臉緊繃繃的，全無半點表情。

青衣人哈哈一笑，居然在李定背後扮了一個鬼臉，笑道：「伏虎將軍，來呀！怎麼不動手了？」

李定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向那青衣人說：「算啦，大家只是一場誤會，誰也別放在心上，兄台既不欲久留此地，那麼敝鏢局中人，決不再行勉強尊意便是。」

青衣人面露悅容，長揖說道：「總鏢頭果然是明白人，決非糊塗莽撞的飯桶可比，小弟在這裏謝過了。」

他第一句是大讚李定，第二句却又把蘇伏虎罵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但他罵人的本事，實在高明，蘇伏虎明明知道他在罵自己是個「糊塗莽撞的飯桶」，但却作聲不得，因爲人家沒有指名道姓，也不是向着他說話，他若發作，豈不是把這七個字招攬上身了？

李總鏢頭既已明確表示，讓這青衣人離開客棧，蘇伏虎就算氣炸了肺，也不敢再纏下去，只好眼巴巴的看着青衣人搶白一頓，然後揚長而去。

李定神色森冷，忽然沉聲道：「這趟鏢能否保得住，就看今晚了。」

這句話，從李定口中說出來，實在是令人震駭的，金陵府震威鏢局的鏢，又怎會保不住？這豈不是連總鏢頭也沒有信心嗎？

蘇伏虎磨拳擦掌，勃然道：「管他來的是汪洋大盜，還是雪嶺山怪，這一趟鏢，咱們一定保得住！」

李定皺了皺眉，忽然問石泰：「老石，你的看法怎樣？」

石泰道：「一半。」

他說話向來簡潔，但有時候却未免簡潔得離譜，往往要讓人想大半天才明白他說的是甚麼意思。

這時候，他說這兩個字，似乎誰也不明白。

但李定的眼色却忽然變了：「你已肯定，他就是神魔的人？」

石泰道：「他不是神魔的人，老石頭不敢說，但神魔已在這鎮上，却是千真萬確的。」



蘇伏虎聽得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忍不住道：「神魔是誰？」

李定面色陰晴不定，道：「我們在說的，是『天一』，地一半，你一份，我一份。』的『一半神魔』南宮鱷。」

聽到這裏，蘇伏虎和其他兩個鏢師的臉色全都變了。

「一半神魔」南宮鱷，本是南宮世家中人，雖然他生長在武林名門望族之中，但却喜與三教九流中人爲伍，其父大爲不滿，但却屢勸無效，罵也不從，終於一怒之下，宣告脫離父子關係。

其時，南宮鱷年方十六，但一身武功，已非尋常武林人物可比。

脫離南宮世家後，南宮鱷與一羣邪教弟子，終日花天酒地，視打架殺人有如家常便飯。

然而，一山還有一山高，南宮鱷終於遇上了當代武林法大宗師鍾白虹，不滿十招，就敗在鍾白虹刀下。

鍾白虹本擬殺掉此子，爲民間除害，但不知如何，却下不了手。

也許，那時候南宮鱷還很年輕，鍾白虹認爲他年少無知，經過考慮之下，決意饒他一命，但却要斬其右臂，希望他覺悟前非，從今之後不再爲非作歹。

但鍾白虹這一刀才斬出去，一道烏芒突然射至。

鍾白虹猝然不防，手背上吃了一把黑飛刀，這飛刀刀柄漆黑，連刀鋒也是漆黑如墨。

鍾白虹面色驟變，他在江湖上見多識廣，一看這把形狀怪異的黑色飛刀，就知道

這暗算自己的人，就是「柴達木黑刀老妖」了。

黑刀老妖有兩個弟子，一個不聽話，給自己一掌斃了，另一個很合老妖心意的弟子，却給鍾白虹一刀砍掉了腦袋。

對於黑刀老妖來說，這是深仇大恨，也是奇恥大辱，自己的愛徒，只不過在蘭州城內強姦了幾個姐兒，鍾白虹就把他毀了，真是太殘酷！太混帳！太蠻不講理！所仇此恨，豈可不報？

這也是南宮鱷時來運到，就是這樣，他沒有斷掉右臂，而且連鍾白虹也給黑刀老妖所殺。

這還不算，那天他的運氣實在好得出奇，黑刀老妖還把他帶回柴達木黑刀魔宮，收錄他爲弟子，連壓箱底的本領也一股腦兒傳給了他。

現在，南宮鱷已快五十歲了，在武林中也闖出了名堂。

他自稱「一半神魔」，口號是「天一一半，地一半，你一份，我一份。」

這意思就是說，只要是南宮大爺看中的東西，別人就得把一半送給他。

例如閣下有十匹馬，南宮鱷不會要十匹，只會揀五匹拉走就算。

他若是「窮了」，需要銀子花用，他也絕不會把別人的銀子全部拿走，而是只取一半。

南宮鱷當然也劫鏢車，規矩也是一樣，只要大家「合作一點」，把鏢銀一分爲二，「天一一半，地一半。」那麼南宮大爺就會滿足，很高興。

他常說：「一半就够了。」

但若有人「不合作」，或者是「太吝嗇」，連一半也不拿出來，那又怎樣？

「咳咳！」南宮鱷嘆息着說：「這太不公平了，既然這樣，老子只好替天行道，把這種爲富不仁的惡賊宰了。」

他是黑刀老妖的關門弟子，而且又會修練過南宮世家武功，正是身兼兩家之長，他要殺人，江湖上又有多少人可以抵敵得住？

初時還有人寧爲玉碎，不作瓦全，誓與神魔拚到底，但漸漸地，「碎玉」太多了，誓死拚命的人，結果都是一樣，性命丟了，財產也丟掉，而且丟的不再是一半，而是一半加一半，全都丟掉。

常言有道：「脖子總硬不過刀。」由於「前車可鑑，死得人多。」後來接到「半截魔令」的人，除非該人活夠了，否則絕大多數還是乖乖的把財物奉獻一半，總比丟錢又丟命的好。

「半截魔令」就是一半神魔南宮鱷的「行劫令牌」，任何人一接此令，就得準備妥當，否則大禍臨頭。

以是石泰忽然提起一半神魔這名號，衆人又豈能不爲之面上駭然？

「老石頭，」李定總算是見過大風浪的老江湖，很快就恢復了平靜的神色，「你已看見一半神魔在這鎮上？」

石泰緩緩道：「神魔雖未見，半截魔令却已出現。」

李定一怔：「令在何處？」

石泰目光一轉，忽然盯在一個人的臉上，冷冷道：「把半截魔令拿出來。」

他盯着的是和尚貓。

和尚貓也盯着石泰，一臉茫然之色，過了很久，他才說：「石鏢頭，你是在向我說話？」

石泰道：「是的。」

和尚貓又呆住了：「石鏢師是說，小

的身上有一半神魔令？」

石泰點頭，又重複着那兩個字：「是的。」

和尚貓吃了一驚，忙道：「石鏢師，別開這種玩笑，小的身上怎會有半截魔令？」

說到最後一句，他忽然覺得背後有點古怪。

他伸手向後一摸，臉色不由變了，在他背後腰帶上，已不知何時給人插放着一塊看來殘缺不全的銅牌。

「這……這是甚麼東西？」和尚貓連聲音也變了。

石泰道：「半截魔令。」

和尚貓差點沒有哭出來：「這不關我事，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塊東西插在腰帶上。」

石泰道：「我知道你不知道。」

和尚貓苦着脸，把半截魔令戰戰兢兢的遞給石泰，石泰拿着魔令看了一會，又把它送到李定的手上。

李定拿着半截魔令，神情異常沉重。

蘇伏虎忽然一腳頓地，咬牙說道：「那癆病鬼果然不是好人，一定是他做的手腳。」

李定皺眉道：「蘇兄，你怎可如此肯定？」

蘇伏虎冷笑着道：「這裏全是咱們自

己鏢局的人，除了他之外，誰會把這塊魔令放在和尚貓的背後？」

李定點了點頭，說道：「這也不無道理……」

「這個絕無道理！」謝雲忽然插口，而且一開口就語驚四座，「那位大哥雖然言行放蕩，不拘小節，但却不是那種偷偷摸摸的人，把半截魔令插在和尚貓背後的，其實是蘇鏢頭！」

此言一出，衆皆駭然。

只有兩人例外，那是李定和石泰，他們並未大驚小怪，臉上却都是一片淡漠的神色。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蘇伏虎居然沒有暴跳如雷，只是冷笑着說道：「謝雲，俺早就知道你遲早總會咬俺一口，只是如此誣毀蘇某，似乎是不太高明了。」

李定點點頭，目注謝雲：「此事非同小可，你可知道，含血噴人，以下犯上，這罪名實在不輕。」

謝雲神色不變，徐徐不急地說道：「蘇鏢頭此舉目的何在，我不便猜測，但他把半截魔令插在和尚貓背後，却是我們親眼目睹。」

李定道：「若無真憑實據，這番說話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謝雲道：「這種事，也許只有我一個人發現而已，又有何憑據可言？」

蘇伏虎嘿一笑，望定了石泰慢慢的說道：「老石頭，這位謝家少爺，當真是後生可畏得很。」

這分明是挖苦之言，誰知石泰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只是說：「是的。」

蘇伏虎哼一聲，向李定說：「總鏢頭，老蘇這十幾年來，承蒙你老人家抬愛，才有今日這點名聲，老蘇是沒齒難忘的，但到了這時候，老蘇實在賴不下去了，你老人家的恩德，老蘇日後自當圖報！」

李定嘆了口氣，正待說話，突聽一人哈哈笑道：「好功夫！」

另一人沉聲應道：「甚麼功夫值得讚好？」

先前那人嘻嘻一笑，說道：「當然是蘇將軍的撒嬌神功，嘿！真出色，堪稱一絕！」

後來那人淡淡道：「你若喜歡練這種武功，鏢爺可以叫蘇將軍分一半給你。」

先前那人似是吃了一驚，忙道：「不學！不學！打死我也不學！」

後來那人冷冷一笑：「總有一天，鏢爺會把你活活打死。」

先前那人又笑起來，道：「別光火，我身上還有十萬兩銀票，你若不嫌少，拿五萬兩去喝酒便是。」

後來那人乾咳一聲，道：「等到你身上有一百萬兩銀票的時候，再提醒鏢爺不遲……」

聽到這裏，就算是再笨再愚蠢的人，也該知道，後來那人就是江湖中人談虎色變的一半神魔南宮鱷。

而先前那個，原來却又是那個青衣人，去而復返！

惡跡昭彰，人見人怕的一半神魔，果然真的來了。

只見南宮鱷滿腮虬髯，外披一件錦緞

面羊皮袍子，裏面一件黃金馬褂，顧盼自豪，微笑着向蘇伏虎走了過來。

蘇伏虎瞪着他，張大嘴巴，但却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南宮鱷忽然哈哈一笑：「蘇鏢頭，你果然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不，這不是消災，而是該說拿人錢財，替人辦事，你總算已成功地爲老子送上半截魔令，幹得好！幹得好！」

蘇伏虎面如土色，望了望李定，又再望了望南宮鱷，居然爲之手足無措，不知如何開口。

李定鑑貌辨色，已知道一半神魔並非無矢放的，含血噴人，當下不由勃然變色，怒喝道：「蘇伏虎，枉老夫把你當作親兄弟看待，想不到你竟然吃裏扒外，與邪魔外道掛上了鉤！」

蘇伏虎的臉色已變得有如死人般難看，他忽然把心一橫，咬牙說道：「不錯，是俺把半截魔令插在和尚貓背後的，那又怎樣？」

李定氣得爲之一陣發抖，頓聲喝道：「這到底是爲了甚麼？是不是開銷太大，入不敷支？」

蘇伏虎冷冷一笑，寒着臉道：「錢，還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俺最瞧不順眼的，就是這塊老石頭！」

說到最後一句，兩道目光有如刀鋒般插在石泰的臉上，但石泰却真的像是一塊石頭，臉上的表情毫無半點變化。

李定怒道：「就算石鏢頭與你有甚麼糾葛，也不該勾結外人，來對付咱們大夥兒兄弟手足！」

蘇伏虎沉着臉，道：「總鏢頭，說句老實話，你老人家一直偏幫着石泰，幾時把老蘇這個人放在心上？」

李定怪叫了起來：「這算是甚麼話兒了？」

那青衣人忽然嘻嘻一笑，道：「蘇將軍既然是撒嬌高手，當然也兼修吃醋大法，李總鏢頭又何必大動肝火？」

一半神魔南宮鱷淡淡道：「管他們大動肝火也好，大動干戈也好，老子絕不介意。」

他當然不介意，坐山觀虎鬥，對某種人來說，是一種無以上之的視聽享受。

但蘇伏虎却連肺也給氣炸了，他狂吼起來，怒盯着南宮鱷：「你太混帳了！」

南宮鱷望了望青衣人，又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他不是不是罵人？」

蘇伏虎已被逼得快瘋掉，也不管對方是甚麼黑道魔頭了，他暴跳如雷，罵道：「俺承認拿了五千兩銀子，來助你一臂之力，但爲甚麼出賣我？把這件事說了出來？」

南宮鱷架架一笑，神情狡猾而愉快：「蘇鏢頭，事情可要分清楚，老子可沒有說過要保守秘密，大丈夫敢作敢爲，敢幹也就敢勇於承認，你若害怕別人知道，就該規規矩矩，別指望人家替你打江山，好讓自己成爲震威鏢局的總鏢頭！」

他最後兩句話，更把蘇伏虎勾結自己的真正原因，毫不保留地說了出來。

李定鐵青着脸，冷冷笑道：「蘇伏虎，你若想當上總鏢頭，對老夫直說也就是了，只要你挑得起這副担子，老夫早一點



金盆洗手退出武林，那又何妨？」

「說得好，罵得對！真不愧是一代江湖大豪風範！」青衣人轟然喝采。

若在平時，必然眾皆附和，但此刻強敵當前，內生叛逆，誰也沒有這份心情來喝采一番。

這時候，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只聽得蘇伏虎耳中嗡嗡作響，他已陷入了四面楚歌，孤立無援之境。

李定沉着臉，望定了他，冷冷地說道：「老蘇，你自己說，該怎樣了結這件事情？」

蘇伏虎慘笑一聲，道：「罷了，俺是誤信人言，為奸人所害，如今說甚麼廢話都是多餘的了，只望總鏢頭給俺留個全屍，已是感激不盡！」

李定神色一凜，正待說話，蘇伏虎已經雙拳暴起，一左一右，撞向兩邊太陽穴上。

這是伏虎神拳裏的一招，類似「鐘鼓齊鳴」，但發拳的姿勢卻又頗不相同，乃是一拳從下擊上，另一拳由高擊落，威力與「鐘鼓齊鳴」相若，但用來對付敵人，往往更能立收奇效。

這一招，也是蘇伏虎最引以為傲的一招拳法。

但他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會死在這一招拳法，自己的一雙拳頭下。

兩拳同時重重擊下，蘇伏虎立時七竅流血，慘死倒下。

誰不想長命百歲？但到了這種地步，他知道若不自毀性命，恐怕會比現在死得更慘。

李定長長的嘆了口氣，喟然道：「人誰無錯？只是你這一次，也未免是錯得太離譜，錯得不可收拾！」

李總鏢頭黯然神傷，南宮鏢却哈哈笑了起來，道：「對！人誰無錯？只是萬萬不能錯得太離譜，正是識時務者為俊傑，不識時務者是蠢材！」

李定冷哼一聲，怒道：「哼！老蘇就是太識時務了，所以才會給你害得如此地步！」

南宮鏢搖搖頭，道：「李總鏢頭切莫錯怪好人，老子是要讓你看看，蘇伏虎這個混球根本就靠不住，而且早就野心勃勃，想幹掉尊駕成為鏢局之主，這種人，留在身邊遲早是個禍胎！」

這番說話，聽來似乎有點強辭奪理，但却又不能說是全無道理，若認真一點加以分析，蘇伏虎是有應得，該死有餘，但若說南宮鏢是個「好人」，那也是笑掉大牙的一樁怪事。

李定臉上沒有表情，冷然道：「聽說尊駕現在已是黑刀魔宮主人了，這倒是值得恭賀。」

南宮鏢道：「單單說句恭賀，又有甚麼用？」

李定道：「尊意怎樣？」

南宮鏢道：「老子的老規矩，李總鏢頭不是不知道罷？」

李定瞳孔縮成一線，冷冷地說出了兩個字：「一半？」

「對了，李總鏢頭大概也聽過『任憑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這兩句話罷？」

南宮鏢笑道：「老子可不是貪得無厭的人。」

大包天，也未必敢劫走六王爺的賀壽禮物，他們可不像老子，老子從來只當官兵是屁兵，只消老子吹一口氣，甚至天王屁也給吹掉！」

李定道：「南宮宮主武功蓋世，自然不怕甚麼官兵。」

南宮鏢道：「然則，這總鏢真正目的的地，又是何處？」

李定道：「金剛谷。」

南宮鏢面色又是一變，立時喝道：「這不是真的？」

李定道：「如有虛言，五雷轟頂，天誅地滅！」

南宮鏢的神情忽然沉重起來：他雙目寒光暴射，直勾勾的盯着李定，良久才說道：「金剛谷自從十五年前，已在江湖中沉寂下來，而谷中高手，也再無一人在外間露面，這是甚麼緣故？」

李定道：「那大概是因為谷主『金剛之王』喬五已金盆洗手，退出武林。」

南宮鏢道：「喬五雖說退出武林，但却仍是金剛谷谷主，這可大有蹊蹺。」

李定道：「這是金剛谷的事，老夫不便妄加推測。」

南宮鏢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老實說，若老子知道，這總鏢是運押往金剛谷的話，老子怎樣也不會插手，要分一半的。」

青衣人忽然眨了眨眼睛，吃吃笑道：「現在知道抓住了一個燙山芋，還不算太遲，立刻縮手便是。」

人。」

李定道：「尊駕取的可不是一瓢，而是一半。」

南宮鏢目光閃動，道：「李總鏢頭，你不肯把鏢銀分給老子一半？」

李定說道：「易地而處，尊駕又將如何？」

南宮鏢嘿一笑：「那一定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打贏對手，若有把握，休說一半，就是一文錢也決不付出！」

李定道：「倘若打不過又如何？」

南宮鏢道：「寧為玉碎，是為下下之策。」

李定道：「上上之策又如何？」

南宮鏢回答道：「明哲保身，破財擋災。」

李定道：「尊駕認為，老夫能打贏你嗎？」

南宮鏢道：「李總鏢頭威震江湖，自非浪得虛名之輩可比擬，可惜今次遇上的老子，那也是無話可說的。」

但李定却沒有生氣，居然還點點頭，道：「尊駕所言極是，一山還有一山高，老夫的確不是你的敵手。」

南宮鏢悠然一笑：「總鏢頭果然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佩服！佩服！倒不知道，在上策與下策之間，總鏢頭如何抉擇？」

「咱們跟他拚了！」四大鏢師之一的郭興邦怒叫起來。

另一鏢師楊近水也磨拳擦掌，躍躍欲試，似有一戰南宮鏢的決心。

但李定却把四人喝止：「老夫自有分寸。」

是當今天子也嚇不到老子！」

青衣人一怔，繼而嘆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老子是不肯認輸！」

「輸甚麼？老子輸了嗎？」南宮鏢哼一聲，道：「喬五又怎樣，旁人怕他，老子可不怕！」

青衣人呵呵笑了起來：「飛蛾又何嘗怕火？但到頭來嘛，咳咳，咳咳……」

南宮鏢是一代大魔頭，但這青衣人却不時頂撞他，若是換上別人，恐怕早已給這位一半神魔劈成肉醬。

但不知何故，南宮鏢還是一直沒有對青衣人用武。

南宮鏢給他搶白幾番，索性連看也不看他，只是問李定：「總鏢頭，你的條件到底是怎樣的？」

李定道：「很簡單，鏢車共有六輛，你佔三輛，餘下三輛必定要安全運到金剛谷。」

南宮鏢呆了一呆，說道：「這是甚麼意思？」

李定道：「這意思再簡單不過，老夫只能賠得起這總鏢的一半，南宮宮主既已取去一半，餘下一半，老夫萬萬不能有失，否則縱然傾家蕩產，也無法向僱主作出合理賠償和交待。」

南宮鏢道：「總鏢頭言下之意，是要老子親自把鏢車運送到金剛谷？」

寸。」

南宮鏢微微一笑：「總鏢頭是聰明人，自然知道該怎樣抉擇？」

李定嘆了一聲，道：「尊駕可知，咱們這一次押運的是甚麼？」

南宮鏢沉吟半晌，道：「能够讓總鏢頭親自出動護送的鏢車，當然很貴重了，但老子却不知道，鏢車裏裝着的究竟是甚麼東西。」

李定冷笑道：「這豈非太可笑嗎？萬一鏢車裏裝着的只是石頭，尊駕這一趟豈不是白費心機了？」

南宮鏢陡地大笑：「運上北王府的若是石頭，那倒是奇聞之至。」

李定道：「六王爺喜歡江南的石頭，有人要送給他作為賀禮，那又有甚麼稀奇呢？」

說到這裏，似乎真的肯定鏢車裏的東西，就是石頭。

但這種說話，休說是南宮鏢，便是鏢局中人也絕不會相信大家千辛萬苦押運北上的，竟然是甚麼「江南石頭」云云。

只聽得南宮鏢格格怪笑，道：「是石頭也好，鏢魚頭也好，老子只要一半就夠了！」

青衣人眉頭一皺，目注南宮鏢道：「李總鏢頭若答允下來，這一世英名，豈非盡毀一旦？」

李定却說：「老夫何來甚麼一世英名，正是莽莽江湖，多一個李定不算多，少了一個李定也不算少，南宮宮主的條件，老夫答允下來便是。」

此言一出，眾皆大表錯愕，一時之間

到了金剛谷，哼！你還會輕易讓老子離去嗎？」

李定用力搖頭，道：「老夫絕無此意，即使喬五怪罪下來，老夫自當一力承擔，照數賠償，決不會出爾反爾，借助金剛谷中高手，來跟尊駕為難。」

南宮鏢哈哈一笑，轉過臉向青衣人道：「你聽過天下間有這種怪事沒有？做強盜的居然會去護送被劫者餘下來的一半財物，哈哈！哈哈……」

南宮鏢邊說邊笑，青衣人却反而板着脸孔，道：「這有甚麼稀奇，又有甚麼好笑？別人不會幹的事，你若敢幹，那才是真正真正的好漢。」

「老子不稀罕做甚麼好漢，老子是強盜，天下間每一個姓南宮的都是強盜，尤其是南宮世家，更是強盜世家，他奶奶的統統都不是人！」南宮鏢忽然「老毛病」發作，把自己的列祖列宗，都罵得一文不值。

原來他在南宮世家時候，常給父老叔伯打罵，但他却没有反省自己的錯處，只是一味怨恨南宮世家的人，直至與南宮世家脫離了關係，這怨毒忿恨之心，仍然不減分毫。

他立誓要做個強盜，丟盡南宮世家的顏面，所以他一直行不改姓，坐不改名，還唯恐別人不知道他是南宮世家的子子孫孫。

像這種人，倒也罕見。

這時候，他忽然大罵南宮世家，鏢局中人聽見，莫不眉頭大皺，心想：「南宮武書若聽見這種說話，不知會有何感受？」

思，老子已明白，一般綠林好漢，就算胆

爺之名，這總鏢恐怕更多麻煩。」

南宮鏢皺了皺眉，道：「總鏢頭的意思，老子已明白，一般綠林好漢，就算胆

爺之名，這總鏢恐怕更多麻煩。」



「(按：南宮武書，字翰文，現年五十五歲，自從六年前其父南宮無意逝世後，即成為南宮世家第十一代主人。)」

青衣人忽然咳嗽兩聲，道：「你不用越扯越遠了，李總鏢頭的條件，你到底答應不答應。」

鏢局中人，絕大多數認為這是沒有可能的，一半神魔要搶一半便搶一半，又豈會自己拖着尾巴，搖身一變變成「強盜鏢頭」，把鏢車護送到金剛谷去。

但天下間事情，往往出人意料，南宮鏢頭一番後，忽然大聲說：「好，老子答應這條條件，也好讓你們別以為老子怕了金剛谷的人！」

青衣人立時鼓掌笑道：「這才是強盜中的強盜，我敬你一大碗！」

說着，捧起一大碗酒，向南宮鏢頭上推去。

南宮鏢以右掌擋住大碗，道：「老子消受不起。」

青衣人道：「你是不賞臉？」

南宮鏢道：「賞臉又有甚麼用？倒不如賞金實際得多。」

這一來，你推我擋，陷入了僵局。但漸漸地，奇景出現了，那大碗裏的酒，忽然冒出白煙來。

白煙越來越濃，到最後，那碗酒竟然「必必卜卜」的沸騰起來。

兩人都不再說話了，這時候，就算是武功最平凡的三等趟子手也可看出，他們正在隔着一碗酒來互相比拚內力。

大碗裏的酒，沸騰得十分厲害，不到一盞茶時光，竟然如遭烈火狂燒，全部乾掉。

我心意，我刺他一槍，他真的閃開了。」

「唉，你真不知天高地厚，他若動了肝火，這裏又有誰能保住你這條小命？」和尚貓氣得直跺腳。

謝雲笑了笑，道：「我現在不是很好嗎？」

和尚貓怔住，正想說話，謝雲又已搶先說道：「別擔心，吉人自有天相，我會小心保重自己啦！」

和尚貓沒他辦法，只好長長的嘆了口氣，喃喃道：「初生之犢不畏虎，這句說話真是一丁點兒也沒有錯。」

風雪雖然停了，但還是可以凍掉人的鼻子。

鏢車隊伍繼續向北走，昨天蘇伏虎的位置，似乎已被南宮鏢所代替。

到了晌午時份，鏢車隊伍已逼近冰霜峽。

只要穿過冰霜峽，再走兩個時辰，就可以到達金剛谷。

李定派遣鏢師楊近水和三個趟子手，先行探路。

不久，楊近水回來了，但那三個趟子手却沒有跟着回來。

青衣人嘆了口氣，忽然鬆手。

南宮鏢也同時鬆手，大碗還沒有跌在地上，已在半空中化為粉末。

鏢局中人全都看得呆了，連李定也不例外。

例外的人也不是沒有，那是謝雲，他好像甚麼也沒有看見，只是不斷的喝酒，不斷的剝吃花生。

在不久之前，大家看見青衣人給蘇伏虎追打，青衣人卻像小孩子躲在李總鏢頭背後，不禁有人大是瞧不起他，但這時候他露出了這麼一手，而且看來好像還跟南宮鏢不分上下，平分秋色，這就不由大家不為之刮目相看了。

但他到底是甚麼人，直到現在，恐怕除了南宮鏢之外，誰也不知道。

南宮鏢看着地上，大碗已經變成了一堆粉末！酒也已在空氣中完全消失，不禁罵道：「這有甚麼好玩的？白白浪費了東西！」

青衣人冷冷一笑：「這點小錢，就讓你來賠償好了。我走啦，到了金剛谷，千萬要保重保重，切莫陰溝裏翻船，回不了黑刀魔宮！」

他說走便走，像是一陣風似的消失在客棧門外。

南宮鏢望着門外，怔了一會，才說：「老子餓了，這裏可有甚麼好吃的？」

南宮鏢真的餓了。

他吃了兩斤羊肉，一隻燒雞，一碟饅頭，又喝了十幾斤酒。

一聽見「骷髏雙妖」這四個字，楊近水和郭興的面色都變得難看之極。

南宮鏢却怪笑起來，道：「原來是歐陽斧歐陽毒兩兄弟來了，那也難怪，聽說這兩個哥兒近來屢賭屢敗，最少已輸了幾十萬兩，這趟鏢他們自然是大感興趣的。」

李定嘆了口氣，道：「想不到這趟鏢，最後連一半也保不住了。」

南宮鏢怒喝道：「這是甚麼說話？有老子在，歐陽兄弟想分一杯羹，那可是痴想！」

李定道：「南宮宮主固然是武功蓋世，但這對歐陽兄弟，一個是『千變神斧』左禪峯的弟子，另一個却拜師在『萬毒尊者』赫連魂門下，兩人藝成之後，連本來的名字也不要了，索性以『斧』、『毒』二字為名，這十餘年來，只要這兩人出手，還沒有聽過有人能够倖免，所以老夫實在……」

「實在實在！實在他奶奶個屁！」南宮鏢一驚，「老子雖然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甚麼事都幹過，但答應過別人的事情，可從來沒有失信過一次！老子既然說過要保住這一趟鏢到金剛谷，就算是左禪峯赫連魂復活，也休想沾取分毫便宜！」

李定一呆。

南宮鏢傲如總鏢頭的模樣，忽然大聲道：「咱們進入冰霜峽去！」

沒有人動。

他們不是不敢進入冰霜峽，而是沒有李定的命令，誰也不會跟着這位一半神魔。

南宮鏢似是感到很沒趣：「怎麼啦？」

沒有人敢接近他，也沒有人理睬他。他也全不在乎，他要的只是這趟鏢的一半，對別的事情興趣都不大。

夜已深了，鏢局裏的人輪流值班，有人睡覺，也有人負責看哨。

南宮鏢吃飽後，就盤膝倚牆而坐，他閉上了眼睛，但誰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睡着了。

到了快將五更時分，南宮鏢挨倚着的那堵牆忽然穿了一個洞，一桿沉重的鐵槍直射了出來。

這是突如其來的一槍，而且射出來的位置，正對着南宮鏢的背心部位。

可是，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南宮鏢的身子突然閃電般仆前，鐵槍僅僅在他的頭頂上飛擦過去。

南宮鏢喉嚨裏陡地發出一聲低嘯，身形一旋，雙肘猛向牆壁一撞，整幅牆壁竟然有三分之二被震得坍塌下來。

南宮鏢目中寒芒暴射，他看見了一個少年，手持鐵槍，正在向他悠然微笑。

「小子！你活膩了？」南宮鏢臉色倏變。

這個背後暗算南宮鏢的，赫然竟是謝雲。

南宮鏢當然沒有把這少年人放在眼內，但却感到有點意外：「你以為老子的招牌是紙糊的？」他又厲聲叱喝着謝雲。

謝雲臉色不變，只是淡淡的說：「我不是活膩了，一半神魔的招牌當然也不是紙糊的，我刺你一槍，只是因為天快亮了，我睡不着覺，所以才用這種比較特別的方法叫醒你而已。」

全都是胆小鬼嗎？」

人人的臉上都露出了勃然不悅的神色，却有一人笑着越眾而出，道：「前輩，我跟你去！」

南宮鏢瞧着這人，不由眉頭一皺：「怎麼又是你這個小鬼？」

這人正是謝雲，他悠然一笑，道：「我們這裏沒有任何人是小鬼，但總鏢頭既然沒有甚麼表示，我們也就不便跟着你進入冰霜峽。」

南宮鏢粗着嗓子沉聲道：「爲甚麼你又願意跟老子進去？」

謝雲微微一笑，道：「我是個狂妄的小狂徒，不大喜歡聽別人的命令，總鏢頭雖然待我不薄，但我這個人是天生的叛逆性格，除非他殺了我，否則我還是要跟着你去會一會歐陽兄弟的，就算死在峽谷裏也死得痛快！」

此言一出，鏢局裏已有人破口大罵了起來。

李定的面色也是有點難堪，但他却制止衆人咒罵謝雲，只是說：「既然南宮宮主主意已經決定了，我們就在這裏等等好了。」

南宮鏢「呸」一聲，道：「老子幾時叫你們在這裏等？老子是要你們大模大樣的穿過冰霜峽！」

謝雲道：「前輩不必生氣，就讓我們先去掃掉那兩副骷髏骨頭，也省得大夥兒碍手碍腳。」

南宮鏢瞧着謝雲，半晌才忽然大笑道：「你這小子還算很有些意思，就是武功稀鬆平常得緊，那也不妨，男子漢最重要

南宮鏢呵呵一笑：「你的胆子可不小哇！」

經這麼一鬧，已驚醒了整個客棧裏的人。

李定也從房子裏走了出來，疾聲喝道：「謝雲，你在攪甚麼事？」

謝雲還沒有開口，南宮鏢已冷冷一笑，道：「李總鏢頭，你們要對付老子，儘管動手好了，何必派個黃毛小子，在老子背後放冷箭！」

謝雲立刻大聲說：「這不關總鏢頭的事，這只是我自己一時技癢，想看看南宮前輩的身手而已。」

南宮鏢目注着他：「倘若老子閃避不及，豈非已成爲槍下之鬼？」

謝雲道：「前輩若連我這一槍也避不開去，這一趟鏢又怎能平安運送到金剛谷？」

南宮鏢眉頭一皺，盯着李定：「這黃毛小子胆色驚人，是甚麼來歷？」

李定道：「謝雲只是小趟子手而已，他年少無知，南宮宮主休要見怪。」

南宮鏢搖搖頭，道：「老子不怪他，他說得好，老子若連這一槍也閃避不開去，那也真的該死了，算啦！這裏沒事兒，天快亮了，咱們還要趕路！」

李定也沒有再說甚麼，大家就只當作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和尚貓却已嚇得全身冷汗直冒。

他把謝雲拉開老遠，才埋怨道：「我家謝大少爺，你要消遣消遣，也該看看對方是甚麼人嘛！」

謝雲眨了眨眼睛，道：「這魔頭很合的是胆色，你是胆大包天的人，將來一定有出息！」

謝雲笑道：「多謝前輩讚賞。」

南宮鏢哈哈大笑，忽然伸手抓住謝雲背上衣衫，有如老鷹抓起小鷄般，直向冰霜峽疾馳而去。

### 峽外有鎮谷中秘

峽谷中有積雪，雪上有人。

有死人，也有活人。

三個趟子手已像死狗般橫屍道上，而在他們的後面，却站着兩個奇瘦無比，頭如骷髏的白袍漢子。

東方一人，手持巨斧，他看來弱不禁風，但却握着這柄異常沉重的巨大斧頭，似乎甚不相襯。

另一人手持經書，搖頭晃腦的喃喃唸讀，有如驅人墨客一般，但他手裏的却是一本「無字經書」，書上根本無字可讀，而他唸的也不是詩辭歌賦，聖賢文章，而是一串又一串極不文雅的粗言穢語。

南宮鏢也不是斯文的人了，但聽見這人看似唸書，實則不斷「我操你娘，開你祖宗十八代個鳥。」如此這般，不文之極，也不禁爲之眉頭大皺。

謝雲却微微一笑，對那手持巨斧的人說道：「閣下想必是歐陽斧先生了？」

「是的。」那人冷冷道：「我是斧，他是毒，在北武林，誰都要服從我們的命令。」

李定臉上肌肉跳動起來，沉聲道：「一定是北天山『骷髏雙妖』歐陽兄弟！」

楊近水的面色更是蒼白得可怕，他氣喘喘地說：「峽谷裏有兩個骷髏似的怪人……賴虎子他們……他們都給這兩個怪人打死了！」

謝雲盯着他：「你真够修養，歐陽毒整天在你身邊『我操你娘』，你却連一點



也不光火。」

歐陽斧冷冷道：「我娘也就是他娘，他罵我娘也就是罵他娘，管他娘的。」

謝雲怔住了，細心一想，真是妙絕，也是挺够混帳之至！

南宮鏹嘿一笑，道：「好狗不擋道，大樹不會路中栽，兩位既然喜歡『操你娘』，何不回家操個够本，怎麼老是站在這裏，不嫌天寒地冷麼？」

歐陽毒腫孔收縮，停止了搖頭腦大唸粗話，忽然冷笑一聲，目注着南宮鏹道：「你已要了一半？」

南宮鏹哈哈一笑：「好說！好說！」

歐陽毒道：「爲甚麼不要全部？」

南宮鏹道：「這是老子的老規矩。」

歐陽毒道：「這老規矩老早就應該改了。」

南宮鏹道：「老規矩就像是老招牌，是萬萬改不得的，一改就不吉利！」

歐陽斧冷冷一笑，說道：「既然老規矩改不得，那麼不妨試一試另外一個方法吧。」

「甚麼方法？」

「改一改自己的笨腦袋，大概改短了七八寸就差不多了。」歐陽斧一面說，一面揮動着手中的巨斧。

雖然斧頭又沉重又巨大，但他却像是揮動着一桿空心竹棒一樣，毫不費力。

南宮鏹陡地大笑起來。

他笑了很久，才對謝雲說：「小鬼，你看見了沒有？」

謝雲眨了眨眼睛，道：「他一定有個娘親被壓在華山底下，所以要用這麼大的斧頭，準備劈山救母。」

斧頭，準備劈山救母。」

南宮鏹搖搖頭，道：「你錯了，這兩個混帳的東西只會『操你娘』，還會救甚麼母？」

歐陽斧的眼色變了：「少廢話，咱們現在只想問一句話！」

「有話快講，有屁務請回家再放！」

「這趙鏹，你是佔了一半了？」

「千真萬確，那又如何？」

「這好辦，我們這次不貪多，也只想佔一半，咱們平分秋色，你一半，我們也一半！」

南宮鏹怪笑一聲，忽然望着謝雲：「小鬼，你認爲怎樣？」

謝雲連想也沒有想，馬上就說：「很好。」

南宮鏹皺了皺眉：「怎會很好？」

謝雲道：「我是說前輩很好，你現在大可以名正言順一展身手，把這兩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骷髏妖怪重重地教訓一頓。」

南宮鏹哈哈大笑：「小鬼，你這一手煽風點火的功夫，老子心服口服，但就算沒有你在旁加鹽加醋加辣醬，老子也決不會讓這兩兄弟橫行無忌！」

歐陽毒冷笑一聲：「你已有了了一半，就該馬上走路，把這一半帶回黑刀魔宮，又何苦愚蠢得這樣厲害，替李定那一半鏹銀賣命？」

南宮鏹道：「老子並不是替李定賣命，而是爲自己的金漆招牌，以是必須履行諾言，把這一趙鏹安全護送到目的地！」

歐陽斧哼一聲，道：「從來沒有見過，滲透入你的鼻孔間，皮膚裏。」

謝雲聳了聳肩：「聽你這樣說，那真是很厲害，很可怕。」

歐陽毒望着他，緩緩地說道：「但你好像一點也不害怕，是不是以爲我在危言聳聽？」

謝雲默然，沒有回答。

歐陽毒忽然陰冷地一笑，道：「我知道你練過『五陽真經』上的內功，但你也中了『無形絕脈勾魂香』，體內真力再也無法凝聚，你若是不相信，不妨運氣試一試。」

謝雲嘆了口氣，道：「這倒不必了，我相信你的說話。」

歐陽毒凝視着他，臉上露出了憐憫的表情：「你很聰明，也很勇敢，可惜却做不成大英雄了。」

謝雲漠然一笑，目光忽然轉向正在酣戰中的南宮鏹。

「這人雖然聲名狼藉，但畢竟還算盜亦有道，你們兩兄弟，真比不上他一根指頭。」

歐陽毒說道：「無可否認，南宮鏹很有本領，但是這一次，他可保不住你的性命。」

謝雲忙問道：「他是不是也已經中了毒？」

歐陽毒淡淡道：「現在還沒有，他是黑道武林頂尖高手，要他上當，可要費點心思。」

謝雲吸了口氣，忽然盯着歐陽毒：「你的主人到底是誰？」

歐陽毒道：「千面龍王。」

你這種笨賊，這趙鏹若到了金剛谷，你還有命活着回去黑刀魔宮嗎？」

南宮鏹冷然一笑：「別人怕喬五，老子可不怕！」

歐陽斧道：「喬五一入雖未必殺得了你，但金剛谷中高手如雲，你想全身而退，恐怕是難乎其難了。」

南宮鏹嘿一笑，道：「你們甚麼時候開始懂得爲別人的性命而擔心了？」

歐陽毒道：「我們是一番善意，對你來說，可沒有半點損失，而且還爲你免除了金剛谷的一場風險！」

南宮鏹冷冷道：「老子的事情，老子自有辦法對付，兩位再不離開，休怪老子不客氣了！」

歐陽斧臉色陡變，怒道：「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看斧！」

一聲疾喝，巨斧怒劈出去。

南宮鏹怪笑閃開，說道：「呂洞賓怎會動用到斧頭來了？莫非是純陽寶劍生了鏽？」

兩句話之間，歐陽斧最少已攻出了二十斧。

巨斧劃起一道一道的弧光，有時候去勢如箭，有時候凝重如山，就像是一扇巨大的鐵門，想攻進去實在絕不容易。

南宮鏹身形急退，「嗆」一聲，一柄黑漆如墨的鐵刀亮在手中，剎那間只覺刀鋒逼人，歐陽斧雖然在狂攻之中，居然「不由自主地後退兩步。」

南宮鏹刀勢一變，乘隙而入。

刀迅如閃電，歐陽斧以斧急擋，雙方都以快打快，絕無半點遲疑。

在這一種戰陣裏，一遲疑就必敗，必死。

歐陽斧在拚命，歐陽毒却笑咪咪的走到謝雲面前，道：「小兄弟，你叫甚麼名字？」

「謝雲。」

「這名字很不錯，但我却想知道你真正的姓名。」歐陽毒神秘地一笑。

謝雲淡淡道：「我的確並不叫謝雲，但你們也並不是真的想划這一趙鏹。」

「聰明！聰明！」歐陽毒笑了一笑，說道：「我就是喜歡像你這樣聰明的少年人。」

謝雲道：「你跟着我們鏹局的人多久了？」

「從朱仙鎮開始，咱們倆哥兒就一直跟在你們後面。」

「爲甚麼一直不動手？」

「動手？你的意思是指甚麼？」

「當然是動手對付我嘛。」

「我們爲甚麼要對付你？」

「因爲你們早就知道我是甚麼人。」

歐陽毒望着他：「你不害怕？」

謝雲嘆了口氣，道：「先父常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害怕又有甚麼用？」

歐陽毒也嘆了口氣，道：「其實我並不想殺你，但主人的命令既已傳了下來，那又有甚麼辦法？」

謝雲道：「我是明白的，你若不殺我，恐怕天下雖大，也無容身之所了。」

歐陽毒面上居然露出了感激的神色：「你雖然年紀輕輕，但却不愧是英雄之後。」

「不錯，我既早已知道閣下就是歐陽毒，只豈會不暗中加以防備？所以，你是白費功夫了。」

歐陽毒慘然道：「你別得意，就算毒不死你，我也可以把你活活打死！」

謝雲傲然一笑：「明刀明槍見真章，那才是英雄本色！」

歐陽毒嘿然笑道：「『五陽真經』到底是怎樣厲害，今天可要領教領教了。」

話剛說完，他即刻出手。

他把「無字經書」遠遠拋掉，右手一抖，亮出了一支判官筆。

這一支判官筆專打人身三十六死穴及一百另八要穴，每年死在這判官筆下的武林高手，絕不會比死在歐陽毒毒藥下的人爲少。

「嗤！嗤！嗤！嗤！」判官筆才出手，歐陽毒的左邊衣袖，也同時打出了暗器。

他武功高，出手快，而且招式詭異，着着出人意表，謝雲似已來不及閃躲。

謝雲的確沒有閃躲，但却不是因爲閃躲不及，而是他已用一件很好看的武器，把所有的暗器完全封住。

那是一柄銀光閃爍的摺扇。

銀扇一張，光華四射，歐陽毒幾乎連眼睛也睜不開來。

但他的判官筆也已疾刺了出去。

筆尖幻起千百寒芒，就像是午夜裏的點點寒星，令人看得眼花繚亂。

但真正致命的殺着，却還是在千百點寒星中的其中一點。

害？」

歐陽毒道：「是『無形絕脈勾魂香』，使用這種毒藥的人，必須是練過童子功的絕頂高手，我們倆兄弟，一個貪花好色，但另一個却視女人如蛇蝎，所以練成了童子功。」

謝雲道：「這個不近女色的活佛爺，就是閣下了？」

歐陽毒微微一笑，道：「是的，所以我使用『無形絕脈勾魂香』，是輕而易舉的事，我根本不必有甚麼動作，只要跟你不斷講話，毒力就已在無形無色之間



可是，誰能看得清楚是那一點？面對着這種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攻勢，若看不清楚那一點寒星才是致命的一擊，那麼就似乎是非死不可。

謝雲也看不清楚，但他却没有死。因為他根本不看。不看就沒有迷惑，也沒有恐懼，然而，謝雲却在這點點寒星之中，把銀扇輕輕送了出去。

銀扇是摺扇，摺扇已摺起。摺起的摺扇，也就像是一支判官筆，同樣可以攻擊敵人的穴道。

歐陽毒忽然全身僵硬如雪。

他是點穴名家，點穴功夫甚至比點着派掌門「鐵筆神翁」木一滄還更高明，可是，他現在竟然看不出謝雲的摺扇，是怎樣點着自己百會穴的。

「你……你……」他面如土色，嘴角已淌出了血。

謝雲的摺扇已收起，他輕輕嘆了口氣，道：「其實我並不想殺你……」

歐陽毒又吐出一口血，他腳步虛浮，只能慘笑。

這句說話，他不久之前也對謝雲說過，但想不到現在謝雲也這樣說了。

只聽得謝雲又接着說：「但我却想將來成爲一個大英雄，老了做個老英雄，所以才不能不把你殺掉。」

歐陽毒的聲音已沙啞：「不錯，你若不殺了我，我就會殺了你……」

謝雲凝視着他，忽然冷冷說道：「其實，像你這種人，早就該死了。」

歐陽毒又慘笑兩聲，終於仰天倒下。

謝雲輕而易舉地就解決了歐陽毒，回頭一望，南宮鱷也已殺了歐陽毒。雖在嚴寒天氣下，南宮鱷却已滿頭大汗。

「你贏了！」謝雲微笑着說：「他的斧頭雖然看來很嚇人，在真正的高手眼中看來，畢竟還是廢鐵而已。」

南宮鱷怔怔的看着他，又望了望歐陽毒的屍體，不禁呆住了。

「小鬼，老子早就看出你不是一個普通的趟子手，但卻還是沒想到，你居然就是——」

謝雲揮了揮手，嘆道：「知道就算了，我現在叫謝雲，這名字不好聽嗎？」

「不，這名字很好，但是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你還是用原來的姓名好一點。」

謝雲皺了皺眉：「看你倒不像是如此迂腐的人，大丈夫講究的是行事光明磊落，問心無愧，只要沒有害人之心，就算我說自己是如來佛祖，那又有甚麼關係？」

南宮鱷又是一怔，半晌才道：「這也不無道理，只是，老子想收個徒弟的願望又落空啦！」

「甚麼收個徒弟？」

「實不相瞞，自從你刺我一槍的時候開始，老子就對你歡喜得緊，你年紀雖輕，胆色却够驚人，而且骨格清奇，必然是一個可造之材。」說到這裏，南宮鱷訕訕一笑：「誰知道你的武功比老子還厲害，三招兩式就解決了歐陽毒，嘿！若真個說要收徒弟，恐怕叩頭拜師的將會是老子了。」

謝雲搖搖頭，道：「誰拜誰做師父，那不成問題，但你這位武林前輩，殺孽太多，而且幹盡傷天害理的事，正是道不同不相爲謀，說甚麼都談不攏。」

南宮鱷神色一凜，道：「你罵得對，你是大英雄的兒子，而老子是個惡跡昭彰的武林罪人，的確不配和你在一起，告辭了！」

說着，身形一展，向冰霜峽北方飛掠而去。

但他還沒有穿過峽谷，就忽然眼前一花，給一個人擋住了去路。

這人正是在客棧裏出現過的青衣人。南宮鱷瞪着眼，大喝道：「你怎麼又來了？」

青衣人嘻嘻笑道：「我現在是來得正好。」

南宮鱷怒道：「好個屁！滾開！否則休怪老子手下無情！」

青衣人白眼一翻，怪笑着說：「老鱷魚，你現在最好忍讓一點，剛才你跟歐陽斧拚命，可虛耗不少內力罷？」

南宮鱷面色一變：「你要佔老子的便宜，儘管動手，婆婆媽媽的，那算甚麼好漢？」

青衣人笑道：「你常說自己是個大盜，不是好漢，我又何嘗是個英雄好漢？我怎樣也不會乘人之危，這可算是在下的一點規矩。」

南宮鱷哼一聲：「既不想打架，就不要阻攔老子是冤魂不息似的。」

青衣人微微一笑，道：「我現在只是來提醒宮主，李定的鏢車，還需要你一直護送到金剛谷去。」

南宮鱷冷冷道：「老子不幹了！」

青衣人似是一楞：「不幹了？甚麼不幹了？」

南宮鱷冷笑道：「這一隊鏢車，高手如雲，連一個趟子手也可以殺了歐陽毒，老子憑什麼去強佔一半？」

青衣人陡地大笑起來：「這真是奇哉怪也，難道你不怕消息傳開去，一半神龍的金漆招牌就會變成紙糊老虎嗎？」

南宮鱷臉色鐵青，看他的樣子，似乎很想揍青衣人一頓，但却不敢動手。

青衣人淡淡接道：「照我的看法，你還是先把鏢車送到金剛谷，然後分佔一半，才是上上之策。」

南宮鱷忽然怪笑一聲，道：「這也真是奇哉怪也，你這混蛋不是一直都要老子改邪歸正，不再做傷天害理的事情嗎？」

青衣人道：「你若把這隊鏢車安全運到金剛谷，那是功德無量的好事，又怎會傷天害理？」

南宮鱷道：「但老子要了一半，李定可要賠償！」

青衣人道：「賠一半，總比賠全部好得多。」

南宮鱷說道：「從這裏到金剛谷，只是一段很短的路程，李定難道還會保不住嗎？」

青衣人道：「說來說去，你還是那句老話：『不幹了！』對嗎？」

南宮鱷冷冷的盯着青衣人，道：「現在該是打開天窗說亮話的時候了，這趟鏢古古怪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花不完的金山銀海，建造一個小市鎮，又算得上甚麼一回事？」

南宮鱷道：「我們是不是大模大樣地進入市鎮？」

青衣人目光一移，凝注着李定：「未知總鏢頭意下如何？」

李定神情沉重，說道：「照眼下情況看來，金剛谷內可能已經發生了驚人的變故。」

青衣人目光一寒，道：「總鏢頭是擔心，喬五已被千面龍王殺害？」

李定嘆道：「千面龍王狡智百出，武功又高，而且手下個個份量重得出奇，這一戰恐怕喬五是大大不利了。」

青衣人沉吟半晌，道：「但據在下認爲，金剛谷就算形勢不妙，目前還未達到已經全軍覆滅的地步。」

李定道：「却是何故？」

青衣人道：「因爲這一仗根本還沒有打起來。」

李定道：「千面龍王已兵臨城下，甚至在外建立一座市鎮，怎會還沒有打起來？」

青衣人道：「這是圍城之戰，雖是兵臨城下，但目下還只在對峙階段而已。」

南宮鱷冷冷道：「千面龍王在攪甚麼把戲，我們衝過去不就清楚了？」

青衣人道：「老鱷魚，凡事謹慎一點好不好？」

南宮鱷道：「謹慎有甚麼屁用？最重的是功夫够硬，把千面龍王的人打得屁滾尿流，甚麼事情都解決啦！」

青衣人嘆了口氣，對李定說道：「總

青衣人乾笑兩下，才道：「謝雲是甚麼人，你大概已知道了？」

南宮鱷臉色一沉：「知道了又怎樣？老子問的不是謝雲，而是這趟鏢！」

青衣人淡淡道：「謝雲就是這趟鏢的紅貨！」

南宮鱷陡地怔住：「那六輛鏢車又是甚麼東西？」

青衣人道：「江南石頭。」

南宮鱷怒道：「你在騙誰？」

青衣人道：「騙鬼騙神，但現在却絕對沒有騙你。」

南宮鱷目光忽然大亮：「付運這一趟鏢的人就是你？」

青衣人笑道：「不是我還會是誰？」

南宮鱷寒着脸，道：「你在攪甚麼把戲？」

青衣人道：「你大概知道千面龍王這個人罷？」

南宮鱷神色一凜，道：「這人可不簡單。」

青衣人道：「他若是平凡之輩，也不會把中原武林弄得天翻地覆了。」

南宮鱷道：「千面龍王跟這趟鏢又有甚麼關係？」

青衣人道：「謝雲要到金剛谷，但千面龍王却要殺了他！」

南宮鱷莫名其妙：「謝雲爲甚麼要到金剛谷？千面龍王又爲甚麼非要殺他不可呢？」

青衣人道：「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而且是真的不知道。」

南宮鱷冷笑道：「你既然不知道其中來龍去脈，爲甚麼竟然把這個燙山芋攪在身上？」

青衣人說道：「但我却知道另外一件事。」

「甚麼事？」

「你的師父黑刀老妖，就是給千面龍王殺死的！」

南宮鱷突然顫抖起來：「哦？你有證據？」

青衣人道：「你師父被殺，屍體不見了半邊身子，對嗎？」

南宮鱷的情緒更加激動：「你怎會知道？」

青衣人說道：「我本來也不知道，但却曾經有人看見千面龍王的馬車背後，用繩索拖着半邊屍體，在咸陽古道土拖來拖去。」

南宮鱷捏緊雙拳：「千面龍王爲甚麼要殺我師父？」

青衣人答道：「據說，他們之間有爭執。」

「爭執？爭甚麼？」

「我不知道，但你師父之死，確是千面龍王所爲。」

南宮鱷忽然苦笑起來，說道：「連師父也鬥不過這個千面龍王，老子又有甚麼辦法？」

青衣人蹙着眉，道：「你師父老啦，他也許是給千面龍王暗算，才死在他手下的。」

南宮鱷怒道：「誰是千面龍王？誰是千面龍王？」

青衣人嘆息一聲，道：「千面龍王之可怕，就是因爲這人神出鬼沒，易容功夫更是天下無雙，要對付這種人，實在艱難兇險之極！」

南宮鱷目光忽然一轉，望着謝雲：「小鬼……不，現在該叫你小英雄了，你怕不怕千面龍王？」

謝雲搖頭：「不怕！」

「有種！」南宮鱷道：「連你也不怕，老子當然更不該躲避，咱們一起到金剛谷去！」

鏢車隊伍終於穿過冰霜峽。

他們又翻過了一座山嶺。

終於，金剛谷已在眼前，但在谷口外面，却出現了極不尋常的景象。

這裏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居然建造了幾十幢屋子，就像是一個市鎮。

其實，那也不是「像是市鎮」，而是真的是個市鎮了。

南宮鱷首先愣住：「老子沒看錯罷？難道這裏不是金剛谷？」

青衣人嘆了口氣：「是金剛谷了，但谷口外的市鎮，却大有蹊蹺。」

南宮鱷道：「那一定是千面龍王的傑作！」

青衣人苦笑一下，道：「除了他，誰還有本事可以封住金剛谷的出口？」

南宮鱷道：「這可要花掉爲數不少的銀子。」

青衣人冷冷一笑，道：「千面龍王有



鏢頭，你現在大概知道，甚麼叫有勇無謀了。」

李定乾咳兩聲，緩緩道：「兩位不必爭論，有人來了。」

果然有人來了，那是一個老叫化。

和尚貓忽然用力的揉眼睛，謝雲瞧着他，微笑道：「有顆砂掉進眼裏嗎？」

和尚貓搖搖頭，他長長的抽了一口冷氣，才說：「我是不是眼睛出了毛病？竟然會在這裏看見丁半盲？」

謝雲笑了。

「丁半盲可以在金陵府，爲甚麼不可以在這裏出現？」

「我的娘，這裏距離金陵府少說也有七八千里路，他龍龍鍾鍾的，怎會比我們還更早來到了這裏？」和尚貓大惑不解。

謝雲道：「你才以爲他龍龍鍾鍾，他是著名的『追風神乞』，平時走路一跛一跛的，但一施展起輕功，保管比馬跑得還快！」

和尚貓楞住：「怎麼我一直都不知道呢？」

謝雲笑了笑，道：「這就是真人不露相！」

丁半盲已走了過來，他的眼睛看來迷迷朦朦的，好像甚麼都看不清楚。

和尚貓上上下的打量着這個老叫化，半晌才道：「你就是『追風神乞』？」

丁半盲點點頭，繼而嘆道：「老叫化子啦，眼不中用，兩條腿也越來越軟，總有一天，會變成『軟腿盲乞』。」

李定望着他，問道：「丁兄到此多久了？」

了？」

丁半盲道：「八天。」

李定又問道：「這小市鎮是不是剛建成的？」

丁半盲道：「不錯，全部工程落成，大概是二十天前的事。」

李定道：「鎮內有甚麼可疑之處？」

和尚貓冷笑道：「這個市鎮全都可疑，裏面全都不是好人！」

丁半盲道：「老叫化子初時也是這麼想的。」

和尚貓一怔：「這是甚麼意思？難道你現在發覺到，鎮內的全都是好人嗎？」

丁半盲嘆了口氣，道：「就算不是全部，也最少有八九成是好人了。」

和尚貓「呸」一聲：「你在騙誰？」

丁半盲指着頸下的山羊鬍子，道：「老叫化子從不騙人，也不必騙人，你不相信，大可以不無理會我的說話。」

青衣人忙道：「你莫理他，他只是心癢口快，胡說八道。」

和尚貓正想罵人，謝雲却笑着說：「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在這緊要的關節上，可莫自己傷了和氣。」

「說得對！」李定忙道：「神乞的說話，大家是不必懷疑的，但是這市鎮是千面龍王攪出來的，怎會裏面住着的都是好人？」

丁半盲道：「這一點老叫化子也曾左思右想，初時，我以爲這些看來很善良的人家，是偽裝出來的，但經過幾天觀察，却發覺他們的確是平常百姓，他們絕大多數都不懂武功，有三幾個壯丁雖會耍刀弄

棒，但却只是尋常獵戶人家而已，絕對不是甚麼武林高手。」

青衣人皺了皺眉：「這會不會是他們實在是掩飾得太好了？」

丁半盲搖搖頭，道：「一兩個武功高強的人，也許可以掩飾過去，但鎮內數十戶人家，老弱婦孺樣樣不缺，若說他們全是武林高手就算砍了老叫化子的腦袋，我也不肯相信。」

李定道：「但他們又怎會住在這市鎮內的？」

丁半盲道：「聽說，他們都是鳳凰坡下一個市鎮的居民，但那裏常有盜賊出現，甚不安寧，但在一個月內，有個善心富翁告訴他們，他已在金剛谷外建成了一座市鎮，只要他們願意移居到這裏，他願意以極低廉的價錢，把房子賣給他們。」

李定道：「這個善心人是誰？」

丁半盲道：「他叫錢員外，現在已成爲這市鎮的鎮長。」

和尚貓冷冷一笑：「這混蛋多半就是千面龍王！」

丁半盲道：「那也不一定，千面龍王爪牙衆多，隨便找個人都可以充任鎮長之職。」

和尚貓道：「既然知道這鎮長不是好人，那很容易辦，待老子把他抓回來，好好拷問便是。」

青衣人瞪着他，大不以為然地說道：「你怎知道錢員外不是好人？」

和尚貓道：「他分明是千面龍王的人，說不定就是他自己在攪風攪雨，這斷若是好人，老子就是聖賢君子了！」

青衣人搖頭不迭，說道：「你是太武斷了。」

和尚貓冷冷一笑：「常言道，兵貴神速，老子一上來就把他們殺個措手不及，這又有甚麼不對？」

青衣人道：「只怕你是殺錯良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好哇！老子既然有勇無謀之輩，你爲甚麼硬是要把老子拉進這淌渾水？」

「這是敵愾同仇，難道你不想爲師父伸雪冤仇了？」

和尚貓怔住，忽然嘆了口氣：「罷了，老子不再跟你們爭拗，你們都是諸葛孔明，是智多星，人人都有奇謀妙算，老子就站在一旁做個呆子好了。」

李定忙道：「南宮宮主也不必這樣說，咱們正是同舟共濟，一人計短，二人計長。」

青衣人忙說道：「還是總鏢頭識得大體。」

李定嘆息一聲：「這是哪裏的說話了，老夫這條老命，本來就是『烈火英雄』檢回來的，他的事，也就是老夫的事。」

和尚貓聽到這裏，搔了搔脖子，問謝雲道：「『烈火英雄』是誰？」

謝雲神色木然，半晌才說道：「是先父。」

和尚貓楞住：「哦？他真是個大英雄嗎？」

謝雲嘆了口氣，道：「我不知道。」

和尚貓大是奇怪：「你是他的兒子，怎會不知道？」

謝雲道：「我自懂人性以來，就從來

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

和尚貓一怔：「爲甚麼會這樣的？」

謝雲道：「他是個英雄，是個遊俠，但是十幾年來，我却一直住在一間和尚寺裏。」

和尚貓道：「和尚貓呆了：『這可有趣了，人人都叫我和尚貓，但我却從來沒有到過和尚寺，想不到你一點也不像和尚，但却在和向寺裏長大的，這是甚麼緣故？』」

謝雲道：「我不知道。」

和尚貓嘆了口氣，道：「這是你自己的事，爲甚麼樣樣都說不知道？」

謝雲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只知道，把我養大的是師父。」

「你的師父是不是個和尚？」

「是的，他是一個老和尚，也是個慈悲的出家人。」

「出家人當然慈悲爲懷。」

「誰說的？」南宮鏢突然插口道：「老子曾經見過不少和尚，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但等到你在佛殿前遇上他們的時候，他們個個都道貌岸然，看來真是慈悲極了。」

謝雲臉色一變，勃然道：「我師父可不是這種和尚！」

南宮鏢聳了聳肩，道：「老子可沒有說你的師父也是這種人。」

青衣人皺了皺眉，道：「那麼你少說幾句行不行？」

南宮鏢瞪了他一眼：「不說就不說，兇巴巴的是不是想打架？」

謝雲忍不住站在他們中間，道：「你

們爲甚麼一碰頭就要打打殺殺，是不是有十冤九仇？」

和尚貓冷冷一笑：「你可知道他是誰嗎？」

謝雲道：「他老是不肯說，也許是名字太難聽罷了？」

「誰說他的名字不好聽？」南宮鏢冷冷一笑，道：「這世間上恐怕再也沒有別的名字更好聽了，他叫秋夢樓，是山西秋家大院的大少爺！」

謝雲神色一變：「山西秋氏千葉神劍的傳人？」

青衣人微微一笑：「區區賤名，想不到你也會知道。」

謝雲忙道：「師父常在弟子面前提及，秋氏千葉神劍，精深博大，威力無窮，山西秋家，更是英雄輩出，深受武林中人敬重。」

秋夢樓呵呵一笑：「你師父是說得太出神入化了，比起他老人家，秋氏劍法，又算得上一什麼？」

南宮鏢冷冷一笑，道：「總算你還有點自知之明。」

秋夢樓瞪着他，冷笑道：「老鱷魚，別人說不打不相識，咱們已打過幾次了，也相識得挺够透澈了，怎麼直到這時候，你還是像瘋狗般胡亂咬人？」

南宮鏢嘿笑道：「偏就是瞧你這副德性入不了眼，雖然老子現在還有點累，但你要打架，老子照樣奉陪。」

丁半盲忽然哈哈一笑，道：「你們兩個加起來該有一百歲了，但却像是溝渠裏的小狗，動不動就張牙舞爪，老叫化子總

算是大開眼界，嘿，動手嘛，打得越激烈越燦爛，老叫化子就越高興，打呀！打呀！爲甚麼還呆在那裏？」

經他這麼一頓搶白，秋夢樓和南宮鏢就算是真的很想打架也打不起来了。

李定却是眉頭大皺，他忽然問石泰道：「老石頭，我們是不是應該進入這小市鎮？」

石泰說：「是的。」

他的回答很簡短，但却也很明確。

李定又道：「但我們此行，本是要到金剛谷的，是否直接穿過這市鎮，然後立刻進入谷內會見喬谷主？」

石泰却盯着丁半盲，道：「神乞意下如何？」

丁半盲回答道：「入鎮容易，入谷却難。」

李定呆了一呆，說道：「這是甚麼道理？」

丁半盲道：「金剛谷已被封鎖，谷外豎立一塊石碑，上面刻着四個血紅大字：『妄入者死』！」

南宮鏢道：「這是針對千面龍王之舉罷了，咱們又不是千面龍王的人，爲甚麼不可以進去？」

丁半盲道：「但這塊石碑可不是開玩笑的，萬一連我們也不例外，一踏入谷內就給谷中的高手宰掉，那豈非死得冤哉枉也？」

李定沉吟半晌，道：「照這種情況看來，金剛谷內，恐怕也已有了變化。」

和尚貓道：「莫非千面龍王已殺入金剛谷，故意立碑故弄玄虛？」

謝雲道：「入谷必先入鎮，無論金剛谷是否已起了變化，我們先進市鎮，然後再作打算。」

和尚貓點點頭道：「這是唯一可行之法。」

李定道：「既然這樣，我們現在就繼續向前推進！」

神秘的小市鎮雖然細小，但却有不少商號，還有客棧、酒家。

李定笑着對石泰說：「想不到來到金剛谷外，還要投宿客棧中。」

石泰道：「提防客棧有機關。」

李定道：「這個自然。」

客棧老闆似乎想不到今天忽然會生意興隆，他笑得連嘴也合不攏，不斷指點店中小二，忙着招呼客人。

南宮鏢冷冷的打量這個老闆，只見他紅光滿面，皮膚雪白，似乎慣於養尊處優，很少幹粗重活兒。

「老闆貴姓？貴庚？」

「敝姓席，四十五歲啦。」

南宮鏢又問道：「席老闆在這裏多久了？」

「才十五天。」

「這是新店子？」

「小客棧而已，不成體統！」

「席老闆可知這市鎮是甚麼人建成的？」

「錢員外，現在是錢鎮長。」席老闆有問必答。

「聽說這裏的屋子，便宜極了，你花了多少銀子買下這幢客棧？」



「一百兩銀子。」  
「一百兩？」南宮鏹東張西望，冷冷道：「真够便宜，是不是連桌椅大床統統俱備？」

「是的。」席老闆微笑着說：「錢員外是個善心人，他不惜花費金銀，就是要爲我們找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

南宮鏹「唔」一聲：「這裏也真够妥當了，在前面就是金剛谷，就算是再兇悍的山賊，也不敢跑到這裏來殺人放火。」

席老闆頻頻點頭，道：「這可說對了，這也全都是錢員外想得週到。」

南宮鏹望着他，笑了笑，說道：「錢員外想得週到，你裝瘋賣傻的本領同樣是一絕。」

席老闆怔住了，他訕訕一笑，道：「客官有甚麼需要，囑咐下來便是。」

南宮鏹裂嘴一笑，道：「老子現在想揍你一掌，你認爲怎樣？」

席老闆面如土色：「別開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南宮鏹面色一沉，果然一拳打在席老闆胸膛上。

席老闆沒有閃避，也沒有還擊，甚至沒有抵抗。

他就這樣挨了一拳。

南宮鏹這一拳，雖然沒有用足全力，但威力也是非同小可。

席老闆立刻有如斷綫風箏，向後直飄了出去。

「你……爲甚麼無緣無故……打人？」他嘴角血如泉湧，一張臉已變成了蠟黃色。

南宮鏹這才真的呆住。

他瞥見門外有條影子閃電般飛逝過去。

秋夢樓與南宮鏹已進入房中，謝雲却轉身追向那條人影。

那是一個穿着灰袍的蒙面人。

謝雲追了一段路，那蒙面人已穿過了小市鎮。

「喂！停下來！」謝雲喝叫。

但那蒙面人沒有停下來，反而奔走得更快，謝雲心中有氣，付道：「你輕功雖然不錯，但我總可追得上！」

就是這樣，兩人追追趕趕，居然回到冰霜峽。

那蒙面人初時還可以保持遙遠的距離，但漸漸地，他似乎氣力不繼，速度減弱下來。

謝雲却是越追越快，他又在大喝：「你再不停下來，我用刀啦！我的飛刀除非不出手，一出手就必定殺人！」

那蒙面人終於停下來轉身望着謝雲。他臉上、頸上全用布巾緊緊包裹着，就只是露出了一雙眼睛。

「你真的不懂武功？」

席老闆又驚又怒，嗆咳一聲，咳出來的都是血！

「你瘋了！」秋夢樓陡地怒喝起來，「欺負一個不懂武功的百姓，算甚麼男人大丈夫？」

李定也給這一開驚動了，他連忙扶起席老闆，凝運內力爲他療傷。

秋夢樓的手指已指在南宮鏹的鼻尖上：「老鱷魚，你現在怎麼說？」

南宮鏹老羞成惱：「還有甚麼好說？這是寧可殺錯，不可放過！」

「呸！你何不把天下間所有的人都殺光了？」秋夢樓面色鐵青。

謝雲却把他拉開，說道：「算啦，南宮前輩是魯莽一點，但他也不是存心惡意傷人。」

秋夢樓冷冷笑道：「人家已給他打得半死不活了，還說沒有惡意？」

南宮鏹突然挺起胸膛，大聲道：「是老子打錯人了，你就代替席老闆在老子身上回敬十拳好了！」

秋夢樓啞了一口：「老鱷魚，你以爲我不捨得打你嗎？看拳！」

「拳」字甫出口，客棧走廊後的房子，突然响起了一個人的慘叫聲。

南宮鏹神色一變，失聲道：「是楊近水的聲音！」

秋夢樓已比他更早疾掠了出去！

楊近水在天字第五號房內。

當秋夢樓衝進房內的時候，楊近水的左半邊臉已一片焦黑。

南宮鏹緊隨着秋夢樓，睹狀不由臉色一變，失聲道：「是火焰三毒掌！」

秋夢樓搖搖頭：「不是火焰三毒掌，是比火焰三毒掌更厲害的火焰大手印！」

只見楊近水已經氣絕身亡，但左頰已燒焦了的肌肉居然還在冒烟。

南宮鏹怔一怔，道：「老子只聽過西藏密宗大手印，這火焰大手印又源出何門何派？」

秋夢樓道：「火龍大手印是共有十八式，其中九式源出於密宗大手印，另外九式却是六十年前江南怪傑『火龍神君』岳宣炯的火龍掌，兩種武功合而爲一，再經去蕪存精，就成爲當今武林最霸道的『火龍神君』火龍大手印！」

南宮鏹吸了口氣：「這是千面龍王的武功？」

秋夢樓道：「是的。」

南宮鏹道：「千面龍王就在這裏？」

秋夢樓道：「最少，剛才他還在這房子裏。」

南宮鏹怒吼一聲：「龍王，你滾出來，老子要會你一會！」

沒有回答，四週靜寂如死。

突聽得李定在外邊不斷的說道：「謝雲呢？他去了甚麼地方？你們有誰見過謝雲？」

也同樣是沒有人回答。

秋夢樓一怔：「他剛才還不是在客棧裏嗎？」

李定走進房子，臉色蒼白地說：「謝雲不見了！」

南宮鏹臉色一沉：「他一定是剛才發

現了千面龍王，所以追了出去！」

李定頓時手足冰冷：「他雖然武功不錯，但又豈是千面龍王敵手？」

南宮鏹道：「咱們追出去！」

秋夢樓却搖搖頭，道：「現在才追出去未免是太遲了，而且這裏形勢兇險，咱們若到處亂碰亂撞，非但救不了謝雲，恐怕連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

南宮鏹勃然大怒：「老子以爲你是個英雄好漢，誰知道却是個貪生怕死的懦夫，你要做縮頭烏龜，老子可不奉陪！」

不等秋夢樓解釋，這位一半神魔已衝了出去。

李定不禁爲之一呆，道：「這人聲名狼藉，怎會如此關心謝雲？」

秋夢樓莞爾一笑，道：「南宮鏹不錯是個心狠手辣的大魔頭，但從另一方面看來，他却很守信諾，而且挺够江湖義氣，無論是誰交上他這麼一個朋友，都是一種麻煩的福氣。」

李定楞住：「福氣就是福氣，怎麼說是麻煩的福氣？」

秋夢樓道：「因爲這人專惹麻煩，他有麻煩，做朋友的自然也麻煩得很。」

李定皺着眉：「我們現在就守着這裏，等待他們回來？」

秋夢樓道：「是的。」

李定道：「他們能够回來嗎？」

秋夢樓道：「希望能够。」

楊近水遇襲之際，秋夢樓與南宮鏹雙雙搶入房中。

謝雲也想跟上去，但就在這要眼間，

閣下的廬山真面目這不是太不公平嗎？」

「你真的要看？」

「當然要看，不看清楚，恐怕以後都睡不着覺。」

「那麼你以後都不要睡覺了，我決定不讓你看我的臉孔。」

「這可要問問我的手！」

「你敢！」

「爲甚麼不敢？而且我現在就要動手！」謝雲冷笑着說：「你的嗓子是難聽極了，我也不妨再看看，你是否比骷髏雙妖更醜陋！」

說到這裏，謝雲立即衝過去，一抬手就是「千疊肘」、「八步飛絮掌」、配合着「虎跳步」，全是高手近身搏擊之一流招法。

蒙面人怪笑一聲叫道：「來得好！」他身形一變，指掌翻飛，姿勢有如穿花蝴蝶，煞是好看。

謝雲神色微變：「果然是個高手！」說着，冷笑一聲，使出了「五陽真經」上的武功，着着緊逼蒙面人。

蒙面人眼色一變：「你要怎樣？是不是要殺了我？」

謝雲道：「我不怕殺人，但却不想隨便殺人，我現在只想帶你回客棧去！」

蒙面人怒道：「你這人真是太豈有此理了，真正的兇手抓不着，却對清白者糾纏不休，還說是甚麼英雄之後，真不怕丟盡天下英雄好漢的臉！」

謝雲面色一變：「你若不是兇手，何不光明磊落以真相示人？」

蒙面人道：「我天生相貌奇醜，包裹着臉孔，那是不想嚇怕了小孩子！」

兇手，這算是甚麼道理？」

謝雲冷冷一笑，道：「兇案剛發生，你就倉惶逃跑，而且行藏鬼祟，蒙頭蒙臉，若說閣下毫無嫌疑，恐怕連白痴也不會相信！」

蒙面人怒道：「這分明是強辭奪理，你以爲我好欺負嗎？」

謝雲哂然一笑道：「閣下出手傷人，視人命如草芥，又有誰敢說你好欺負？」

蒙面人冷冷道：「告訴你，我沒傷人、殺人，只是路經客棧給你發現而已！」

謝雲呵呵笑道：「你以爲我是三歲孩童？會相信你這種低能的狡辯嗎？」

蒙面人怒道：「我說的全是實話，你不相信那是閣下的事，我可問心無愧！」

謝雲冷冷道：「要相信一個人的說話，最少也該知道他是甚麼人，但我現在却連你的模樣和名字都不知道！」

蒙面人道：「你喜歡怎樣想就怎樣想，我也不想再多費唇舌了，再見！」

謝雲却攔住他的去路：「走不得！」

蒙面人眼色一變：「你要怎樣？是不是要殺了我？」

謝雲道：「我不怕殺人，但却不想隨便殺人，我現在只想帶你回客棧去！」

蒙面人怒道：「你這人真是太豈有此理了，真正的兇手抓不着，却對清白者糾纏不休，還說是甚麼英雄之後，真不怕丟盡天下英雄好漢的臉！」

謝雲面色一變：「你若不是兇手，何不光明磊落以真相示人？」

蒙面人道：「我天生相貌奇醜，包裹着臉孔，那是不想嚇怕了小孩子！」

謝雲道：「我天生相貌奇醜，包裹着臉孔，那是不想嚇怕了小孩子！」

謝雲道：「我天生相貌奇醜，包裹着臉孔，那是不想嚇怕了小孩子！」

謝雲道：「我天生相貌奇醜，包裹着臉孔，那是不想嚇怕了小孩子！」

謝雲道：「我天生相貌奇醜，包裹着臉孔，那是不想嚇怕了小孩子！」

謝雲道：「我天生相貌奇醜，包裹着臉孔，那是不想嚇怕了小孩子！」

謝雲道：「我天生相貌奇醜，包裹着臉孔，那是不想嚇怕了小孩子！」

謝雲道：「我天生相貌奇醜，包裹着臉孔，那是不想嚇怕了小孩子！」

謝雲道：「我天生相貌奇醜，包裹着臉孔，那是不想嚇怕了小孩子！」

謝雲道：「我天生相貌奇醜，包裹着臉孔，那是不想嚇怕了小孩子！」

謝雲道：「我天生相貌奇醜，包裹着臉孔，那是不想嚇怕了小孩子！」

謝雲道：「我天生相貌奇醜，包裹着臉孔，那是不想嚇怕了小孩子！」



居然使出了雜家拳中的「百合散手」。

「百合散手」沒有任何一招是比較突出的，但每一招却又俱有一定的作用。

這並不算是太高的武功，但若在絕頂高手手下施展出來，那種威力却又足令人匪夷所思，難以置信的。

蒙面人已可算是高手，但却似乎還不配稱為絕頂高手。

謝雲已是胸有成竹，在蒙面人「百合散手」籠罩下，故意連退三步，等到蒙面人奮力出擊之際，他也施展渾身解數功夫，連接對方三拳四掌。

蒙面人已是一孤注一擲，這三拳四掌，他若還不能取勝，就會敗陣下來。

但蒙面人還是贏不了謝雲。

謝雲傲然一笑，忽然出手點住了他身上的七個穴道。蒙面人不曾動了，但謝雲却也同時僵住，臉龐却紅了起來。

因為當他點住蒙面人第一個穴道的時候，忽然發覺這個蒙面人居然不是男人！

不是男人當然就是女人！

這女人到底是誰？她的嗓子是不是真的那麼尖銳，那樣難聽？

謝雲深深吸了口氣，終於伸手揭開這蒙面人臉上的布巾。灰褐色的布巾一解下來，謝雲又愣住了。

## 錢鎮長的假掌

直到這時候，謝雲才發覺自己的鼻子有毛病。

因為他現在才嗅到一陣甜甜的香氣，而這種香氣，通常只會在年輕的女孩子身上才散發出來。

上才散發出來。

謝雲有時候雖然看來驕狂跋扈，但他却是從來不會欺負女孩子的。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這個穿著寬大灰袍的蒙面人，竟然是個女孩子。

她長得奇醜無比嗎？

不，絕不！

她有一張白白淨淨的鵝蛋臉，高挺小巧的鼻子，還有一頭烏黑柔順長髮，和一雙靈秀嫵媚、動人已極的眼睛。

謝雲剛才也能看見她的眼睛，但他却没有留意到這雙眼睛居然會是如此美麗。

她很年輕，看來甚至比謝雲還更年輕一兩歲。

謝雲完全呆住了，而這少女却已急得好像快要哭了出來。

過了半晌，謝雲才喃喃道：「妳真的不是兇手？」

少女又急又怒，她看來是真的生氣了：「我是兇手！是我殺了楊鏢師，我就是那個該殺千刀的千面龍王，你是個大英雄，為甚麼還不殺了我？」

謝雲嘆了口氣，忽然拿出銀摺扇，急打她身上幾個穴道。

他並不是傷害她，而是把她身上的穴道全部解開。

少女可以活動自如了，她冷冷的看着謝雲：「你不是要把我送回客棧嗎？」

這時候，謝雲又驚然發現，她原來的嗓子其實一點也不尖銳，而且，像是銀鈴一般悅耳動聽。

這樣的一個少女，又怎可能會是兇手，又怎可能會是千面龍王？

「妳叫甚麼名字？」他怔怔望着她。

她咬着嘴唇，考慮了大半天才說：「繆霜怡。」

謝雲問道：「是真名字，還是信口雌黃？」

霜怡吸一口氣，直認不諱地說：「是假的，就像你現在叫謝雲一樣，一點也不老實，但你現在若想叫我的名字，就只能用『繆霜怡』這三個字了。」

謝雲苦笑道：「妳有自由，我不勉強妳。」

霜怡道：「你不是覺得我古怪？」

謝雲道：「有一點點。」

霜怡說道：「我這樣神秘，是有理由的。」

謝雲道：「能說一點給我聽嗎？」

霜怡嘆息着說：「我也很想說，但却不能說。」

謝雲呆住，這是說了等於沒有說。

霜怡又道：「但將來總有一天，你會明白一切的。」

謝雲吐出口氣，道：「妳說得不錯，只要我還能活下去，將來一切事情都一定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目前我却是個糊塗蟲，甚麼都被人家在鼓裏。」

霜怡眨動着眼：「你在生氣？」

謝雲道：「我沒有生氣，只是很想見一個人。」

霜怡道：「你想見誰？」

謝雲道：「娘親。」

霜怡道：「你多久沒有見過她了？」

謝雲笑了，他覺得辛酸，笑得像是在哭：「大概是十六七年罷。」

霜怡吃了一驚，「那麼！你豈非根本等於沒有見過自己的娘親？」

謝雲道：「世間上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活得幸福愉快的，所以，我不會怨天尤人，但最少，我該見一見她！」

霜怡道：「你可知道她在哪裏？」

謝雲道：「就在金剛谷中。」

霜怡道：「既然知道她在谷中，為甚麼還不進去？」

謝雲道：「我會進入金剛谷的，但却絕不能一進入谷中，還沒有看見娘親就給人殺掉。」

霜怡道：「你是害怕那石碑上的四個字。」

謝雲冷笑道：「那四個字有甚麼可怕？但我若單獨闖谷，說不定會連累了大夥兒。」

霜怡嘆了口氣，道：「人生在世，各有各的難處，請恕我幫不了你。」

謝雲道：「我相信妳不會是兇手，因為妳一點也不像是那種人。」

霜怡道：「人不可以貌相。」

謝雲道：「但我相信這一次自己不會看錯。」

霜怡道：「算了，我要走了，小心千面龍王，只有你父親烈火英雄才是他的剋星，但他却已……」

謝雲瞧着她，忽然說：「妳對我們父子間的事，似乎知道得比我還更詳細，是甚麼緣故？」

霜怡道：「將來你會明白的。」

謝雲苦笑。

又是「將來會明白」。

霜怡走了，灰暗的天空忽然又飄下鵝毛般的雪花。

謝雲踏着白茫茫的雪路，重回金剛谷外的小市鎮。

× × ×

南宮鏹從客棧裏追出去，走的本來也是和謝雲相同的路徑。

但他才追出鎮外，就已遇上了一個看來平凡無奇的人。

這人的年紀和他不相伯仲，穿的是略嫌殘舊的褐色皮袍，他五官端正，但相貌平凡，衣着也是平凡之極，像他這樣的人，實在是太普通太普通了。

但南宮鏹的眼色却忽然變了。

因為這人雖然看來平淡普通，但手裏却拈着一條用海底寒鐵鑄成的龍。

鐵龍長約五寸，雖然並不闊大，但份量却還是相當沉重。

南宮鏹是大行家，當然知道這條鐵龍，本身已是一種極厲害的殺人武器。

但更可怕的，却還是這個穿著褐色皮袍的人。

這人越看越平凡，但越是平凡也就越更可怕。

「千面龍王？」南宮鏹突然深深吸一口氣，說出了這四個字。

褐袍人冷冷的看着他，半晌才緩緩地說道：「我不是千面龍王，是錢鎮長。」

南宮鏹又吸一口氣，道：「你手上的甚麼東西？」

褐袍人道：「龍王殺令。」

南宮鏹道：「是千面龍王的令符？」

褐袍人道：「是的，龍王下令，要我殺了你！」

殺了你！」

南宮鏹聽說這人並非千面龍王，而是錢鎮長，雖然不禁鬆了口氣，但同時却也有點失望。

「管你是錢鎮長還是千面龍王，老子也一樣要殺了你！」南宮鏹大刀一揮，刀光如雪，疾迅地攻了出去。

錢鎮長突然一個大轉身，在南宮鏹左側搶了過去，他這一下動作奇快，南宮鏹刀勢已老，剎那間居然已背部空門大露。

錢鎮長的右掌立刻伸了出去，重擊南宮鏹背門。

南宮鏹若中了這一掌，不死也得重傷，但「一半神龍」能在江湖上有顯赫威名，這也不是白白得來的，就在錢鎮長一掌擊落之際，那去勢本已老盡的大刀，突然舞起層層刀浪，旋攻回來。

南宮鏹這一着大有名堂，本乃崑崙派五行刀法中的「金移火換」，但却又經過研創、改進、演變成爲一招更實用、更霸道的刀法。

它可攻可守，更可連消帶打，在危急中保命殺敵。

只聽得「叮叮」兩聲，南宮鏹的刀擊在錢鎮長的「龍王殺令」上。龍王殺令絲毫無損，南宮鏹却不由猛然一震。

原來他這一刀砍過去的時候，錢鎮長以鐵鑄龍王令抵擋，按照常理，必然是南宮鏹的大刀可以佔盡上風。但這一擊之下，南宮鏹竟然右腕一陣麻痺，險些連刀也拿不穩。

但錢鎮長却似是若無其事，手一抖，龍王殺令居然幻起一層異樣的光芒，向南宮鏹飛擊過去。

南宮鏹大吃一驚，想不到自己連消帶打的刀法雖然厲害，但錢鎮長仍然節節搶攻，而且出手招式綿密雄勁，真是防不勝防。

他早已看出，這龍王殺令沉重異常，可以當作兵刃使用，但錢鎮長一動手就把它當作暗器脫手擊出，毫不保留，這也實在有點出乎南宮鏹意料之外。

南宮鏹是黑道上名氣極响的大魔頭，而且身經百戰經驗豐富，但像錢鎮長這樣厲害的對手，却還是第一次遇上。

總算南宮鏹應變神速，那龍王殺令終於給他一刀擋開，跌落在地上。

但錢鎮長第二種攻勢又已殺了上來，只見他手中已不知何時亮出了一根鐵棒，這鐵棒原本只有兩尺左右，但他一抖再抖，兩尺長的鐵棒就長了幾乎三倍，而且棒尖還鋒銳異常，倘若給它刺上一下，身子準會留下一個透明的窟窿。

這根尖棒其實也不能算是甚麼特別的武器，但厲害的却是錢鎮長這個人。

這根尖棒在他手中施展開來，就像是變魔法一般，忽然間靈活如蛇，忽然間棒影如山，南宮鏹左右招架，等到自己稍爲可以穩住陣腳的時候，這根尖棒忽然又不見了，迎面攻殺過來的，竟然是錢鎮長的一雙血肉手掌。

南宮鏹瞧得連眼都花了，還沒弄清楚怎麼一回事，這雙血肉手掌已疾拍過來。

南宮鏹不再遲疑，刀鋒一沉一捲，就向這對手掌斬下去。

「颯！颯！」兩聲，這雙手掌應聲被斬掉下來。

新掉下來，但錢鎮長却在這時候笑了，南宮鏹却面如土色，急忙向後倒退開去。

他這一退之勢絕對不慢，但錢鎮長的兩隻手掌却更快得多，只聽得「蓬」然一聲，南宮鏹右肩上已中了一掌，整個身子也爲之搖搖欲墜。

這可真是怪事，錢鎮長的兩手分明已被斬了下來，怎麼又有兩隻手掌騰了出來，難道他竟有四隻手掌嗎？

不錯，錢鎮長真的有四隻手掌，只不過有兩隻是真的。

雖然只是假掌，但這對假掌精細異常，尤其是南宮鏹在激戰中，更加無法看得出，先前自己用刀砍下來的手掌，竟然是假的。

等到南宮鏹驚然驚覺的時候，身形已是慢了一慢。

高手相爭，勝負存亡往往只差一錢，他這麼一慢，死神就已毫不留情地逼了過來。

南宮鏹挨了一掌，可說是驚怒欲絕，他在江湖上打滾多年，居然會給兩隻假手掌瞞騙了自己，這簡直是一種恥辱。

但他却不知道，錢鎮長這一着「怪招」，雖是旁門左道，但其中也花費了不少功夫和心思，再經過無數次的練習和反覆試驗，才能騙倒像南宮鏹這等武林一流高手的。

甚麼「龍王殺令」，尖鐵棒，都不是錢鎮長的拿手好戲，到了這套「棄掌殺敵」，才是他最令南宮鏹詫異的殺手招數。

南宮鏹挨了一掌，方寸大亂，手中雖有殺人大刀，但無奈已處處受制於人，再



也無從發揮精絕的招數。

眼看不出十招之內，南宮鰲就要死在錢鎮長的雙掌下，突然「嗤」一聲响，一消息風從錢鎮長的背後劃了過來。

錢鎮長只是聽這聲音，便知背後已有強敵襲擊，再也不顧得殺南宮鰲，尖鐵棒再度自脅下反手刺出，先求自保再說。

他畢竟是老江湖，一見錢鎮長取回「龍王殺令」，便知道他不想再纏鬥下去，是以連忙提醒謝雲，自己也揮刀守在一旁，一副虎視眈眈的樣子。

剛才他險些喪命在錢鎮長掌下，而且又給假掌騙過，實在是生平最丟臉的一仗，這時候形勢逆轉，他自然不肯放過此人。

謝雲兄弟，小心這廝裝神弄鬼……」南宮鰲頓感壓力大減，急忙提出了警告。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趕至為南宮鰲解圍的人，正是謝雲。

謝雲別過霜怡，重回金剛谷外的小鎮，但却在半途遇上了這場激戰。

錢鎮長以假掌誘騙南宮鰲上當的情景，謝雲也看得很清楚。

南宮鰲雖然是黑道中人，但謝雲對這位大魔頭却頗有好感，而且現在大家都是敵愾同仇，共同對付千面龍王，自然不能眼巴巴讓他死在別人的手裏。

謝雲不知道這個穿着褐皮袍的人是誰，但却知道這人詭計多端，而且武功極高，否則，南宮鰲也不會被逼得手忙腳亂。錢鎮長沒有再用旁門左道的掩眼伎倆，但一根尖鐵棒却使得出神入化，謝雲一時之間，也是對之無可奈何。

兩人酣戰了七八十招，錢鎮長忽然掃出一招地堂腿，隨即在手上檢回那「龍王殺令」。

南宮鰲陡地叫道：「這廝想打退堂鼓了！」

「失蹤啦！」

「剛才他不是還在客棧裏嗎？」

「剛才才是剛才，現在是現在，總之，總鏢頭忽然不見了，誰也沒找到他。」

「老石頭呢？」

「你是說那個『穩重如山』石泰？」

「不錯，他最瞭解李定，對李定也最忠心。」

「唉，往事何必再提？」秋夢樓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從今以後，再也休要提起石泰。」

南宮鰲眼色一變，喝道：「他可不是給人殺了罷？」

秋夢樓苦笑了一下，道：「你說對了，他也和楊近水一樣，死於火龍大手印這種武功之下。」

「他媽的！」南宮鰲瞪大了眼睛，怒道：「這是怎麼搞的？還沒有進入金剛谷，咱們的人就已給弄得天翻地覆，再弄下去，一個一個都死了，但咱們却還是連千面龍王的影子都沒瞧得見！」

秋夢樓嘆道：「我也是這麼想。」

「想想，你想個屁！」南宮鰲怒道：「你的饒主意太多，但甚麼事情也沒幹出來，千面龍王連偌大一個市鎮都造好了，咱們却像隻野狗般，吠也不是，想咬別人一口，也不知從何咬起。」

秋夢樓瞧着他，皺眉道：「我早就知道你不幹下去了，罷了，你還是回柴達木去做宮主，這裏的事，從此與你完全無關。」

南宮鰲面色一變，悻悻然道：「老子可沒這麼說，也沒有這麼想過，但咱們只

像一羣瞎頭蒼蠅，又能幹出甚麼大事？」

「事在人為耳！」秋夢樓道：「千面龍王雖然狡猾，但我們也不比他輸虧。」

南宮鰲道：「但形勢却輸虧得多了，他是有備而來，而且財雄勢大，高手如雲，別的不說，就是剛才那個甚麼錢鎮長，就教人他媽的十分頭痛。」

謝雲却說：「其實這錢鎮長的武功，並不比我更強，只是旁門左道的手法層出不窮，前輩一時疏忽，才會着了他的道兒而已。」

他這一番說話，不啻是為南宮鰲保存了面子，南宮鰲不禁一笑，道：「謝兄弟，你真有一套，老子可算是服了你啦！」

秋夢樓笑了笑，目注南宮鰲道：「謝雲只是弱冠少年，但志氣却比你大得多了，以後嘛，你要好好跟他學習，才可望重振雄風！」

謝雲却眉頭緊皺，道：「李總鏢頭究竟出了甚麼事？」

南宮鰲冷笑道：「千面龍王既已頻施毒手，咱們也不必客氣，照老子的看法，金剛谷恐怕已變成龍王谷了，喬五等人，準是全都他媽的凶多吉少。」

謝雲聽得悶悶不樂，因為他的母親，就在金剛谷內。

秋夢樓立刻橫了南宮鰲一眼，道：「你少胡說八道好不好？」

南宮鰲仍然沒有醒覺，道：「甚麼胡說八道？千面龍王連金剛谷的大門也堵封了，裏面的人還有倖存之理嗎？」

秋夢樓冷笑道：「你以為喬五是塊豆腐？你以為金剛谷裏的高手，全都是飯桶

去。」

南宮鰲道：「為甚麼不肯回去？是不

是爲了李定？」

秋夢樓道：「蛇無頭不行，連總鏢頭也失蹤了，他們怎能回金陵府？」

南宮鰲道：「難道找不到李定，他們就一輩子也不回去？」

秋夢樓道：「這件事現時還是言之過早，咱們先回鎮裏再說。」

李定還是沒有回到客棧。

丁半官已找遍了整個市鎮，但還是沒有李定的踪跡。

南宮鰲咬牙切齒的說道：「不必找了，這一定是千面龍王的傑作。」

秋夢樓道：「可有誰見過總鏢頭有甚麼不尋常的舉動？」

沒有人回答。

過了很久，忽然聽見和尚貓「啊」的一聲叫了起來，道：「我記起來了，總鏢頭失蹤之前，曾經有個挺着大肚子的婦人來買酒，她買了兩瓶酒之後，就對總鏢頭說：『妙妙！妙妙！』當時總鏢頭的面色很蒼白，呆在那裏，而轉瞬間，那個大肚的婦人走了，總鏢頭還是神不守舍的在那裏發呆，過了這一會，我內急跑進茅廁，之後就再也沒有看見總鏢頭。」

南宮鰲勃然大怒，道：「你爲甚麼直到現在才說？」

和尚貓見他聲勢洶湧，不禁嚇了一跳，忙道：「我現在才想起嘛，而且這件事也不見得和總鏢頭的失蹤有甚麼關係。」

南宮鰲還想再罵，謝雲却說道：「這



南宮鰲遇到一個手持小鐵龍的中年人。

嗎？」

南宮鰲道：「喬五雖然名氣够响亮，但未必就是名不虛傳之輩，說不定他是浪得虛名，經不起真正高手一擊！」

秋夢樓道：「你自己又怎樣？」

南宮鰲道：「老子不敢妄自尊大，但最少也曾橫掃半邊武林，罕逢敵手。」

「嗟呀！」秋夢樓怪笑起來，道：「我的牙齒快要給笑用下來了，老鱷魚，你要大吹大擂，也得看看聽者是誰！」

南宮鰲怒道：「甚麼大吹大擂，老子說的都是事實，在江湖上，只要老子喜歡甚麼東西，誰敢不給老子分享一半？」

秋夢樓冷冷一笑，道：「寒舍佔地千畝，你何不搶掉一半？」

南宮鰲道：「秋家大院有甚麼好？雙手奉送，老子也不稀罕。」

秋夢樓道：「金剛谷又怎樣？」

「金剛谷？」南宮鰲目光大亮，道：「對！對！正是一言驚醒夢中人，老子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一半神龍』，這塊招牌可不是紙糊的，管他金剛谷裏面弄甚麼玄虛，老子直闖進去，先分佔了金剛谷的一半再說！」

秋夢樓看了他一眼，說道：「你不怕嗎？」

「怕甚麼？老子幾時怕過別人來着？」

「南宮鰲粗着嗓子道：『就算金剛谷裏有十萬天兵天將，老子也殺進去！』」

秋夢樓淡淡一笑，道：「你不必瞪眼吹鬚子，你絕不會孤單，我陪你一起殺入金剛谷去。」

南宮鰲仰天打個哈哈，道：「秋少爺，老子知道你雖然爲人混帳，總算還有點

義氣，老子去拚命，你自然也不會袖手旁觀。」

謝雲笑了笑，道：「我呢？」

南宮鰲道：「你是不是也想進入金剛谷？」

謝雲道：「我若留在谷外，那可孤單得要死了。」

南宮鰲點頭道：「對！你是老子的好兄弟，老子去拚命，你當然也不會默在外面喝北風，咱們衆志成城，殺進金剛谷，不論裏面發生了甚麼變故，老子先敲響鑼鼓，佔它一半地方，然後再作道理。」

謝雲道：「震威鏢局的人又怎樣？」

南宮鰲道：「鏢車已送到金剛谷，他們的任務也已完成，當然叫他們回金陵府去。」

謝雲搖頭，道：「只怕他們不肯回



不能怪他，但那個大胆婦人，又是甚麼來歷？」

「妙妙？妙妙？」秋夢樓摸着腦袋，喃喃道：「這是甚麼意思？是人的名字？還是一個不為外人所知的地方？還是貓叫的聲音？」

南宮鏗嘿一笑，道：「這真是天才曉得了，妙妙！真是他媽的妙不可言！」

謝雲道：「李總鏗頭也許沒有甚麼危險，他久歷江湖，身手也極是不弱，等閒之輩，還不容易傷得了他。」

南宮鏗道：「只怕要對付他的人，並不是等閒之輩。」

謝雲道：「也許根本就沒有人對付他，他只是不辭而別而已。」

南宮鏗道：「老子可不想跟你執拗，這總鏗頭是死是活，老子也沒有放在心上，只是金陵府震威鏗局的鏗師和趙子手，真不知道該何去何從了。」

只聽得和尚貓道：「咱們願意在這裏，等待總鏗頭回來。」

南宮鏗道：「你們不怕危險嗎？」

和尚貓道：「在這裏有甚麼危險？」

南宮鏗嘿一笑，道：「這可難說得很，說不定你們全看吉人天相，但也可能一夜之間，就會給一羣神秘的殺手，殺得一個不剩。」

和尚貓昂着臉道：「咱們不怕！」

其他趙子手見和尚貓勇氣十足，也不好意思說要離去，也紛紛表示願意繼續停留下來，等待總鏗頭回來再說。

南宮鏗道：「可是，你們也別忘了，楊鏗師和石老鏗師都已給人殺死，這裏實

在是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和尚貓道：「敵人若是有心要殺掉咱們每一個人，那麼就算咱們馬上回金陵府，恐怕還沒有穿過冰霜峽，就已全都給宰掉！」

在震威鏗局裏，他本是地位低微的趙子手，平時沒有什麼人跟他說話，他也經常鬱鬱寡歡，沉默不語，但這時候他的說話，却是有條有理，鏗局中比他地位更高的人，也不敢加以反駁。

大家沉默了好一會，忽聽秋夢樓說道：「這位兄弟說的很有道理，到了這種時候，就算想跑也不一定跑得掉，倒不如心安理得暫居此處，等待李總鏗頭回來。」

「妙妙！妙妙！這是甚麼意思？」南宮鏗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是想不出一個道理來。

謝雲淡淡一笑，道：「對於想不通的事情，我倒有個很好的辦法。」

南宮鏗忙道：「甚麼辦法？快說！」

謝雲眨了眨眼睛，笑着道：「不去想它。」

南宮鏗一怔，半晌恍然道：「對！這種事，也許想一百年也想不通的，又何苦老是要往牛角尖裏鑽？」

秋夢樓凝視着他，說道：「金剛谷的事，是否按照計劃進行？」

南宮鏗道：「這件事自然要幹，除非老子忽然不想去那地方，否則誰也不能打消老子在金剛谷裏分佔一半的主意。」

秋夢樓笑道：「你的半截魔令，可又要大顯威風了。」

南宮鏗道：「你若怕它不靈，就別跟

着老子。」

秋夢樓道：「我就是怕它不中用，所以才要跟着你，就算別人不肯賣你的帳，說不定也要給本少爺幾分面子！」

謝雲不等南宮鏗發脾氣，就已笑着說：「常言道，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只要大家齊心協力，金剛谷之行，我是很有信心的。」

秋夢樓哈哈一笑，道：「老弟，還是你行，老鏗魚若有你一半聰明，也就不會要弄得聲名狼藉，神僧鬼厭了。」

這一次，南宮鏗却又沒有光火，只是點點頭，道：「這倒是不錯，謝兄弟真的比老子聰明得多，將來的成就一定無可限量。」

秋夢樓道：「咱們甚麼時候進入金剛谷？」

南宮鏗道：「明晨如何？」

秋夢樓道：「很好，今天晚上，咱們一定要好好睡一覺！」

謝雲嘆了口氣，道：「但想到石老鏗師，恐怕今晚是闔不上眼睛了。」

「振作一點，」秋夢樓說道：「你並不是個尋常的少年人，別忘記，你的父親是烈火英雄，而你却是烈火英雄唯一的兒子！」

聽到最後兩句話謝雲的血又熱了。「不錯，我是大英雄的兒子，父親是英雄，我也要成為英雄，不負師父和大家的期望……」

「妄入者死」的石碑，在晨早溫柔的陽光下看來還是那麼冰冷、堅硬、無情。

今天天氣似乎好得多了，風很輕柔，沒有下雪，山谷上只有幾片浮雲在緩緩飄動。

南宮鏗瞪着那塊石碑，正要一掌把它震碎，秋夢樓卻阻止了他，道：「這種費力的事，還是少幹一點的好。」

南宮鏗看了他一眼，冷笑道：「偏就是有這樣小心眼兒的男人。」

謝雲却道：「白費了一點氣力，還是小事，就怕碑上塗了毒藥，前輩這一掌拍下去，更是大不化算。」

秋夢樓向石碑凝望了一眼，忽然「嗯」的一聲，道：「好眼力，這碑上果然塗了一種毒粉，老鏗魚若是真的一掌拍下去，那可就有得瞧了。」

南宮鏗皺了皺眉，道：「這種下三濫的手段，怎麼居然會在金剛谷出現？」

秋夢樓道：「這當然不會是喬谷主所為，那千面龍王，也許已在谷中等候着咱們了。」

南宮鏗冷一笑：「不管裏面是不馬刀山火海，咱們現在就進去瞧瞧究竟。」

說着，大步向谷中邁進。而上毫無遲疑之色。

還沒有進入谷內，忽然看見前面有幾塊鐵板直豎在地上。

自己的父親！

「那個女人到底是甚麼人？為甚麼她要暗算大英雄？」謝雲的情緒看來已很激動。

秋夢樓正要回答，忽然看見南宮鏗從鐵板後面鑽了出來，身上血跡斑斑，臉色却是一片蒼白。

「老鏗魚，這一陣你也闖不過去？」

秋夢樓瞪着南宮鏗。

南宮鏗嘆了口氣，道：「從這裏望進去，只有幾塊鐵板，但只要一鑽進去，就會發現鐵板的數目越來越多，老子左兜右轉，竟是入不得，忽然間，鐵板陣裏殺出了幾個刀斧手，老子跟他們狠狠的打了一場，總算把他們解決了，但仍然闖不出這鐵板陣，老子心想，這多半又是他媽的掩眼法，好，老子就索性閉上眼睛，摸索一番，誰知道真靈光，這樣閉着眼睛走了一會，真的走出陣外了，但却不是闖過了陣，而是折了回來。」

秋夢樓冷冷道：「你現在該知道，甚麼叫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罷？」

南宮鏗沒有生氣，却只是用奇怪的眼光，瞪着那十八個人。

「他們是誰？」

「烈火同心盟的英雄好漢！」

「烈火同心盟？」南宮鏗臉色一變，

道：「這豈不是烈火英雄的組織？」

秋夢樓點點頭，道：「你說的一點也不錯。」

南宮鏗道：「烈火英雄已給千面龍王殺了，誰來領導他們？」

秋夢樓道：「剛才是我，現在該把這

秋夢樓望着謝雲道：「你可知道他們是誰？」

謝雲望着秋夢樓，道：「咱們為甚麼還不進去？」

秋夢樓道：「咱們當然要進去，但却不是兩個人，而是二十人！」

「二十人？」謝雲吃了一驚：「鏗局的人也要闖谷嗎？不！那太危險了，他們雖然都很勇敢，但……」

但他還沒有說完，就已停止下來。

因為他忽然看見了十八個人，已無聲無息地越過了「妄入者死」那塊石碑，然後分排兩行，很有規律地站在秋夢樓的背後。

謝雲呆住了。

這十八個人，絕不是震威鏗局的鏗師和趙子手！

這十八個人，年紀大概由四十五六歲到六十多歲，全是男人，但他們的外型却大不相同，有人衣飾煌煌，有人衣衫襤褸，有僧人，也有道士，甚至有獨眼的，跛掉雙腿的，更有一個面上滿是疤痕，右半邊胸膛插着一支斷箭的算命先生，不斷地口中唸唸有詞，但他唸些甚麼，旁人却是無法聽得明白。

秋夢樓望着謝雲道：「你可知道他們是誰？」

下也沒有甚麼出類拔萃的弟子出現過。」

秋夢樓道：「但這的確分明是鐵門奇陣……」

「管他甚麼鐵門木門，闖進去破掉再說！」南宮鏗冷笑道：「陣內若有人埋伏，一刀一個，格殺勿論！」

說着，挺起大刀，向第一塊巨大的鐵板走了過去。

謝雲望着秋夢樓，道：「咱們為甚麼還不進去？」

秋夢樓道：「咱們當然要進去，但却不是兩個人，而是二十人！」

「二十人？」謝雲吃了一驚：「鏗局的人也要闖谷嗎？不！那太危險了，他們雖然都很勇敢，但……」

但他還沒有說完，就已停止下來。

因為他忽然看見了十八個人，已無聲無息地越過了「妄入者死」那塊石碑，然後分排兩行，很有規律地站在秋夢樓的背後。

謝雲呆住了。

這十八個人，絕不是震威鏗局的鏗師和趙子手！

這十八個人，年紀大概由四十五六歲到六十多歲，全是男人，但他們的外型却大不相同，有人衣飾煌煌，有人衣衫襤褸，有僧人，也有道士，甚至有獨眼的，跛掉雙腿的，更有一個面上滿是疤痕，右半邊胸膛插着一支斷箭的算命先生，不斷地口中唸唸有詞，但他唸些甚麼，旁人却是無法聽得明白。

秋夢樓望着謝雲道：「你可知道他們是誰？」

謝雲搖搖頭，道：「不知道。」

秋夢樓嘆了口氣，道：「這也難怪，你們根本就不可能見過他們。」

謝雲道：「他們從前在甚麼地方？」

秋夢樓道：「忘憂島。」

謝雲又是一呆：「這又是甚麼地方？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

秋夢樓道：「那本是一個極荒涼的島嶼，但却有一個武林大英雄，在那裏大興土木，建造了一個世外桃源，並且帶了十九個在中原武林給惡魔逼得走投無路的好漢到島上，他們在島上苦練武功，準備日後捲土重來，再找那惡魔一決雌雄。」

謝雲道：「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秋夢樓道：「屈指算來，快二十年了，那時候你還未出世。」

謝雲道：「後來又怎樣？」

秋夢樓道：「那十九個人在島上居住了三年，忽然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在一個雷雨之夜，那個武林大英雄忽然發覺妻子不見了，他遍尋不獲，後來却發現島上的船隻全部不見了，這一下了結漏可大了，他急忙召集那十九個人，但最後又發現那十九個人之中，一個不見了，還有一個胸口中箭，奄奄一息。」

說到這裏，目注着那個右半邊胸膛插着一支斷箭的算命先生。

謝雲吸了一口涼氣，追問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秋夢樓沉聲說道：「原來這十九人之中，其中一人忽然叛變了，他看上了大英雄的妻子，要把她帶到中原武林雙宿雙棲，大英雄的妻子自然不從，這叛徒就點了

，那時候你還未出世。」

秋夢樓道：「那十九個人在島上居住了三年，忽然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在一個雷雨之夜，那個武林大英雄忽然發覺妻子不見了，他遍尋不獲，後來却發現島上的船隻全部不見了，這一下了結漏可大了，他急忙召集那十九個人，但最後又發現那十九個人之中，一個不見了，還有一個胸口中箭，奄奄一息。」

說到這裏，目注着那個右半邊胸膛插着一支斷箭的算命先生。

謝雲吸了一口涼氣，追問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秋夢樓沉聲說道：「原來這十九人之中，其中一人忽然叛變了，他看上了大英雄的妻子，要把她帶到中原武林雙宿雙棲，大英雄的妻子自然不從，這叛徒就點了

，那時候你還未出世。」

秋夢樓道：「那十九個人在島上居住了三年，忽然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在一個雷雨之夜，那個武林大英雄忽然發覺妻子不見了，他遍尋不獲，後來却發現島上的船隻全部不見了，這一下了結漏可大了，他急忙召集那十九個人，但最後又發現那十九個人之中，一個不見了，還有一個胸口中箭，奄奄一息。」

說到這裏，目注着那個右半邊胸膛插着一支斷箭的算命先生。

謝雲吸了一口涼氣，追問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秋夢樓沉聲說道：「原來這十九人之中，其中一人忽然叛變了，他看上了大英雄的妻子，要把她帶到中原武林雙宿雙棲，大英雄的妻子自然不從，這叛徒就點了

，那時候你還未出世。」

秋夢樓道：「那十九個人在島上居住了三年，忽然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在一個雷雨之夜，那個武林大英雄忽然發覺妻子不見了，他遍尋不獲，後來却發現島上的船隻全部不見了，這一下了結漏可大了，他急忙召集那十九個人，但最後又發現那十九個人之中，一個不見了，還有一個胸口中箭，奄奄一息。」

說到這裏，目注着那個右半邊胸膛插着一支斷箭的算命先生。

謝雲吸了一口涼氣，追問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秋夢樓沉聲說道：「原來這十九人之中，其中一人忽然叛變了，他看上了大英雄的妻子，要把她帶到中原武林雙宿雙棲，大英雄的妻子自然不從，這叛徒就點了

，那時候你還未出世。」



權力交回給謝雲了。」

說到這裏，他在懷中掏出一面玉牌，交給謝雲：「這是你父親的信物，江湖上的朋友都叫它烈火英雄令，你是烈火英雄之子，而且現在已出江湖，所以，也該把它還給你了。」

南宮鏗盯着秋夢樓，半晌才大聲說：「原來你早就有這面護身符，難怪甚麼事情都敢捫在膊上。」

秋夢樓冷冷道：「這不是甚麼護身符，我帶着它，一直憂心忡忡，唯恐有負所託！」

謝雲緊緊的捏着烈火英雄令，道：「剛才的故事，你還沒有說完。」

秋夢樓嘆了口氣，謝雲又問：「爲甚麼剛才南宮鏗前輩說，烈火英雄是給千面龍王所殺的？」

秋夢樓沉聲道：「因爲那個暗算你爹的絕色麗人，就是千面龍王！」

謝雲顫抖着。

秋夢樓又接着說下去：「那叛徒得以不死，如獲大報，但等到他知道救命恩人原來是千面龍王的時候，又不禁面如土色，不知如何是好了。」

謝雲道：「他害怕千面龍王會連自己也一併殺了嗎？」

秋夢樓點了點頭，道：「不錯，因爲他也和其餘十八人一樣，都是給千面龍王逼得走投無路，所以才由烈火英雄，把他們帶到忘憂島上的。」

謝雲咬牙冷笑，道：「這叛徒是應有此報，千面龍王却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秋夢樓却搖搖頭，道：「你這樣想却又錯了，千面龍王並沒有把這叛徒殺了，反而不再計較以前的仇怨，把這叛徒招攬在門下！」

謝雲眼色驟變，顫聲道：「這樣說來，他還沒有死？」

秋夢樓點了點頭。

謝雲疾道：「這惡賊叫甚麼名字？」

秋夢樓還沒有開口，那算命先生已怒聲說道：「他叫繆真！」

「繆真？」謝雲怒道：「可惡的繆真！你在哪裏？」

秋夢樓道：「我們只知道，繆真沒有死，而且還練成了一身驚人的武功。」

謝雲道：「我媽呢？」

秋夢樓道：「千面龍王沒有殺她，還把她當作賞賜品，送給了繆真。」

謝雲臉色雪白。

秋夢樓又接着道：「但繆真也沒有得到你媽，因爲她乘着一個機會，跳進一條流水湍急的大河自盡。」

謝雲憤怒道：「那惡賊爲甚麼不救我媽？」

秋夢樓道：「繆真雖然懂武功，却不懂水性，若要他在這種流水湍急的大河裏救人，那不啻是要他白白的送死。」

謝雲咬牙道：「這惡賊全無人性，自然不會捨身相救。」

秋夢樓道：「這個自然，他眼巴巴的瞧着妳媽給河水冲走，却是無可奈何。」

謝雲道：「我媽是不是給淹死了？」

「當然沒有，她若給淹死了，這世間上也沒有你這個人了。」

「那時候我還沒出世嗎？」

「還沒有，但是妳媽已懷孕三四個月了。」

「後來怎樣？」

「她給一個老漁翁救了起來，半年後，你就出世了，」秋夢樓緩緩地說道：「你媽誓要爲你爹報仇，但自己又不懂武功，要憑自己的力量做到這件事，那是沒有可能的，於是，她把這希望放在你的身上，到處爲你訪尋明師。」

「她找到了沒有？」

「她終於找到了秋家大院的主人，那是我爹。」

「你爹怎麼說？」

「我爹宅心仁厚，聽到了你媽的遭遇，既激憤又同情，可是，那時候你只有兩歲，就算我爹很想教你武功，也是太早了，但妳媽却堅持要我爹做你的師父。」

「後來怎樣？」

「到後來，我爹考慮了很久，終於還是拒絕了妳媽的要求。」

「爲甚麼？」

「因爲我爹知道，千面龍王勢力極大，而且本身武功又是厲害得出奇，就算我爹把武功傾囊傳授，你還是鬥不過千面龍王的。」秋夢樓緩緩地說道：「後來，我爹帶着你媽去見一個老和尚，兩人懇求了他三天，他才答應讓你留下來，成爲他的俗家弟子！」

南宮鏗一呆，道：「兩歲的弟子，豈不是還要吃奶撒尿？」

秋夢樓淡淡一笑，道：「吃奶是不必了，他可以喝粥，但撒尿這種事，却還是

免不了的。」

謝雲道：「後來我媽又怎樣？」

秋夢樓說道：「她已看破紅塵，出家爲尼，但她臨出家之前，把烈火英雄令交給我爹，又把一本武功秘笈，交給你的師父。」

謝雲道：「那本武功秘笈，師父曾對我說過，上面記載着的武功，全是我爹研創出來的。」

秋夢樓點點頭，道：「還有，現在所用的那柄銀摺扇，也是你爹生前常用的兵刃，當你爹還沒有到忘憂島之前，他把這幾件重要的物事，存放在一個很秘密的地方，世間上就只有你爹媽兩人才知道。」

謝雲咬着嘴唇，但他沒有掉下眼淚。他是個很堅強的少年，而且在很久以前，就聽過別人說：「英雄流血不流淚。」

當然，他也聽人說過：「誰說英雄不流淚，只因未到傷心處。」

但他還是儘量不讓自己的眼淚掉下。

只聽得秋夢樓又接着說道：「十幾年轉眼就過去了，你師父已肯讓你下山，而我爹也把這辛酸秘史向我詳細說出，在不久之前，你師父忽然接到了一個消息，說妳媽不知爲了甚麼事情，來到了金剛谷中，而金剛谷又傳出了與千面龍王發生衝突的消息，形勢可說是撲朔迷離，誰也不知道這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謝雲道：「所以，師父就安排了咱們這一次的行程？」

秋夢樓點點頭，道：「不錯，倘若單憑咱們幾個人的力量，自然不足以對付千

點緊張之色。

因爲這一掌根本就不向他們拍過來，只聽得「崩」一聲巨響，遠在丈外的石碑，竟然給梁懷之一掌擊成粉碎。

「妄入者死」那四個字，瞬間已蕩然無存。

南宮鏗忙道：「小心，那碑有毒！」

「滄州賭王」胡牌九哈哈一笑，道：「老胡已瞧過了，碑上的毒，是牛毛山「毒牛太歲」夏侯缺的「蝕骨粉」，這種毒藥只要碰上童子尿，就會明解於無形。」

南宮鏗道：「已有人在碑上撒尿？」

胡牌九笑道：「這個自然。」

南宮鏗奇道：「這裏全是大男人，何來童子尿？」

忽聽一人突然怪笑道：「這泡尿是我撒的。」

南宮鏗一瞧，「呸」的一聲道：「你還算是甚麼童子嗎？」

原來那人乃是「神腿」曾千里，他少說也有五十來歲，又怎會是個童子。

誰知胡牌九哈哈一笑，道：「老曾練的是「混元罡氣」功夫，如今是越來越爐火純青了，他不是童子，誰是童子？」

南宮鏗這才恍然，原來「混元罡氣」只有童子身才可練成，曾千里自然也可算是個「童子」了。

但南宮鏗也是嘴舌不饒人之輩，豈肯就此啞口無言，他立刻把謝雲推前，怪笑道：「這也該是個童子罷？」

謝雲面上一紅，秋夢樓却瞪了南宮鏗一眼：「正經點好不好？」

面龍王，但再加上烈火同心盟的英雄豪傑，那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謝雲眼望着那十八個人，說道：「他們……」

「他們都是你爹的好朋友，生死患難之交，當年本來有十九人，但最令人痛心疾首的，却是繆真，他害死了你爹，使你母子分離，更認賊作父，投在千面龍王門下殘毒中原武林英雄豪傑。」秋夢樓情緒也很激昂，接着，他向謝雲逐一訴說這十八英雄的名字和渾號。

那胸膛上仍然留着半截斷箭的算命先生，原來是點蒼派俗家第一高手：「神算如天」梁懷之。

一個衣飾煌然，儼如富家人物的中年人，其實是一滄州賭王「胡牌九」。

另一個獨眼老者，原本外號叫「千眼神君」，他姓康名厲，但是二十年前與千面龍王手下火併，身受重傷，還瞎掉了一隻眼睛，所以這外號現已改爲「一目了然」。

又有一人，頭戴高冠，脚下虛懸，只憑兩根鐵拐走路，他以前本來叫「神腿」曾千里，但現在却已再無「神腿」可以誇炫於世，只能用鐵拐走路。

另有一僧一道，僧人奇瘦無比，道士却又肥又矮，像堆肉球，正是二十五年前海林好漢聞名多時的「僧道雙奇」，僧人法號吃瘦，道士却叫餓肥，意思是說和尚越吃越瘦，道士倒是越餓越肥，真是奇人奇話，奇妙無比。

至於其餘衆人，也是昔年武林中一時俊彥，各在江湖上頗有一番業績，但却都

給千面龍王逼得無法可想，最後才跟烈火英雄在一起，共赴忘憂島的。

二十年後，這十八人全都老了。

但老歸老，他們的武功却已遠比二十年前精進得多，其中主要原因，固然是日夕苦練的結果，而另一方面，十八人一條心，不但自己苦練，而且也吸收別人的長處，又把自己在武學上的心得公開出來，使到大家的長處都能獲得更大的發揮，不足之處却又在互相參研之下得到了補救和改善，無形中衆人不啻是參加了一次二十年的論武大會，以是單在武學上的成果來說，那是無法估計的。

南宮鏗站在一旁聽得出神，過了一會忽然問梁懷之：「在那忘憂島上，是不是他媽的舒服極了？」

梁懷之一怔，尚未回話，吃瘦和尚已搶了過來，瞪着南宮鏗，冷冷笑道：「你說話斯文一點行不行？甚麼叫「他媽的」？從現在開始，貧僧若聽見你再說一句粗話，休怪貧僧無禮。」

南宮鏗臉色一變，怒喝道：「老子喜歡說話干你娘屁事？他媽的他媽的他媽的！」

吃瘦和尚嘿嘿一笑，道：「真是朽木不可雕，瞧你這副樣子，似乎也練過點武功，不若咱們較量較量如何？」

說着，擺出了一副迎戰的姿態。

餓肥道士却搖搖頭，曼吟道：「此時不是打架時，死屍如何會吟時？暫保頭顱三兩日，到時再拚未爲遲！」

南宮鏗陡地一呆，道：「這是甚麼鳥時？怎麼如此難聽？」

餓肥道士咪咪一笑，道：「世上動聽的詩太多了，甚麼詩仙詩聖，詩王詩后，哈哈多如牛毛，而貧道則是「噴飯詩」之開山鼻祖，風格獨特，保證能令君耳目一新，這又有何不好？」

「好！好極了！」吃瘦和尚倒提禪杖，笑道：「最好等到千面龍王現身之際，你一口氣吟個飽，讓那魔頭覺得難聽死了，咱們就大有機會可乘啦！」

梁懷之冷冷的盯着兩人，忽然說：「千算萬算，不如蒼天一算，你們兩個算死草，別再在這裏丟人現眼好不好？」

吃瘦和尚舌頭一伸，嘻嘻笑道：「對，咱們是算死草，你是「神算如天」，就只差在一個「歸」字，梁施主就可以登天去也，在天上算命了！」

「神算如天……」餓肥道士捧着胖大肚子，喃喃地說：「若改個「龜」字上去，也只是「龜算如天」而已？怎會登天去也？」

吃瘦和尚的原意，是說「神算歸天」，但餓肥道士却說成「龜算如天」，那真是一人一句，氣得梁懷之連臉都白了。

「兩位出家人，你們說够了沒有？」梁懷之冷冷的說。

吃瘦和尚道：「其實「神算歸天」和「龜算如天」都不怎麼好，最好說成「龜算歸天」，或者是「龜背朝天」，又或者

是「神龜歸來罷」，那就差不多了。」

梁懷之疾喝一聲，突然一掌拍出。

「這四個字可惡極了！」



南宮鏗怪笑之聲停止，道：「正經一點當然好的，但這鐵門陣……」

「破此陣又有何難哉？」胡牌九哈哈一笑，道：「有康厲在此，天下奇陣，祇怕全都逃不過他的『獨具慧眼』。」

秋夢樓如夢初醒，忙向康厲走過去，道：「久聞康兄擅於佈陣、破陣之法，這一關，還望康兄大力幫忙。」

「幫忙？幫誰的忙？」康厲一反白眼，道：「破陣殺敵，擒拿千面龍王，本來就是康某等待了二十年的事，就算你要康某不關陣，康某也要第一個闖進去！」

南宮鏗道：「但無論怎樣，你現在是第二個了，老子是第一個闖進去的人，却險些被困死在鐵門陣裏。」

秋夢樓冷冷道：「在奇門陣法這樁事情上，你算是老幾？」

南宮鏗一怔，接着「呼」一聲說道：「你也真够朋友了，明知老子對陣法沒有多大能耐，却叫老子闖進白白送死，這算是他媽的甚麼居心？」

秋夢樓冷笑道：「你現在他媽的死了沒有？」

南宮鏗道：「這是老子積下來的陰德，禍大命大，就算是閻王親自拉老子的腿，老子也不會掉進陰曹地府裏。」

「我的媽！你也說積了甚麼陰德，真不怕嚇壞了天上玉皇，地下人皇！」

「少門嘴好不好？」

「誰跟你鬥嘴，是你自己搶着胡說八道而已。」秋夢樓冷冷地說。

吃瘦和尚忽然裂嘴一笑，對鐵道士說道：「真是天生兩對。」

鐵道士奇道：「爲甚麼說天生兩對？不是天生一對嗎？」

吃瘦和尚笑道：「他倆是一對，咱們一僧一道又是另一對。」

「少費風騷，誰跟你雙雙對對？」鐵道士啞了一口。

梁懷之橫了他們一眼，道：「別再胡混，咱們闖過這一陣再說！」

× × ×  
這座鐵門奇陣看似平平無奇，但一入陣內，就有「處處一樣」的感覺。

世間上五花八門的事，往往令人看得眼花繚亂，但等到你目睹這種「處處一樣」情景的時候，就會知道，平平凡凡的事物，也同樣能令人看得頭暈轉向，不辨東西南北。

只見鐵板處處一樣，想跳高跳個清楚嗎，那又不行，原來上面都已鋪着柔軟無比的藤枝，那些藤枝曾經浸油，再用特別的藥材處理，顯然都有劇毒，萬萬觸摸不得。

南宮鏗忽然道：「剛才老子想放火燒了這勞什子樹藤，就是身上沒帶火種。」

「對啦！」吃瘦和尚拍掌贊成，道：「快點火，這些油浸藤枝，把它燒得乾乾淨淨，咱們不就可以跳到鐵板上瞧得一清二楚嗎？」

鐵道士「呸」一聲，罵道：「你們少出馮主意好不好？」

吃瘦和尚大不服氣：「怎麼會是馮主意？貧僧說，這是好主意，一千一萬個好主意！」

鐵道士怒道：「你懂甚麼？你若懂餓肥道士怒道：「你懂甚麼？你若懂

得陣法，貧道就是如來佛祖了。」

吃瘦和尚道：「這可不是甚麼艱深的問題，昔年諸葛亮火燒藤藤陣，大獲全勝，貧僧現在是依樣葫蘆，正是活學活用，怎麼又會是馮主意？」

鐵道士道：「我說是馮主意就是馮主意。」

吃瘦和尚道：「說話可不能硬來硬說，你若能說出個道理，貧僧就服了你。」

鐵道士却說不出道理來，只好說：「咱們別吵，問康厲去！」

康厲已走了過來，對吃瘦和尚道：「佈陣之人，可不是個草包，他當然知道，這些藤枝極易燃燒，但咱們却萬萬不能用火。」

餓肥道士一挺胸膛，神氣地瞧着吃瘦和尚：「聽見了沒有？」

吃瘦和尚抓抓禿頭，道：「怎麼不能用火燒？真不是一燒就會燒出禍事來？」

康厲點點頭，道：「不錯，這些藤枝早已塗上一種毒油，倘若放火燃燒，就會燒出一種毒氣，這可不是好玩的。」

南宮鏗開言，不由悚然一驚，暗暗叫道：「好險！」

因爲剛才他身上有火摺子的話，早就在陣內放火燒藤了，這麼一燒，毒氣隨着而來，他又怎有機會閉上眼睛，摸出這座鐵門奇陣？

而事實上，他能够閉着眼睛走出奇陣，這已是一種難得之極的運氣，倘若這種事再幹一次，也許三晝三夜，他還被困在陣中，不能出來。

秋夢樓忽然問南宮鏗：「你剛才入陣

秋夢樓立時道：「是『劍王之王』公孫天？」

喬五點頭，道：「正是公孫天。」

秋夢樓訝然道：「千面龍王就是公孫天所殺的？」

喬五緩緩道：「在二十天之前，千面龍王在金剛谷外大興土木，建造了一座市鎮，他是想把本谷的人困死在這裏。」

秋夢樓道：「我們還以為，千面龍王已攻了進來，所以在谷外之下多了『妄入者死』四個字，但我們也在推想，也許千面龍王還沒有進入金剛谷，雙方只在對峙的階段，却沒想到，千面龍王竟然已死在金剛谷裏。」

喬五道：「千面龍王確有過人之才，他兵臨城下，老夫也不禁憂心忡忡，谷口那座鐵門陣根本就阻擋不住這大魔頭。」

秋夢樓道：「但他却一定想不到，公孫天居然已在谷中候教罷？」

喬五苦笑着，道：「別說千面龍王想不到，連老夫也不知道，公孫天就本谷之中。」

南宮鏗奇道：「你是一谷之主，怎會連公孫天這種大人物到了谷中，也毫不知情？」

喬五嘆了口氣，道：「這位『劍王之王』若是堂堂而皇之進入本谷，老夫自然知道，但他劍術精湛不必說，一身輕功更是出神入化，正是來如一陣風，去時無踪影，更有誰能看得住這位出神入化的世外商人？」

南宮鏗點點頭，道：「這個也不無道理，就算是老了，也自問萬萬比不上這個

，不是遇到了雙擊嗎？」

南宮鏗向自己身上的血跡一指：「這就是千真萬確的證據，難道還有假嗎？」

秋夢樓道：「怎麼現在却是太平無事呢？」

「不好了！」吃瘦和尚忽然叫起來。

「甚麼事大驚小怪？」餓肥道士瞪了他一眼，「你可知自己的聲音多難聽。」

吃瘦和尚道：「千面龍王也真够毒辣，他根本不必派人進入這裏，就可以把咱們全都殺得乾乾淨淨。」

南宮鏗面色一變，說道：「真是他媽的一言驚醒夢中老子，咱們不放火，他們放火，這麼一燒，毒氣昇天，那便如何是好？」

秋夢樓道：「別自亂陣腳。」

康厲也喝道：「有康某在此，就算千面龍王放火燒藤也不怕。」

「對，鎮定一點！鎮定一點！」南宮鏗哈哈一笑，道：「他們若放火，老子就撒……」

「別說得這麼難聽好不好？」秋夢樓喝止了他。

這時候，康厲一步一步向前推進，衆人魚貫緊跟隨，過了不久，忽然眼前一

亮，再也沒有鐵板遮擋着了。

「出陣啦！」吃瘦和尚大笑著說。

不錯，他們已闖過了鐵門奇陣，進入了金剛谷。

只見谷內庭台樓閣，景緻絕佳，又有九曲小橋，桃花林子，林內兩座八角亭子分列左右，中間是一座白石砌成的水池。

雖然是嚴寒天氣，這裏的池水並未結

公孫老兒的。」

提到了公孫天，南宮鏗也不禁爲之謙遜起來。

只聽見喬五又緩緩地接着說道：「當時，千面龍王帶着十個手下，殺入本谷，正要張牙舞爪的時候，這小池旁邊，忽然就出現了一個全身穿着黑衣裳，面上戴着銀色面」的劍客。」

秋夢樓道：「他就是公孫天？」

喬五點頭，道：「但當時老夫既不知道，千面龍王也同樣不知道。」

秋夢樓道：「後來怎樣了？」

喬五道：「老夫忽然發覺谷中出現了這麼一個人，初時還以為他是千面龍王的人，誰知他却對千面龍王說：『你——滾——出去！』」

喬五最後那四個字，字字頓了一頓，顯然正是學着公孫天當時的語氣。

秋夢樓道：「千面龍王也是個心高氣傲之輩，公孫天這樣叫他走，他自然是不會聽從了。」

喬五道：「這個自不待言，老夫却是半信半疑，心想：『這人是不是故意裝神弄鬼，好讓我上當？』但這念頭剛冒升，千面龍王的爪牙就跟公孫天廝殺起來。」

秋夢樓道：「那人既是公孫天，千面龍王的手下恐怕不是敵手了。」

喬五道：「但當時老夫和千面龍王都不知道這人竟然就是當今武林第一劍公孫天，是以老夫不免爲他擔心，而千面龍王却是胸有成竹，以爲自己的手下一定可以殺敗這個蒙面劍客，誰知這一戰，竟然既不精采，也不緊張，只是一劍一個，就把

中央，那是一種無以上之享受，總比躺在床上舒服多了。」

吃瘦和尚一怔：「池的中央沒水？」

他一面說，一面走近水池，定睛一看，果然發現這水池中央，還有一道暗槽，可容一人躺下，不禁大是嘆服：「果然是『神算如天』，不是烏龜所能及也。」

喬五又是哈哈一笑，道：「躺在水池中央，那是一種無以上之享受，總比躺在

冰，九曲小橋之下，也有流水潺潺動着。羣雄俱是久歷風塵之輩，但這時候却也不敢輕舉妄動。

此地雖然景色美絕，但却也可能蘊藏着步步殺機。

秋夢樓環視四週，忽然朗聲說道：「千面龍王，你爲甚麼不敢站出來跟咱們說話？」

語聲甫落，在那兩座八角亭子之間，忽然有人哈哈大笑，道：「甚麼千面龍王？江湖上早已沒有了這一號人物啦。」

羣衆俱是一怔。只見那兩座水池中央，忽然冒出了一個白袍老人，他分明是從水底裏冒出來的，但等到他飛躍出水面，站在九曲小橋之際，衆人却竟然看不見他身上有半點水染的痕跡。

「喬五！」南宮鏗倏地脫口叫出來。不錯，老夫這副模樣，你總算還認得出來！」白袍老人哈哈一笑，「老鱷魚，老夫老了，你却還是沒有半點老態。」

吃瘦和尚眉頭一皺，忽然走到梁懷之身邊，悄悄問道：「這老兒怎麼身上一點水氣也沒有？」

梁懷之道：「池的中央，根本就没有水。」

吃瘦和尚一怔：「池的中央沒水？」

他一面說，一面走近水池，定睛一看，果然發現這水池中央，還有一道暗槽，可容一人躺下，不禁大是嘆服：「果然是『神算如天』，不是烏龜所能及也。」

喬五又是哈哈一笑，道：「躺在水池中央，那是一種無以上之享受，總比躺在床上舒服多了。」



這十個人全都殺了。」

吃瘦和尚皺了皺眉，道：「如此輕易就殺了十個人，真是不過癮。」

喬五嘆了口氣，道：「其實剛才老夫是說錯了，那十招劍法，雖然簡單直接，但卻鋒銳無匹，根本無懈可擊，甚至可說是無堅不摧，這樣的劍法若還不算精采，天下間又還有甚麼武功，可以比它更加精采？」

吃瘦和尚呆了一呆，但立刻又說：「對！雖然十劍殺十人，不過過癮，但卻真是精采極了。」

喬五也不理會吃瘦和尚在說甚麼，乾咳兩聲，又緩緩地接着說：「當時，老夫心頭大震，暗忖就算是自己，也未必能接得下這蒙面劍客如此鋒銳的劍法，想來，當時千面龍王心裏，恐怕也是這般想法，但他已騎虎難下，只好硬着頭皮，拚死一戰。」

連千面龍王也在「硬着頭皮」應戰，公孫天劍術之高強，實在不難想像。

秋夢樓也是劍術大行家，名門之後，而這種情景，他也不難體會得到。

喬五道：「當時老夫心想，千面龍王畢竟是久歷江湖，名震八方的厲害魔頭，這蒙面劍客劍術雖然高明，但要殺千面龍王，恐怕還是不容易罷？」

南宮鏗道：「結果怎樣，是否又是一劍，就把千面龍王送進陰曹地府裏？」

喬五搖搖頭，道：「這次可沒那麼容易了。」

南宮鏗道：「他們打了多久？千面龍王用的又是甚麼兵刃？」

喬五道：「千面龍王的兵刃，是一條銀龍鞭，但最令入防不勝防的，却是他的暗器，誰都不知道，他的暗器是怎樣發出來，又會在甚麼時候突然出手，等到你驀然發覺得到的時候，致命的暗器已把你送進地府裏去。」

南宮鏗道：「如此說來，公孫天豈非危險得很？」

喬五道：「當然是危險極了，說來慚愧，老夫看見千面龍王施放暗器時，真是全身上下都在冒着冷汗，初時老夫還以為，面對着千面龍王，最少也可以抵擋得住五六百招罷？但千面龍王的暗器功夫一亮出，老夫就知道，自己無論如何，都挨不過一百招開外，就得死在這魔頭手裏。」

南宮鏗咬着牙，道：「這魔頭真的這麼厲害？」

喬五嘆了口氣，道：「現在他連人都已經死了，難道老夫還要為一個死人來大喊大罵嗎？」

他看着羣雄，接道：「公孫天果然不愧是絕世高手，任憑千面龍王的暗器有如狂風暴雨般打過去，他却像是穿花蝴蝶般，仗着一身高明的輕功和獨步天下的劍法，無數次逃避過死神的捕捉，而且還不斷地在消耗千面龍王的內力，當時老夫在想：『這樣打下去，時間一長，這蒙面劍客倒有點機會了。』」

秋夢樓道：「他等了多久，才有機會擊敗千面龍王？」

喬五苦笑道：「十二個時辰！」

吃瘦和尚嚇了一跳：「這豈不是打了整整一個晝夜？」

天晚上，還是忘不了當日的情景。」

秋夢樓道：「只怕千面龍王做夢也想不到，這一次闖入金剛谷，竟然會遇上了公孫天！」

喬五道：「接戰之初，千面龍王也許還不知道對方是誰，但打了一千招又一千招之後，不要說是他自己，就連老夫已幾乎可以肯定，有『劍王之王』美譽的公孫天先生，這位突如其來的蒙面高手，就是武林第一劍，有『劍王之王』美譽的公孫天先生！」

秋夢樓道：「千面龍王固然想不到會遇上了公孫天，但公孫天恐怕也是未曾料到，千面龍王的武功和暗器，竟然是如此厲害。」

「不錯，」喬五也同意這種說法：「千面龍王的暗器，並非完全為了進攻敵人才發出，在防守之際，他的暗器也往往發揮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效能，他若沒有暗器防禦，補救住招式上的破綻，恐怕早已死在公孫天絕妙無雙劍鋒之下。」

他輕輕的吐出口氣，接道：「到了翌日清晨，風雪稍緩，千面龍王的暗器又再紛紛出手，請恕老夫眼拙，實在無法想像得到，他身上怎麼會藏着這許多暗器，就像是一輩子也使不完的。」

秋夢樓說道：「但經過整夜激戰，他的暗器手法，恐怕公孫天已全部了然於胸了。」

喬五道：「那可不然，千面龍王使用暗器的手法，層出不窮，有時候來勢洶湧，有時候零星出擊，但却刁鑽狠毒，又有時候梅花間竹，忽然陰柔，忽然剛猛，其

中又混雜了各門各派獨特的點穴手法，真是花樣百出，令人目不暇給。」

秋夢樓道：「然則公孫天可有給暗器擊中？」

「有，」喬五沉重地點了點頭，道：「千面龍王果然是第一流的暗器高手，到了次日中午，兩人都已鬥得難分難解，他忽然使出了一種連老夫也想不到的暗器功夫。」

「是甚麼暗器手法？」吃瘦和尚急不及待地追問着。

「南海門的『觀音大悲散花手』！」

喬五道：「那是南海門『玉花仙子』甘素素的不傳之秘，據說天下間只有她一人會使用，連她座下的七個女弟子，也沒有一人得以傳授。」

秋夢樓眉頭一皺，道：「莫非這千面龍王，竟與甘素素有甚麼淵源？」

喬五道：「這一點老夫可不知道了，但千面龍王竟然能使出這麼一手暗器功夫，實在令老夫為之大吃一驚，心想：『莫非這千面龍王，竟然能使出天下間每一種暗器功夫不成？』」

他說到這裏，嘆了口氣才接道：「當時老夫吃了一驚，公孫天也是目露驚異之色，咱們兩人心中都是同時暗暗佩服，咱們佩服的已不再是千面龍王的武功和暗器手法，而是佩服他那種智深慮遠的打法，他若一早使用這種暗器手法，絕不會傷得了公孫天，但經過十二個時辰苦戰後，他才突然把最可怕的一手暗器功夫使出來！」

「沉默多時的『神算如天』梁懷之忽然接說：『這正是以下驢對上驢，中驢對上驢，」

中驢，然後又再上驢對下驢之道。」

吃瘦和尚喃喃道：「甚麼上驢下驢，怎麼貧僧一點也不懂？」

南宮鏗瞪了他一眼，道：「噤聲！」

吃瘦和尚白眼一翻，正想反唇相稽，但看見羣雄人人都在聚精會神等待喬五說下去，氣氛一片沉肅緊張，他也只好真的噤聲不語了。

喬五也看了吃瘦和尚一眼，才緩緩接道：「千面龍王連甘素素的看家本領也使了出來，公孫天再也閃避不了，左腕之上，立時中了一枚三寸長的毒針。」

秋夢樓皺了皺眉，道：「這豈非是千面龍王大佔優勢了？」

喬五道：「當時老夫也是這樣想，千面龍王顯然也不例外，在瞬息之間，銀龍鞭鞭如雨下，急攻公孫天，只要公孫天沒有時間解除腕上的劇毒，時間一長，公孫天就一定毒發身亡了。」

說到這裏，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才接道：「可是，他却在勝利已然在望之際，犯了一個無可彌補的錯誤，他不該在公孫天中了毒針後，還急攻過去，以致構成了畢生最大的一次失敗，當時，公孫天形勢極為危殆，千面龍王可說是把他逼得透氣不過來，誰知道就在他最接近公孫天的時候，一蓬血漿突然噴在千面龍王的臉龐上。」

梁懷之奇道：「這一蓬血漿是從何而來？」

吃瘦和尚立時道：「這還用問嗎，準是公孫天來一套『壯士斷腕』，把受傷的左臂砍下來！」

餓肥道士沉聲道：「少廢話！」

喬五却道：「大師這次可說對了，公孫天在江湖上享有盛名，果非倖致，在這緊急萬分之際，他仍然是臨危不亂，在激戰當中，突然砍斷左臂，這一着，招式本來就是針對自己而發的，但在已苦戰了一晝一夜的千面龍王眼中看來，那却是公孫天最奇怪，也最莫名其妙的一劍，剎那間，他怔了怔，而在此同時，公孫天臂上射出來的鮮血，也射在他的臉龐上，遮掩住他的視線！」

秋夢樓目光一亮，道：「這反而變成了公孫天千載一時的大好機會。」

「不錯，」喬五沉聲道：「想那公孫天是何等樣人，雖然驟失左臂，奇痛無比，但他武功仍在，戰意仍在，他一劍斷已左臂，剎那間劍尖又已刺入了千面龍王的咽喉！」

羣豪聽到這裏俱是神情沉重，就像是正在親眼目睹這場激烈萬分的決戰一般。吃瘦和尚却忽然呵呵一笑，道：「善哉善哉，千面龍王可以休矣！」

喬五乾咳兩聲道：「千面龍王雖然已伏誅，但本谷仍然備受敵人強大威脅。」

秋夢樓道：「是千面龍王餘孽在從中作祟？」

喬五道：「不錯，千面龍王雖死，但其手下仍然沒有撤退。」

「公孫天呢？」吃瘦和尚道。

「他受傷不輕，老夫強留他在谷中住了三天，但到了第四天，無論老夫怎樣懇求，他也不願再逗留下來。」喬五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公孫天大俠是武林第一劍

，也是個奇俠，他行踪飄忽不定，有如閒雲野鶴，此番一別，實在不知何時始有重逢之日。」言下不勝唏噓之慨。

南宮鏗忽然呵呵一笑，說道：「這倒有趣，咱們人人都是為了千面龍王而來，誰知道他早已死在公孫天劍下，哈哈！哈哈！」

秋夢樓瞪了他一眼：「這有甚麼可笑的？」

喬五道：「雖然千面龍王死了，但却有一人，極其可慮。」

秋夢樓道：「此人是誰？」

喬五道：「繆真！」

「繆真！」最少有七八個人同時咆哮起來，謝雲雖然沒開口，但神情也是極為激動。

只聽得胡牌九怒罵道：「這叛徒可惡之極，俺要把他剝皮脫骨，斬成肉醬。」

喬五忽然對南宮鏗說：「你第一次闖入鐵門奇陣之際，老夫還以為是繆真的人來了，所以才有刀斧手向你襲擊，這件事，你千萬別放在心上！」

南宮鏗裂嘴一笑，道：「喬谷主，你也未免把南宮某看得太小器了。」

突聽得千里大聲道：「喬谷主，千面龍王葬在那裏？俺要他做鬼也不安寧！」

梁懷之隨即喝喝：「老會，別說得太難聽！」

曾千里兩眼滿是血絲，怒道：「千面龍王把我害得家破人亡，又毀掉我兩條腿，就算俺要把他鞭屍三百也不算過份！」胡牌九也道：「老會說的不錯，咱們最少也該看一看他的屍首！」



喬五道：「這倒不是難事，千面龍王的遺體，雖已入棺，但尚未安葬。」  
曾千里厲聲道：「棺木放在哪裏？」  
喬五道：「本谷地窖中。」  
曾千里忙說道：「快帶咱們進入地窖去。」

梁懷之眉頭大皺，道：「老曾，對喬谷主禮貌一點如何？」

曾千里吸了口氣，對喬五道：「這是因為俺太激動了，谷主切莫見怪。」

喬五道：「這是甚麼話了？」  
秋夢樓也走了過來，道：「華音大師可安好吧？」

喬五似是微微一怔，過了半晌才微笑道：「很好，很好。」

曾千里已是不耐煩，又在催促喬五帶他們到地窖去。

「別着急，大夥兒都一起去！」喬五不斷的點頭，「千面龍王的屍體，就在地窖裏，還有公孫天的斷臂，也在地窖之中，大家可以去瞧個清清楚楚。」

他一面說，一面帶着羣雄，穿過桃林，來到了一座廣闊的練武廳中。

胡牌九張西望，道：「地窖入口在哪裏？」

喬五走到一座兵器架旁，道：「就在這裏。」

他一面說，一面把整座兵器架向左推前盈丈，他這麼一推，兵器架後面的一堵白牆，就慢慢向低陷，露出了一個四方的洞口來。只見洞內有條通道，一直向下伸展，下面應該就是地窖了。

曾千里毫不猶豫，搶先跨了進去，但

霜怡有點生氣：「你不必相信，我也沒有要求你相信！」

謝雲忙道：「不，妳說的一切，我都相信。」

吃瘦和尚又抓着光禿禿的腦袋，茫然地說：「這可怪事連篇了，喬五不是喬五，那麼千面龍王大戰公孫天的故事，又是不是真的？」

「當然是假的，」霜怡冷笑道：「公孫劍王從未到過金剛谷，又何來甚麼神劍決戰暗器的故事。」

羣雄聽到這裏，全部都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覺。

在不久之前，他們都聚精會神，側耳傾聽喬五講述公孫天怎樣大戰千面龍王的故事，也許由於喬五講得太逼真，太有聲有色了，竟然誰也沒有懷疑到，這十二個時辰的高手大戰，原來竟然是「純屬虛構之作」，根本就完全沒有這麼一回事！

甚麼壯士斷臂，血掩龍王眼睛，還有甚麼「觀音大悲散花手」，真是說得洋洋大觀，煞有介事，但揭穿了，竟然全是騙人的鬼話。

初時，羣雄仍然有人在懷疑霜怡的說話。

但等到喬五終於露出本來面目的時候，他們終於相信，喬五就是昔年背叛烈火英雄的繆真了。

精巧的易容已被「喬五」抹掉。

他果然就是久違了的繆真！  
繆真說的故事，當然不能相信，所以，正如霜怡所言：「公孫劍王根本未到

就在這時候，練武廳外突然有人大聲說話道：「別進去，那是千面龍王的詭計！」  
這是驚人心絃的警告，羣雄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接着便是流露出愕然之色。謝雲更是呆若木鷄，怔怔的瞧着門外那人。

只見門外站着一個亭亭玉立，美艷如花的少女，而她竟然就是一直令到謝雲迷惑不已的繆霜怡！

### 不懂武功的席老板

繆霜怡的出現，次次都使謝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如此，第二次也是如此。

她第二次出現，更一開始就說出了令人驚詫的話。

「千面龍王的詭計？這是甚麼意思？死人還可以玩弄甚麼詭計？」

吃瘦和尚首先笑嘻嘻的對霜怡說：「妳叫甚麼名字？」

「繆霜怡！」

「噢，原來是繆姑娘，這名字也很動聽。」

康廣却突然厲聲喝道：「妳說自己姓繆？」

「繆真是妳的甚麼人？」康廣突然提出了令人心頭一震的問題。

「他是我的伯父！」霜怡直認不諱。

康廣冷冷一笑，說道：「這並不是可以開玩笑的事情，妳最好想清楚了才再回答。」

霜怡也冷冷一笑，道：「這並不怎麼好笑，又是事實，那又何必要想清楚才能回答？」

「哼！妖女看掌！」康廣突然一聲怒喝，單掌迎面向霜怡劈下。

霜怡纖腰一側，閃開這一掌，康廣正要攻出第二掌，另一隻手掌突然從橫裏伸出，同時一人喝道：「你為何要打她？」

康廣定睛一看，原來是謝雲，不禁立刻縮回手掌，只是說：「她是繆真的姪女兒，分明是個奸細！」

謝雲怒道：「就算她是繆真的親生女兒，那又怎樣？你有甚麼證據可以證明她是奸細？」

康廣怔住，答不上話來。過了半晌，他才嘆了口氣，默然無語地退下。

梁懷之和胡牌九又走了上來。

梁懷之目注着霜怡，道：「昔才小姐之言，請恕在下愚昧，無法明瞭。」

霜怡冷冷一笑，忽然指着喬五大聲說道：「他絕不是喬谷主！」

此言一出，眾皆愕然。

南宮鏗首先第一個不相信，他早認識喬五的，聞言之時冷笑道：「他不是喬五，難道妳是喬五嗎？」

霜怡道：「我也不是喬五，真正的喬谷主，已給千面龍王殺了。」

「胡說！」康廣又忍不住罵了起來，「姓繆的都不是好東西，咱們切莫聽信她這種挑撥離間的說話。」

霜怡冷冷一笑，道：「大家若以為千面龍王已死，那可是錯得離譜，難道你們忘了，楊鏢師和石鏢師是怎樣死的嗎？」

南宮鏗追過來，他却立刻退回地窖裏去。

南宮鏗窮追，謝雲却唯恐他會有失，是以也緊貼着追過去。

誰知他們兩人剛進入甬道，背後那個方洞就已給一道石柵封住了，和外面完全隔絕。

南宮鏗臉色一變，回頭望了謝雲一眼，蹣足道：「你怎麼會在這裏？」

謝雲笑了一下，道：「你能進來，我為甚麼要在外面？」

南宮鏗嘆了口氣，道：「都是怪老子不好，看見了錢鎮長就甚麼都不顧了。」

謝雲道：「既來之則安之，我們進入地窖裏再說。」

練武廳很廣闊，地窖也是一樣。

南宮鏗看了四週一眼，忽然說：「這裏機關重重，可要小心一點。」

只見四週空空蕩蕩，就像是另一座練武廳。

但忽然間，空空蕩蕩的地窖，突然變成一片火海。

南宮鏗臉色一變，道：「莫不是『火帥』也在這裏？」

謝雲道：「『火帥』是甚麼人？」

南宮鏗道：「聽說是千面龍王手下一員猛將，他擅用火器，姓金……叫做金不滅……」

說到這裏，忽然目光一閃，又道：「金不滅！錢鎮長！莫非同是一人？」

這時候，火海範圍越來越廣闊，已逼近了南宮鏗和謝雲。

秋夢樓，南宮鏗不禁同時心中一動。對啦，他們都是死於火龍大手印之下的。」南宮鏗失聲道。

「不錯，這種武功，除了千面龍王外，又還有誰能使得出來？」霜怡冷冷說。

喬五立時道：「還有繆真。」

霜怡道：「你怎知道繆真也懂得使用火龍大王印？是繆真說的，還是千面龍王會無緣無故向尊駕提及此事？」

喬五的眼色漸漸變了，變得冷厲，變得兇悍。

南宮鏗忽然怒叫起來，大聲喝道：「你不是喬五，老子看得出來，你絕不是喬五。」

喬五怪笑着，兩道森冷的目光直盯着霜怡：「賤丫頭，你活膩了！」

霜怡面對着這種可怕的眼光，但卻毫無畏縮之意，她咬牙冷笑，道：「大伯父，這只怪你幹得太過份了，連我爹也不肯放過。」

「大伯父！」謝雲臉色驟變，忍不住對霜怡道：「他就是繆真？」

霜怡用力的點頭，道：「雖然千面龍王曾為他易容偽冒喬谷主，但他的眼睛却假不來，我知道，他一定就是我的大伯父。」

康廣微微一怔，道：「他對你爹怎樣了？」

霜怡咬着牙，道：「我爹知道他和千面龍王在一起，就去找他，希望能說服他改邪歸正，誰知道他翻臉不認人，竟連我爹也殺了。」

謝雲吸了一口涼氣：「這是真的？」

片火海却是越燒越旺盛。

南宮鏗沉聲道：「那混蛋早已在地面上弄了手脚，千面龍王是想把咱們所有的人都燒成焦炭。」

謝雲皺了皺眉，道：「咱們怎樣衝出去？」

南宮鏗沉吟半晌，道：「你敢跟着老子闖過這重火海？」

謝雲點了點頭，只是說了一個字：「敢！」

南宮鏗裂嘴一笑，也說了一個字：「好！」

說出這個「好」字後，南宮鏗的人已跳入火海中。

謝雲也沒有猶豫，緊接着跳了出去。

兩人雖然說是「跳入火海」中，但那去勢之急勁，却非局外人所能想像。

南宮鏗跳入火海中，是甚麼用意？謝雲不懂，但他却信任南宮鏗。

最少，南宮鏗此舉，絕不會是在「自殺」。

南宮鏗跳入火海的速度，已絕不能算慢！

但熊熊烈火已把他的衣裳燃燒起來。他拚命往前衝，去勢如電，轉瞬間已衝到地窖的另一方。

那裏仍然有火，他若再回頭，恐怕身上的烈火已把他燒成焦炭。

他已不能再回頭。

緊緊跟着他的謝雲也是一樣，兩人的衣服都已着了火。

他們身上有火，四週處處也有火，這豈非已陷入絕境？



但就在這剎那，南宮鏹突然全力向前劈出一掌。

這一掌，他劈向一塊石牆上。

「蓬」然一聲，石牆應聲被撞開，裏面居然又是另一條甬道。

兩人匆匆鑽進甬道，儘快把身上的火撲熄。

謝雲奇怪地望着南宮鏹：「你曾經到過這裏？」

南宮鏹搖搖頭，道：「沒有。」

謝雲道：「但你怎會知道這裏有路可逃？」

南宮鏹道：「也許你沒有留意，當咱們剛進入這地窖之際，這塊石牆曾經微微地在移動。」

謝雲道：「所以，你就認為這塊石牆其實是石門！」

南宮鏹點了點頭，道：「那錢鏞長就是從這裏跑掉的。」

謝雲道：「放火的又是誰？」

南宮鏹道：「當然也就是他！」

謝雲道：「但他現在又跑掉了！」

南宮鏹冷冷一笑，道：「他跑不遠的，咱們繼續走！」

這條甬道較剛才那一條長得多，也曲折得多。

兩人一直向前走，過了很久才找到了出口！

這甬道的出口，原來竟是一口棺材，而棺材外面，却是一間黑沉沉的大屋子。

「這是甚麼地方？」謝雲大是奇怪。

南宮鏹忽然從地上揪起了一個人，這人的身子已僵硬，咽喉卻還地流血。

「錢鏞長！」南宮鏹吸了口氣。

謝雲吃了一驚，俯身望去，果然看見棺材旁邊有個死人，正是那個攔使掩眼法的錢鏞長。

突聽一人輕輕的嘆了口氣，緩緩地道：「我早就料到，火帥是燒不死你們兩人的，所以殺了他，省得留下這種沒用的飯桶！」

謝雲陡地喝問道：「甚麼人？」

「壞人！」屋子橫樑上，傳來了一個人怪異的聲音：「或曾經是女人，又曾經是禿頭和尚，又曾經是武當派的老道士，近來，卻又變成了金剛谷的谷主。」

南宮鏹和謝雲的臉色都變了。

「是千面龍王！」南宮鏹沉聲說。

樑上那人淡淡地笑道：「老鱷魚，你說對了，連火帥也未能把你烤熟，可見你畢竟還有點能耐，不愧是柴達木黑刀老妖門下得意弟子。」

南宮鏹怒道：「是你殺了我師父？」

千面龍王嘆了口氣，道：「這可怪不得我，是他先動手的。」

南宮鏹道：「我師父爲甚麼會對你動武？」

千面龍王悠然一笑，道：「說來話長，他有個幾十年前的紅顏知己，給我殺了，所以就要找我報仇，說句實話，你師父的刀法，就只配在砧板上切切豬肉，羊肉而已！」

南宮鏹氣得牙關格格作響，「霍」的一聲，大刀已虛發一招，隨時準備拚命！倏地，千面龍王身形展動，從樑上一躍而下，並且伸手打開了一扇窗子。

陽光從窗外透射進屋子裏，南宮鏹和謝雲眼前一亮，看見一張熟悉的臉龐。

又是金剛谷主喬五嗎？

不，這張臉不是喬五，而竟然是震威鏢局總鏢頭「雙刀闖五關」李定！

「李總鏢頭！」謝雲失聲叫了起來。

千面龍王嘿嘿一笑，道：「李定也已給我幹掉了！」

謝雲想起了和尚貓之言，道：「你曾經變成一個孕婦？」

「不錯。」千面龍王直認不諱，傲然道：「無論我要裝成甚麼，就一定維妙維肖，誰都不會疑心，我就是千面龍王。」

「妙妙妙！」「妙妙妙！」這是甚麼意思？」謝雲問。

千面龍王淡淡一笑，道：「李定在三十八歲那年，曾邂逅了一位紅顏知己，但由於女方家中父兄極力反對，兩人並未結成連理，但李定一直對她念念不忘，到後來，李定甚至無法再見到她，原來是她父親把她關起來了，李定飽嚙相思之苦，終於忍不住，夜訪紅顏，而每次出動，俱以「妙妙妙妙妙妙」之聲爲訊，但不到三次，這條路走不通了，他這位紅顏知己，已在父兄壓逼下嫁入侯門，從此再無見面之日。」

謝雲恍然，喃喃道：「難怪李總鏢頭乍聞『妙妙妙妙』之聲，即神不守舍，追隨而去了。」

南宮鏹目注千面龍王，道：「此事你如何知曉？」

千面龍王哈哈一笑：「這就是神通廣大，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南宮鏹咬牙冷笑，對謝雲說：「他就是你父親生前亟欲誅滅的惡魔，你說咱們現在該當如何？」

謝雲道：「一切願憑前輩調度。」

南宮鏹道：「那麼，你必須絕對聽從老子的說話！」

謝雲道：「遵命！」

南宮鏹哈哈一笑：「如此好極，你聽着，老子在這裏看着這魔王，你速回金剛谷，把烈火同盟的英雄好漢帶到這裏來。」

謝雲却立刻說：「前輩要我保命逃亡，却讓前輩在這裏獨力應付強敵，此等貪生怕死之事，晚輩可是寧死不從！」

「混帳！」南宮鏹臉色驟變，怒道：「老子是名震大江南北的『一半神魔』，老子叱咤風雲之時，你尚還沒有出世，你竟敢小觀老子的本事嗎？」

謝雲道：「前輩不必用這種說話來擠我，要走，大家一塊兒走，要拚命，大家一起拚！」

南宮鏹呆住，作聲不得。

千面龍王桀桀一笑，道：「可惜你們不是一雙父子，否則大可以說是『父慈子孝』也！」

謝雲冷冷一笑道：「誰說咱們不是父子？」

南宮鏹又怔住。

「你說甚麼？老子的耳朵好像不大靈光……」

謝雲突然跪下去，「咚咚咚」的叩了三個响頭：「從現在起，我拜你爲義父，你願不願意要我這麼一個兒子？」

南宮鏹大吃一驚，忙道：「老子是個壞蛋，殺人無算，你這一拜，那真是名副其實的『認賊作父』啦！」

謝雲大聲道：「我不管你是賊還是他媽的一團臭屁，只要你不反對，你以後永遠就是我的義父！」

南宮鏹陡地大笑起來，轟聲一喝，道：「老子本想收你爲弟子，但却沒料到你的本事比老子還強，爲了這件事，害得老子連睡覺都睡得不舒服，但你說得對，老子雖然不配做你師父，却可以做你乾爹，他媽的乖兒子，老子很高興，也很驕傲，但現在談甚麼都是多餘的，站起來，把這混帳的千面龍王放倒再說！」

他用粗大的手掌，扶起了謝雲。

這雙殺人如麻的手，竟然在顫抖。

他那雙平時令人望而生畏的銅鈴巨眼，此刻却孕育着淚水。

熱淚盈眶，一代魔王，已代替了昔日的烈火英雄，成爲謝雲之父。

千面龍王忽然目露兇芒，冷笑道：「這兩人留不得！」

謝雲也突然喝道：「你這魔頭更留不得！」

兩人在這瞬間互相怒視着，南宮鏹却倏地一刀疾劈出去。

「上陣不離父子兵，看扇！」謝雲的銀摺扇也已疾迅地全力出了手。

千面龍王縱聲狂笑，一條銀龍鞭霍聲抖出，首先與南宮鏹纏鬥在一起。

在練武廳上，羣雄大戰羣魔，戰況更是激烈無比。

繆真自兵器架中取出一桿金槍，以一人之力苦戰「神腿」曾千里，「滄州賭王」胡牌九及「神算如天」梁懷之三人。

曾千里雖然不再是「神腿」，但一雙鐵拐却有無窮威力，只見拐影如山，招數起伏轉折，勾、捺、衝、挑、刺之勢俱俱使出神入化，較諸他雙腿仍在之時，猶具殺傷之力。

胡牌九昔年以賭爲生，尤嗜牌九，其父胡正業，却是名不副實，是個不務正業、終日以賭渡日之徒，是以兒子生下來，也以「牌九」二字爲名。

胡正業外號人稱「無賭不歡」，晚年自創「賭博神功」，共一百零八法，藝成後，仗之向揚州第一大惡人屠霸中挑戰，雙方以一臂作爲賭注，結果胡正業才使出十八招「賭博神功」，已分勝負。

但獲勝者却是屠霸中，胡正業給打爆了額角，大半天才能從地上爬起來。

圍觀者無不嗤之以鼻，心想：「如此不濟的傢伙，也來向屠霸大爺挑戰。」

結果，胡正業自斷一臂，只剩下半條老命回返家中，不到一月就一命嗚呼，也不知道是給氣死還是病死。

半年後，又有一人向屠霸中挑戰，聲言賭命，以項上首級作爲決戰賭注！

屠霸中初時還吃了一驚，以爲有甚麼厲害仇家殺到，但仔細一查，原來是胡正業的兒子胡牌九要爲父報仇，而且練的也是「胡氏絕藝」——「賭博神功」，不禁捧腹大笑，聲言在十招之內，就可以把胡牌九的腦袋割了下來。

誰知這一次，五招內就已分了勝負，

但吃敗仗的却不是胡牌九，而是大言炎炎，以爲自己穩操勝券的屠霸中。

胡牌九也不客氣，真的割下屠霸中項上人頭，帶到老父墳前祭祀。

同是一種武功，但兒子却遠勝老子，經過二十餘年潛心苦練，胡牌九的「賭博神功」更是奇招迭出，着着出人意表。

尚有「神算如天」梁懷之，雖然他胸膛骨中利箭，但却居然得以不死，武功也並未因此荒廢下來，在忘憂島上十餘年中，身手原本就以他最爲卓絕，這二十載勤修之下，功力更是突飛猛晉，犀利霸道之極。

但以曾千里，胡牌九與梁懷之三人之力，居然還是堪堪與繆真戰成平手，由此可見，後者武功之進展，更是令人刮目相看，無從估計。

除了繆真外，千面龍王其餘幫衆，也不乏絕頂高手，只見秋夢樓給一個赤髮頭陀苦纏不休，康厲也和一個黑衣刀手殺得難分難解，僧道雙奇則唯恐繆真爲魔徒所害，兩人便一直有如哼哈二將，在旁護駕。

秋夢樓本來和謝雲在一起，但謝雲却忽然跟着南宮鏹鑽入了甬道，等到秋夢樓也想追上去之際，甬道却已給一道巨大的石柵所封，南宮鏹和謝雲固然是退不回來了，秋夢樓也同樣無法可以進入地窖。

這一下子，已把秋夢樓氣得雙目圓睜，但就在這時候，一柄戒刀，一桿月牙鎗分從左右殺到，原來自己身邊，已出現了兩個惡頭陀。

秋夢樓認得這兩個惡頭陀，本乃江湖

上著名的劇盜，「一半神魔」劫財只劫一半，但這對惡頭陀却不但不全數照收，而且例必殺人爲樂，無論男女老幼，只要遇上這對惡頭陀，那可劫數難逃了。

秋夢樓既知這兩頭陀來歷，手下自不容情，十招之內，已在那使刀的頭陀頭上斬了一劍，那頭陀連叫也叫不出來，就一命嗚呼。

但另一個頭陀却不易對付，原來他們一個是師父，另一個是徒弟，弟子一上陣就遇着秋夢樓這位秋家少爺，自然抵禦不住，但師父却倒是個硬手腳色，而且爲愛徒報仇心切，一桿月牙鎗舞得密不透風，居然把秋夢樓逼得有點手忙腳亂。

偌大一座練武廳，這時候處處都是兵刃碰擊之聲，而且不斷有人受傷，有人慘死，四面白牆俱已血漬斑斑，真令人觸目驚心，不寒而慄。

吃瘦和尚和飽肥道士這對出家人，頗有憐香惜玉之心，兩人雖然無非份之想，但却甘願拚命來保護繆真，可是，當他倆給幾個黑衣武士纏鬥一番之後，却驚然警覺，霜冷已芳踪杳然，不知去向。

吃瘦和尚臉色驟變，怒目瞪視着飽肥道士：「那小妮子呢？」

飽肥道士也氣呼呼的說：「你不是守護着她的嗎？怎麼給人抓掉却不知道？」

吃瘦和尚怒喝道：「你又爲甚麼不知道？」

飽肥道士也怒聲說道：「貧僧正在跟那些冤鬼子拚命，那裏知道這許多？」

吃瘦和尚「哼」一聲：「你是天下最不像樣的牛鼻子！」





民初技擊追捕故事 / 雲劍飛·文圖  
可飛·圖

## 戰邊城

鎮南關素有天下第一關之稱，乃是通往越南的一個重要門戶。距城關西南二十五里，地名馬場墟，是一個只有三十多戶人家的小墟。馬場墟由於地處邊陲僻野，加上墟小，人稀，是一個當地人才知曉的地方。但由於一件事，令到馬場墟一下子變得大大地出名起來……

**劫殺洋顧問**

一隊人數約二十人的隊伍在早上九時左右，從鎮南關走來，望西南方向走去。隊伍的前頭，是一名金髮碧眼，隼目勾鼻的洋鬼子，頭戴一頂硬壳帽，身穿洋服，半躺在一頂兩人抬、像山兜一樣的軟轎上，左顧右盼，一副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樣子。

接下來亦是一頂軟轎，不過轎上躺坐的不是紅鬚綠眼洋鬼子，而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

但這個中國人却一身洋鬼子裝束，梳了個花旗頭，油光滑亮，嘴角叨着一根洋烟，一副高人一等的模樣，不時張咀吐出一串烟圈！

接下來是九名荷槍實彈的士兵，再下來是八個抬着大箱細網的挑夫，押尾的是四個荷鎗士兵。

這一隊人以不疾不徐的步伐，一直向馬場墟那邊走去。

這隊人雖然人數不多，但來頭却非常

大。

那位騎坐在軟轎上的洋人是法國人，其身份乃是湘省譚督軍的新聘軍事顧問。他在未受聘為軍事顧問之前，乃是法國駐在越南的軍隊中的一名陸軍少校，他這一次是受聘從越南經鎮南關，到南寧，然後乘車趕赴長沙上任的。

這洋鬼子名費南度。

至於後面那乘軟轎上的中國人，乃是譚督軍專程從長沙派到友誼關迎送費南度的通譯——懂得說法國話，此人姓張，名德民。

那十名士兵，都是譚督軍派出來，跟隨張德民到友誼關迎接並護送洋顧問費南度到長沙的。

八名挑夫挑着的行李，其中有些是洋顧問的行李，而最重要的却有洋顧問送給譚督軍的禮物。

那些禮物不但有貴重的法國貨，更有兩挺當時法國最新式的機關鎗。

而其中，更有譚督軍托這位洋顧問從法國訂製的兩支精製鍍金勃朗寧手鎗。

廣西雖然不是譚督軍的轄地，但他與統轄廣西的徐督軍是拜把兄弟，他早已派人知會徐督軍，沿途保護洋顧問費南度的安全，所以說起來，洋顧問這一行可說非常安全。

但非常安全不等於絕對安全，畢竟，有些人還是胆敢不賣帳的！

餓肥道士毫不示弱，罵道：「你是天下最笨最蠢最飯桶的禿頭！」

突聽一人在背後厲喝道：「你們罵够了沒有？還不去找？」

這厲喝之人，正是康厲。

三人都極關心繆霜怡，唯恐她給奸徒所害。但他們找遍了整個金剛谷，也看不見繆霜怡的影子。

× × ×

南宮鏗自藝成以來，一直事事如意，絕少出甚麼岔子。只要提起了「一半神魔」這四個字，就好像比閻王還更嚇人。但世事難料，這兩三天以來，他竟然迭遇高手，屢陷險境，弄得狼狽萬分。就以強敵撤開不談，連一個年紀輕輕的謝雲，他的武功也居然強勝過自己，這

就不禁使這位「一半神魔」感到不是味兒了。但在這「不是味兒」的感覺中，他卻也領悟到人生的真諦。

他以前所向無敵，其實並非無敵，只是沒有遇着真正高強的對手而已。

他現在屢屢屈居下風，却也不能說自己是個膿包，武功之道，所謂強弱，只因對手而論高下而已。

而對千面龍王這一戰，南宮鏗絕不畏縮的。他知道，千面龍王一定比自己強，但他也知道，強者不一定可以殺了弱者。他本不願謝雲參與這一戰。

他很喜歡這少年人，他不願看見這勇敢的少年人，死在千面龍王手下。

但謝雲堅決的態度，使他無可奈何。現在，南宮鏗是很高興的，因為他已

有了兒子。一個好出色的兒子！

他本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但現在，他寧願自己死一百次一千次，也不願意看見謝雲受到半點傷害。

所以，他幾乎是封着千面龍王來打，他遮擋着千面龍王，但在他和謝雲的中間，他渴望自己能爭氣一點，儘快把這個仇人斬殺於刀下。

他的目標只在殺人，絕未謀求自保。以是他每一刀擊來，都是有去無回，攻勢不錯是兇猛到不得了，但却屢屢空門大露，只要千面龍王的銀龍鞭隨便一戳，就可以要了他的性命。但千面龍王却没有這樣做，因為他不敢。

南宮鏗這種打法，已和江湖上最可怕的死士沒有甚麼分別。

這全是同歸於盡的打法。

只有不要命的人，才能有這不要命的攻勢，因為他們已不必防守。

南宮鏗不要命，千面龍王却想長命百歲，挨一刀才能幹掉「一半神魔」，這算盤當然是划不來的。

當然，若果是一般庸手，就算用這種打法對付千面龍王，也必定是註定失敗的，因為以千面龍王的武功，敵人任何空門暴露在他眼底下，他已可以在一剎那間把這人宰殺七八次！

但南宮鏗絕非庸手。

他雖然比不上千面龍王，甚至比不上謝雲，但他畢竟是縱橫武林多年的綠林巨寇，他一拚命，即使是千面龍王，也無法在短暫時時間內，既可殺他，又可保證自己絲毫無損。

南宮鏗有一命換一命的決心，但千面龍王却絕對沒有這種念頭。

以是這一戰，暫時平手。

但謝雲却不容許義父這樣打下去，因為他已看出，這種拚命的打法，終究不能持續長久，若在三十招內，南宮鏗無法傷得了千面龍王，千面龍王就總會有隙可乘，擊殺南宮鏗。

銀龍劃起了弧光，從南宮鏗脇下空檔劃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襲千面龍王。

千面龍王冷冷一笑，道：「小鬼頭，你終於捺不住了！」

謝雲一言不發，沉着進攻沉着應戰。南宮鏗的大刀仍然兇猛，仍然是拚命的打法。

謝雲看見他這副模樣，心中酸了，血却沸騰起來，心想：「才成為父子，兩人就已在鬼門關打滾了，這一仗，絕對許勝不許負。」

他這樣想，南宮鏗也是這樣想。

父子同心，攻勢更是旺盛。

只是，對千面龍王始終沒有致命的威脅。

就是這樣，三人展開了捨死忘生的拚搏，千面龍王顯然也未會料到，這兩人同心協力之下，竟然是如此難纏。

激戰中，謝雲心內不斷有個疑惑：「繆真冒充喬五之際，把千面龍王的暗器功夫描敘得聲有色，怎麼直到現在，千面龍王却連一枚金錢鏢也沒有打出來？」

但謝雲已處處防備着，絕對沒有疏忽了千面龍王的暗器。（以下轉入第50頁）

### 環球小說介紹

#### 狙擊手

馬雲著



富家子胡子仲被劫時，因被擊中腦部而受傷，患上了失憶症。而其母不幸被殺。警方及胡之女朋友姜美媚，多方設法，希望可以幫助他恢復記憶力，協助調查誰是兇手。

可惜，多番努力仍是白廢的，後來此案更將記者徐風牽涉其中，浪子畢基眼見好友被牽連，迫使挺身而出，闖龍潭，入虎穴，安排妙計擒兇。胡子仲的失憶症，却原來有一段時間是偽裝的，所為何事？屢次突襲狙擊的人却原來是與他認識的，事情更複雜了，兇手又是誰呢？

（每本\$7.00）

### 邊城揖盜

### 鬥智鬥力



李雄，勾漢，陳勇這三個人就是胆敢對徐督軍不賣帳的人！

他們三人之所以有這個胆量，是因為他們是三個胆生毛的悍匪巨盜。

他們三人曾經糾合過一些流氓，截劫徐督軍一批從越南買回來的軍火，得手後立刻星散藏匿起來，徐督軍自然震怒非常，下令手下追查，但連一根汗毛也找不到，結果，只有不了了之。

經過那一次之後，他們的胆子更大，不但頻頻劫掠做案，簡直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這也難怪他們藐視徐督軍統轄的軍隊，因為他們曾經與一連軍隊遭遇過，混戰之下，那一連軍隊竟然敵不過他們三人及五六名手下，落荒而逃！

這一來，他們胆氣更壯，簡直不將那些「丘八」看在眼內。

不知怎的，洋顧問費南度這一行人的行踪，竟被他們探聽到，而且也探聽到洋顧問攜帶了兩挺最新式的機關鎗，而機關鎗在當時來說，是一種相當犀利的武器，若是能夠得到這兩挺機關鎗，可說如虎添翼，所以他們決定攔途截劫！

而他們選擇了馬場墟這個地點。

× × ×

馬場墟附近皆是丘陵地帶，山崗起伏連綿，叢林密佈，確是一個理想的截擊地點。

時候雖然是在春夏之交，但南國的天氣已很炎熱。

越接近晌午，陽光越猛烈，那五名轎夫已熱得頭臉身上沁着豆大的汗珠。

而洋顧問也熱得不斷拿出雪白的手帕拭抹着額頭頸脖，那十名士兵皆解開了風紀扣。

那些挑夫也是渾身汗濕，直喘熱氣。

按照計劃，徐督軍轄下，駐在離馬場墟三十多里外的一營人，會派出一排人趕到馬場墟，與洋顧問一行人會合，然後一直護送他們到南寧，所以洋顧問一行人一點也不擔心會有意外發生。

因為現在他們一行人距馬場墟大約只有五里路左右。

而照時間推算，那一排人應該趕到了馬場墟。

若這時候發生意外，那一排人肯定可以及時趕到增援，所以，他們這一行人大胆地在路上走着。

隱隱約約可以看到遠遠的馬場墟那面升起稀淡的縷縷炊烟。所有人不禁精神一振，包括那些挑夫及轎夫，到了馬場墟，可以歇歇腳，喘口氣了。

既然可以望到炊烟，那麼，距馬場墟應該不超過三里路。

通譯張德民大概躺坐得太久，從轎座上直起身來，神氣活現地左顧右盼起來。

驀地，一下鎗聲從左面的山崗「砰」地傳過來，所有人皆心頭震動了一下，臉色遽變。

「啣！」張通譯差一點沒有從轎上栽下來，掩着左邊耳朵殺豬般叫起來。

洋鬼子費南度一聽到鎗聲，臉色也變了一下，但他畢竟是軍人出身，很快便鎮定下來，側身一滾，從轎上滾落地上，一面囁嚅咕嚕地說着洋話。

得慌急地撲倒在地上，開鎗還擊。

洋顧問在鎗聲乍响的刹那，兔子一樣一竄，躲在一頂敞轎後面。

鎗聲繼續從兩邊山崗的叢林中傳出來，鎗彈嘯嘯飛飛嘍嘍地射在地上，壓得他們差點抬不起頭來。

而事實上他們根本看不到一個人影，只好爬在地上，朝兩邊的山崗盲目放鎗。

這一來，可就熱鬧了，鎗聲像燒鞭炮一樣在空中震蕩。

洋顧問一連放了一鎗，抽空打量一下形勢：四面受敵，若繼續這樣下去，肯定抵擋不了多久，若不設法衝出去，遲早會吃鎗彈。

而他也看到有三個士兵伏在地上不動，有一個挑夫也死了。

當機立斷，他立刻對爬伏在轎旁地上，嚇得抖個不停的張通譯用洋話喊：「快，一邊抵抗一邊衝向馬場墟那邊！」

張通譯立刻將洋顧問的話譯給伏在他身旁，不斷放鎗射擊的章班長聽。

章班長邊聽邊放鎗，打量了一下形勢，深覺洋顧問的話有理，於是乘着射來的鎗彈稀疏的刹那，猛地從地上竄起來，邊放鎗邊喝叫：「棄轎，掩護挑行李的衝向馬場墟！」

那些士兵立即竄起來，朝兩邊山崗放了一輪急鎗，掩護那些挑夫挑着行李向前急奔。

不知怎的，兩邊山崗匿着的土匪被他們一輪急鎗掃射之下，竟然沒有還擊。

這實在奇怪。

但他們已來不及多想，拚盡氣力乘這

那四名轎夫及八名士兵一聽到鎗聲，早已慌了手脚，加上聽不懂洋話，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十名士兵不理三七二十一，取下肩上的長鎗，戒備地彎腰散開來，打量着傳出鎗聲的左面山崗。

押着行李的五名士兵早已喝令挑夫將行李放下，躲到行李後面。

八名挑夫也很「精」，個個立刻伏在地上。

張通譯雖然聽得懂洋顧問的話，但他却痛得差點沒有昏過去，那裏聽得到洋顧問的話，捂着左邊耳朵的手滿是鮮血，原來他的左耳已不見了。

洋顧問費南度一聽到鎗聲，便知不妙，憑他的經驗，知道遭到了伏擊，滾身落地的刹那，他已抽出身上的左輪手鎗。

剛才他囁嚅咕嚕的話，意思是要他們這一行人快走，離開這危險地區。

可惜唯一聽懂他的話的張通譯由於被射飛一只左耳，痛得聽不到。

洋顧問見沒有人理會他的話，急怒得脹紅了一張臉，連連呼喝出聲。

張通譯這時已從轎上連滾帶爬落到地上，痛得他一張臉扭歪了。

那洋顧問這才看到唯一聽懂他說話的張通譯受了傷，不由急切地跑到他的身邊，察看起來。

他之所以這樣急切，不是出於關心，而是他不能失去對方，因為失去對方，他就等於變成啞巴。

張通譯被射飛耳朵的地方血肉模糊，令人不忍卒睹。

洋鬼子急忙掏出那條雪白的手帕，替

空隙向前急衝。

邊衝仍然邊向兩邊放鎗。

這樣衝了幾十丈，他們不再放鎗了。因為對方根本已沒有開鎗追擊。

而前面馬場墟那邊，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這就令到他們感到奇怪了。

距離這樣近，鎗聲這樣响，若是那排人趕到馬場墟，照道理這時候應該來馳援了。

莫非他們也出了事？

一點不錯，那一排趕來馬場墟接應洋顧問一行人的士兵，確實出了事。

他們不是在路上出了事，而是在馬場墟出了事。

原來那一排人在上午十時，便已趕到馬場墟，等着洋顧問一行人到來。

他們由於有任務在身，所以沒有進墟，就在墟口的一座茶寮前歇下來。

由於趕了三十多里路，難免口渴肚餓，所以他們這一排人在排長的默許下，擁到那間茶寮前，搶着吃喝起來。

這間茶寮不但賣茶，也賣糕點，茶寮內本有三五個鄉民在喝茶吃糕點，却被那些「丘八」趕了出來。

茶寮老板是個四十許的漢子，他的老婆也有四十歲了，但卻風韻猶存，那些丘八立刻像蒼蠅附糖一樣，圍着那個老板娘調笑起來。

那老板一張臉陰沉着，詐作不見，望着那些空籠子苦口苦臉的。

所謂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而一

張通譯抹去不斷湧流出來的鮮血。

一個班長模樣的士兵吩咐其餘的士兵原地戒備，然後招手叫來一名身上持着急救箱的士兵，走到張通譯的身邊，察看他的傷勢，並進行急救。

說起來真是奇怪，連那些士兵也覺得奇怪，自從那一下鎗聲响過之後，便沒有鎗聲再响過，四周圍一片沉寂。

若不是張通譯受了傷，他們幾乎懷疑剛才是否聽錯了。

直到張通譯受傷的耳朵包紮好，四周圍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照計，那一下鎗聲應該傳不到三里外的馬場墟，但是那方面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莫非趕來接應的那一排人還未趕到，抑是出了事？

洋顧問碧藍的眼睛轉了幾下，雖然覺得情形有點詭秘，但他決定還是盡快趕到馬場墟比較安全有利，起碼，那裏可以有地方據守，不像這裏完全暴露，而且越接近馬場墟，也越靠攏趕來接應的一排人，那自然越有利了。

他立刻將他的決定告訴張通譯。

張通譯傷口被包紮起來，似乎沒有那樣痛，而他很了解到目前的處境，於是立刻將洋顧問的話說給那位班長聽。

那位班長姓章，他帶出來的這班士兵，是隸屬督軍的警衛營的，配備好，作戰經驗也豐富，他聽了張通譯的翻譯，想了一下，認為有理，於是立刻喝令火速趕往馬場墟。

立刻，整隊人由十二名士兵前後戒備

般的平民百姓，遇到兵，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就像這茶寮老板，遇上這些兵，只好自嘆倒霉，不但老婆被人揩油調笑，那些兵吃喝掉的茶糕點，休指望能夠收回一個銅板，算是奉送了。

那位排長比較老成持重，倚坐在茶寮前的一張機子上，邊咬着一塊糕點，邊喝着茶，看着手下在胡鬧。

那些圍着老板娘調笑的兵大哥越來越放肆，開始動手動腳了，難為那位老板娘竟然有臉皮當着丈夫的面，與那些「丘八」胡鬧。

一個嘻皮笑臉，目光淫邪的「丘八」竟然伸手去摸老板娘的聳起的胸脯。

那老板娘任是臉皮多厚，在眾目睽睽之下，也不由紅了臉，一手拍開了那隻祿山之爪！

那些丘八看得不由哄笑起來。

但那個被拍開手的丘八不知怎的，竟然咕咚一聲，倒在地上，動也不動。

那些丘八起初還以為那同伴詐死取鬧，不禁起哄地笑嚷起來。

「皮三，你怎麼啦？滾暈了？」

「嘻，我說不是，老板娘，你還不快將皮三扶起來？他被妳「打量」了。」

那知話未說完，那些丘八一個個像喝醉了一樣，橫七豎八地倒在地上。

那老板娘眼見那些丘八倒在地上，眼中閃過一抹喜色，竟然拍起手來：「倒了，倒了！」

隨着她的話聲，坐在附近的「丘大哥」也跟着像受到催眠一般，紛紛翻跌在地

着，急急趕奔向馬場墟。

洋顧問及張通譯這一次連轎也不坐了，利用空轎掩護他們的身形。

這樣急急奔走了一段路，却一點意外也沒有發生。

表面上他們一點也不敢放鬆，但一顆抽緊的心不由放鬆了不少。

這一路急奔，少說也跑了半里路，也等於接近了馬場墟半里路。

又急奔了一里路左右，遠遠地，已經可以遙望到里許之外，一片依稀可見的房屋。

至此，他們俱不由喘了一口氣。

但是他們沒有慢下來，相反，腳步更急。

經過這一番急奔，每一個人都氣息喘急，全身汗濕。

張通譯由於受傷流血，這時已有點支持不住，雙腳又重又軟，頭暈眼花。

一個踉蹌，差一點沒有跌在地上。

那位章班長走在他身邊，見狀急忙伸手將他拉住。

這一來，後面的人脚步不由一慢。

洋顧問回頭一望，不由皺眉，囁咕了幾句。

張通譯一聽，忙喘着氣對扶住他的章班長說：「快將我扶到轎上，繼續走。」

章班長立即喝令兩名轎夫停下來，將張通譯扶上轎。

那知就在這時，鎗聲大作，子彈像流螢一樣從南山崗的叢林中射出。立刻有三四個人慘叫着摔倒在馬路上。所有人皆被這一陣突如其來的鎗聲嚇



上！

那位排長眼見手下像醉漢一樣東倒西歪倒在地上，心知有異，臉色一變，伸手就要掏鎗，那知一支冰涼的鎗管已抵在他的頸側上，他不由打了個顫，側眼一看，却原來是被趕出茶寮的幾個漢子中的一個，悍笑着瞪着他。

那排長驚駭地張大了口，却說不出話，但心中却知道遇到了什麼人。

「長官，你也應該躺下了。」那漢子冷笑着說。

那排長如响斯應，眼前一黑，上身一歪，摔倒在地上。

那漢子看了那排長一眼，扭頭朝茶寮老板喊：「老陳，將他們的衣服脫下來，然後一個個翻起來。」

茶寮老板應了一聲，朝外面那幾個假裝茶客，被兵大哥趕出茶寮的漢子一招手，走向那些東倒西歪、被迷倒的士兵。

那幾個漢子將那些士兵手中的匕首及短鎗收起來，走入茶寮。

洋顧問費南度一行人有如喪家狗一樣，盡管氣喘如牛，依然一個勁地向前奔走，不時胡亂地朝後面放鎗。

但後面早已沒有鎗聲响起，伏擊他們的土匪不知怎的，竟然沒有向他們追擊。

再向前奔跑了一會，每個人皆支持不住了，加上後面又沒有鎗聲响起，而前面的馬場又在望，估計不到半里路，洋顧問首先停下來，喘了口大氣。

受了傷的張通譯要不是逃命要緊，早就支持不住，這下見洋顧問停下來，雙腳

被鎗聲射中，那漢子手上的鎗却被他一脚踢飛了。

這位章班長能够入選譯督軍的警衛營，當然有兩下子，而事實上他的拳腳功夫頗爲了得，胆量也大，不然，他也不敢在對方短鎗指嚇下，猝然發難。

一招得手，章班長當然不肯放過這個大好機會，而事實上，他也看出這漢子是那隊人的頭子，只要制服他，就有可能扳轉局勢，所以他身形一軟，左手疾插對方的雙眼，右手劈向對方的右手腕。

那漢子短鎗被踢飛，乘勢退了一步，身形向後一仰，雙手撐地，右腿倏然撐起，撐向章班長的小腹！

這漢子這幾下動作一氣呵成，快逾閃電，不但避過了章班長的攻擊，也還擊了一招。

章班長顯然料不到對方的身手這樣了得，疾忙側閃一步，一手抓扣向對方那條貼着他小腹踢過來的足踝。

驚然間，「砰」地一下鎗聲响起，章班長全身抽搐了一下，整个人斜斜飛摔在地上，背後現出一個血洞，「突突」地湧出大股鮮血。

開鎗的是站在章班長側後不遠，用鎗指嚇住他手下的一名土匪。

那漢子一挺腰彈起來，目中殺機閃現，望了一眼已死狗一樣不動的章班長一眼，目光一抬，掃了那些士兵及洋顧問張通譯一眼。

那些士兵及張通譯不禁抖動了一下身子。

「嘿，別指望有人來救你們了，那

一軟，陪倒在地，一個勁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那些士兵與挑夫也相繼停下來，喘息不已。

洋顧問喘了一陣，突然似有所覺，一雙碧眼也不眨地注視着前面那個方向。

倏地，他的目光一亮，驚喜地朝坐在地上喘氣的張通譯說了幾句洋話。

張通譯一聽，霍地從地上跳起來，瞪大雙眼往前面望去。

這一望，令他放下了一百二十個心。前面路上，出現了一隊穿着軍裝，執鎗快步奔跑而來的士兵。

這隊士兵從馬場墟那面來，絕無疑問，一定是那排接應他們的士兵聽聞鎗聲，馳援他們來了。

他高興得叫起來，但立刻用洋話與洋顧問說了幾句話。

洋顧問不斷地點頭，臉上露出高傲的笑意。

那位章班長在張通譯叫起來的時候，已經望到奔來的那隊士兵，仔細一望，那隊士兵身穿的軍服及標誌番號，正是徐督軍轄下軍隊的標誌番號，當下一顆心定下來，高興地扭頭朝手下士兵叫道：「他們終於趕來接應了。」

他那些死裏逃生，驚魂未定的手下一聽，個個引頸翹望，彷彿吞了顆定心丸一樣，大大地吐了口氣。

那隊士兵迅速地奔跑過來，這時可以看得更清楚了，確是徐督軍的部隊士兵，一共是十六個人。

章班長舉起手搖動着，大聲喊：「各

位弟兄，你們可是王排長派來的？」

那隊奔來的隊伍爲首一人亦揚手大叫道：「不錯，你們沒事吧？剛才可是遇到土匪伏擊？」

就這喊叫聲中，那隊士兵已奔跑到他們面前。

章班長搶上前去，對那爲首之人道：「確是遇到土匪，好驚險，幸虧弟兄們不怕死，邊打邊跑，終於衝破土匪的伏擊網，但却死了三個弟兄，兩個挑夫。」

那爲首之人含笑執着章班長執鎗的手，說道：「現在不會有事了，你的鎗交給我吧。」

章班長聽了之後不由一愕，不明白地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那人却臉色一沉，一鎗指住了章班長，大喝一聲：「快點將傢伙放下，舉起手來！」

喝聲中，雙手將驚愕莫名的章班長手上的短鎗奪過來：「現在你明白了吧？」

隨着他的喝叫聲，那隊人迅速地撲上前，用鎗指住了洋顧問等人。

這一個變化真是突如其來，出人意料，洋顧問張通譯等人怎也想不到對方來這一着，驚愕駭異中，來不及有所反應，便被那隊「自己人」用鎗指嚇住。

有一名押後的士兵欲想反抗，「砰」地一聲，被對方衝過去的一名士兵一鎗擦倒了。

這一下鎗聲，無異起了震嚇作用，洋顧問等人莫不驚震得抖動了一下，乖乖地將手中鎗丟在地上，舉起雙手。

張通譯雖然很驚，但還是壯起胆子問

邊對張通譯囁咕了幾句洋話。

張通譯聽完後，硬着頭皮對那漢子道：「你們究竟想怎樣？洋人說，他是譯督軍聘請的顧問，你們若放了我們，什麼事也沒有，否則，譯督軍及徐督軍肯定不會放過你們！」

那漢子悍然一笑，道：「山高皇帝遠，洋人有什麼了不起，譯督軍徐督軍奈何不了老子們，老子們怕就不會幹了，少囉嗦，快走，否則一鎗斃了你！」

張通譯抖擻了一下，噤若寒蟬，加快了脚步。

一行人很快便進入叢林之中，消失不見。

路上，留下兩具屍體。

徐督軍獲悉手下一排人不但被一股土匪攔倒，連那位譯督軍請托沿途加以保護的洋顧問費南度被擄去，不禁氣怒得暴跳如雷，大罵手下是飯桶！

也難怪他暴跳如雷，這叫怎樣向把兄譯督軍交代？最緊要的是這關係到一個洋人的生死，要知道當時洋人在中國的勢力很大，單是法國大使，他就交待不了。於是乎，他一連下了幾道命令，嚴令駐在馬場墟一帶的部隊，火速展開搜索行動，務必要將洋顧問費南度救出來。

另外，他又加派了一營部隊，協助搜捕那股土匪。

「這位大哥，你們怎麼了？你們看清楚，這位可是譯督軍新聘的洋顧問，你們若敢亂來，可知後果會怎樣？」

那用鎗指着章班長的漢子輕鬆地瞟了洋顧問費南度一眼，哼了一聲，道：「洋鬼子有什麼了不起？拿他來嚇咱們？才嚇不倒！」

「難道你們不怕徐督軍？」張通譯胆再問一句。

「咱們爲什麼要怕他？」那漢子陡地大笑起來。

那些用鎗指住張通譯洋顧問等人的士兵也跟着大笑起來。

張通譯被他們笑得又驚又怒，一張臉煞白。

章班長却突然臉色大變，失聲道：「你們根本就不是徐督軍的人，你們是冒充的！」

那漢子笑聲陡止，一手抓下頭上的軍帽，摔在地上，說道：「嘿，還是你聰明！」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張通譯也想到了，但仍然忍不住問出來。

「老子們就是你們口中的土匪！」那漢子得意地瞧着張通譯。其實，這個年頭，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可以說是半斤八兩。

章班長却在這剎那，倏地身子一歪，飛起一脚，踢向那漢子持鎗手腕！

那漢子由於說話分神，冷不防之下，對方一脚已踢到，遂食指一扳，扣動了鎗機。

但聽「砰」的一响，那位章班長沒有

那時候，穿着「狗皮」的大兵比土匪好不了多少，搜捕的部隊所到之處，那些百姓就遭殃，不是雞鴨被捉去宰了，就是財物被搶去。

搜捕的行動進行了五天，却連一個土匪的影子也發現不到，倒是陸陸續續地，發現了一些屍體。

那些屍體都是穿着軍裝的，從他們的標誌編號，分辨出是派出去接應洋顧問的一排人及護送洋顧問的那一班士兵。

那些屍體都棄在幾個山崗上，很明顯，那些土匪是向搜捕的部隊施展恐嚇的手段。

而搜捕的部隊在發現那些屍體後，確實有不少人心驚胆顫，因爲那些屍體很恐怖，不少被斬斷腦袋，剖腹開腔，腸臟被挖出來。

而土匪在山林中，可說魚在水中，搜捕的隊伍走入山林中，却像走入了迷宮般，莫不戰戰兢兢，担心得到伏擊。

但上命所差，他們雖然害怕，也不得不硬着頭皮繼續搜下去。

第七天，其中一隊搜捕的士兵在一處崗脚的一棵大樹下，發現了一個被兩把尖刀釘在樹上的人。

這人穿着一身被撕破的軍服，喉嚨及胸膛上分別插入一柄刺刀，刺刀穿過喉嚨及後背，插入樹身內，將那人釘住！

一看那慘被活活「釘」死的屍身上穿的那件軍裝，搜索的士兵就認出是「自己人」，而且還是一位排長。

這無疑是說，這位被「釘死」的排長，正是帶領一排人到馬場墟接應洋顧問的

「通通將他們押入那面山林。」一漢子朝左面山崗擺了擺頭。

那些偽裝的土匪立刻呼喝起來，用鎗管頂着那些士兵朝左面山崗的叢林走去。

那些士兵在鎗咀的指嚇下，不敢不從，乖乖地移動脚步。

洋顧問費南度也不敢擺架子了，邊行

「嘿，別指望有人來救你們了，那

「嘿，別指望有人來救你們了，那

「嘿，別指望有人來救你們了，那

「嘿，別指望有人來救你們了，那

「嘿，別指望有人來救你們了，那

「嘿，別指望有人來救你們了，那

「嘿，別指望有人來救你們了，那



那位排長。

那些士兵望着那死去的排長，莫不驚駭心跳，連抽大氣。

一位眼尖的士兵突然發現，那位被刺刀貫胸的排長的胸膛上，赫然還釘着一封信！

帶領這隊士兵的亦是一位排長，他也看到那封信，白色的信封上，染了一片腥紅的血漬，分外觸目。

他心內雖然很驚，但還是喝令兩名手下將屍體放下來，取那封信。

那兩位士兵只好硬着頭皮，上前先將插在屍體上的兩柄刺刀拔出來，將屍體放在地上，再從刺刀上抽出那封信，遞給那位排長。

那位排長接過信，皺着眉頭看了一下面。

封面上赫然寫着幾個大字——徐督軍拆閱。

那排長哼了一聲：「好大胆的土匪！一手撕開了封口，抽出一張信箋。」

目光一凝，不禁臉色大變。

令他臉色大變的，當然是信箋上寫的字。

字跡徐督軍，洋人落在老子們手上，你別妄想從老子們手上救走他，你若不想他死，立刻下令撤回搜索的部隊，並準備大洋三萬塊，贖回洋人。

在信末竟然附有三個人的名字，依次是——

李雄、勾漢、陳勇。

這三個名字，那位排長當然熟悉，因為這三人正是曾經截劫過徐督軍一批軍火

，並擊退一連軍隊的悍匪頭子。

這三名悍匪頭子不但令到徐督軍轄下地區的百姓聞名變色，連那些作威作福的大兵也畏懼三分。

因為他們都是出了名殺人不眨眼，窮兇極惡，悍不畏死之徒！

那排長怔怔地盯着信紙上那三個簽名，深深吸了口氣，神經質地大叫一聲：「收隊回去！」勿勿將信紙摺疊好，放回信封內。

那些士兵一聽，如逢大赦，急不送朝來路撤走。

連那具屍體也不理會了。

這也難怪他們這樣心驚，欺壓百姓他們綽綽有餘，但要他們去對付土匪，根本不行。

徐督軍手中拿着那封染血的信。瞪大雙眼，少說也看了三遍，氣怒得他直吹鬍子。

他的副官站在一旁，看到他那樣子，嚇得大氣也不敢喘，雙眼望着地下。

但一個坐在一張楠木椅上的精悍漢子，却好奇地直望着徐督軍。

這漢子的衣着很普通，年約三十許，相貌也不特出顯眼，一雙眼却靈活有光，身材扎實，給人一種精悍的感覺。

「反了，他媽的反了！」徐督軍脹紅着臉，嚷叫出聲。

那副官的頭垂得更低。

那漢子却好奇地忍不住問：「大帥，怎麼回事？」

徐督軍瞪着雙眼粗聲粗氣地道：「真

是反了，他們居然向我勒索！」

「什麼人的胆子這樣大，敢向大帥你勒索？」那漢子眼中閃過一抹驚詫之色。「簡直不想活了！」

徐督軍粗濁地吐了口氣，氣虎虎地道：「蕭原，你拿去看看！」

說着將手上拿着的信紙遞給那漢子。

這漢子原來是道上大名鼎鼎的追捕能手，外號「海角天涯」的蕭原。

蕭原怎會出現在徐督軍的客廳內？那當然不是他自己走進來的，而是徐督軍特地請他來的。

徐督軍之所以請蕭原來，純是想見一見這位專門追捕悍匪巨盜的追捕好手，因為蕭原在半個月前，將一名盜去徐督軍四姨太一箱首飾的大盜袁連連賊帶人捉拿歸案，所以徐督軍趁今日蕭原來領取那一千大洋賞銀時，順便見一見他。

徐督軍一見蕭原，大為賞識，談了幾句，那位副官便送來這封信。

蕭原站起來伸手接過那封信，看了一遍，臉色也微微變了一下，將封信遞回給徐督軍。

「原來截劫洋顧問，並將之擄去的，是他們三人，也只有他們才有這個胆量。」

洋顧問被擄劫一事，蕭原也有所聞，他也多少猜到必是黑道上有名氣的人幹的，現在果然證實了。

「他媽的這三個人簡直不將我放在眼內，先是劫去我一小批軍火，跟着與我的部隊幹了一仗，這一次竟然將洋顧問也敢擄劫去，這口氣實在忍不下，哼，要我拿三萬塊大洋贖人？好大的胃口，我要他們

每人吃三百顆子彈！」

「大帥，你要硬來？」蕭原忍不住問道。

「他們要的不是三萬大洋，而是三萬塊！」徐督軍氣粗聲大地道：「這一次若不給他們點顏色看，他們的胆子會更大，說不定那一天會將我也擄去！」

「大帥，你準備怎樣做？」蕭原直瞅着徐督軍。

「不惜代價，也要將這股土匪殺個清光。」徐督軍揚手作了個砍殺的手勢。

蕭原對於這股土匪，也早有除去的心，但他人單勢孤，所謂力不從心，所以一直沒有對之採取行動，聽到徐督軍下了決心消滅這股悍匪，當然高興，但若是徐督軍出動大軍去剿滅這股土匪，那必然會殃及無辜百姓，是以，他不大讚成，但以他的身份，根本無權提出反對，眼珠一轉，終於想到一個好辦法。

「大帥，若出動大軍，不但勞師動衆，萬一他們真的殺了洋顧問，後果就嚴重了。」

徐督軍先是皺了一下眉頭，繼之像被針刺了一下那樣，悚然而驚，急聲道：「嗯，這確實不能不顧慮到這點……但三萬塊大洋，這一口氣，叫我如何拿得出，吞得下？」

「大帥，不是我誇口……」蕭原準備毛遂自薦，但却給徐督軍的話打斷了。

「啊哈，我怎麼想不起你。」徐督軍臉上泛起一抹喜色，「你一定有辦法解決這件事。」

蕭原一聽，正中下懷，正容道：「大帥，只要你在事成之後，給我三千塊大洋獎銀，而在我行動時，派出十數位精銳之士給我指揮，我担保可以救出那位洋顧問，並消滅那夥悍匪。」一頓續道：「但你一定要依我的計劃去做，依照他們的條件，拿三萬塊大洋去贖回洋顧問。」

徐督軍沉吟着道：「給你三千塊大洋獎銀沒問題，我可以向譚督軍要回來，但三萬塊……」

「大帥，你放心，我保證事後三萬塊大洋一個不少，原數奉還。」蕭原滿有把握地說。

徐督軍望着蕭原好一會，才咬咬牙道：「好，蕭原，我信得過你，就依你的話去做。」

「大帥，那就不宜遲，立刻行動了。」蕭原興奮地說。

徐督軍點了點頭，扭頭喝道：「張副官！」

「有！」那一直垂着頭的副官精神一振，挺起胸膛應了一聲。

「傳劉營長來！」徐督軍一屁股坐下，劉營長就是徐督軍的親信警衛營長。

「是！大帥！」那副官腳跟一併，敬了個禮，快步走出客廳。

蕭原，你現在將你的計策說給我聽聽。」徐督軍拿眼瞄着蕭原。

蕭原滿有把握地含笑望着徐督軍，整理了一下思路，然後有條有理地將他的計策說出來。

今日是徐督軍與李雄、勾漢、陳勇這

股土匪交易的日子。

三萬塊大洋早就由徐督軍的親信劉營長派出四名得力手下，依照陳勇等人的指示，用五個麻袋分裝，押運到馬場墟附近一座山崗下的破茅寮中。

四名大兵及那些挑夫放下五袋大洋後，立刻離開那茅寮，回到馬場墟。

劉營長就在馬場墟等着放人。

為了免致李雄他們誤會，劉營長只帶了兩排人。

那是爲了要護送洋顧問費南度到南寧的。

那座放着三萬塊大洋的茅寮位於崗腳下的林邊，對開是一片薯田。附近的鄉民爲了防止夜晚有山豬之類的野獸毀壞薯田，搭來守夜的。

而茅寮只有一個寮頂，四面皆空，再加上對開是一片種薯的地方，若是匪在林內往外窺察，可說一目了然，李雄這股土匪選擇這個地方來收贖金，可謂明智之選。

因爲，外面若是伏有徐督軍的部隊，肯定逃不過他們的眼睛，而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又可以藉着叢林的掩護，迅速溜之乎也。

如今，三萬塊贖銀已放在茅寮內，就只等李雄他們的人來取，並釋放洋人費南度。

大約是午後一時左右，從林子中走出四個人來。

這四個人皆配備了長短鎗，短鎗插在腰間上，手上則握着長鎗，小心翼翼地走

向茅寮，四雙眼睛警惕地察看着四周的情形。

其實，這四個人早就在林子內窺看了足有兩個小時，在確定了茅寮附近沒有人，才走出來的。

四個人分兩面進入了茅寮。

那五袋沉甸甸的大洋呈現在他們的眼前。

其中一人動作快速地上前解下一袋扎着袋口的繩索，伸手掏出了一把白花花的

大洋。

另外三個人的目光立刻發出了亮光，集中射在那把大洋上。

那人手掌一傾，那把大洋瀉落回袋內，發出一陣清脆悅耳的叮噠聲。

接着，那人將袋口扎好，其餘三人立刻上前，兩人一袋，扛入林中。

三次之後，五袋大洋已被四人抬入了林內。

而林外附近依然一點可疑的動靜也沒有。

大約半個小時之後，林子左右兩邊的薯地上，長滿了一地的薯葉一翻，露出十數顆腦袋，左邊薯地爲首一人微微抬起手，做了一個手勢，右邊薯地的人立刻伏地蛇行前進。

而左邊薯地打着手勢的人，赫然是蕭原。

說起來，蕭原他們匪伏在這塊種薯的地方內，足足有一夜半日。

與他一同伏在薯地內的其他人，是他從徐督軍的警衛營內特別挑選出來，身手及鎗法皆是一流的士兵。

連他在內，總共是十三人。

匪伏在薯地內一夜半日，動也不敢動，那種堅忍力實在驚人，而又要抵受虫蟻的噬咬，那種辛苦法，實在不是筆墨所能形容。

而他們竟然能够忍受了，否則，他們早就被匪在林內往四外窺察的土匪發覺了。

五袋大洋被土匪抬走，這證明了他們沒有被對方發現，否則，對方斷不敢出來將大洋抬走。

他們之所以沒有在土匪將大洋抬入林內時動手，那是因爲蕭原不想過早打草驚蛇，而且洋人還未釋放，這也是令到他們不敢動手的原因之一。

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蕭原想一網打盡這股土匪。

所以他們決定跟踪這股土匪到他們的巢穴。

他們之所以在土匪將大洋抬走後約半個小時才潛行向林子，是恐防對方留了人監視林外的動靜。

果然，土匪在將大洋抬入林子後，一面將五袋大洋迅速抬走，一面留下兩個人仍然伏在林子邊監視外面的動靜。

監視了約有一刻鐘，兩名土匪才撤入林中，快速地追向前面的同伴。

蕭原他們若是立刻行動，就會被那兩名土匪發覺，前功盡棄。

從左右兩邊潛行入林子內，土匪已去得無影無踪，於是兩隊人在林子內搜索了一下，在林中一處比較少樹木的空地上會

策說出來。

今日是徐督軍與李雄、勾漢、陳勇這



蕭原立刻一揮手，當先疾向林深處奔去。

十二個身上穿了便服，每人配備長短兩條鎗，另外再配備了兩挺機鎗的士兵，疾速無聲地隨在蕭原身後，隱沒在林子深處。

× × ×  
當天傍晚時分，洋顧問費南度與張通譯竟然出現在馬場壩口。

兩人立刻就被守在壩口的士兵們發覺了。

兩人立刻被帶入壩中一間大屋內。這間大屋是馬場壩的祠堂，被劉營長暫借一用。

劉營長乍見洋顧問出現在眼前，驚喜得呆了一呆，一迭聲叫勤務兵倒水給洋顧問及張通譯喝。

洋顧問這時再沒有往日的傲慢神態了。疲乏地坐下來，捧過一碗水，一口氣喝了個清光。

張通譯之所以也被放回來，乃是托洋顧問之福，這時仍然驚悸得拿着碗的手也抖個不了。

劉營長見洋人平安無事，一顆心總算放下，立刻下令一名衛兵到壩口朝天放三鎗。

洋人由於不懂中國話，劉營長只好向張通譯詢問被釋放的經過。

張通譯喘了口氣，定下心神，將被釋放的經過說了一遍。

原來，洋顧問與張通譯就被藏在壩口對開約半里路。一片瓜田內的草棚裏。雙手雙腳被綁，咀巴塞了團破布，在地上

，身上被不草蓋着，兩名土匪扮作鄉農，守在草棚內，而瓜田內，則有十多名土匪伏着。

直到太陽快將落山傍晚時，可能那些土匪接到收取了贖金的通知，才放了他們兩人。

兩人檢回了一命，歡喜若狂，分辨了一下方向，跌跌撞撞地朝壩這邊跑來……劉營長聽完後，不得不佩服這股土匪的大胆及手段。

雖然已經是入黑，劉營長爲了洋顧問的安全，決定連夜趕到三十里外，有部隊駐扎的東安鎮。

× × ×  
蕭原一行十三人根據折斷的樹枝及地上偶爾留下的腳印，一路追蹤下去，翻過了幾個山崗。

他們行走的速度不敢太快，恐怕追得太貼，被土匪發覺。太陽落下山頭的時候，蕭原他們登上了一座山崗，恰好就聽到從馬場壩那個方向傳來的三下鎗聲。

蕭原臉上泛起一抹放心的笑意，因爲那是他與劉營長在行動前約定的暗號，那表示洋顧問費南度已安然無恙被土匪釋放了。

少了一重顧慮，這對蕭原他們來說，自然是一件好事，他們可以放開手脚幹了。

確定了一下追蹤的方向，蕭原發覺收取贖金的土匪是向鎮南關那面走去，他暗中思忖道：「看來這股土匪可能躲在邊界附近的山林中。」

刻散開來，悄悄地掩了過去。

突然，斜對面的石後，傳出一聲淒厲慘叫。

這聲慘叫雖然很短促，但在這沉寂的山林夜空中响起，有如响了聲焦雷。

睡着的土匪立刻被驚醒。有一名土匪的反應異常敏捷，一手抄起放在手邊的長鎗，跳起來就欲放鎗。

蕭原剛好從樹後閃出來，眼明手快，右手一揚，白光乍閃，那名土匪身軀一仰，「啣」地叫了一聲，摔倒在地上。

夜色雖然黑沉，但仍然可以看到土匪的心胸上，插着一把閃亮的刺刀。而這時候，那些士兵亦已紛紛撲了出來，右手短鎗，左手刺刀，指嚇住那些土匪。

蕭原在刺刀擲出的刹那，脫口一聲大喝：「不准動，誰動誰死！」

那些土匪在驚醒的刹那，挺身抓鎗欲動，聽到喝聲後看到十多條漢子刀鎗齊出，指着他們，驚駭得僵住了。

「放下手中的鎗，將雙手舉起！」蕭原又厲喝一聲。

叱喝聲在沉寂的山林間迴蕩，懾人心魄。

那些土匪雖然兇悍成性，但在鎗咀的指嚇下，面臨死亡的威脅，誰也不敢妄動，只好乖乖地放下手上的長鎗，將雙手高舉過頭。

蕭原擺擺頭，示意身邊的兩名士兵走過去將地上的長鎗檢起來，並將土匪身上的短鎗取去。

兩名士兵走過去先逐個從土匪的身上

天上的晚霞絢爛艷麗，歸林鳥紛紛飛向樹林，蕭原睜着兩眼打量了一下前面的山勢，決定再追下去。

天色黑齊，藉着天上的星月微光，蕭原他們登上了一座山崗。

由於已無法在這沉沉夜色中找尋線索踪跡，蕭原決定在這裏過一夜。

追蹤了大半天，每一個人都感到累了，紛紛放下手上的長鎗，坐下來，取出乾糧水壺，吃喝起來。

爲了小心一點，蕭原還是派出兩名兵士放哨，並吩咐不准點火，就算吸烟，也要用手捂着烟頭發出的火光。

他這樣小心是有他的道理的，他猜測拿取贖金的土匪抬着那樣重的大洋，肯定走不快，說不定就在前面一座山崗上過夜，在黑夜中，火光是顯眼的，隔着兩座山頭也有可能被人發覺。

夜色雖然好，但身處山林中，依然令人有一種寒慄的感覺，特別是貓頭鷹的鳴叫聲以及一些野獸的嗥叫聲，令人悚然驚怖。

夜越深，山風越大，氣氛也更形詭秘，除了當值放哨的兩名士兵及蕭原，所有人都躺下來睡了。

蕭原也很累，但一點睡意也沒有，站在一棵樹下，一雙精亮的眼睛閃閃有光地望着對面的山頭。

一聲動人心魄的狼嗥傳來，蕭原不由使動了一下。

驀地，他發現對面山頭有兩點發亮的光在一閃一閃的，起初，他以為是野狼或其他野獸的眼睛，及至望清楚，他的心頭

將短鎗抽出來，拋到自己人那邊，再檢起地上的長鎗。

那些土匪眼睜睜看着，誰也不敢有異動。

「朋友，你們是什麼人？」蹲在一塊大石旁的一名土匪突然開聲問。

「我們當然是來對付你們的人。」蕭原故作含糊地回答。

「朋友，你們若是道上的，我奉勸你們一句，還是不動我們及那批大洋的好。」那名土匪的語氣很囂張。

「我們這樣幹正是爲了那批大洋。」蕭原移動一下手上的短鎗，瞄了一眼那堆放在那名土匪旁邊的五袋大洋。

「那你們不但不能享用那筆大洋，恐怕連命也沒有了。」那名土匪又出言恐嚇。

「沒有這個胆量，又怎敢動你們？」蕭原冷笑一聲，「你們是什麼人，我們早就知道了。」

頓一頓接道：「你一定很想知道我們是何方神聖了？」

那名土匪低低地道：「當然想。」

「不怕對你說，我們是徐督軍的人。」蕭原故意加重了語氣。

那些土匪聽了，俱是渾身一震。

而那名土匪顯得更加震驚，目中兇光一閃，驀地，整個人倒在地上，手一揚，「砰」地一聲，火光閃現中，一槍射向蕭原。

雖然是在黑夜中，但蕭原一雙明銳的眼睛仍然看到那名土匪的動作，對方身形一倒，他已知有異，立刻疾向下一蹲。

不由劇烈跳動了一下。那不是野獸發光的眼睛，而是兩點火光！

火光一閃一閃的，不一會便熄滅了。蕭原立刻斷定那兩點閃亮的火光是從烟頭上發出來的。

深深吸了口氣，他暗自慶幸自己這面不准點火，吸烟也要將燃亮的烟頭捂着，否則，一定被對方發覺。

從那兩點烟火，他斷定土匪就在對面山上，追得這樣接近，這是他料不到的，但也證明了他們沒有追錯方向。

兩眼眨也不眨地望着對面那黑沉沉的山頭，蕭原沉思了好一會，突然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

他決定夜襲對面山頭上的那批土匪！出奇不意，攻其無備，起碼有九成把握，這是蕭原決定夜襲的主要原因。

若然能够成功，不但一塊不少奪回三萬塊大洋——這足以向徐督軍交待，並可以消滅一部分土匪，削弱李雄這股土匪的力量，有利剿滅這股土匪。

要知道，他們只有十三個人，雖然配備精良，但在人數上，仍然遠遠不及李雄那批土匪，能够削弱他們的力量，就等於增加自己實力。

何況，若是偷襲成功，不難從那些土匪的口口，逼問出其巢穴之所在，再來一個直搗黃龍，打他個措手不及，對己方是大大有利的。

權衡過後，蕭原不再猶豫了，馬上將他的計劃說給那些士兵聽。

那些士兵親耳聽到徐督軍命令他們一

子彈的流光在夜空中閃出一道光綫，從蕭原的頭上射過。

蕭原身形下蹲的刹那，已然標竄向那名土匪。

槍聲一响，那些土匪俱騷動起來，欲衝出包圍，竄逃出去。

但那些手執刀槍的士兵也不是木頭人，一見那些土匪有異動，立刻撲上前去，却没有開槍，槍砸刀刺，立刻，一聲聲慘叫在夜空中响起，令人魄動心驚。

只不過抽兩口烟的時間，已有六七名土匪倒在地上，其餘的嚇得心胆俱寒，再也不敢亂動了。

那名土匪之所以仍有槍，原來在小腿上暗藏了一支槍。

開了一槍之後，他乘着混亂，身形疾滾，企圖滾出去，逃得一命。

他一槍砸在一名士兵的腳面骨上，痛得那名士兵路倒在地上，而他們則狸貓般竄起，猛竄向一棵樹後。

這時經已人影紛亂，但蕭原却不爲其所蔽惑，一眼就看到那名土匪疾竄出去的身形。

這時候他欲追已不及，若是讓那土匪竄到樹後，那就很容易被對方逃竄，而他們欲想一舉剿滅這股土匪的計劃，也勢必不能實現了。

情急之下，蕭原顧不了那樣多，右手槍猝然抬起，槍咀指向那名身形斜竄的土匪，食指一扣槍舌，火光一閃，「砰」地開了一槍。

那疾竄的人影應聲猛地身形一歪，仆跌在地上。

人影閃幌中，那些士兵紛紛竄到來，有的伏在地上，有的貼在樹後，手上的刺刀握得緊緊的。

蕭原做了個包抄的手勢，那些士兵立

山頭上的樹木很稀疏，兩人從這棵樹竄到那棵樹，逐步往前走，終於，在一片聳立了幾塊大石的空地前，發現了有十多二十名土匪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倚在石上，扯着脖子打着呼嚕睡着了。

蕭原與那士兵屏息着察看了一會，再也發現不到其他人，而那五袋大洋堆放在一塊石後，心頭大喜，蕭原以手勢着那士兵回去招呼其他人上來。

蕭原則繼續匿在樹後，監視那些土匪的動靜。

蕭原做了個包抄的手勢，那些士兵立



「砰砰」一連三下槍聲，在夜中爆响，那土匪在中槍倒下的刹那，反臂向蕭原一連開了三槍。

蕭原早已在放槍的刹那一伏腰，但槍彈仍然貼着他的腦袋附近，真是險到極。

清點了一下人數後，蕭原那方面除了那名面骨被砸傷的土匪之外，只有兩個受了輕傷，其餘的都安然無損，而那伙土匪一共死了兩個人，剩下的七個也有四個已被刺傷或砸傷，只有三個沒有一點損傷。

「砰砰」，蕭原槍咀向下一斜，朝那仆倒在地上的土匪開了兩槍。

而最令他放心的是，這伙土匪無一逃脫。

蕭原仍然很小心的，緊握着刀槍，彎着腰，迅速地竄到那土匪的身前。

跟着下來，他們就向那七名土匪分別進行盤問。

只要一發覺有什麼不對，緊扣在槍舌上的食指就會毫不猶豫地扣動，將槍腔內的子彈全部射向那土匪的身上。

盤問的結果，他們得知匪巢在鎮南關西北邊，大約距邊界只有二十里不到的一叢樹林中。

蕭原仍然一動不動，大概死了，但蕭原仍然一腳將土匪棄在手邊的手槍一腳踢飛，然後才一腳將土匪挑轉過來。

而更叫蕭原放心的是，匪巢那方面沒有派出人來接應這伙土匪，換言之，適才的槍聲就不怕被聽到了。

那土匪一點反應也沒有，蕭原目光落在那名土匪身上，立刻確定對方死了。

但匪巢方面雖然沒有派出人手加以接應，負責放人的那伙土匪却在明日與這伙土匪在前面十里外，一處叫石坡口的谷口會合，接應他們回匪巢。

土匪的胸膛上，明顯地有兩個槍洞，正汨汨地流出暗黑色的液體。

蕭原知道這一點之後，一則喜一則憂，喜的是可以再接再厲，一併在石坡口將那伙來會合的土匪消滅，削弱土匪的實力，憂的是適才的槍聲不知會不會被那伙土匪聽到，令他們提高了警覺。

蕭原不由舒了口氣。

那七名生還的土匪雖然都是兇悍的匪徒，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也根本兜不起來，而事實上他們若不合作也不成，那只會吃苦頭，所以他們是有問必答，知無不言。

現在總算及時將這名土匪擄到，此刻他担心的，不知剛才的幾下槍聲，會不會傳出去，被這伙土匪的同伙聽到。

他們更指出死在蕭原槍下的那名土匪的身份。

他但願不會。

那土匪赫然是三名匪首中的其中之一。

蕭原忙用槍頂了頂那土匪。

那土匪很快奔到蕭原的大石前十丈左右，那些土匪的面目清楚可見。

「快答！」蕭原忙用槍頂了頂那土匪。

蕭原一看這撥土匪已進入陷阱範圍內，於是左手一抬，揚手放了一槍，身軀猛地一矮，只露出小半截腦袋在石上。

蕭原聽後，一顆心總算完全放下。

蕭原之所以將那匪徒擊昏，目的是不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那只手依然搭在額頭上，看着那些奔來的土匪，默數一下人數，只有十一個。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蕭原正想對方有乘機逃走的机会。

勾漢。

蕭原心裏可興奮了，思想了一會，決定連夜趕到前面十里外的石坡口，佈好陷阱，迎接這伙來會合的土匪。

日頭已稍稍偏西，風和日麗，雀鳥啾鳴，石坡口前，一片寧謐，誰也想不到，在這草茂樹綠的山坡下，是一個殺機四伏的地方。

蕭原與十二名土匪早就埋伏在坡脚下那片平坦的周圍，而那七名土匪除了一個用作餌之外，其餘的全細柳結實，並用破布塞着咀巴，藏在一叢密密的荊樹叢中。

蕭原則親自陪著那名作餌的土匪，站在一塊半人高的石後，只露出小半截身體。

那名作餌的土匪在事先得到了警告，若是不合作，按照吩咐去做，將會死得很慘，那土匪嚇得諾諾連聲，答應盡量合作。

蕭原挑選這名土匪，亦是看出這名土匪是七名土匪中表露得最驚怯的一位，所以才選中他作餌。

按照路程計算，那伙來會合的土匪應該在午前進到，但現在已是午後一時許，仍未見人影，令到蕭原焦慮不已。

他焦慮的是，昨晚的槍聲若真的被那伙土匪聽到，起了疑心，而不來會合，趕回匪巢，那就糟了。

而他也暗暗作出了決定，若等到那伙土匪來，便立刻帶著奪回來的三萬塊大洋往回走，雖然不能全攔那夥匪，最少，也削弱了他們一部份力量，並完成了最主要任務。

蕭原立刻壓低着聲音對身邊的土匪說道：「來的是不是就是趕來這裏會合的一撥人？」

那土匪定睛看了一下，舔舔乾燥的咀唇，點點頭。

「快揮手向他們招呼，」蕭原用一只手搭在額前，表現上是遮擋陽光，實則是藉此不讓奔過來的人看到他的面目。

那土匪立刻將手舉起揮動起來，扯開喉嚨喊：「嗨——」

那隊奔來的人聽到喊聲，目光一齊望過來，為首三人大概認出了蕭原身旁的土匪。

蕭原附近的土匪，加上表現得這樣合作，他應承這名土匪，若是能够成功剿滅那夥土匪，而他又願意改邪歸正，饒他一命並放了他。

那土匪見有希望，大喜過望，連聲答應願意帶路並表誠合作。

於是蕭原決定翌日清早出發直撲向匪巢。

山路崎嶇，草深林密，不但要提防野獸的突然襲擊，更要提防那些奇毒無比，出沒在樹梢的毒蛇，蕭原一行人雖然只走了大半日，但是每個人皆顯得有點疲累。

照帶路的那名土匪說，只有走這條路，才能避過李雄陳勇這股土匪的崗哨。

為了達到一網打盡的目的，蕭原當然不希望在不接近匪巢時，便被發現而遁走，所以他選擇了這條很難走的「路」。

走在陰暗的山林內，令人有一種鬱悶的感覺，陰暗沉靜得有如置身地獄，幸好在途中沒有發生意外。

翻過兩座山林，在山脚的一些灌木林前停下來，那帶路的土匪與蕭原站在最前面，指着左側一處峽口道：「進入那峽口，深入大約三左右，就是他們藏身的地方，那裏是一片谷地，另有一條峽道通向邊界那面，距邊界只有十多里。」

蕭原順着那帶路土匪手指處，放眼打量，那裏果然有一個峽口，被兩座足有百十丈高的山夾着，山勢很陡。怪石嶙峋，不容易攀爬，而峽口雖然只有十數丈闊，但却長滿了荊棘藤葛，很難看到峽道內



## 環球新書介紹

### 死神玩具

唐平是個電動玩具製造商，擁有一個規模很大的製造廠。為了滿足自己的自大狂，竟然致力於製造電動人，亦為了使所有的人知道他的「偉大」，於是警務署高級要員，奇俠司馬洛等，全被唐平製造的電動人冒充，市面一片混亂。

警長殺死上級，司馬洛率眾大鬧軍部，上校生命亦受威脅。真的司馬洛自然不能袖手旁觀，為人為己，縱是龍潭虎穴，司馬洛都要闖一闖，與唐平鬥智鬥力，過程緊張刺激，題材創新。

(每本\$8.00)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蜘蛛巷是個藏污納垢的地方，內裏住着各式各樣的三五人馬，一般人都望而却步，一日，安慶館的老板王麻子，和石狗子相繼被人殺死，偵緝隊的優豹來到朱老三家問話，却問不出什麼來，優豹帶着小白到王麻子家調查，知悉王麻子已把安慶館賣給別人，而這新老板却沒人見過，正當優豹到安慶館時，新老板適時出現，他正是胡二刁，優豹懷疑作案的可能是胡二刁，派人監視他的舉動，一夜，優豹等人正在溝內撈屍，突見碼頭上一羣苦力和安慶館的人打起來，優豹向天鳴了一槍，胡二刁趁此機會急逃奔到王麻子屋外，翻牆入院內……

## 水溝大混戰

## 兇徒遭殲滅

奸夫

過了一忽，只見一個丫頭模樣的女人，手上捧着一具鍋子走了過來，丫頭故意用力踏着地，發出響聲，好像要通知屋內

的人般。到了楊小素屋門外，叫道：「太太，參湯及點心送來了！」

屋內傳來楊小素的聲音，「把它放在門外，我自個去拿！」

丫頭應了一聲，把鍋子放在地上，又

民初俠情倫理故事

文圖  
龍飛·王可

## 森王貓 (下)

用力踏地的走去了，丫頭走遠了，房門才拉開，屋內洒出一地燈光，楊小素穿着一套內衣褲，胸襟半敞着，露出一截白雪之的胸肌，雙頰泛著紅潮，伸頭向左右看了一下，彎腰把鍋子拿了進來。

這當兒，胡二刁已把屋內的情況看了一遍，床上被褥凌亂，紅帳半垂，却不見床上有人。胡二刁跳了下去，正想走前偷聽，忽聽前屋有人喝道：「誰？」

胡二刁一怔：「除了俺還有誰，半夜跑來王府的？」

只聽一個細細的聲音道：「老蔡，是俺！」

胡二刁心頭一陣亂跳：「果然是這個雜種！」原來那聲音十分耳熟，彷彿是安慶館內王炳的聲音。

胡二刁心想，「俺光去瞧他，反正在半夜，這裏的戲沒這般早唱完！」

走到門子靠二進處，只聽那老蔡好响的喉嚨道：「王兄弟，你這時候急衝衝地跑來幹什麼？」

「剛才咱們跟碼頭上的獅幫幹上了，差點沒命！」

老蔡顯然十分驚訝：「這是為什麼？獅幫可不是好吃的菓子！」

「姓胡的領着我們幹的！俺不跟他們應付能瞞得過去麼？」

「那你來這裏做什麼？」

「請告訴太太，姓胡的該是道上的高人，眼光準，武藝兒便是要得，鬥起來比咱們還兇狠，只不知是那條綫上的！」

老蔡道：「那你可得下點功夫，好歹把他的東西磨出來才對呀！」

王炳還未答話，只聽大門「砰砰」的撞得連天响，王炳道：「糟了，不知是誰！」

老蔡道：「你找個地方藏一藏，俺去看看！」

胡二刁忙退回內院，只聽老蔡問道：「誰呀？三更半夜吵得人睡不着覺！」

只聽外面有人道：「局子內來的，咱們是追人追來此處的，請開開門！」

胡二刁一聽，暗罵道：「原來是這頭呆鳥！」他等老蔡開了門，放進去，忙翻上牆頭，向外一躍，剛落地，只覺腰眼上一涼，有根硬物抵了上來，「姓胡的，千萬不要動，跟咱們回去一趟！」

胡二刁只得把手舉起，道：「你們是誰？」

「放光棍一點，幸虧咱們隊長聰明，一猜便猜着你一定躲在這裏！」

胡二刁在心裏罵了千百遍，嘴上却笑道：「你們隊長呢？」

只見那優豹自內走了出來。「俺在這裏！」

胡二刁問道：「俺犯了什麼罪要犯你動駕！」

「公然械鬥，這便是罪名！姓胡的，你給俺放光棍一點，別惹火了老子，否則有你好看的！」優豹站在胡二刁面前，手指頭幾乎指到對方鼻尖上去了！

胡二刁冷冷地道：「隊長好威風呀！左右不過多了一枝槍而已，也沒什麼不得了了！」

「叭！」優豹伸手便在他臉上擱了一巴掌，「你想討打還不容易！」回頭又對



## 山

老蔡道：「對不起吵醒了你們！帶走！」

胡二刁在槍口下還能變出什麼花樣來？只得乖乖跟他們離開。

老蔡道：「天氣寒冷，隊長您為什麼不來喝杯酒暖暖和和？」

「對不起，待俺改日有空再來吧！」

優豹頭也不回，雙眼緊緊瞪着胡二刁的身子，生怕他猝然發難。

局子內，燈火通明，施子勝、老周，優豹跟老蔡都坐在爐前。

施子勝笑了一笑，親手替胡二刁解下繩子，道：「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王大隊長！」

「王大隊長？」在場諸人俱是一怔，把眼投向胡二刁。

只見胡二刁不慌不忙地說道：「小弟原是省內的偵緝大隊的王森，請大家多多指教！」

優豹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這可是真的？」

施子勝含笑道：「早前他已把文件及各種省長的介紹信給俺過眼了，錯不了，歡迎王大隊長來本城協助維持治安！」

原來此人便是山東省偵緝大隊的大隊長「山貓」王森！王森長身抱拳道：「不敢，小弟此次來此，行動極為秘密，怕洩露消息，所以沒先來跟諸位打個招呼！」

施子勝道：「王隊長這次任務重大，在未完成任务之前，即使是局子內的人也不得透露一點風聲！」

衆人道是之後，優豹問道：「老兄，你鬼鬼祟祟的，差點把你視作歹人！」

王森笑道：「幸好小弟沒讓你的『黑棗』（子彈）打中！」

優豹臉上一紅：「不知隊長的任務是什麼？」

「你不問小弟也想說了。這次省內得到一個消息，要俺來查一查這個王麻子，大家都知道鬼子兵現在侵入東北三省，但他們胃口大，還想覬覦山東這塊肥肉，暗中派人來華跟本地的幫會組織聯系，希望藉他們作內應，好讓鬼子兵一到便可垂手而得……」

優豹碎的一拳擊在桌子上，道：「大麻子莫非是這種狗養的漢奸？」

「根據可靠的消息，王麻子的確跟鬼子兵的特務組織有來往！沒想到我還未到青島，便聽說王麻子被人殺死了！爲了查明王麻子的手下，省內讓我化了個身份而來……」

優豹插腔道：「你便向王麻子買下了那月膏子舖？」

王森笑道：「兄弟那裏來的錢？咱只是施了點手段，把買主胡二刁扣了起來，然後由兄弟假扮他而已！」

老周一聽，忙問道：「王麻子死的那一夜你分明在蜘蛛巷出現過嘛，那是爲了什麼？」

「那時候，俺還未決定假扮胡二刁，想潛入王麻子家調查一下，那個賣饅頭飽的老頭不肯說出王麻子的住址，但兄弟還是把它找着了，可惜王家四面佈滿了暗樁，兄弟不敢造次才悄悄離開的！」

老周又奇怪了。「王麻子既然在家內外佈下暗樁，又怎會輕易讓人放倒？」



「所以兄弟認為殺人的兇手，不是你們所說的乙！乙也可能跟兄弟遇到的情況一樣，臨時打了退堂鼓！王麻子被人殺死，可能是死在手下刀下！」王森把剛才自己無意中探到的消息說了一遍：「這個兇手也可能就是楊小素的奸夫！」

優豹精神一振。「這奸夫是誰？他連王麻子的老婆也敢偷，胆子當真比天還大！」

「奸夫是誰還是次要的！」王森續道：「最重要的是要查明奸夫為何要殺死王麻子？是要向鬼子兵獻媚呢，還是另有原因？」

老周道：「極可能是鬼子兵認為王麻子不合用了，為免洩露軍機，是以又派人把他殺掉了！那個奸夫也可能已給鬼子兵收買了，留在王家起着監督的作用！」

施子勝大喜，道：「查出原因便好辦了！」

一直不作聲的老古這時開了口：「青島城說不大，說小不小，但一般人行兇之後，所做的善後工作不一定十分仔細，但為何咱們查了半個月，仍找不到王麻子的頭顱？而且若是鬼子兵下的手，他必然不會故意再割下死者的頭！」

「王炳這人行跡可疑，今後大家都小心一點！」王麻子把王炳的事仔細述了一次。

優豹罵道：「這人當真是個難種！既拿咱們的錢，又拿王麻子的錢，更拿安慶館的錢，說不定還拿鬼子兵的錢！王雙雁當真是瞎了眼才會請他做錢眼！」

話一出口才覺得有點不對！王雙雁是

王炳的堂兄弟，而王炳做錢眼也是他一手經辦的！王炳既然有問題，那麼王雙雁亦可能有問題！難怪施子勝不讓王森的身份洩露出去！

老周道：「咱們把王炳抓來一問不是一清二楚了麼？」

「不可！」王森道：「咱們要釣的是大魚，王炳只是個小腳色，不值得為他打草驚蛇！」

施子勝道：「咱們掌握的資料已逐漸豐富，但隨即又發生了幾個新問題。第一，石狗子為什麼會被人殺死在家內？開始的時候，咱們以為他因為看見那個兇手（乙）的樣貌，所以讓人殺死，但現在咱們又認為乙不是兇手，那麼石狗子為何會被人殺死？第二，石狗子的屍首為何會被丟在碼頭邊的小溝內？按說若是殺了人滅口的話，根本不必割下腦袋！」

衆人都陷於沉思中，室內一片寂靜，却又煙霧繚繞。

過了一陣，王森道：「這可能是兇手故意放出的煙幕，目的便是要模糊咱們的視線！」

施子勝又道：「還有一點，王麻子為什麼要把安慶館賣掉？」

這一點連王森也答不出來，過了一陣，他才道：「王麻子一死，我的任務已沒有那麼要緊，但楊小素有個奸夫，情況又有了變化，鬼子兵可能要拿這個奸夫代替王麻子的位置，所以當務之急還是把那個奸夫挖出來！」

施子勝反問：「隊長有何高見？」

王森想了一下，道：「明夜我再潛入

王家，你們帶人追進去，趁機到楊小素房內搜一搜，當然我會去查明奸夫在房內才發出訊號！」

優豹道：「但最怕咱們一進去，那奸夫聽到聲息便逃了！」

王森笑道：「他逃走難道不用出門？」

一出門他便看走了，也不會放過他！」

施子勝想了一下，道：「這辦法雖然不是沒有缺點，但既然沒有其他辦法，也只好採用了！咱們想好了細節，明日下午再去通知你！」

「好吧！俺也不能再坐下去了，否則便要讓人生疑了！」王森起身告辭。

衆人也不送行，王森出了屋子，向蜘蛛巷走去，路上全沒礙眼的人！

到了安慶館外，王森伸手去掏鎖匙，準備打開，就在此刻，他忽然聽到背後有個聲音響起，立即一伏身，向旁閃開。

### 互爭先機

王森閃開之後，立即回頭一望，只見對面屋頂上似乎有個人影一閃，但隨即隱去。

王森略一沉吟，終於還是把門打開，閃了過去。

館內一片漆黑，王森心頭忽生一絲警覺之心，忖道：「怎地靜得如此奇怪？小虎子呢？」心念一動，脫下一隻鞋子，脫手向前拋出。

「巴」的一聲，鞋子落地，但館內依然寂靜如死！

王森心頭更加不安：「若是小虎子在內，他聽見這聲音必會出來探視……莫非

他出了岔子？」再脫下另一隻鞋子，再向另一端拋去。

又一道清脆的落地聲傳來，這次王森清晰地聽到一個異聲，證明館內有外人，他想了一下，估計可能是王炳帶着王麻子以前的手下來了。他身無寸鐵，有點慌，忙斜竄幾步，匿在梁二平日的那張櫃子後面。

王森硬是有股沉穩的狠勁，心想：「你們遠來是『客』，老子便跟你們拚一拚，看誰耐性好！」

過了一陣，王森便聽到一個輕微的腳步聲，細聽一下，腳步聲起落凌亂，竟然不只一個。腳步聲越來越近了，王森聽出共有三個人。

那櫃台的下面是空心的，王森把身子縮了進去，並盡量把呼吸放輕。

那三個人已離櫃台很近了，王森還是沒動，忽聽一個漢子喝道：「胡二，別他娘的像隻縮頭烏龜，有胆的便出來讓咱們見個高下吧！」

前廳響着回音，那人又道：「你既然有胆到咱們地盤撒野，現在咱們來了，你怎麼反而不敢出來！」

敢情這些人竟是獅幫的人！王森暗呼不妙，小虎子一定凶多吉少了。現在他只想趕快退出館子，但有人走近櫃台了。

王森當機立斷，身子縮長，用肩頭把櫃台掀起，那大漢冷不及防被撞了一下，「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王森未待對方有所反應，抽開抽屜，抓起一把算盤衝了出去。

只聽「呼」的一聲，不知誰的刺刀迎

來，擰腰一滾，脫離桌子範圍。

那大漢一斧擊裂桌子，已不見了王森，標前一步，手起斧落，望王森砍去！

王森左肘支地，右手食指一扣，只聽「砰」的一聲，那大漢大叫一聲，拋下利斧，扶腕而退。

此刻，那個手持手電的大漢也伸手去掏手槍，由於他慣用反手，所以手槍掏出之後，還要換手，一緊張，槍管跟手電相碰，發出一道響聲。

王森立時自地上彈起，手腕一移，槍管對着那漢子，喝道：「操你娘的！獅幫算是什麼東西？趁老子不在來搗窩，乖乖地把槍拋下！」

那漢子悍不畏死，手腕一翻，把槍管對了過來，不料王森比他更快，「砰！」又一槍擊在他手腕上，手槍「篤」的一聲跌落地上。

那大漢一痛之下，手電也跌落地上，幸而沒毀掉，仍發出白光。

王森緩步走前，對方急忙後退。「狗養的！都給老子站着，否則請你們喝一頓『蓮子羹』（子彈）！」

那些大漢噤若寒蟬，王森把槍拾起，一看，竟是柄精緻的八响小手槍，這種手槍發出的聲音極輕，最宜暗殺，而且價錢極昂，王森不由瞪了他一眼，只見那人臉上一片凶煞，身子高大而結實，心頭一動，暗忖這人的來歷絕不簡單！

「狗養的！誰買你來的？」

「你說什麼，俺可聽不來……」那漢子露出一股可憐巴巴的模樣。

「老子在道上已混過不少年了，自小

面刺了過來！王森臨危不亂，算盤一砸一歪，用木栓夾住刺刀，同時飛起一脚，把對方踢倒！左手一翻，已握住那柄刺刀。說時遲，那時快！另一個大漢揮着斧頭劈了過來。

王森一轉身，算盤向上一格，只聽「咣」一聲，算盤吃斧頭一斬，立時裂成兩截，算盤珠子跌落地，「得得」地亂响着。

那大漢顯然一怔，王森的刺刀已及時一劃，只聽那大漢「啊」地叫了一聲，料是掛了彩！

這時候，那個被櫃台撞倒的大漢已爬了起來，揮着一雙鐵鉤與同伴雙雙合戰王森。

王森不知對方來了多少人，未敢怠慢，生怕對方援兵一至，自己將再難脫困。心念電轉，斜退幾步，回身抓起一張板櫈，讓對方的鐵鉤抓空之後，才猛地擊出，只聽「咚」地一聲，那大漢腦袋着了一記，登時暈倒地上。

黑暗中打鬥，格外容易分出高低，有深厚的傳統武技基礎的，除了練就一雙夜眼之外，還能自聲音聽出對方的出手，身位及動作。

王森三招兩式便已撂倒兩人，另外一人見狀心胆俱落，忙不迭向後急退，跑到門後才拉門，準備把門拉開。

王森抄起一張板櫈，猛力脫手拋去！那漢子聽見風聲，慌忙身子一縮，後肩仍被板櫈掃過，大叫一聲，不敢再去開門。

這一聲大叫過後，內堂立即傳來一陣

便玩槍玩刀的，什麼玩意兒沒見過？這柄槍是誰給你的？唔！」王森一邊說，一邊把槍管指向他額角。

那漢子本是低着頭的，這時候身子忽然一掀，同時飛起一脚急踢王森的腰腹！好個王森，急切之間提起膝頭一格，但對方力大，給他踢得旋了一個圈。

那漢子道：「兄弟，跟他拚了！」飛身再一脚望王森後背踢去！

王森像一頭山貓般斜跳起來，右足剛落地，右足便猛地向後一蹴！

兩隻鐵腿在半空一碰，相互都蹬退兩步！但王森反應極快，那漢子還未踢出第三腿，他已轉過身來，右手的八响槍叫响，把一個手持鐵鉤的大漢解決，匣子槍遙指那高大的漢子！

槍聲只輕微一响，有點啞，比過新春燒的小鞭炮還輕！但是這一輕响却發揮極大的威力，所有的人全部靜止了！

一個大漢道：「胡爺！咱們做趟交易，你看怎樣？」

王森冷笑一聲，道：「老子要殺你們這狗公生的，狗娘養的雜種，比踏死一隻螞蟥還要輕鬆，有什麼交易能够叫老子動心的？」

「有有！咱們剛才該死，捆了您的幾個手下……」

王森聲音更冷，八响小手槍斜指着他：「眼下老子那些弟兄呢？」

「只有，只有四個……都在後頭，有人守着……假如您肯放過咱們，咱們也放了他們！」

王森道：「這主意不錯，但人俺未看



過，叫俺怎樣相信你的話？」

「胡爺要看辦還不容易？」那漢子諂媚地道：「俺這就叫人送過來！」隨即提聲叫道：「黑三子，你這呆鳥還不把人好好地帶過來？」

他連喊幾遍，才聽到裏面傳來一陣腳步聲，接着見一個大漢抓着一柄利斧，一個拿着桿長槍在遠處吊着，小虎子、王炳、梁二還有一個夥計雙手被反縛在後背，大腿也被緊緊地纏着細繩子，只能慢慢地走過來。

王森心念一動，見用強不行，便道：

「好吧，咱們來個公平交易！」

「對對，公平交易！」

「眼下在老子槍管下的有五個人，咱在你手中捏着的是四個人，這如何公平？四個換四個！」王森淡淡地道：「這才叫公平交易！」

那漢子吃了一驚。「胡爺您不開恩一下麼？」

「操你奶奶的！剛才你們偷襲老子的爲何不開恩一下？肯是不肯一句話，快說！不說拉倒再拚過！」

「但您已放倒了咱們一個兄弟，這不是扯平了？」

「不，一句話，四個換四個，幹不幹？俺要留下他！」王森指一指那個高大的漢子。

高大漢子道：「你留下老子幹啥？」

「你放心，俺只是有幾件事要跟你研究而已，絕不傷你一根毫毛！」

剛才談交易的那個漢子立即道：「好，咱相信胡爺你是條好漢！好漢子說的話

可當作聖旨，四個人換四個人，黑三子，放人！」

一個漢子立即替小虎子等人解開麻繩，王森用槍指住高大漢子，道：「行了，你們開門走吧！」

高大漢子叫道：「老……你他娘的良心讓狗吃掉，便要我來替你們換命！小心俺豁了出去！」

那漢子冷冷地道：「不會的，胡爺說過不動你一根毫毛！你放心，你老婆及兒子小弟會好好照料，還有你老娘，咱們也不會虧待她老人家！」

高大漢子臉色刷地變白了，怔怔地說不出話來，額角上的汗珠兒像山水般淌下來。

小虎子道：「大哥，咱們……」

王森道：「關門點燈！」

燈點起之後，一個夥計拿來了一條繩子，把高大漢子綁了起來。

「姓胡的，你說話跟放屁一樣啊！剛才你怎樣說的？」

王森把槍插在腰上，笑道：「俺可有動你一根毫毛沒有？嗯，相好的，你貴姓大名啊？」

「哦？你要跟俺研究的，便是這個問題嗎？」

王森臉色一寒。「俺雖說不動你一根毫毛，但並沒有說別人不可以動你！乖乖的，你也不是頭一天出來混的，連名字這種芝麻綠豆的小事兒也不敢說，叫人怎麼會平心靜氣？」

高大漢子想了一下才道：「俺姓倪，叫大牛！」

「倪大牛！俺也不想跟你研究你的姓名是真是假，俺且問你，你是誰派來的？來此有何目的？」

倪大牛眼光忽然自王森旁邊掠過，說道：「俺是原彪派來的……原老大認爲你剛才在他臉上抹灰，所以叫咱來找你的霉氣！」

「還有呢？全部給俺掏出來！」

「就是這些，打死俺，也是這些！」

王森道：「不是吧，若是這般簡單，剛才那小子爲何會拿你的老娘，老婆及兒子來威脅你？」

「誰說他威脅俺？」

王森道：「好吧，俺也不想跟原老大再結怨，也不想再鬥下去，地面上有官有兵，俺把你交給優待，他要怎樣辦便怎樣辦！」

倪大牛臉色霎時比紙還白，叫道：「你敢破壞規矩？原老大可不會放過你！」

王森冷笑一聲：「告訴你，你要跟老子比狠，還差一截，原老大有什麼厲害手段使過來，俺都一一接得住！」回頭道：「小虎子，送他去局子內，順便叫局子內派人來收屍！」

倪大牛破口大罵起來，王森道：「這裏有屍體，俺不把你送官，將來發生了什麼岔子，俺還能做生意？」

小虎子抓起倪大牛說道：「乖乖地走吧！」

王森把那柄八响小手槍拋給小虎子。

「看穩一點，別讓他跑掉！」

小虎子應了一聲，拖着倪大牛出去了，王森道：「天快亮了，你們也別回家啦

，在這兒瞓一會兒吧，路上又不安全！」一回頭，不見了王炳，忙問梁二：「王炳去了那裏？」

一個夥計道：「老闆，俺見他入內堂去了！」

王森立時大步走入內堂，內堂又黑又靜，他大聲叫道：「王炳，王炳！」

王炳卻沒做聲，王森點起燈來，四下房間一照，卻不見王炳的影子，正想到茅廁查看，才見王炳捂着肚子，苦着脸走了過來，「老闆，剛才您好像在叫俺？」

「你去那裏？」

「剛才讓他們細住，蹺了一肚子廢物，所以去了一趟茅廁！」

王森道：「沒什麼事，俺只是怕你發了意外而已！早點歇息吧！」

「是！」王炳低頭去了。

王森正想入房，耳畔忽聽到遠處似乎傳來一道槍聲，他心頭一怔，暗道：「沒的是小虎子出事啦？」重行披起外套，戴上禮帽，走出前堂，對梁二道：「外面有槍聲，俺出去看看，你到內堂吧，那裏安穩一點！」

正想拉開大門，冷不防外面跑來一個人，昏暗的燈光下，依稀看出是小虎子。

「小虎子！發生了什麼事？」

「大哥，出了岔子了，那倪大牛讓人在屋頂上用短槍打死了。」

「人呢？」

「還躺在巷子內！」

「快帶我去！」

兩人出了門，小虎子飛快地跑着，轉過了兩條巷子，忽聽他喝道：「停手，否

則俺要開槍了！」

王森推開他，舉槍一瞄，只見一個漢子拔脚而跑，兩人追前，王森取出「來打」打着火，只見倪大牛頭角中槍，寒風中，血已凝固，一柄利斧就在他屍體旁邊，看樣子是剛才那大漢丟下的！

王森心頭一跳，問道：「你剛才有沒有還槍？」

「有！還了兩槍，但是却讓那人逃掉了，料不到他去了又來了，幸而未讓他得手！」

王森毅然說道：「這一千人一定跟殺死王麻子的同爲一夥，快把屍體運去給優豹！」

兩人拖着倪大牛的屍體出了蜘蛛巷！街道上已有行人，王森忙道：「現在天快亮了，料必沒有危險，我不方便亮相！你自個去吧，小心一點！」

「是！」小虎子抱起倪大牛的屍體，飛快地跑去。

王森待他的踪影不見了才走了回去，剛穿過一條橫巷，一度木門忽開打開，王森回頭一望，却是一個女人提着馬桶出來，那女人怔了一怔，道：「早啦！」

「早！」王森剛應了一聲，忽然後背讓一條硬物抵住！

## 虎穴孤胆

王森只覺一股寒風自後脚背直透上來，但聽背後有人道：「胡爺，你是明眼人，俺手上抓着的是什麼，你該知道！」

王森哈哈笑道：「俺怎會不知道？那是一管槍，能殺人的槍，兄弟請小心一點

，千萬別走火！」

那女人一聽到槍，心頭一驚，手一鬆，只聽「砰」的一聲，馬桶掉落地，桶裏的穢物如雨洒花般潑了出來！

王森及背後那漢子都同時一縮，王森是有意識的，而背後那人却是下意識的，當他發現危險時，握槍手腕已被王森抓住，緊接着只見王森一提膝撞在他小腹上。

那人一吃痛，身體自然下彎，王森左手腕一沉，狠狠地撞在其後背上，那人手一鬆，槍便已在王森手上！

正在心頭暗喜之際，只聽一個冰冷冷的聲音道：「姓胡的，你看背後！」

王森未待對方的話說罷，便把那漢子推在自己前身，隨即後退兩步，貼在牆壁上。

只見前頭又出現兩個漢子，手上都提着槍，那女人見狀，大叫一聲，忙奔入房內。

王森有了那個大漢作擋箭牌，心頭大定，冷笑一聲：「想不到胡某來此不够半個月，便有這許多好朋友，兄弟，你是那條綫上的？」

一個大漢道：「放下人來！」

「對不起，該放的時候，胡某不用你叫，也會放開他！」王森低頭對被自己制住的那漢子道：「兄弟，你這一柄給俺，俺絕不會殺你，你千萬小心一點，要不然俺怕這一槍會走火！」

另一個大漢道：「姓胡的，咱們明人不說暗話，咱們這次來，是俺老大大要請他跟咱們走一趟的！」

「哈哈，你們也算是明人？」王森道

：「你們老大是誰？」

「獅幫幫主原彪！」

「哦？又是他？哼，他真是冤魂不散，一夜之間來了幾起人！」

一個大漢訝然道：「你說什麼？咱們一夜來了幾次？笑話！咱們幫主只派了咱三個人來！」

王森心頭一跳，心頭泛起幾絲疑雲，問道：「你們老大找俺有何貴幹？」

「咱們下面的怎會知道？」

「俺若貿貿然跟你們去，豈不是送羊入虎口麼？」

「胡爺你怕？」

「說不怕的人是傻子，你若不信何不叫你們老大來見我？」

那大漢道：「不過咱們老大表示這次見你沒有歹意，他只想跟你約個地方時間，來一見高下！」

王森哈哈一笑：「他目下在那裏？」

「在碼頭上等你！」

王森付道：「天已亮了，碼頭上人來人往的，原彪也未必敢在那裏動手！」便道：「好吧，你們在前面帶路！」

× × ×

原彪雖說在碼頭見王森，但却是在碼頭上的一間貨倉內，貨倉內堆滿了麻袋包子，人在上面一藏，可真難發現。

王森藝高胆大，仍扯着那漢子走了進去，一入內，大門便被人「砰！」的一聲關上了。

王森一手抓着那漢子，一手握槍，背靠在麻袋上！

「俺還以爲你是個胆大包天的好漢，想不到也是尋常而已！」

王森笑着說道：「彼此彼此，那天假如俺來『請』你，你也肯去的話，俺便服你！」

「你不見俺也是單對單見你麼？還不放人？」

「好！」王森把那漢子推開，順手把槍插在腰帶上。

原彪叫他手下出去，王森問道：「老大叫俺來此，不知有何貴幹？」

「俺是地頭蛇，你是過江龍，兩虎相爭你認爲會怎樣？」

王森哈哈一笑，道：「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不錯，但勝算誰較大？」

「你！」王森毫不思索地道：「不過你也得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原彪哈哈一笑：「不過俺却很看得起你，要是你肯加入獅幫，老二這張椅子等着你來坐！」

王森一怔，道：「獅幫控制一座碼頭已有足够的力量，何必多俺一個？你不怕俺會乘機拉攏勢力，最後把你幹掉？」

原彪誠懇地道：「姓原的是誠心跟你談和的。」反起下襟：「俺連槍也沒有帶來！」

「你總得說說原因！」

「原因很簡單，青島城除了獅幫之外，還有王麻子的鐵鍊幫，城北老林的三虎幫，城西『吳將軍』的百勝幫等幾個大幫會，俺這碼頭是塊大肥肉，王麻子、老林及吳將軍早已垂涎三尺，俺手下人雖不少



，都是些悍不畏死的莽夫，却缺少像你這樣的人材！

「假如你肯屈就的話，不但這塊肥肉緊緊被咱銜在嘴裏，其他幫會也怕了咱們幾分！」

王森哈哈大笑，原彪怒道：「姓胡的，你以為俺在誑你？」

「不是！」王森笑聲一止，道：「可惜的是小弟來此賺吃飯，便是不想再在黑道上混，我之所以帶着幾個兄弟主要的問題防着別人而已，並無傷人之意，唉，老大，既然承你看得起兄弟，俺也是一句話勸你，眼下時代不同了，在黑道上終不能混長久，俺走過七省十五個城市，見過的人和事不少，你勿怪我人輕而口氣大！」

原彪一怔，臉上露出一絲失望之色，半晌才道：「你這些話不必再說了，即使俺想洗手，也得顧手底下那些兄弟的死活，好吧，衝着你這一片好心，俺便交你這朋友，以後絕不再找你的麻煩！」

王森喜道：「多謝老大好意，兄弟心頭感激，過兩天必備一份厚禮……」

「不必了！姓原的沒讀過書，但在碼頭上討活的人，都是爽直的漢子，說是一是一，說二是二，是朋友便大塊肉大杯酒有福同享，有禍同擋，是路人的，一言不合拔刀相向！」原彪揚聲道：「你要卸的貨，過了午，俺便叫人替你卸！」

「多謝，其實貨也不多，才五箱！」  
「都是些大烟吧？」原彪笑道：「將來俺兄弟去你舖子內，只望你勿拿假的充數！」

「兄弟那裏敢？再說，再做生意憑信

用要緊！」王森道：「王麻子已死，他的鐵鍊幫也不成氣候啦，你也不用再害怕他了！」

原彪搖頭道：「不是，他婆娘也是個厲害的人物，王麻子一死，他手底下的弟兄居然沒有散也沒有反，兄弟，俺告訴你一件事，你得小心點，安慶館是王麻子一手創辦的，裏面的人也許有他的耳目！」  
「這個你放心，兄弟的一對招子亮得很，誰是人，誰是鬼，俺心中有數！」王森又試探他：「不知王麻子那婆娘是甚麼出身的？」

「以前是個唱歌的，却讓王麻子勾上了！」原彪露出幾分憂慮之色，說道：「實不相瞞，王麻子一直想把兄弟我攆掉，所以，我也不想跟你做對頭，免得兩頭受敵。」

「原來如此，假如王麻子的人敢動你，你派人通知一聲，兄弟拚着不做生意也要來助你一臂之力！」

原彪驚奇地道：「兄弟，俺是個直腸直肚的人，你這話可是真的？你知不知道昨夜俺為何故意刁難你？」

「小弟不知道！」

「俺跟王麻子表面上是沒有撕破臉，但暗中已較量過幾次，俺還以為你跟他有交情，所以才把安慶館賣給你哩！」

「俺根本不認識，他只認得俺的白銀，俺跟他做成這筆交易，是有個中人從中拉綫的！」

「這樣俺便放心了，來，咱們出去喝幾杯！」

王森拱手道：「不，午過卸貨時俺再

來找你，兄弟若不回來，手底下那些人可要急死啦！」

原彪哈哈大笑，拉開貨倉大門。「那廝下午俺接你到家內喝幾杯吧！」

王森應了一聲，又把那柄槍交給原彪：「煩老大交給你那兄弟！」一頓又問：「昨夜老大可有派人到俺店內？」

原彪道：「沒有呀！有人去麼？」

王森眉頭一揪，道：「他們自認是你派去的，後來讓小弟抓住一個，剛要拖他來見你時半路上讓人用冷槍打死了！」

「那人是什麼模樣？」

王森仔細描繪了一番，原彪想了一下，道：「這人倒像是王麻子的人，不過他不在本城，在烟台！」

王森道：「王麻子烟台也有地盤？」

「他有一個拜帖兄弟是烟台的瓢把子，你說的這個人叫做『獨臂兒』，他雖然雙手齊全，但左臂天生有缺憾，力量極薄，動不得刀子，不過他那隻右手槍法却是百發百中！」

「他既然是王麻子的人，為何會去烟台？」

「是王麻子派他去的，王麻子跟他拜帖兄弟『單眼神』有個聯防協議，互相支援，早一陣『單眼神』因手下有人叛變，所以向王麻子借人，王麻子便派『獨臂兒』帶人走去了，後來便一直讓『單眼神』留在身邊！」

「原來如此！」王森辭了原彪，快步回店，一至店口，只見小虎子怪聲道：「頭兒，你去了那裏？優豹找您哩，人在裏面！」

「好叫小弟以後提防他。」  
原彪睜着一雙半醉的眼，接來一看，叫道：「就是他，就是他！」  
「他？他是誰？」獨臂兒？  
「不錯，俺跟他朝過幾次相了，錯不了。」

「狗娘養的，王麻子把店子賣給俺，他老婆却想來攪渾水！哼，俺絕不會放過那婊子！」

原彪大喜，道：「你若要跟他撕臉，要人，俺跟你！好歹把王麻子的勢力連根拔掉，對你我都有好處！」

「好，衝着老大這句話，咱再乾一杯！」王森喝了酒又道：「不知石狗子是不是這狗雜種殺的！」

原彪冷笑一聲：「王麻子那狗頭唯利是事，心狠手辣，早忘了江湖的規矩了，這有甚麼稀奇？」

「俺聽說石狗子的那顆人頭是您手下在這附近的水溝拾到的，莫非王麻子要來插班嫁禍！」

原彪想了一下，道：「這倒不一定，那水溝是條大暗渠，到了碼頭才變成明溝，隨便有人自溝裏一拋，都會流來碼頭這邊。」

「全城的水溝都匯集在這裏？」

「這倒也不是，不過蜘蛛巷那裏的臭水溝倒是跟這裏相通的！」

王森想了一下，道：「老大，你給俺十個兄弟，俺現在立即去找王麻子老婆算帳。」

原彪目光一盛：「你有藉口？」

「他昨夜用您的名號去找俺晦氣，單

# 神秘莫測

王森連忙入店，不料優豹已自內堂走了出來，向他打了個眼色，標前幾步，抓住王森的胸衣。

王森陪笑着臉：「隊長，俺犯了什麼罪，請您高抬貴手！」

「昨夜你動槍殺了人，咱們局長要當面聽你解釋解釋！」優豹裝出一副凶煞氣：「現在立即跟我走！」

王森輕輕推開他的手：「隊長，您別焦急，就算皇帝有聖旨，也可稍緩一時半刻，俺是個生意人，可不想惹官非，但也得讓俺跟夥計們交代一下！」

優豹放開了手，說道：「好，俺抽一根烟等您，請你放光棍一點，不要乘機溜掉！」

王森對梁二道：「梁掌櫃，剛才俺已跟原彪談好了，午後他便派人替咱們卸貨，俺若趕不回來，你便帶個人去碼頭收貨吧！」

梁二道：「原老大不再刁難咱們？他要收多少錢？」

「人家付多少，咱們也付多少！一個兒不多，一個兒不少！」

梁二由衷地讚道：「老闆您真行！」

王森哈哈一笑，轉頭道：「請隊長帶路！」

優豹在前，小白在後把王森夾在中間，一路上三人都默不作聲，才入局子裏，優豹便道：「大隊長，那個被人槍殺的狗雜種，你說是誰？就是乙！」

「就是乙？」王森微微一怔，「你怎

只此一點已够了。」  
「好！俺跟你去一趟！」原彪一拍胸膛，「這酒回來再喝。」

原彪叫了個親信到碼頭召集人手，不一陣叫了五十多個人來，浩浩蕩蕩向蜘蛛巷。

蜘蛛巷內的大小混混一見到這陣架勢，便知今日有戲瞧了，又怕刀槍無眼給誤傷，都是懷着又喜又驚的心情往門窺處探頭。

王森先回店召集了幾個夥計，小虎子悄悄在他耳畔說道：「頭兒，那王炳今早便一直不見，優豹找了他半天，都未能找到。」

「哦？這狗養的去了那裏？」王森一怔，「先別去管他，你跟俺去找王麻子老婆。」

一行人走到王麻子家外，只見房外不見一個人影，王森點了十二個人，道：「其他的兄弟請守在外頭，裏頭有了反應才好進去！」又向小虎子打了個眼色。

小虎子上前攔起門來，門板兒砰砰地响着，裏面就是沒一絲回聲。

原彪道：「不成王麻子的人都成了縮頭烏龜？」

王森道：「他不開門，咱不會翻牆上去？老大，你帶人由前屋入去，俺由後屋進去！」

「好吧，就這麼辦，看誰先搶得到頭功！」

王森帶着小虎子及安慶館的夥計兜向後面，到了那裏還是不見有人，一扇後門閉得緊緊的。

王森忽然道：「王炳已可動手了，先把他抓回來迫供，但要等我去找原彪時才動手！」

x x x

「好！」施子勝道：「現在立即分頭行動。」

王森道：「你們找個名目再去王家看看，希望這人便是楊小素的奸夫！」

「不要緊，趕緊叫人描一張圖，等下去我見原彪！」王森道：「你們找個名目再去王家看看，希望這人便是楊小素的奸夫！」

「好！」施子勝道：「現在立即分頭行動。」

王森道：「你們找個名目再去王家看看，希望這人便是楊小素的奸夫！」

「不要緊，趕緊叫人描一張圖，等下去我見原彪！」王森道：「你們找個名目再去王家看看，希望這人便是楊小素的奸夫！」

「好！」施子勝道：「現在立即分頭行動。」

王森忽然道：「王炳已可動手了，先把他抓回來迫供，但要等我去找原彪時才動手！」

x x x

午飯之後，王森帶着小虎子及兩個夥計去提貨，原彪果然有信，很快便叫人卸下了貨了，還笑道：「胡老闆，你最好打開箱蓋驗一驗貨，看看對不對，這年頭糊塗賬多得！」

王森知道原彪對自己仍未能完全放心，便笑着叫夥計把五隻木箱的蓋子當面打了開來，裏面裝的全是大烟。

原彪哈哈笑道：「老胡，真有你的！這五箱夠你發財啦！嘿，你向誰買的？」

王森暗暗好笑，這五箱大烟是省內緝到的，却運來此替王森掩飾身份。

當下王森笑道：「不是小弟信不過老大，實是這行有這行的規矩，賣主不同意，俺可不敢亮出他的名號！」

「是俺魯莽，請到舍下喝杯酒！」

「老大盛意拳拳，小弟若不去，倒要讓你生氣了！小虎子，你們先把貨運回店內，路上小心一點，別讓人搶去！」

x x x  
原彪酒量極豪，五杯下肚，臉色絲毫不變，不料王森的酒量絕不比他差，喝得比他還快，同樣臉色不變。

原彪大喜，笑道：「俺這次可找到對手啦，來，再乾一杯！」

王森陪他喝了七八杯才道：「老大，俺有件事要請教您一下，不知你肯賞個薄臉否？」

「兄弟怎地說起客氣話來啦？甚麼事快說來聽聽！」

王森把倪大牛那張畫像拿了出來，道：「這個便是潛入小弟店內橫行的狗雜種，你替我認認，他是不是王麻子的人，也



小虎子急衝幾步，雙腳一蹬，手掌在牆沿上一攀，人便輕巧地翻了上去，一個夥計讚道：「小虎子真有你的！」

小虎子蹲在牆頭上，四周看了一回，伸手向後打了個手勢，王森等人立即也爬了上去。

王森首先跳下圍牆走了進去，王麻子那座後花園的菊花早已枯黃了，大概人死，就沒人打理。

王森向四周瞄了一眼，帶頭向宅子內走去，他首先找到楊小素那間寢室，附耳在門板上聽，裏面沒一絲聲音。

他輕輕伸手一推，房門立即彈開，屋子內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床上的被褥摺得整整齊齊，紅錦帳搭在金鈎上，几上的茶已涼，窗戶緊閉，屋子內冷冷清清的。

王森看了一回，說道：「到外面去看。」

衆人一直走向中堂，還是見不到王家的人，却看到原彪跟他的手下已經來至靈堂。

原彪正在吆喝手下把靈堂拆掉，王森連忙阻止：「老大，別打草驚蛇，您那邊見到人沒有？」

「連老鼠也未見過一頭！鐵鍊幫都跑去哪裏了！」

王森心頭十分奇怪：「楊小素鬧什麼玄虛？怎地一下子便跑個精光？」回頭對小虎子道：「快去附近問一問！」

小虎子去了之後，王森見靈堂上仍停着棺材，棺材蓋雖然蓋着，却未上釘，王森閉住氣扳開棺材蓋，一股中人欲嘔的屍

臭立即衝鼻而來，衆人忙不迭後退。

屍體上蓋着一幅白布，上面還壓着一堆紙錢，王森揭起白布一看，那具無頭屍體，頸上碗口般大小的傷口已潰爛，模樣兒十分恐怖，王森忙鬆手把棺蓋蓋回。

原彪說道：「兄弟，這死屍有甚麼好看？」

王森拍拍手，小虎子剛巧進來：「頭兒，附近鄰居都說沒見到他們搬家，一夜都是靜悄悄的！」

「這就奇怪了！王麻子家人加上那些雜碎少說也住了百十個人，怎會一下子便像土遁般不見了？」原彪抬頭道：「兄弟，你看如何？」

王森還未答，小虎子說道：「也許他們連夜悄悄走了，臨行時才去咱們店內搗亂！」

原彪道：「莫非楊小素那婆娘投靠『單眼神』？」

王森心頭一動，付道：「說不定那奸夫便是『單眼神』！他跟王麻子在鬼子面前明爭暗鬥，也許門不過王麻子，所以先跟楊小素拼上了，然後再暗中幹掉王麻子！」可是又覺得這件事實在有點奇怪，第二件是「獨臂兒」是不是殺死王麻子的兇手？他又是否被什麼人打死的？

不論好歹，獨臂兒之死一定是有人不想他在局子裏把秘密洩露出去！

石狗子的頭顱為何會出現在碼頭的水溝邊兒，是否是被水衝去的？

楊小素跟家內的一千人去了那裏？她為什麼要忽然來個撤退？是因為自己的身

份暴露了麼？

想了一陣，王森認為楊小素一定不會就此離開青島城，這是塊肥肉，她會輕易放棄麼？

正想再沉思下來，原彪的話打斷了他的思路：「兄弟，下一步該如何辦，你得開個口呀！」

王森道：「現在俺也還沒主意，老大你先帶人回去吧，今晚俺再去找你！」

「也好，你若要人，俺隨時替你準備着！」

人散了之後，王森却不回店，拐腳走出蜘蛛巷，再穿過幾條小巷，去敲一座土房的木門。

門「呀」的一聲打開，開門的是個毛頭小子，問道：「您找誰呀？」

「請問方人也先生在家麼？有個遠親託咱捎封信給他！」

「您請進吧！」

王森進去之後，大門便又關起。土房雖然簡陋，但地方還不太小，有廳有房，那毛頭小子道：「方爺就在屋子內，您自個進去吧！」

王森還未進去，只見布帘兒一掀，裏面走出一人來，正是施子勝，原來施子勝怕王森會暴露身份，所以特地向親戚借了座土房作臨時聯絡站。

王森入屋之後，把剛才的事詳細細說了一遍。

施子勝想了一下道：「這有點奇怪！這麼多人離開，隔壁的人又不是都死絕了，怎會聽不到一點聲音？你剛才說那條水溝通去哪裏？」

「碼頭！」王森心頭一跳，「莫非王家有條暗路跟水溝相通？如果他們由那裏離開，隣居聽不到聲音倒也不奇！」

忽地，王森又一拍大腿：「對，那奸夫就是由暗溝出入的！楊小素的寢室有暗道！」

施子勝吸了一口氣，問道：「上面要你來調查王麻子甚麼事？」

王森一怔，道：「我不是已告訴您了麼？」

「但王麻子已死！」

「他人雖死，但與鬼子兵勾結入侵的計劃可能還在，上面最重要的不是人，而是鬼子兵佔青島的計劃！」

「那就一定要抓住楊小素了！」

「也不一定，楊小素的奸夫有可能知道！」王森一拳擊在自己的大腿上，「他奶奶的，這奸夫到底是誰？」

施子勝道：「今晚去看看！」

「是，我正有此計劃，老施，今夜有原彪助我，你們不用露面，我想胡二刁這個人身份今後還有用處！」

施子勝關懷地問道：「若發生危險怎辦？」

王森笑道：「我想不會有甚麼危險，有原彪助我，比出動局子裏的人更妙，讓他們兩下裏廝殺，咱們坐收漁人利，不是更好？」

施子勝大笑：「祝你成功，希望你一夜完成所有任務！」

王森笑笑：「好吧！我可得先走了，還得回來想一想，王麻子找不到，始終有點奇怪！」

## 喋血水溝

蒼茫的暮色，籠罩着青島城，天上灰雲密布，不見一絲彩霞，舉眼望去，全是一片灰茫茫。

這是炊烟四起的時候，安慶館的生意也比較清淡，前堂的飯館才開始有點食客，後廂的烟鬼都抽飽了大烟，够足了癮回家找老婆要飯吃了。

王森換一件新衣，帶着小虎子出門，對梁二道：「老梁，原老夫今晚請客，我這就去了，店內的事你多担待一點。還有，王炳若回來，你叫他留在舖裏等我！」

「俺知道了，您放心吧！」

原彪今晚果然在家內擺了兩席酒，還請了十來個親信來陪客，酒菜都很豐盛，賓客盡歡。獅幫的弟兄見王森敢孤胆闖虎穴，對他頗為佩服，紛紛過來敬酒。

王森來者不拒，照喝如儀，人說粗豪的人以酒交友，王森這份酒量，更使獅幫的人打從心內佩服出來。

酒席眼看已吃得七八分，王森忽然放下杯子問道：「弟兄們都醉了沒有？」

一個漢子叫道：「離醉還差六七分哩！正想跟您猜枚，鬧一鬧！」

「猜枚鬧酒，俺也是愛好！只是昨晚讓楊小素那婊子上一攪，心頭硬是不安樂！」

那漢子道：「那婊子算是啥東西，惹火了自，索性把姓楊抓來，讓弟兄們免費睡幾覺！」這話兒一出，衆人都借着幾分醉意，污言穢語起來，把個廳子鬧得個幾乎塌了下來。

原彪喝道：「好啦好啦！你們都沒見過娘兒們？連王麻子的破爛貨也想要！奶奶的，真沒出息！」

衆人吃原彪一罵，才逐漸靜了下來。王森笑道：「楊小素不是好吃的菓子，她手下的人還不少！」

另一個長着管酒槽鼻子的大漢道：「往日王麻子還活着，咱們還忌他三分，眼下他挺死啦，還怕個屁！要是老大跟胡爺您倆幾時要去，俺頭一個請令做先鋒！」

「好！有種！」王森道：「俺就想去揣揣他們的老底！有他們在，安慶館也好，獅幫也好，都沒安穩的日子過！你們替俺壯了胆就行，先鋒由俺當了！俺若是全靠你們，一來外人有閑語，二來也不算一門好漢！」

衆人轟叫一聲采。王森又道：「這旁邊那道水溝，誰去過？」

衆人一怔，都道：「俺去過啦，俺們也不知在那裏撒了多少泡尿了！」

「俺是說到那暗溝裏面去？」

「俺去過！」一個身材矮小，但看來十分精悍的中年漢子道：「早兩年俺故意跑進去看看！」

一個大漢笑道：「馮七哥，你不是抱着個娘兒進去樂乎樂乎吧？」

衆人又是一陣大笑，馮七道：「媽的，別打岔！那次俺進去，走了一陣才發現原來這溝十分大，幾乎可挺着腰直走！」

王森問道：「通到那裏去？裏面沒水麼？」

「若是春夏水多那就難進，像這個時候，最多的時候水也不到膝蓋，通到甚麼

地方那就不曉得，因為咱沒有走盡，不過而今不時有些小溝溢出些髒水來！」

王森轉頭對原彪道：「老大，俺看楊小素那婆娘一定是利用這水溝逃走的，所以才沒人發現！」

原彪睜着眼說道：「她家內有暗道水溝？」

「不稀奇！反正他家門口便有一道暗溝，猛挖一下就通了！把那些土悄悄往碼頭一送，誰人知道？」

「對！說不定他們還窩在裏面！」

「俺想現在趁他們沒有準備進去搜一搜！」

「好，大伙兒一齊去！」

王森道：「人數不够，楊小素手底下的人可不少！」

「馮七，把今天早上的兄弟全找來，順便叫他們把傢伙都抄來！」

水溝就在原彪家後不遠之處。原彪道：「他奶奶的，若是王麻子家裏真有一條暗道通這裏，可真危險啊！說不定俺給他摘了腦瓜袋子，還在做夢哩！兄弟，真虧你提醒俺！」

「老大你再這樣說，俺要慚愧，三番四次動用你的弟兄，你還沒說一句！」

說着，五六十個人已全部跳下水溝，衆人撿起褲管，涉水而行，進了暗溝，王森接過一根手電筒亮着光一照，走在最前面，小虎子並肩而行，王森叫原彪押後。

走了一陣，果然兩旁有小溝緩緩流出些水來，上面有露氣的涼兒（方便下雨時疏水），空氣並不太悶，只是味道有些難

受，幸而是寒天，要是在暑熱天氣，吃日頭一晒，臭氣一蒸，只怕已有不少人要倒下去了。

暗溝裏說話空空洞洞，回音又大，震得耳鼓極不舒服，所以衆人都悶聲齊進，就算涉水也盡量放輕。

也不知走了多久，左首有道水溝，竟然跟這條主溝一般兒深淺大小。王森手拿電筒往內一照，見水溝只有八九尺深，便是一曲，看不到另一端的情況，溝底鋪着麻石，兩壁塗灰，看那顏色，似乎造成的年月並不太久。

王森心頭一動，向後打個手勢，示意後面的人停止，自己與小虎子走了進去。

那小溝一拐之後，有三道石級，明顯地高出兩尺多來，拿電筒一照，溝底乾乾淨淨的，不似有水流過，裏面黑乎乎的，看不到底。王森向後打了一個手勢，大伙兒魚貫而入，溝底越走越乾燥，雖不能直立而行，但弓着腰還不太辛苦。

過了一陣，水溝又深闊起來了，可作三人並排而行，深逾人頭。

王森一顆心怦怦亂跳。手電光下，忽見前面有了個岔道，表面一般兒深淺，分不出主次，正在猶豫間，猛聽左首那條有人叫道：「有光！你奶奶的是誰點火！」

王森也未來得及熄火，那人又喊起來了：「有人，有人！噢，是獅幫的人！」

王森道：「快！」首先竄了入去。只見上面躍下一批人來，手上都拿着鐵鍊，當先一個，一鍊抽向王森。

王森眼明手快，左手纏住鐵鍊一拉，右手手電筒一落，在其腦門上一敲，那人



應聲癱倒地上。

只聽上面有個女人叫道：「別讓他們跑掉！前後堵著！」

只聽「刷」的一聲，頭上一塊石忽然移開，又跌下幾個不知死活的雜種來，見人揮劍便抽。

獅幫的人那裏肯就範，紛紛抽出鐵鉤刺刀回擊，一時之間，只聽水溝之內殺聲震天，震耳欲聾。也不知道誰開了一槍，水溝內回音不散，震得人耳鼓刺痛。

王森叫道：「不要開槍，否則大伙兒都要變成聾子了！」他刺刀連送，眨眼間已擄倒三四個鐵鍊幫的人！

王森雖是個維護法紀的人，但那時代「好人」殺死「壞人」是天經地義的事，也認為以暴制暴是極好的手段，所以他出手比任何人都狠辣！

激戰中，王森轉頭一望戰場，只見水溝兩壁濺滿鮮血，地上躺著不少人，經常絆倒受傷的人，又因此而受傷或死亡。

獅幫的人比較狠辣，氣力也較好，但鐵鍊幫人數較多，不過水溝地方狹窄，鐵鍊幫只能不斷補充人員，這樣反而使獅幫略佔上風。

王森連殺數人之後，心仍未亂，幾次要躍上上面查看未能如願，終於在他大展神威，一脚踢飛一個大漢，另外一刀解決一個，趁對方援兵未到，一躍扳住洞口，引體上升一看，上面是間寢室，却不見一人，也不知此是何處地方。

「頭兒小心！」小虎子急喝一聲，原來有人偷襲。

王森解決了那人之後，反向外面擠出

去。不料對方人多不易通過，他忙回頭道：「小虎子，要助我突圍！」

小虎子連忙殺了過來，王森終於閃了出去，走至右首那條水溝，這邊水溝竟然沒人，王森長驅直進。

走了二三十丈，水溝忽然一拐，向右斜轉，這一道只有十餘丈長便至盡頭。

盡頭之頂有個圓洞，黑黝黝的，王森用電筒一照，估計這是一口旱井，上面被人用麻石蓋住。王森把手電筒插在腰帶上，一躍而起，雙腳撐住井壁，再用雙手抵住，慢慢向上移動，終於至井頂，最後雙手盡力向上一抵，上面那塊麻石登時向旁滾開！

王森再一擡，跳了上去。上面只聽風聲呼呼，聽不到人聲，王森抽出手電一照，原來此處竟是王麻子家的後花園。

### 峯迴路轉

王森心頭一陣狂跳：「楊小素莫非已回來了？」仗着藝高胆大，向她寢室方向猛進。但楊小素的寢室仍然不見人影，王森不心息，決定在屋內搜一搜！

由內堂向中堂，中堂大廳是王麻子的靈堂，王森手電筒向裏一照，光柱射在靈柩之上，王森目光一掠，微感一絲詫異！

今日下午他來此時，曾經揭過棺蓋檢查過，當時分明在事後把棺蓋蓋好，但現在棺蓋與棺材之間多了兩塊木板，是以那棺蓋便升起兩三寸！

王森吸了一口氣，緩緩走上前去，走到棺前，心生寒意，下意識地伸手去掏槍，就在此刻，那棺蓋忽然飛了上來，撞在

王森身上！王森猝不及防被撞個正着，登時跌倒地上，手電筒及手槍也摔落地上！

正想伸臂去拾槍，只聽一個冰冷的聲音道：「別動，否則老子要開槍了！」

王森心頭一沉，抬眼一望，棺材內不知何時坐起一個人來，臉上塗着白粉，雪一般白，頗有幾絲鬼氣。

那人手上一枝盒子槍槍管正指着自己，嘴角泛着一絲冷笑。

王森極力鎮定下來，笑道：「閣下是誰？幹嘛扮鬼嚇人？」

那人哈哈一笑：「誰說俺扮鬼嚇人？俺是要扮鬼殺人！你不是要找俺麼？俺便是王麻子！」

「你果然沒有死！」

王麻子一怔：「你怎知俺沒有死？」

「還不簡單，屍體沒有頭，隨便拿個身軀差不多的便可頂替！若是要死，為何會不見了頭？」

王麻子道：「你這話俺有點難明！」

「假如殺你的人是外面來的，他在殺了你之後，還有這份胆氣割下你的頭？因為在割頭時，隨時會被人發現！再說也沒割頭的必要！」

「你很聰明，可惜仍是棋差一着！」

「不錯，我雖估計你還未死，但我想不到你會躲在裏面！剛才我還以為是王炳！」王森目光一閃，「哦，原來楊小素的奸夫就是你！」

「奸夫？」王麻子哈哈大笑：「這幾天俺幾乎每晚都來找她，我既然已死，而她又與男人睡在一起，你自然要認為是奸夫了！」

「獨臂兒是你殺死的！他的出現只是一個幌子，故意給朱老三發現，好讓別人以為你真的是被人殺死！又故意殺死石狗子，希望引開別人的視線！至於石狗子死後被割頭，當然也有作用！迷惑外人！」

「小子，你真聰明，一切都讓你猜着了，但你並不是胡二刁，你到底是誰？」

「我？我是胡二刁的拜把兄弟！」王麻子哈哈一笑：「胡二刁的拜把兄弟會來掏俺的老底的麼？你九成是……」

「是什麼？」

「你我心裏明白，我不說，殺了你罪也輕點！」王麻子陰陰地一笑，把槍管提一提：「你是誰已經無關重要了！皇帝跟老百姓有什麼分別？還不是黃土一坯？」

王森忙道：「俺有一個問題要請教一下，您為何要假裝被殺？」

「因為俺不想再做大王麻子，要以另外一個身份『降世』！」

「但青島城誰不認識你？」

「誰說我一定要留在青島？」王麻子冷笑一聲：「要不是風聲未靜，俺早已離開了！」

「去那裏？」

「快死的人問得太多，會更加痛苦的！」王麻子手臂伸直：「上路吧！」

「別開槍！」王森急道：「槍聲一响，俺的人便知道了，你也逃不過一死！」

王麻子一怔，隨即笑道：「好，你退後一點，謝謝你提醒我！哈哈，假如俺槍殺了你，便立即逃走，有誰知道？有誰能來得及殺俺？」說着便慢慢自棺材爬上來，但槍管依然指着王森。

着！」

王森哈哈一笑道：「王麻子原來還未死，剛剛才給俺解決！」說着把情況簡述一次。

原彪罵道：「這狗雜種竟然如此奸詐，但不知他為什麼要假裝被殺？」

王森眉頭一皺，他自然不會把真相告訴他。「情況那般危急，俺還那顧得去問他！」

原彪笑道：「對，管他什麼，反正他現在死了可是真的！」

王森問道：「楊小素怎麼會自殺？」

小虎子道：「咱們後來殺上地面，原來上面是一間住宅，原老大說那裏也屬蜘蛛巷地界！最後咱們在一間屋子內找到她，她已懸樑自盡了！」

原彪道：「胡兄弟，先回去喝一頓慶功宴再說吧，弟兄們都殺餓了！」

王森道：「這頓慶功宴今晚兒再喝！下面死了多少人？」

原彪道：「粗略計算一下，也有三四十個！俺也丟失了十餘個好兄弟！」

「先把死者安葬一下，免得雙口（官）來查問！俺也得先回店一下！」

王森把經過向施子勝報告，兩人又低聲商量了一陣。

下午局子內派人把安慶館封了，說胡二刁破壞地面上的政治，連貨也充公了。

王森喝了原彪的慶功宴，帶着小虎子趁夜乘船離開了，可笑原彪至今也還不知王森的真正姓名及身份，還當他是同道兄弟。

（本篇完）

王森臉上一直帶着笑容，王麻子不知怎樣，心頭反而不安定，就在他自棺上跳下時，王森忽然向旁一閃，抓起地上的棺蓋在前身一擋！

王麻子身在半空時發了一槍，却射到地上去了！再發一槍，射在棺蓋上！

棺蓋甚厚，子彈不能洞穿，王麻子正想再發第三槍，王森再斜標一步，把手電筒踢入神桌下面去了。神桌有布幔遮住，靈堂立即陷於黑暗中。

「砰！」王麻子再發一槍，這一槍仍射在棺蓋上。

槍聲剛响，王森立即把棺蓋拋前，趁着風聲閃到一根柱子後面。

靈堂之中自傳出棺蓋落地的震天响聲之後，立即陷於死寂之中，靜得連呼吸聲也聽不到。王麻子及王森一個匪在棺後，一個匪在柱後，都不敢稍動，以免發出聲音招來危機！

僵持了一陣，後院那邊傳來一個腳步聲，接着便見到一條光柱落地，緊接着光柱射向靈堂，有人一手持槍一手持手電筒在靈堂上搜索，由於光線角度的問題，來人身上雖然頗光，但臉部仍難以看清，王森稍稍移動一下位置。

那光柱忽然射向棺材後，就在此刻，王麻子發難了！「砰！」槍聲响起之後，那人應聲倒下。王森心中暗暗叫道：「小虎子，俺給你報仇！」心念一動，趁着手電筒落地光線未失，立即一個轉身，隨即蹲下向棺材那方發出一槍！

由於棺材是放在兩張板橋上面，王麻子雖然蹲在棺後，但下身實際上是完全暴

露出來。「砰！」槍聲仍在靈堂內飄盪，王麻子忽感大腿一燙，接着一股熱流奪體而出！他知道自己受傷了，咬一咬牙，倏地長身而起，冒險射出一彈！

可惜王森一槍發出之後，又匪在柱後，子彈射在柱子上。

槍聲過後，靈堂又歸於寂靜，王森忽然聽到一個滴水的聲响，他隨即笑了起來：「王麻子，你已受傷了，還能耗到什麼時候？要想等你的手下來救你？別做他娘的千秋夢了！」話音一落，冷不防王麻子竄了出來，向地上的棺蓋抓去。只聽王森又道：「你老實把鬼子兵跟你作了什麼買賣的事供出來，我便放你一條生路！」

「原來你是雙口（官字）派來的！果然不出俺所料！」王麻子冷冷森森地道。

王森忽然聽出王麻子的聲音忽近了許多，連忙探頭出來，只見前頭豎着一塊棺蓋，棺蓋正向前移來。原來王麻子已抓起棺蓋作擋箭牌，向王森迫去。

王森大吃一驚，發出一槍射向其足踝！可惜這一槍落空！

與此同時王麻子也探頭出來，向王森發出一槍！王森慌忙一閃，他幾乎可以感覺到一股熱風自肩寸餘之處掠過！但他立即揮臂甩出一槍！

「砰！」子彈射在棺蓋上，王麻子下意識地把頭縮回棺蓋後面，王森却在此時如獅子般撲起，一腳蹬在棺蓋上！這一腳力量奇大，王麻子腿上受傷抵受不住，登時一跤摔倒地上！棺蓋也滾過一旁。

王森一腳蹬出之後，身體不期然地向後一退，就在此刻，王麻子的槍又舉了起來。

來。王森本想生擒他迫供，但在此生死俄頃之際，再也顧不得這許多，食指立即扣動扳機！

「砰！」子彈貫入王麻子的胸膛！王森一槍發出後，身子猛一擰，斜翻落地！

就在此刻，王麻子臨死仍發出最後一槍！子彈發出之後，王麻子才跌倒地上。

王森吸了一口氣，槍管指着王麻子身體，緩緩站了起來，見他一動不動，這才走前探視，伸手一探早已沒了呼吸！

王森拾起王麻子的槍走出靈堂，向小虎子的屍體走出，當他走到那裏幾乎大叫起來，原來被王麻子殺死的，並不是小虎子，而是王炳！王炳實際上是來援助王麻子的，可惜未曾表露身份時，已被他的幕後主子王麻子槍殺，也許他心底一直對王森有股恐懼感，生怕一表露身份，王森會立即給他一槍，所以遲遲未敢表露身份！

王森輕聲一笑：「你奶奶的，這倒省得老子自個動手！」繳了他的槍，向枯井旁走去。

一到那裏，只見井下面冒起幾個人來，第一個正是小虎子，接着是十多個獅幫的弟兄，最後才是原彪。這些人身上全是血跡斑斑，也不知是自己流的，還是染上別人的。王森問道：「楊小素那些人呢？」

小虎子興奮地道：「人全解決了，剩下那二十多個見楊小素自殺之後，也放下武器跪地求饒了！」

原彪笑道：「這次鐵鍊幫是真正地解決了！」

小虎子又問：「頭兒，你上來這麼久，到底發生了什麼岔子？害得俺一直擔心



# 亡命雙龍

黃鷹·文  
可飛·圖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太監萬方派人迎接亡命的太子，被國舅爺請來五行教五行追命殺手跟蹤，其中兩個殺手金剛水天嬌帶教徒圍攻杜家莊，杜西川掩護愛徒狄飛鵬走脫，水天嬌認為狄飛鵬是太子，與金剛繼續追殺，狄飛鵬在杜西川的教導下，文武全材，在師傅的陪同出走，初見世面，涉足江湖，頗覺新鮮，來到一市鎮，遇上女扒手和小流氓秦吉敲詐了一筆銀兩，杜西川怕在鎮上遇上五行教的來，由秦吉帶往三家村留宿……這邊段昌由師叔醒日和尚護送，來到這市鎮，也被秦吉敲詐了銀兩，自己逕投三家村找秦魯直統領，亦被五行追命木猿、火霹靂跟蹤找到……

## 真假皇太子

## 難猜悶葫蘆

離開三家村，走不了多遠，守義已走不了下去，在他面前的路彎，轉出了一個人，雖然轉得並不快，一股無形的殺氣却排山倒海般迅速壓來。

守義只感到危險在迫近，武功練到他那個地步的人，就是怎樣缺乏經驗，當危險迫近的時候，總會警覺。

那個人一身火紅色的衣衫，殘陽光影下尤其奪目，身形停下，突然問：「你是秦守義還是秦守忠？」

「秦守義！你是什麼人？」守義往竹笠下望去。「我不認識你。」

那個人脫下竹笠，露出了那張赤紅的臉龐，笑笑說：「我也從未見過你，但看

你這個樣子，應該就不會是大理王朝的太子。」

「五行教的人？」守義面色一變。

「火霹靂。」竹笠在手上一轉又道：「要去請救兵？沒這麼容易！」

守義暴喝撲上，當胸一掌，火霹靂手中竹笠迎去，「嘜」的一下異响，那頂竹笠突然燃燒起來，守義忙縮手，那頂竹笠像個火輪也似旋轉着迫來。

守義七步倒退，火霹靂竹笠便脫手，張口一吹，那個火輪化成一團烈火，疾捲前去。

這一着在守義意料之外，一閃不及，半邊身子的衣服已着火燃燒，却總算避過

木猿道：「教主有話吩咐找到他們的窩格殺勿論，寧可殺錯也別放走一個。」

火霹靂道：「那還等什麼？」

木猿反問道：「不等其他人了？」

火霹靂道：「我看他們並不太難應付，大好功勞，為什麼要那麼多人分享？」

木猿道：「有道理，日後論功行賞，先數你我的確沒有什麼不好。」

他們的話聲不覺提高了一些，秦吉立即察覺，戟指再喝：「滾出來！」

火霹靂應道：「這便出來了。」分開枝葉，放步走出去。

第一個現身出擊的却是木猿，從樹上突然撲下，探手抓向狄飛鵬的天靈蓋。杜西川旁邊一閃而至，一袖拂在木猿的手上，木猿尖叫一聲，凌空一個筋斗，才翻到一半，突然又翻回，雙手再向狄飛鵬當頭抓下，兩股火焰同時從樹林中射出，一射杜西川，一射狄飛鵬。

狄飛鵬來不及拔劍，偏身急避，那兩股火焰「蓬」的一聲突然爆開來，隨着身形的移動湧至，他的反應也算敏捷，身形再一滾，總算退出了火焰所能及的範圍。木猿也就在這時候再度撲下抓下，他的身形變化非常怪異，完全就是一隻猴子也似，一枝一葉之助，便能够不停在半空中翻滾，杜西川雖然要阻止，却給火霹靂的火焰迫在一旁。

眼看狄飛鵬便要傷在木猿爪下，冷不防秦吉一旁突然竄來，凌空雙腳踢至。木猿沒有在乎這個人，事實秦吉也不像個懂得武功的，那知道他動起來，身手竟然那麼敏捷。

了火輪的一擊，撲地滾身，滾滅了身上的火焰。

接着在路旁一株大樹之前躍起來，後背很自然的往樹幹上一挨。

與之同時樹幹突然碎裂，兩個拳頭從樹幹內打出來，正打在守義後背上。

這當然更加意外，守義中拳飛開，一口鮮血從口中噴出，一蓬烈火同時向他的面門射來。

火霹靂揮手射出這一蓬烈火目的却在迫守義退回去，守義所有的反應在他的意料中，果然不由自主的身一仰，倒退了

三步。

木猿配合得恰到好處，雙拳擊出，人亦從樹洞中竄出來，躍上了頭上的一條橫枝，這下子一翻而下，一手抓向守義的天靈蓋。

守義已小心後面的襲擊，却是想不到後面襲擊他的那個人，那瞬間已到了他頭上。

臨敵的經驗他本就已很缺乏，這種襲擊又有異一般，又豈是他所能夠應付得來，擊在他後背的那兩拳雖然沒有將他的內臟震碎，却已將他的心打亂，反應也自然慢起來。

木猿的出手却是那麼敏捷，他的手看來也沒有什麼特別，可是一抓實，守義的天靈蓋便碎了。

火霹靂一雙手已藏起來，笑了笑：「一個——」

木猿鬆手，身子一縮，又回到橫枝上，忽然道：「有人來了。」

語聲甫落，便消失在枝葉叢中，火霹

他呆在一旁，其實就是在等機會，這也是他的天性，而一直以來，除了賭錢之外，任何機會，他都能够穩穩的抓住，這一次也沒有例外。

木猿一心要取狄飛鵬性命，秦吉在他雙手快要抓實那刹那襲來，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秦吉也只是比他快上了一點兒，在他的雙手落在狄飛鵬頭巾上雙腳才踢到，只踢得他倒飛出三丈之外。

雙腳踢在腰上，雖然沒有將腰腿踢斷，也不怎樣好受，只痛得他身子蝦米般弓起來，一手總算及時抓住了一條橫枝，身子才沒有撞上樹幹。

秦吉雙腳踢中，身子亦被震得倒飛回去，却是意料之中，半空身子一轉，安然落在地上，一股火焰即時射至，這却是在他意料之外。

狄飛鵬及時將他的手抓住，往後一拉，火焰從他的身旁射過，射了一個空。

另一股火焰緊接射來，射向狄飛鵬的面門，這一次却是秦吉狄飛鵬一推，及時避過。

秦吉笑接道：「眼是兩不相欠，幸好還來了這股火焰！」

狄飛鵬笑應，道：「現在是我欠你的了。」

笑語聲未落，那邊路中心突然冒起了一道火牆，火霹靂木猿與之同時退進了樹林內。

杜西川沒有追，他担心的只是狄飛鵬的安危，一直要向這邊靠來，但總被火霹靂的火藥暗器截下。



靈身形一動，亦掠進樹林內，他雖然還沒有看見來人，却不難明白木猿看見的來人並不是一般人。

守義慘叫着雙手捧着碎裂的腦袋打了幾個轉，終於倒下去。

來人也因為聽到了他的慘叫聲，脚步加快，迅速趕至，走在前面的是秦魯直，狄飛鵬杜西川並沒有慢上他多少。

秦吉一面轉過來，一面道：「什麼事什麼事？在小爺地頭……」話未說完他已經看見倒在地上的秦守義，當場一呆。

「老二——」他隨即奔到了守義屍旁，一雙手左放也不是，右放也不是，喃喃道：「怎麼來真的？傷成這樣子。」

那雙手終於落在守義鼻子胸膛上，然後他混身一震，又怔住。

狄飛鵬走過來，道：「他怎樣了？」

秦吉搖頭。「完了。」

「是你的朋友？」

「我的哥哥，」秦吉突然跳起身子。「是那一個，滾出來！」

× × ×

火霹靂木猿沒有回答，也沒有立即動身，遠遠的從枝葉縫隙中望。

木猿脫口道：「我們是有些誤會了，那個秦守義其實並不是去請救兵，而是去找太子回去。」

火霹靂道：「是不是那錦衣青年？」

「你看，他是何等氣派？不是太子才怪。」

他們說的當然是狄飛鵬，事實秦吉無論怎樣看來也只像個無賴。

火霹靂接道：「我也是這樣說。」



火霹靂舉手投足都有火焰射出來，整個人就像是火造的，杜西川還是第一次遇上這種對手，他閃避得不容易，火霹靂要傷他當然也一樣困難。

好像火霹靂這種老江湖當然瞧得出杜西川一身內外功已臻化境，不用火藥，根本就不是杜西川的對手，只望木猿迅速將狄飛鵬解決，再聯手幹掉杜西川，一見木猿失手，被踢飛回來，立時知道只憑二人解決不了這件事，再連射兩股火焰都不中，當機立斷，一道火牆揮出，與木猿退回樹林內。

秦吉要追，狄飛鵬也要追，杜西川要擋的本來只是狄飛鵬，但二人走在一起，不能不都擋下來。

「窮寇莫追，遇林莫入，這你們也不懂？」杜西川隨即伸手抓住狄飛鵬臂膀。秦吉冷笑道：「乘勝追擊這個道理你不是一樣不懂？」

杜西川亦冷笑道：「這兩人一個在樹林中跳縱如飛，捷若猿猴，不容易追及，另一個一身火藥暗器，一個不慎，不難被困在火中，何況樹林內說不定他們已佈下陷阱。」

秦吉呆了呆，嘴巴仍很硬，道：「這附近一帶他們那有我的熟悉。」

杜西川道：「那你追進去。」

狄飛鵬急一聲：「師父，我們……」

杜西川把手一揮，阻止狄飛鵬說下去，方要說什麼，秦吉已道：「原來，你這個人一些義氣也沒有。」

杜西川冷笑道：「要是沒有，你已經給他們殺掉。」

秦吉抓了抓腦袋，目光突然一亮，道：「他們要襲擊的對象好像不是我。」

杜西川道：「我們一定要走，你也攔阻不了。」

秦吉道：「會不會是他發現了那兩個人在這裏埋伏才惹下殺身之禍？」

杜西川道：「這個人，真的是你的哥哥？」

杜西川一怔，秦吉接道：「一定是這樣，我們一家人除了我，沒有一個喜歡惹事生非，方才那兩個人我可是陌生得很，而且他們動手的目標也顯然是你們。」

秦吉道：「我們可以進村裏問清楚。」

狄飛鵬點頭道：「那個高來高去的，的確一開始便是向我襲擊，那個用火藥暗器的目標也不是在他，師父，會不會又是五行教的人？」

秦吉道：「我們可以進村裏問清楚。」

杜西川沒有作聲，秦吉接問道：「五行教又是什麼東西？」

秦吉道：「我胡說，五行教那些人不會在來路上等着你們。」

秦吉道：「這還是第一次聽說，不過他們既然是邪教，我們絕不會是壞人應該就可以肯定的了。」

秦吉道：「我胡說，五行教那些人不會在來路上等着你們。」

狄飛鵬接道：「我們當然也不是。」

秦吉道：「我胡說，五行教那些人不會在來路上等着你們。」

秦吉看着狄飛鵬，再看看杜西川，道：「這件事却無論如何都要弄清楚，若是你們惹來的麻煩，害到我哥哥因此喪命，一定要……」

秦吉道：「我胡說，五行教那些人不會在來路上等着你們。」

杜西川突然說道：「飛鵬，我們快些走——」

秦吉道：「我胡說，五行教那些人不會在來路上等着你們。」

秦吉伸手攔阻道：「人命關天，那走得這麼容易。」

秦吉道：「我胡說，五行教那些人不會在來路上等着你們。」

杜西川好像這才又省起秦吉的存在，道：「你要怎樣？」

秦吉道：「我胡說，五行教那些人不會在來路上等着你們。」

秦吉道：「我可也不能作主，你們最好去跟我爹談談。」

秦吉道：「我胡說，五行教那些人不會在來路上等着你們。」

杜西川只是怔怔的看着秦吉直，旁邊狄飛鵬不覺應道：「老人家認識家師？」

他這樣說杜西川就是想承認也不成，面露驚喜之色道：「你是秦吉直？」

秦吉直笑道：「想不到我們在這裏遇上。」

秦吉忠看見這笑容才放下心來，秦吉接問道：「你們真的是認識？」

「是真的，二十年前一起工作，還是好朋友。」秦吉直一頓一歎，「這便二十年，日子過得好快啊。」

杜西川亦自一歎，秦吉却喃喃道：「那早些說啊，水淹龍王廟……」

秦吉直目光一轉，「有什麼不妥？」

秦吉立即搖頭道：「我沒有。」目光一轉，突然又一呆。

段昌正從那邊走過來，看見秦吉，亦怔了一怔，秦吉歎了一口氣，「又會這麼巧？」

段昌如夢初覺，道：「你到底是那一個。」

秦吉手指秦吉直，反問道：「你不是又認識我爹的吧？」

段昌又怔住，秦吉搖頭道：「這座龍王廟這次不塌也不成了。」

秦吉直看看他們，道：「大家進去再說話。」接擺手：「杜兄請——」

杜西川顯得有些無可奈何，這種無可奈何却是沒有人瞧出來，走了幾步他才問：「當年秦兄突然出走，連小弟也沒有通知一聲，不知道……」

秦吉直截道：「這件事說來話長。」

秦吉直截道：「這件事說來話長。」

秦吉直截道：「這件事說來話長。」

話其實並不太長，只是秦吉直的口才不很好，好一會才將事情說清楚。

除了秦吉，每一個人都聽得很用心，秦吉一時抓耳撓腮，一時站起來打轉，坐立不定。

說到答應萬方以才出世的兒子將太子換出來，秦吉亦不禁神態黯然，其他人亦為之動容，秦吉却仍是那樣，也不知道有沒有聽進耳。

秦吉直看看他，歎息接道：「萬公公為了安全，隨即叫我乘亂將太子送出大理皇城，之後就一直就隱居在這裏。」

杜西川亦自歎息，「秦兄實在犧牲得太多了，說來小弟亦是因為高天祿兄橫行霸道，很多事都看不過眼，没多久亦借故離開。」

秦吉直道：「我們正副兩個侍衛統領差不多同時離開，不知道別人怎樣想？」

杜西川道：「這個小弟也不知道，只知道高天祿非常高興，隨即安排他的人補上，那之前，他早就有意將我們擠出來的了。」

秦吉直笑道：「我們既不懂得奉承，又不肯歸順他，對他來說雖然沒有多大的影响，瞧着到底不舒服。」

「所以既然不免要離開，還是早一些離開的好，這些年下來，不知道他的勢力已擴展到什麼地步。」

段昌插口道：「還是那樣子，不服他的王公大臣他還是動不來，只是皇上已經將他的兒子認作義子，再下去……」

他沒有說下去，秦吉直杜西川却都不難明白，秦吉直歎息接道：「那就難怪他

他沒有說下去，秦吉直杜西川却都不難明白，秦吉直歎息接道：「那就難怪他

他沒有說下去，秦吉直杜西川却都不難明白，秦吉直歎息接道：「那就難怪他

他沒有說下去，秦吉直杜西川却都不難明白，秦吉直歎息接道：「那就難怪他

他沒有說下去，秦吉直杜西川却都不難明白，秦吉直歎息接道：「那就難怪他

他沒有說下去，秦吉直杜西川却都不難明白，秦吉直歎息接道：「那就難怪他

他沒有說下去，秦吉直杜西川却都不難明白，秦吉直歎息接道：「那就難怪他

錢還是會賠償你們。」

秦吉歎了一口氣，俯身雙手抱起秦守義的屍體，道：「你却是不知道我那個爹到這年紀還不知道錢的好處，又不知怎的，在他面前我什麼主意都沒有了。」

一頓看看狄飛鵬又道：「有件事也很奇怪，我從來就沒有對人好像你這樣好。」

狄飛鵬笑笑，秦吉也沒有多說什麼，抱着守義的屍體往前走。

秦吉一面走進去一面道：「不要再叫了，他是絕不會回答你的。」

「怎樣了？」秦吉忠接過屍體，隨即又怔在那裏，死人活人他到底還分得出來。

「你現在知道他怎樣了？」秦吉回頭將門掩上，一面問：「爹在那兒，這兩位要跟他談談。」

秦吉目光轉落在狄飛鵬杜西川面上，露出警戒之色，秦吉隨又道：「殺人的不是他們。」

「那是什麼人？」秦吉直從那邊走過來。

秦吉道：「我也不清楚，這個老小子說是五行教的人。」

秦吉直目光即時一亮，杜西川看見他走來，已露出疑惑之色，這下看清楚，亦一怔。

「你——」秦吉直突然叫出來，「杜西川！」

「這不像是假的。」狄飛鵬笑笑。

秦吉反指鼻尖，搖頭道：「連我自己都不相信……」

秦吉直沉聲道：「這不是說笑的時候，守義就是去找你回來，死在五行教徒的手下。」

秦吉又一怔，正要說什麼，秦吉直已轉向杜西川，抱拳道：「杜兄一向智勇雙全，忠肝義胆。」

杜西川歎息，道：「秦兄不用多說，小弟原是大理子民，不知道倒還罷了，否則又怎能袖手旁觀，況且小弟與五行教也有一些過節，正好趁這個機會，一併了掉。」

秦吉直道：「那又是什麼事？」

杜西川道：「五行邪教胡作非為，小弟離開大理的時候無意遇上，瞧不過眼，壞了他們幾件事。」

秦吉直點頭道：「以我所知，他們就是因為無惡不作，不容於中原武林，才南遷至此。」

杜西川道：「高天祿找他們幫忙，也是找對人了。」

秦吉直道：「這只怕不單是金錢方面滿足，蛇鼠一窩，他們合作，不幸又成功，絕非大理之福。」

杜西川說道：「這所以一定要阻止他們。」

秦吉直大笑道：「有杜兄相助，何事不成？」

秦吉一旁聽着，乘秦吉直不為意，一個轉身便往外溜。

狄飛鵬看在眼內，看似要開口叫住，

狄飛鵬看在眼內，看似要開口叫住，

狄飛鵬看在眼內，看似要開口叫住，

狄飛鵬看在眼內，看似要開口叫住，

狄飛鵬看在眼內，看似要開口叫住，

狄飛鵬看在眼內，看似要開口叫住，

狄飛鵬看在眼內，看似要開口叫住，

狄飛鵬看在眼內，看似要開口叫住，

狄飛鵬看在眼內，看似要開口叫住，

狄飛鵬看在眼內，看似要開口叫住，



到底沒有叫出來。

秦魯直也發覺，睜起一隻眼，朝狄飛鵬眨了眨，再一個轉身，便沒了影子。

× × ×

夜色未濃，巷子裏異常靜寂，秦吉從後門溜出來，一面抓著頭髮，一面仍然在喃喃道：「太子？開玩笑。」

「可是看來又不像是開玩笑。」這句話出口，一隻手便從旁邊伸手，抓住了他的右臂。

「胭脂——」秦吉轉過身子。「正要找你。」

抓著他的正是馬胭脂，冷笑道：「你又知道是我啊。」

秦吉一抽鼻子，道：「一嗅那胭脂味，我便知道你藏在那兒了。」

「胡說什麼？」馬胭脂接問：「你知道我在這裏等多久了？」

秦吉還未回答，那邊七寶已從牆洞的一頭鑽了出來，說道：「這一次大有收穫了。」

「什麼？」秦吉若無其事。

七寶一面爬出牆洞一面道：「人也給你騙回來，還不承認？」

「什麼騙，自願的。」

馬胭脂截道：「多說什麼，我那一份呢？」

「那一份？」秦吉反問。

「你少在我面前裝傻，我是說那個香囊。」胭脂瞪著眼睛。

秦吉「哦」的一聲，道：「那個小子拿二十兩銀子買回去了。」

「二十兩銀子？」胭脂的眼睛更大。

「這十兩是你的。」秦吉接將一錠銀子塞進胭脂手裏。

胭脂呆了呆，道：「你規矩是一成，那個香囊豈非值二百兩銀子？」

「他說值一百兩，只是我的規矩改了，要收兩成。」

「那也值得一百兩銀子，要是我們賣掉……」

「別這樣貪心，那個小子一身武功，尤其是那個老的……」

「我才不怕。」胭脂鼻哼一聲。

秦吉笑接道：「算了，遍地都是銀子，只要你跟我好好合作，夫唱婦隨。」

胭脂嬌靨一紅。「見鬼，那一個跟你夫唱婦隨。」

秦吉突然伸手摸了一下胭脂的下巴。

「怪了，怎麼鬼也有下巴。」

胭脂一呆，舉起小拳頭，便要打下去，突然又是一呆，躲到秦吉的身後，秦吉回頭一看，狄飛鵬赫然就當門而立，一面笑容。

「哈哈，今夜月色真還不錯。」秦吉居然還笑得出來。

狄飛鵬笑接道：「秦老前輩要你回去。」

秦吉直的聲音隨即從後面傳來。「沒有事，今夜還是不到處跑。」

秦吉看看站在狄飛鵬後面的秦魯直，伸手一推胭脂，低聲道：「明天見。」

胭脂立時一隻兔子也似逃開，七寶也不慢，身子一縮，便從那牆洞溜了回去。

秦吉這才道：「還得安置守義的屍體呢？」

秦魯直黯然道：「這件事守忠會做的了。」

× × ×

屍體就葬在後院，秦魯直到底還是親自動手。

坑掘好了，秦魯直與守忠將席子捲著的屍體放進去，一面喃喃道：「守義，爹今夜就這樣將你草草葬在這裏，日後再重新替你打點。」

秦吉一旁聽著，插口道：「日後我曉得怎樣做的了。」

「多謝殿下。」秦魯直同身拜倒。

秦吉急忙一把扶住，道：「爹你怎麼這樣說。」

秦魯直道：「殿下千萬不要再這樣稱呼我。」

秦吉道：「叫了十多年，很難改口的。」

秦魯直只有苦笑。

杜西川看在眼內，這時候才得掀開一角的簾子放下，悄然回到狄飛鵬身旁，蹲下來。

房中只有一盞黯淡的油燈，杜西川才將燈光遮斷，狄飛鵬便張開眼睛。「師父，甚麼事？」

杜西川低聲道：「我們立即由窗子離開。」

「我們——」狄飛鵬一下坐起身子，語聲也不覺提高了一些。

杜西川一把急得將他的嘴唇掩住，道：「不錯，立即離開。」

狄飛鵬輕輕推開杜西川的手，道：「

你不是已答應了……」杜西川搖頭道：「我只是不想多惹麻煩，難道你還看不出這是一個騙局？」

「那個太子……」

「別這樣天真，你看阿吉那樣子，怎會是一個太子？」

狄飛鵬苦笑道：「我就是不知道太子是怎樣子。」

杜西川道：「別的不說，就看他串同那個女娃子，到處詐騙便知道，以我看他們一定是騙了五行教甚麼東西，所以五行教要報復，這些江湖上的恩怨，我們還是不管的好。」

狄飛鵬道：「師父與五行教不是也有過節？而且五行教既然是邪教，我們應該聯合起來……」

杜西川道：「事情不能混在一起，師父與五行教的過節也該由自己解決。」

狄飛鵬沉吟道：「以我看，阿吉雖然詐詐騙騙，不像一個壞人，秦老前輩亦曾是大理國的侍衛統領。」

杜西川搖頭道：「你是不知道他離開大理爲了甚麼？」

「爲了甚麼？」鵬飛狄追問。

杜西川沒有回答，只是道：「你還是缺乏江湖經驗，不知道人心險惡，但你應該相信師父，試問師父又怎會叫你做一些違背良心的事情？」

「真的有问题？」狄飛鵬的心不由動搖，事實到現在，杜西川對他一直都是那麼好。

杜西川接道：「師父甚麼時候欺騙你，五行教不錯是江湖邪教，可是我們也沒

有必要爲一些江湖騙子賣命。」

「秦老前輩與師父……」

「他就是以過去的關係想出這個計劃。」杜西川語聲一沉。「立即離開，我們還有很重要的事要做。」

狄飛鵬心念一動，忙問道：「到現在師父還沒有告訴我這次……」

「離開這裏我再跟你說清楚。」杜西川隨即窺到窗內，推開半邊窗，往外看了看，一隻貓也似竄了出去。

狄飛鵬往院子那邊看了一眼，身形亦動，穿窗而出。

窗外就是那條小巷。

杜西川只等狄飛鵬掠出來，立即展開身形，往前掠去。

秦吉雖然沒有動手，也等屍體埋好了才離開。

經過杜西川狄飛鵬的房間，看見門縫仍然有燈光漏出來，秦吉不覺脫口道：「還沒有睡着。」

他的脚步並沒有停下，走過了才停，倒退着回來，反手往門上敲了幾下。

房內並沒有任何反應，他傾耳細聽了一會，面露詫異之色，又敲了幾下。

還是沒有反應。

秦魯直後面走來，看着奇怪，道：「還不去睡覺？」

秦吉道：「我突然想起有些事情要找那個小子談談。」

秦魯直道：「明天談還不是一樣？」

秦吉道：「本來是一樣的，我一再敲門下來，也沒有什麼反應，事情就有些奇怪了。」

怪了。」

秦魯直不由一怔，秦吉也沒有多說，雙手將門推開。

門沒有關上，燈也仍然亮著，人却已不在，秦吉反而笑了起來，道：「果然溜掉了。」

秦魯直探頭一看，喃喃道：「不成他們怕惹禍上身？小杜不是這種人。」

「人是會變的。」秦吉走到窗內，探頭往外望一眼。「若不是我突然省起要收些按金，真還不知道已經溜溜。」

「甚麼按金？」秦魯直又一怔。

秦吉沒有回答，轉過身子，東掀西翻，一面喃喃道：「又茶又水的，一個子兒也沒有留下，如何說得過去。」

秦魯直道：「想不到姓杜的這樣沒義氣。」

秦吉反問道：「什麼義氣？多少錢一斤？」

秦魯直苦笑搖頭道：「算了。」

「算了？」秦吉嘆起來。「少爺侍候了他們這麼久，房間也給他們打點妥當，要走就走，那有這麼容易？」

語聲一落，翻身一個筋斗便從窗子疾竄了出去。

「阿吉——」秦魯直脫口大叫。

秦吉應道：「我去找他們收租金，一定收得到的，放心！」說話間脚步不停，很快便消失在巷口。

秦魯直啼笑皆非，心裏只急得團團亂轉。

× × ×

出了三家村，杜西川狄飛鵬脚步不停

，望西而去。

今夜其實只有一彎下弦月，月色一些也不好，對杜西川和狄飛鵬却是無多大影響。

兩旁都是田地，虫聲唧唧，聽來不免有些心寒，他們的心頭却突然升起了一股暖意。

一團火焰也就在這時候在他們前面的一堆枯草中突然冒起來。

杜西川一驚，脫口一聲：「火！」伸手一攔，擋在狄飛鵬身前。

火焰同時流星般四散，火霹靂也就在流星中出現，右手抬起來，掌心向上，那之上赫然滾動着一團火焰。

「火霹靂——」杜西川長劍出鞘。

火霹靂手掌的掌心火焰，變成了一束，一支箭也似的射出，杜西川急閃，火箭從他的身旁射過，落在路旁，燃起了一堆火。

火霹靂這才說道：「走？那有這麼容易？」

「我們等你們多時了。」木猿在旁邊一株樹上出現，一手抓着一條橫枝，一隻猴子也似飄盪着。

「還有我！」另一個聲音，在後面傳來。

杜西川回頭望過去，只見金剛交搭雙手，從石堆中冒出來，石塊流水般奔瀉，去勢驚人，金剛的本領他與狄飛鵬都已見識過，不由得心頭震動。

五行追命已來了金、木、火、水、土，說不定亦在附近，只憑他們二人，處境實在堪憂。

狄飛鵬的劍亦終於出鞘，杜西川突然低聲道：「我擋着他們，你快走，回三家村。」

狄飛鵬搖頭，杜西川一頓足，道：「要知道你是——」

金剛接道：「太子——」

狄飛鵬一怔，下意識回頭望，金剛也就指着他接道：「你這條命實在壞極了，出了世便幾乎葬身火海，落難二十年，這下子眼看便能冒出來，又給高天祿知道，要將你接進地獄裏去。」

狄飛鵬搖頭道：「我看你們是有些誤會了。」

金剛大笑道：「你不是太子，那一個是，你們這些人這個年紀的除了你，便只有一個秦吉。」

「他……」狄飛鵬下面的話尚未接上，木猿已截道：「他就是穿上龍袍也不像皇帝。」

杜西川道：「你們的確……」

火霹靂截道：「秦魯直也算狡猾，這或者是萬方那條老狐狸的主意，分開兩處，一有消息，才着阿吉接你們會合上路，幸好我們的運氣還不錯。」

杜西門大搖其頭。「你們聽我說，你們……」

「還說什麼，動手！」火霹靂把手一揮，又是一股火焰箭也似射向杜西川。

杜西川把袖一揚，一股內力湧出，將火焰震回去，後面金剛已大踏步衝前來，雙拳擊向狄飛鵬，狄飛鵬身形急展，劍刺向金剛眼睛，有過一次的經驗，他已經知道金剛全身刀槍不入，只有一雙眼能够攻



得進。

可是要掩護一雙眼睛，却没有多大困難，金剛抬手往眼前一抹，便將來劍擋開，隨即反抓狄飛鵬的劍，狄飛鵬劍急撤，繞着金剛遊走起來。

木猿那邊一聲尖叫，凌空撲下來，雙手看似要抓向杜西川，才抓一半，雙腳突然暴長，蹬在樹幹上，便轉了向狄飛鵬撲去。

以他的靈活再加上金剛的刀槍不入，對付一個缺乏江湖經驗的狄飛鵬，該是件很輕鬆的事情，他們也顯然早有默契，全力撲殺狄飛鵬，再對付杜西川！

杜西川一看便知道他們的心意，劍封木猿不及，身形便要倒躍過去，可是一蓬烈火却就在這個時候當頭罩下來。

火霹靂當然不會讓杜西川過去，身形移動間，已射出了十多枚火藥暗器，霹靂連聲，由火網變成火球，聲勢令人驚心動魄。

杜西川長劍展開，一道劍網迎向火球，那不過片刻，那柄劍便已給燒得熔鐵一樣，燙得他掌心冒起了水泡來。

那利那他不由生出了一種要棄劍的衝動，但到底沒有，猛提一口真氣，衣衫獵然飛揚，掌揮處，將火球從劍上抹去，劍掌再一轉，撲向火霹靂。

一道火牆即時在他與火霹靂之間冒起來，他身形立時一頓，劍交左手，再回右手時，劍柄上已纏上一截衣袖，再引劍，將火牆劃開一個缺口，當中闖過去。

火霹靂身形同時展開，手揮處，又是一道火牆在杜西川面前地上冒起來，他隨

即從上空越過，雙手再揮，霹靂聲中，杜西川左右亦冒起了一道火牆，人也就陷在一個四方火井中。

杜西川的眉毛鬚髮利那蜷曲，身子也在那利那拔上了半天。

火霹靂人在半空，又是一團火球飛出，直擊杜西川胸膛，那出手只是拳大的一團，射到一半，却已變得鼓一樣大「轟發」有聲。

眼看杜西川便要給火團擊中，那知道他身形竟然未老，左腳尖往右腳背一點，再往上拔高了半丈。

火球從他的腳下飛過來，與那四道火牆合在一起，轟地爆開來，黑暗中煞是奇觀。

杜西川却看得頭皮發炸，他若非及時從火井中拔離，又閃開了那團火球，這下子是必被烈焰包圍，葬身火海之中。

他的身形却没有停下，一翻再一長，天馬行空般，劍刺火霹靂，火霹靂身形着地又拔起，不等劍到，撲向狄飛鵬，兩股火焰左右手中射出，箭也似射去。

狄飛鵬應付木猿金剛的攻擊已經很吃力，只是身手靈活，一支劍將木猿迫在他與金剛之間，才避免腹背受敵。

火霹靂的火藥暗器却是從背後襲來，到底還是不能避免腹背受敵的危機。他耳聽風聲，眼角已瞥見火光，那利那心中亦已有了主意，劍一迫木猿，身形往一側讓開。

木猿看似阻止狄飛鵬却阻止不住，揮手突然一抓一揮，兩團射來的火焰竟被他抓住再擲向狄飛鵬，那兩團火焰也這才爆

炸開來。

狄飛鵬一退再退，金剛木猿火霹靂那利那都似要乘機一齊襲去，但身形一動，却是一齊倒翻，同襲向來撲救的杜西川。

木猿身形最快，才到杜西川面前又突然倒翻，正落在金剛雙掌上，金剛即時雙掌一揮，將木猿疾擲了出去，從杜西川頭上飛過，自己身形却不停，直迫杜西川。

杜西川劍刺木猿不中，眨眼間，木猿已然從頭頂上空飛過，正覺得奇怪，金剛已撲近，雙掌當胸擊來，他正要閃避，木猿已然從他後背翻落，雙爪抓向他後心。

木猿襲的是要害，金剛雙掌可以開碑裂石，他都是不能不閃避，也算他閃得迅速，同時閃開了金剛木猿的夾擊，火霹靂的火藥暗器却就在這個時候打到，在他的面前炸開，他的劍連同握劍的右臂立時都裹在火焰中，燃燒了起來。

他一驚，自然退，正好落在木猿的雙爪中，木猿也只是扣住了他的琵琶骨，但雙腳同時纏住了他的雙膝。

金剛的鐵拳也同時攻到，杜西川這一次再也閃避不開，胸膛只挨上一拳，真氣便被打破，他一口真氣事實也還未能夠完全提上來。

金剛第二拳第三拳緊接打到，狄飛鵬要救，却被火霹靂的火藥暗器迫住。杜西川慘叫，吐血，四肢隨即被木猿硬硬折斷，跪倒地上，火焰同時迎着他的衣袖往上燒。

木猿這才鬆開了雙手雙腳，跳躍在半空，發出一連串得意已極的「吱吱」怪笑聲。

杜西川倒下，又爬起來，掙扎着似乎還要爬前去阻止，神情焦急尚多於痛苦。

火霹靂金剛也沒有理會他，金剛一面轉身一面道：「這個老小子居然瞧不出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他。」

木猿笑接道：「難吃的先吃掉，易吃的便可以舒舒服服的吃了。」

火霹靂却道：「還是快一點吃的好。」說話之間，再手一慢，狄飛鵬已然從火焰中穿過，一劍直取金剛。

金剛視若無睹迎向來劍，狄飛鵬劍刺的當然是金剛的眼睛，又是被金剛雙掌擋下，金剛一個身子隨即向狄飛鵬擡去。

狄飛鵬的劍施展不出威力，也不能夠對金剛產生多大威脅，反給金剛迫得步步後退。

火霹靂雖然得於金剛，不能夠隨意對狄飛鵬發射火藥暗器，却能够在狄飛鵬的退路上築上一道火牆。

第一道火牆才築起來，第二第三道火牆亦左右出現，狄飛鵬就像給迫進了一條巷子裏，而且，正在給金剛迫到巷子的盡頭。

這條小巷也是一條絕巷，死巷。狄飛鵬也知道給迫到了火巷的盡頭便凶多吉少，他絕對可以冒着烈焰焚身之險穿火而過，只是火牆一起，烟硝迷漫同時，木猿火霹靂的身形便消失，這兩個人絕無疑問已經在適當的地方等候他出現，伺機襲擊。

但他若是不冒險闖出去，給迫到了盡頭亦一樣會烈焰焚身，現在他的後背也已感到了烈焰的熱力。

他的身子終於往上拔起來，不是直拔，是藉着劍鋒往金剛臂上一壓之力斜拔而起。

金剛沒有追，他的輕功並不好，也沒有撲出去追截，他一樣畏火，可是木猿却已經在等着，在狄飛鵬身形將落未落的時候才出擊。

狄飛鵬人在半空，一股火焰便射來，他早有分寸，身形一滾避過，舊力也就在這滾之中用盡，木猿也正就抓住他新力未生，舊力已盡的利那。

他從地下一滾而至，「猴子摘茄」，抓的是狄飛鵬的要害，抬用得狠毒，也實在不是狄飛鵬這種毫無江湖經驗的年青人所能意料。

到狄飛鵬發覺他的時候，已來不及閃避去應付的了，他不由自主的把眼一瞪，準備接受那一下劇痛，也就在那利那，只見一個人突然貼地竄起，一腳蹬在木猿的腰上。

人是從路旁竄出，這一脚非獨蹬得突然，而且勁得很，木猿冷不提防，一個閃避不及，立時給蹬進火牆裏，連穿兩道火牆，掉進另一邊的田地裏，衣衫已然給火焰燃着，再加上那一腳的痛苦，不由得在田地裏打滾，怪叫連聲。

狄飛鵬驚魂甫定，目光及處，脫口一聲：「阿吉！」

來的正是秦吉，地上一滾而起，手往狄飛鵬肩上一拍，道：「你雖然很不够，我還是不會見死不救。」語聲一落，突然一把將狄飛鵬推開。

一股火焰即時從他們當中射過，火霹

靂一股烈火也似緊接撲來！

金剛那邊亦走了過來，秦吉若無其事，一面道：「真想看看你死的，偏又心腸軟。」

狄飛鵬苦笑，與之同時火霹靂又一股烈火從掌中射出，向二人捲來。

二人不約而同一齊後退，再左右繞開，那股火焰便變了射向金剛，也算金剛眼利，及時跳開，隨即撲向秦吉，秦吉大喝一聲，揮掌迎上，狄飛鵬那邊急喝道：「小心，他全身上下刀槍不入。」

「拳頭呢——」秦吉這句話出口，一掌已打上金剛胸膛。

金剛一些反應也沒有，秦吉却捧着拳頭跳開，也幸好他跳得快，才沒有被金剛雙拳打中，火霹靂一蓬烈火却同時當頭罩下，他一驚還不知道如何應付，人影一閃，撲落在其身旁，掌揮處，一勁股風湧出，竟然將那股火焰硬硬迫回去。

火霹靂一見急忙倒退，他一身火藥暗器玩得出神入化，却也玩得極有分寸，從來就不會讓火焰燒到身上，以免引發那一身火藥暗器，死在火藥暗器下。

現在那一股烈火倒捲而同，燒向他身上，他當然非閃避不可。

金剛隨即撲至，拳擊秦吉，秦吉很自然縮到秦吉身後，秦吉直却顯然無閃避的意思，雙掌一翻，迎向金剛來掌。

「撲」的一拳擊在掌上，在金剛的感覺，就像是擊在兩團棉花上似的，秦吉直的身形也竟然紋風不動，不由得金剛當場怔住。

在他這還是第一次，也就在這下子，

秦吉直雙掌一吐，一股內力湧出，金剛冷不提防，要穩住身形已經來不及，那麼重的一個人也竟然給震得倒飛開去，滾倒在兩丈外的地上。

火牆也就在那兒，這下子雖然半滅，餘火仍然燃着了金剛的衣衫，金剛雖然是刀槍不入，却未能夠練到了水火不侵的地步，給火一燒，立時痛得他大叫着跳起身子。

秦吉直緊接欺至，雙掌也不知怎樣移動，金剛迎着一個身子又倒飛去。

這一次飛得更遠，當頭向火霹靂壓下，火霹靂接應不是，不接也不是，最後還是接下，偏身讓開，雙手急揮，霹靂連聲，在身旁築起了一道火牆。

秦吉本待乘機檢些便宜，一旁才衝上，便給那道火牆截下，忙收住腳步。

秦吉直只恐有失，亦掠前一把拉住，道：「讓他們離開。」

火霹靂三人果然不敢再逗留，倉皇離開，金剛連滾帶爬，好容易才將身上火焰弄滅，那邊木猿一樣是灰頭土臉，看見火霹靂金剛離開，亦不再從田地裏走上來，直接由那兒動身。

狄飛鵬目送他們離開之後，連忙走到杜西川身旁，杜西川身上的火焰，大半已給他滾滅，看見狄飛鵬走來，掙扎着迎前去。

「師父——」狄飛鵬忙將杜西川身上的餘火弄熄！

杜西川看着他，咀嚼哆嗦着，好容易才說出話來：「你……你是……」

看他的神態，顯然是有很重要的話要

說，但才說了三個字，氣便已吐盡，頭一側，倒下去，狄飛鵬連呼帶拍，他還是一些反應也沒有。

秦吉走過來，看看道：「我看他是死定了。」

秦吉直俯身探手一摸，沒有作聲，只是搖搖頭。

秦吉又問，道：「是不是他要你走開的？」

狄飛鵬不覺領首，秦吉立即道：「那便該死了。」

狄飛鵬道：「家師有些懷疑，而且似乎有事在身，必須趕路。」

秦吉直歎息道：「那可以直接說的。」

狄飛鵬道：「看情況，也許家師有他的苦衷。」

秦吉直點頭道：「他是怎樣的人我很清楚。」一頓又歎息：「想不到五行教的人如此心狠手辣，與我們接觸的人也不肯放過。」

狄飛鵬道：「他們是有些誤會，以為我才是太子。」

秦吉直一怔，秦吉大笑道：「我也說你才像個太子的了。」

狄飛鵬道：「這也是秦老前輩成功的地方，你若是一眼便給人瞧出來，如何保得住秘密？」

秦吉直淡然一笑道：「我只是考慮到留在鄉間，總比較在大城鎮中安全，萬公也是這意思。」

然後他突然又沉默下去，心中若有所思。

（未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文圖  
客飛  
隆可

## 神弓·寶斧·歸元劍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甘仲池在乃師所輸入的真力和靈丹的雙重奇效下，已達到功德圓滿之境，而師傅也溘然長逝，正悲痛之際，六個強敵來襲，甘仲池依師傅遺言，逐一殺掉……從此之後，江湖上掀起了一場大劫殺，一年以來，死於甘仲池的武林高手不少……竊園內，正有五位黑道一代梟雄在花廳交談，慕地白娟娟闖進來，要取韋少甫人頭，爭持間，座上兩位人物現出原形，却原來是甘仲池夫婦所扮，他們來此要取韋少甫之命，但他們却被對方包圍，危急時，皇甫迪替甘仲池等人解圍，並交付密函與他，回到客棧，甘仲池閱信，不料却中了劇毒……

## 閉關達摩洞

## 大師遭毒手

但柳如眉却仍然不放心，用乞求的目光望着白娟娟道：「娟姊，妳看，這裏面會不會另有陰謀？」

白娟娟沉思道：「以方才皇甫迪的所言所行，以及那密函上所說的話來付測，我相信這解藥不可能另有陰謀，可以放心讓他服下。」

白娟娟的話好像提醒了柳如眉的靈智，她微微沉吟了一下，立刻很果斷地將那藥丸餵進甘仲池口中，並且還餵下一杯清水。

解藥雖然餵下去了，但柳如眉那緊繃着的心弦却並未因而放鬆，仍然全神注視着甘仲池服藥後的變化，並「喃喃」低語着：「池哥，你要有甚麼三長兩短，我也不想活了。」

白娟娟卻是鎮靜如恆地注視着甘仲池的臉上，當她聽到柳如眉那淒涼而又情意纏綿的自語時，却禁不住發出一聲幽幽輕嘆，道：「眉妹，放心好了，我保證不會有甚麼危險。」

白娟娟的話好像給了柳如眉莫大的勇氣。

柳如眉那惶急的神色為之平靜下來了，並向白娟娟投過感激的一瞥。

漸漸地，甘仲池臉上那鐵青神色輕淡了，冷汗也停止冒出。

柳如眉、白娟娟二人這才暗中如釋重負地，同時長吁一聲。但她們誰也沒開口，仍是默默地向甘仲池注視着。

蓋茶工夫後，甘仲池的臉色已恢復正常。一聲長吁，欠伸而起，道：「好劇烈的毒藥！」

柳如眉一聲歡呼，忘形地偎入簡郎胸前，嬌笑道：「池哥，方才，可把我嚇壞了。」

甘仲池向白娟娟投過歉意的一瞥，伸手輕撫柳如眉的如雲秀髮，道：「眉，還這麼孩子氣，也不怕你白姊姊笑話。」

柳如眉掙脫簡郎的愛撫，向白娟娟嬌憨地一笑道：「世間那有姊姊笑話妹妹的，白姊姊，妳說是麼？」

白娟娟含笑點頭，卻沒答話。儘管她心中也想說點甚麼，但一時之間，卻沒法開口。

其實，此情此景之下，白娟娟又能夠說些甚麼哩！

甘仲池、柳如眉這小兩口兒，的確是少不更事，自己沉浸在甜蜜的愛河中，根本沒想到白娟娟心中是怎樣的感受。

柳如眉又向甘仲池笑問道：「池哥，你所謂的劇毒，是否已全都解除了？」

甘仲池笑道：「妳瞧，我不是已經完全好了嗎！」

白娟娟插口嬌笑道：「眉妹，妳自己在筵席上所中的毒怎樣了？是否也該叫妳池哥將解藥拿出來服下？」

甘仲池、柳如眉二人同時一怔，柳如眉並俏皮地一笑道：「白姊姊，妳不提我，我還幾乎忘了哩！現在妳這一說，我又感到它有點兒作怪了。」

甘仲池向白娟娟投過感激的一瞥，一面由懷中掏出一隻小巧的白玉瓶，傾出一粒紅色藥丸，餵入柳如眉的口中道：「別孩子氣了，趕快到便所去，我已問過那管藥的老頭，這解藥發作極快，最多蓋茶工夫過後，就可全部排出了。」

「怎麼？還要去便所？」

柳如眉畢竟童心未泯，想到就嚥了出來。但嚥出來之後又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而俏臉為之一紅地，低着頭匆匆離去。

柳如眉「如廁」之後，房間中就只剩下甘仲池、白娟娟兩個人了。

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局面。白娟娟頗感局促地低垂頭首，默然無

語。

甘仲池也好像不知所措地幾度咀嚼唇，張，却是欲言又止。

雙方默然少頃之後，還是甘仲池首先納納地說道：「白……白姑娘，我……我真不知該怎樣才能感謝……妳……妳的盛情……」

白娟娟依然低垂頭首，幽幽地道：「對於一個當眾表露自己心意的姑娘家，你不覺得她太輕賤？」

甘仲池仍然是納納地道：「白……白姑娘，妳把我甘仲池當作怎樣的人了，對於妳……我……我感激都來不及，又怎會有輕視之心。只是……我……」

「我」怎樣呢？」

甘仲池好像接不下去，也好像是得難啟口。

白娟娟也沒追問。

不過，經過這短暫的交談，他們兩人間的惻惻不安神態已逐漸消褪。

沉寂了少頃，白娟娟徐徐抬起頭來，美目中流露出一股異樣柔和，也異樣複雜的光輝，凝注着甘仲池，苦笑了一下，道：「只是你已經……」

她沒有說完，接下來的，是一聲幽幽輕嘆。

甘仲池臉上的肌肉連連跳動，却以最柔和的語聲說道：「白姑娘，我……是一個很平凡的男人，實在不值得妳這麼折磨自己。」

白娟娟漫應道：「值不值得，我自己比誰都明白。」

一頓話鋒，又道：「甘少俠，雖然你

已經是一個已婚的男人，但對於女人，却還實在談不上了解。」

「噢……」

「女人，通常是不會隨便愛上一個男人，一旦愛上了一個男人，也不會輕易變。」

甘仲池苦笑無言。

白娟娟又說道：「至於我，甘少俠，我已經知道今後該怎麼做，我不會讓你為難。我很明白，你沒法分割你的感情，你的心中也不可能再容納另一個女人，是不是？」

甘仲池仍未接腔，他唯一的反應是臉上的肌肉在不斷地跳動着。

白娟娟繼續娓娓地說道：「我很感謝今宵這一場誤打誤闖，它不但使我得以一傾積懣，而且，也使我在你心中多少能佔有一點兒地位，不論這地位是多麼微乎其微，也不論促成這地位的原因是愛還是同情，僅僅只爲有了這一點點地位，我已經感到很滿足了。」

甘仲池激動地道：「不！白姑娘，妳在我心中的地位，絕對不止一點點……」

「那麼，你自己說，能有多少呢？」

「跟眉妹同等份量。」

「謝謝你！有了你這句話，我更加滿足了，……只是……只是……」

「只是怎樣？」

「你……不怕眉妹心中不舒服？」

「是的，我心中有點不舒服，」柳如眉像一陣清風，悄然掩入，口中含笑說道：「娟姊，女人都是醋罎子，妳知不知道？」

「知道又怎樣？」

「不怎樣，我只是告訴你，我柳如眉也不例外。」

「噢……」

「不過，對妳娟姊姊，我應該例外才對。」

「想必有很動聽的理由？」

「我的理由不一定很動聽，但却都是實情。」

白娟娟俏皮地一笑道：「好！娟姊姊我洗耳恭聽。」

柳如眉含笑接道：「不必那麼隆重，現在，請聽着。」

話鋒一頓又起：「第一，池哥命帶桃花，他絕對不是屬於我一個人的，與其便宜別人，不如跟妳共享。」

「也有理由？」

「當然！第二，妳對池哥用情之深，使我感動；第三，妳我一見投緣。」

「可是，妳要明白，這種事情，就算是親如姊妹，也是互相排斥的。」

「我了解，但我還有更重要的理由，所以，我必須盡量忍耐。」

白娟娟蹙眉問道：「哦？有更重要的理由？」

「是的。」柳如眉分握着對方的雙手，微顫着白的嬌靨上浮滿誠摯地低聲說道：「娟姊，妳也知道，池哥她任重道遠，前途多艱，而妳，各方面都比我強多了，池哥身邊，實在很需要像妳這樣的一位賢內助照顧他，娟姊，妳該看得出來，我不會花言巧語，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是言出至誠。」



白娟娟微笑地道：「謝謝妳，對妳的誠意，我一點也不懷疑，妹子，妳所中的毒，都已經排除了！」

柳如眉道：「已經排除了，謝謝妳！白姊姊，你別打岔，讓我將話說完，好不好？」

白娟娟掙脫被握住的雙手，捧住柳如眉的面頰，端詳着，道：「妹子，妳該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瞧瞧蘋果似的臉蛋，現在多麼蒼白。」

柳如眉伴嘆地道：「妳……妳是懷疑我的誠意？」

白娟娟臉色一整，道：「妹子，我十分相信妳是言出至誠，但，妳要明白，世間事，很少有能盡如人意的。就像妹子妳方才所說的事，絕不是妳，我，他三個人同意了，就可以順利解決的，妹子，現在，明白了麼？」

「我還是不明白。」

「慢慢地，妳會明白的。」

柳如眉苦笑無言。

而甘仲池也是一臉似笑非笑的尷尬神情。

白娟娟美目中無限情意地在對方兩人臉上一掃，發出一聲幽幽長嘆，道：「未來的一切，誰也沒法預料，這問題，且暫時丟開吧！」

她倒真是拿得起，放得下，說到「暫時丟開」，臉上的陰霾已一掃而空。

接着，她雙臂一用，側臉向甘仲池問道：「甘少俠，對於方才那毒柬的來歷，心中是否也有一點概念？」

甘仲池茫然地搖搖頭，道：「亦友亦敵，非友非敵，這位神秘的人物與神秘的行動，實在令人莫測高深。」

白娟娟向柳如眉嬌笑道：「大妹子，白姊姊說妳不會『千幻神龍』的台，有道理嗎？」

柳如眉一疊聲地道：「有道理，有道理……」

白娟娟道：「值不值得妳佩服？」

「值得佩服，值得佩服。只是……」

「還有甚麼『只是』的？」

柳如眉嬌笑道：「只是，妳先揀好聽的說，人家中毒的事，妳却一手把它抹掉了。」

「人家中毒，跟妳何干。」白娟娟一笑之後，神色一正，道：「大妹子，這還真是妳運氣好哩！妳且想想看，以妳這點兒淺薄的江湖經驗，來應付素以奸滑馳名于武林的韋少甫，哪得不吃虧，大妹子，總算妳福星高照，有驚無險，這已經算是便宜了，今後，多加小心就是。」

說到這裏，她忽然打了一個呵欠，道：「折騰了一夜，我們也都該休息一下了，有話午後再談吧！」

就當白娟娟話聲才落的時候，窗外不遠處傳來一聲幽幽長嘆。

那嘆息聲顯然是出于一個女人之口。那深長的嘆息聲中所蘊涵的無限悲涼意味，令人沒來由地興起無限愁思。

室內三人不由同時一怔，柳如眉大眼睜睜了，即待穿窗而出。

甘仲池却一把將柳如眉拉住，道：「算了！人家已在百丈之外了。」

柳如眉沉思着苦笑道：「我也真是，人家在窗外聽了那麼久，我一點都不會察覺到，憑人家這一份身手，我即使追上了敵，非友非敵，這位神秘的人物與神秘的行動，實在令人莫測高深。」

白娟娟道：「其實，這送毒柬的人，除了他的動機與行動令人無從捉摸之外，所寫的話，倒也是有幾分道理。」

甘仲池默然點了點頭。

白娟娟又道：「如果我的猜想不錯，看來當年太保莊的那宗血案，內情並不單純哩！」

甘仲池點點頭，道：「白姑娘所言甚是，我也深具同感，好在我已知道，少林寺的慧明大師也曾參與當年的血案，想那少林一派，一向被譽為武林中的泰山北斗，而慧明大師更是一代高僧，其所以參與那次血案，必然有他的理由，因此，我準備明天立即前往少林，先以禮請見慧明大師，一探當年血案的真相。」

柳如眉接口說道：「池哥，娟姊，你們的意見，我也贊成，只是，我還另有一種想法，如果我們立刻同慧明去問那個甚麼皇甫迪，雖然不一定問出全部真相，至少也可以問出一點線索來。」

白娟娟微笑地道：「妹子，妳實在太天真了。」

柳如眉一楞，道：「我又說錯了？」

白娟娟道：「妳以為，皇甫迪那麼優，還在翕園等着我們回去逼問他？」

柳如眉苦笑無言。

白娟娟又道：「妹子，如果我的猜想不錯，不但皇甫迪早已離去，韋少甫也不可能再呆在翕園了……」

她的話聲未落，店外忽然傳出一陣驚呼與嗟嘆的喧嘩聲。

，又能怎樣，而且，看來人家好像並無惡意，娟姊，池哥，你們二位認為小妹的付測對不對？」

甘仲池、白娟娟二人似乎受了方才那一聲悲涼的嘆息聲的感染，兩個人的臉色都是異常凝重。對柳如眉的話都沒接腔，只是用讚許的目光注視着柳如眉，點了一點頭，好像是在說：「妳的話，很有見地……」

沉寂了少頃之後，白娟娟默默地站起，向甘仲池臉上投過無限柔情的一瞥，然後默默地回到她自己的房間去了。

練武的人熬個把通宵，本來就算不了一回事，尤其是像甘仲池等在內功方面已有極高成就的人，只要運動調息一陣子之後，所有疲勞都會消失了。

當甘仲池、柳如眉二人行功之後，準備請白娟娟同進早餐之際，店小二卻適時送上一個摺成「方勝兒」的便箋，躬身說道：「公子，這是在您對面的那位紅衣姑娘臨走時送給您的。」

甘仲池、柳如眉二人同時一怔之下，同聲問道：「怎麼？她已經走了？」

店小二恭應道：「是的。」

柳如眉問道：「幾時走的？」

店小二道：「約莫是辰牌時分。」

柳如眉揮揮手，道：「好了，你去忙吧！」

甘仲池已將那「方勝兒」打開了，柳如眉攏過身子，跟甘仲池一起閱讀那張便箋。

甘仲池等三人聞聲一怔，相偕走出室外，但見翕園所在方向，火光冲天，一片通紅。

白娟娟向柳如眉投過會心的一笑，意思好像在說：「我的話沒錯吧？現在同翕園去，不但找不到人，連房子也化成一片劫灰了。」

三人重新回到房中之後，柳如眉半真半假地向白娟娟嬌笑道：「白姊姊，妳的判斷力實在令人欽佩，不過，也有妳所說的一句話，小妹未便恭維。」

白娟娟以為柳如眉又夾纏到他們三人之間的關係上去了，因而故作漫不經心狀道：「妹子，白姊姊我又不是超人，怎會每一句話都能令人心悅誠服哩！」

柳如眉笑笑道：「但，如果你能說出一個所以然來，我還是會欽佩妳的。」

「得了吧！大妹子。」

「不！妳一定得說出原因來，要不然，我會悶出病來的。」

「有這麼嚴重？」

「當然。」

白娟娟苦笑道：「好！別打啞謎了，明白點說吧！」

柳如眉哪着小姐，道：「娟姊，妳知不知道，池哥自從出道以來，就不曾受過半點挫折，可是，今宵，我却給他丟了一個大大的人。本來，方才在回到這裏的途中，我說到這些，原是希望池哥能罵我幾句，使我心中好過一點的，可是，當時池哥並沒責備我，而娟姊妳又說我『並沒有『千幻神龍』的台』……」

她滔滔不絕地說到這裏，甘仲池不由

的心情所造成的負荷。

別為我難過，也別為我就心，我會默默地繼續完成我的寂寞的旅程。

今後，有賢伉儷的地方，也必然有我奉獻給你們的祝福，無論天涯海角，我的心永遠跟你們在一起。

白娟娟檢柙。

寥寥數語，却蘊涵着太多的情意。

甘仲池默然少頃，輕聲一嘆。

柳如眉的大眼睛中孕育着兩顆晶瑩的淚珠。

良久，良久，甘仲池才拍拍柳如眉的香肩，道：「眉，妳還是早點回去吧！」

「你要去少林寺？」

「是的。」

「不！我要跟你一起去。」

「不行，妳娘須要妳照應，不能離開太久……」

「我娘？」柳如眉白了他一眼，道：「我娘難道不是妳的娘？」

甘仲池默然道：「原諒我失言。」

「可是，我不放心，我還是要跟你一起去。」

「別孩子話，此行不是尋仇，而是以禮請見求證，當不致有甚麼糾紛，請放心好了。」

「可是，一切要小心哦……」

「你瞧！這口脣，好像成了我的大姊姊了哩！」他忍不住在她的香腮上吻了一下。

「討厭……」她又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

「姑娘家說討厭就是表示喜歡。」他

為之啞然失笑，白娟娟則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截口說道：「够了，大妹子，我明白啦！」

微頓話鋒，神色一正，道：「白姊姊我說妳沒『千幻神龍』的台，絕對不會錯，我一定說出原因來，一方面使妳安心，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妳不折不扣地佩服我這白姊姊。」

柳如眉綻顏一笑道：「好！小妹洗耳恭聽。」

一旁的甘仲池，眼看兩位絕代佳人，亦莊亦諧地在笑談着，內心中可真是百感交集，五味雜陳，究竟是甚麼味道，一時之間，他自己也分辨不出來。

白娟娟美目一掃甘仲池之後，才向柳如眉笑問道：「大妹子，妳是不是于翕園途中，半路上碰着『九疑居士』北宮鶴，乃順手宰了，並喬裝南宮鶴，前往赴約，一方面便于刺探機密，另一方面，也好藉此將另外幾個老魔戲弄一番之後加以誅殺，是不是？」

柳如眉含笑點了點頭道：「對！完全對。」

白娟娟接着說道：「易容術中最難者，就是幻化自己所不熟悉，而對方却極為熟悉的特定人物，而妹子妳却不但是這麼做了，而且對方四人中，竟然被妳瞞過了三個，這成績，我想縱然換上『千幻神龍』本人，也不一定更為高明。」

說到這裏，她扭頭向甘仲池笑問道：「甘少俠，你說是嗎？」

甘仲池含笑說道：「如果換上我自己，很可能還不如她哩！」

又涎臉吻了她一下！

柳如眉媚笑着，想了想道：「池哥，如果在途中遇着白姊姊，可別讓她再跑掉了。」

甘仲池笑問道：「妳真的一點都不在乎？」

「我當然在乎，但為了你，只好委屈自己。」

「為我？」

「當然！」

「此話怎講？」

「方才，我不是已經當着白姊姊的面說過了麼？」柳如眉幽幽地接道：「你需要像她那樣的一位助手，比較起來，我各方面都不如她，何況，為了娘，我又不能經常在你身邊照應你。」

甘仲池激動地緊抱着她的嬌軀，柔聲說道：「謝謝妳！眉，妳太善良了，如果世間每一個人都像妳一樣，那就不會有甚麼糾紛了。」

柳如眉笑笑道：「別把我捧得那麼高，你要知道，我的一切，都是為了你。」

「我知道。」

「記好我的話沒有？」

甘仲池又吻了她一下，道：「記好了，我會好好地照拂我自己，如果遇上妳白姊姊，一定設法留住她……」

「這才乖……」她主動送上一個熱烈的香吻。

× × ×  
位于嵩山少室峯北麓的少林寺，最近這幾天正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狀態中。



寺外，不分日夜，由第二代弟子四人一組分班巡山，而寺內，自掌教以下，都是如臨大敵似地全面戒備着。

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

一個豐神如玉，年約三十上下的青衫少年，正安詳地踱上通往少林寺大門的登山大道！

青衫少年的外表雖然是那麼英俊瀟灑，但由他那凝重的臉色與憂鬱的目光中，可以斷定，他的內心中必然隱涵着太多的心事。

他，儘管是走得那麼從容暇豫，但那足有兩尺級距的登山石中，他竟一跨就是兩級，而且步伐如行云流水，一點微作之態也沒有。

就當這青衫少年飄然前行之際，路旁的密林中忽然閃出四個手持禪杖的年輕和尚，一字橫排，攔住通路。

青衫少年一楞，道：「和尚們意欲何為？」

四個年輕和尚肅容高喧一聲佛號之後，由右首的一個答道：「請問施主，是入寺隨善，還是另有為？」

青衫少年微愠地道：「這兒算是皇宮內苑，還是軍事禁區？」

那年輕和尚苦笑道：「都不是，這裏是嵩山少林寺。」

青衫少年道：「既然是人人都可以進入的少林寺，你有甚麼理由要盤問我？」

那年輕和尚合什為禮，道：「施主請莫誤會，小僧此舉固係奉掌門人之命，同時，也是為施主您好。」

「為我好？」

「不錯。因為，三天之內，本寺隨時會有強敵尋仇，施主如無特別事故，最好是緩幾天再來，以免受到池魚之殃。」

「哦！謝謝你！我自信還有自保的能力。」

青衫少年話鋒一頓，又道：「是誰吃了熊心豹胆，竟然敢向執武林牛耳的少林寺尋仇？」

那年輕和尚輕嘆一聲，道：「就是最近一年以來，將武林鬧得滿城風雨的『千幻神龍』甘仲池。」

青衫少年一怔，道：「你們怎麼知道甘仲池要來尋仇？」

那年輕和尚道：「還不是由于他的一紙通知，他說，七天之內要血洗少林寺，現在，已經過去四天了。」

青衫少年星目一轉，接問道：「那通知是怎樣的人送來的？」

「沒人看到，那通知是以利刃釘在大雄寶殿的橫樑上。」

少林寺的大雄寶殿，雖然還談不上是機密重地，却也不亞於龍潭虎穴。

那飛刀留來的人，能够于高手如林的少林寺中，神不知，鬼不覺地侵入大雄寶殿，那一份高明，也就不難想見了。

因此，那青衫少年一楞之下，又禁不住苦笑道：「貴寺中，有沒有見到那飛刀寄來的人？」

那年輕和尚道：「沒有。」

「在此之前，貴寺是否有人見過甘仲池本人？」

「也沒有。」

青衫少年以左手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又問道：「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四個年輕和尚聞言之後，本能地一齊退後三步，駭然凝注對方，還是由右首的一個結結巴巴地問道：「難道你……就是……？」

青衫少年微笑地道：「不錯，我就是甘仲池，不過，甘仲池此行……」

甘仲池的話沒有說完，那四個年輕和尚已像遇到鬼魅似地，駭然飄退八尺，同時，「嘶」地一聲，四枝三色火箭冲天而起。

甘仲池心知跟這幾個小和尚解釋不清，見狀之後，也不再說話，依然從容地向前行進。

四個年輕和尚一橫手中禪杖，還是由右邊那個色厲內荏地沉聲說道：「施主再前進一步，小僧等可要得罪了。」

甘仲池淡然一笑道：「你們四個，自信能攔得住我？」

那年輕和尚冷笑道：「試過就知。」

甘仲池披唇一哂，笑說道：「勇氣可嘉……」

話聲中青衫大袖一甩，一股無形潛勁，將四個年輕和尚逼向一旁，身形一擰，像一縷輕烟似地飄然而去。

這時，寺中警鐘聲大作，幢幢人影，一齊向登山大道湧了過來。

甘仲池巧縱輕登，那些攔截他的和尚們，不是被一股暗勁逼得踉蹌後退，就是眼前一花，人已不見踪影。

因此，甘仲池可以說是如入無人之境地，很快就到達少林寺的大門前。

大門前，雁翅般排列着八個紅衣中年和尚，手橫禪杖，神色莊重地佛號高喧。甘仲池停步沉聲說道：「和尚們請讓路。」

當中一個高大的中年和尚道：「施主必須闖過小僧等這一關，才能入寺。」

甘仲池震驚說道：「甘仲池此行並非尋仇，和尚們為何逼人太甚？」

八個和尚聞言一楞，訝然地互望了一眼，便由那高大和尚答道：「施主深宵寄來，要血洗少林寺，此刻却說並非尋仇而來，小僧至愚，難解施主話中之意。」

甘仲池道：「甘仲池自入山以來，迭經阻撓，敢問和尚們，我曾經傷過貴寺中一個弟子麼？既然要血洗少林寺，方才我為甚麼不痛下殺手？」

八個中年和尚又是一楞，那當中的一個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甘仲池神色一正：「煩請達掌教，就說甘仲池有要事求見。」

那當中的中年和尚略一猶豫之後，向左首的一個低聲吩咐了幾句。

就這當口，三聲清越的鐘聲過處，廣場內大雄寶殿的台階上，由四個手持紗燈的小沙彌作前導，魚貫地走下五個老僧。

五個老僧，年紀都在六旬上下。為首一人，頭戴紫金冠，身穿紫色袈裟，手持綠玉佛杖，法相莊嚴。

後隨四僧則一律杏黃僧袍，兩人持禪杖，兩人持劍。

五個老僧都是一臉的莊重神色，循着廣場箭道，緩緩前行。

當這五個老僧走近大門之際，原先端立門口的九個中年和尚一齊躬身行禮，道：「參見掌門師尊。」

言，完全屬實，此間非待客之所，敬請施主入寺待茶。」

那紫衣老僧微微擺一擺手，道：「免禮。」

接着，雙目凝視地注視甘仲池，沉聲問道：「施主就是名震武林的武林新秀『千幻神龍』甘仲池甘少俠？」

甘仲池正容答道：「不敢，區區正是甘仲池，請問大師是否就是少林掌教悟真大師？」

紫衣老僧點頭道：「不錯，老衲就是悟真。」

接着抬手一指分立兩旁的四個黃袍老僧，依次介紹道：「這是老衲的四位師弟，悟能、悟因、悟性、悟禪。」

甘仲池拱手為禮，道：「區區能謁見五位高僧，深感榮幸。」

悟真大師一聲佛號，道：「施主方才所言，老衲等已在大雄寶殿中聽到，施主究因何故不肯對本寺弟子痛下殺手？是否業已改變初衷？」

甘仲池正容說道：「前番深宵寄來者，另有其人，區區此行，絕對未存有與貴寺為敵的念頭。」

「這是說，飛刀寄來，是他人所假冒的？」

「正是。」

「施主知不知道那冒充施主的人，其目的又何在？」

「不知道。」

悟真大師嘆一聲，道：「事情既已過了，施主又無尋仇之心，依老衲拙見，不見他老人家也罷。」

甘仲池注目問道：「大師為何要阻撓我去見他？」

「既不尋仇，老衲就想不出施主必須要見他老人家的原因了？」

「原因很簡單，他是當年參與迫害先兄事件最負俠譽的高僧，因此，甘某必須見他，一探當年血案的究竟。」

悟真大師輕嘆一聲，道：「事情既已過了，施主又無尋仇之心，依老衲拙見，不見他老人家也罷。」

甘仲池注目問道：「大師為何要阻撓我去見他？」

悟真大師道：「並非老衲故意阻撓，原因是他老人家于閉關之前，曾一再嚴命交代，非經呼喚，任何人，任何事故，都不許驚擾他老人家。」

甘仲池俊臉一沉道：「想不到區區以禮求見，竟是此路不通，看來還是照往例行事來得好。」

悟真大師臉色一變，道：「施主請多加三思。」

甘仲池冷然地道：「甘某已經多加三思了，甘某對付殺害先兄的仇家，以往用的是甚麼手段，大師早該有過耳聞。」

「那麼，施主是打算故技重施了？」

「這就要看大師的態度了。」

「老衲的態度，已經說得很明白。」

「那麼，請大師劃下道來！」

甘仲池于話聲中霍然起立。

悟真大師冷笑一聲，道：「老衲給施主最後一次忠告……」

甘仲池也截口冷笑道：「多謝了！」

「施主要明白，少林寺自開創以來，還不曾有人胆敢在這裏撒野。」

「今宵，就由甘某人給貴寺破一次例吧！」

說完，當先大踏步地走出。

悟真大師臉色凝重地率同四個師弟緩步後隨，並低聲交談着。

方丈室的左側，是一座竹林，穿過竹林，則是一片畝許寬廣的空地。

當甘仲池正待進入竹林之際，悟真大師却揚聲說道：「甘施主請留步。」

甘仲池却步回身，冷然問道：「大師是否已經改變……」

悟真大師點點頭，道：「是的，方才，老衲師兄弟略為商量之後，為了維護本寺五十年來的安寧靜，拚着受大師伯他老人家的責罵，決定陪同施主一同前往晉謁他老人家。」

甘仲池笑笑道：「如果大師能早點如此想法，不就省下許多唇舌了嗎！」

悟真大師不再答話，却轉身向悟性，悟禪二人道：「日前大雄寶殿中飛刀留束之事，必有蹊蹺，兩位師弟仍留此間坐鎮，並嚴命全寺弟子，更應加強戒備，本座與悟能，悟因兩位師弟陪同甘施主前往達摩洞去。」

悟性、悟禪二人恭應着，合什退去。

甘仲池即偕同悟真大師等人一同向慧明大師閉關所在的達摩洞進發。

朦朧月色下，四道矯捷的人影，巧縱輕登地疾奔而去。

達摩洞位于方丈室南約一里之遙，是一個天然石洞。也就是當年達摩祖師面壁九年之聖地，目前却是少林寺的禁地。

儘管是崎嶇山徑，也儘管沿途戒備森



嚴，但以目前這四位的高超身手，又在悟真掌教親自率領之下，里把路程，不過片刻之間就已到達達摩洞前。

悟真大師扭頭向悟能大師道：「師弟，你先進去向大師伯稟告一聲。」

悟能大師恭應是之後，一整衣衫，肅容緩步而入。

約莫半盞熱茶時間過後，悟能大師低首匆匆而出，向甘仲池啞聲說道：「甘施主，大師伯有請。」

甘仲池入洞之後，才發覺這所謂少林聖地的達摩洞，並沒甚麼出奇之處。

感覺上，唯一不同的是：外面天寒地凍，洞內却溫暖如春，且散發着一股淡淡的檀香香氣。

入洞愈深，檀香香氣愈濃，光綫也愈暗，十丈之後，已是伸手不見五指了。但這情形，難不倒已練成夜視力的甘仲池。

只見他雙目中神光畢露，暗影中直似兩道電炬。

入洞約莫十五六丈之後，一道人造的古木屏風橫阻于前，屏風兩側，有微弱的光綫透出。

越過屏風，是一間經過人工整修，約莫三丈見方的石室。

在石室正中，雲床之上，端坐着一位鬚髮全白，面色枯槁的灰衣老僧。在微弱的琉璃燈光照射之下，顯得無比地莊嚴肅穆。

老僧面前一隻中等的香爐之內，正嫵媚地冒着輕烟，那清幽的檀香香氣，薰得令人塵念盡消。

此情此景，不由使雄心萬丈，氣吞河嶽的甘仲池為之楞住了。

但那端坐雲床上的灰衣老僧，却依然合掌垂眉，紋風未動，對他面前突然多出一個陌生人來，竟然好像毫無所覺。

甘仲池一楞之後，想到眼前這老和尚，就是促成自己兄長遇難的仇人之一，不由怒火中燒地，沉聲喝道：「嗨！老和尚，甘某人是有話問你。」

說來也真怪，那老和尚竟然連眼皮都沒抬一下。

甘仲池一蹙劍眉，震聲喝道：「老和尚，你裝甚麼迷糊！」

雲床上的老僧，依然紋風未動。一絲疑念，掠過甘仲池的心頭，全身真力暴提，徐徐走近老僧身前，慎重地伸向老僧鼻間一探。

這一探，不由使甘仲池的臉色為之一變。

他的手順勢下移，撫向老僧胸前。只見他「呸」地一聲，返身疾奔而出。

甘仲池出洞之後，向着迎向他的悟真大師冷笑道：「好一位佛門高僧，囉唆了半天，却拿一個死人來向甘某搪塞。」

話鋒一頓，又震聲說道：「大掌門，今宵，你如果不能給我一個圓滿的答覆，甘某人絕不會善罷甘休！」

悟真大師一頭霧水地，茫然問道：「施主此話怎講？老衲又怎會以死人來向施主搪塞？」

甘仲池冷笑道：「大掌門不會自己進去瞧瞧！」

悟真大師突有所悟地，心頭一凜，扭頭向一

頭向一旁的悟因大師顫聲說道：「師弟，請進去瞧瞧，快！」

悟因大師匆匆地進入洞中，少頃之後，又匆匆而出，只見他滿臉悲容地道：「啓稟掌門師兄，大師伯他老人家，已經……」

悟真大師駭然地截口問道：「他老人家怎樣了？」

悟因悲聲道：「已經圓寂了。」

「是怎麼死的？」

「不知道，全身沒有傷痕，而且端坐如故……」

甘仲池冷冷地接道：「是被一個功力超絕的人，以絕頂陰柔功力，出其不意，震斷心脈而死。」

悟真大師一橫手中的綠玉佛杖，凝注甘仲池，沉聲叱道：「孽障！你好大的胆子！」

甘仲池淡然一笑道：「大掌門認為甘某人就是兇手？」

悟真大師道：「你還想狡辯！」

手中綠玉佛杖一舉，沉聲喝道：「悟因，拿下這孽障！」

悟因大師悶聲不响地手中鐵禪杖一掃，一招「韋陀獻杵」，向甘仲池兜頭砸下去。

杖影如山，勁風呼嘯，其聲勢至為驚人。

甘仲池身形一閃，已避到悟因背後，怒聲喝道：「和尚講不講理！」

悟因一聲沉叱道：「你暗殺本門長老，還有甚麼理講！」

說話之間，手中鐵禪杖一緊，達摩杖並非完全爲了這些。

「因爲，點穴一道，各門各派都有其獨特的手法，連兩位見多識廣的前輩高僧都無法下手，區區可就沒有把握啦。」

悟真大師輕輕一嘆，道：「但請施主儘力而爲，如果實在解不開，再另行設法吧。」

甘仲池含笑地點首道：「那麼，區區姑且一試。」

這「一試」的結果，竟像變戲法似地，只見悟能大師欠伸而起，並「噢」了一聲。

當悟能大師看清了身前的情況之後，羞憤交迸之下，竟然揮掌擊向自己的天靈蓋——

變出意外，一旁的悟真、悟因，甘仲池等三人，都距悟能大師在三尺以上，無法加以搶救。

眼看着一位高僧，即將喪命於自己之手。

悟真、悟因二人都急得高喧佛號，閉目不忍觀看。

就當悟真、悟因二人腦海中浮現一幅血淋淋的慘景，驚惶欲絕之際，耳畔却响起甘仲池的清朗語聲道：「此事絕非大師之過，大師一代高僧，怎可如此糟塌自己的生命。」

悟真、悟因二人睜目一看，只見甘仲池他正卓立悟能身邊，一手抓住悟能舉向自己天靈蓋的右手，滿臉誠摯神色地注視着俯首默然的悟能大師。

悟真與悟因二人驚喜之下，雙雙向甘仲池合什爲禮，佛號高喧，並由悟真大師

法中絕招迭出，頃刻之間，將甘仲池圍入一片綿密的杖影中。

達摩杖法本爲少林寺中七十二般絕藝之一。此刻，在與當代掌教同輩的悟因大師手中使來，更是得心應手，威力無匹。

但甘仲池在那麼威力無匹的綿密杖影之中，却並未拔劍還招，而只是一味地閃避。

只見他嘴角微噙一絲冷笑，從容地飄閃閃，一連讓過悟因三十六招之後，才冷笑一聲，道：「好兩個位尊望重的高僧，甘仲池自出道以來，所殺的仇人，不下二十人之多，哪一個不是死在明刀明槍之下，幾曾以這種卑鄙手段殺過一人。」

悟真大師聞言爲之一楞。

悟因大師于瘋狂的搶攻中，也想到了他大師伯的遺體過身冰冷，絕不是才被暗殺死去的現象。

這兩位高僧，方才是由于變出意外，極端悲憤的情況之下，未及深思。

現在，聽到甘仲池這一番說明，自然冷靜下來，悟因大師的瘋狂攻勢也自動停止了。

甘仲池又冷冷地說道：「要想拿下甘某人，縱然你們五老聯手，也未必能如願，如果就目前你們兩個，哼……」

悟真大師雖因方才未免太嫌冒失而微感歉疚，但甘仲池這種目空一切的話，却又撩起他的憤念，而冷笑一聲，道：「在真象未明之前，施主你總難脫嫌疑，也許老衲們五老聯手也未必能留下你，但，少林寺中，自有留下你的力量。」

甘仲池朗聲笑道：「看情形，如果五

老聯手留不下甘某人，則大掌門準備動用名聞天下的羅漢大陣了？」

悟真大師道：「但願你能有這一份光榮。」

甘仲池微微一笑之間，悟因却向悟真說道：「掌門師兄，現在，且請甘施主一同入洞，詳查真象之後再說。」

「也好。」悟真大師向甘仲池問道：「甘施主意下如何？」

甘仲池笑笑：「我不反對。」

于是，一行三人相偕進入洞中。

洞中，一切如故：昏暗的琉璃燈，青烟嫵媚的香爐，合掌垂眉、巍然端坐的老僧……一點都沒改變。

當悟真大師正在俯身察看那灰衣老僧遺體的時候，甘仲池却陡地一聲驚「噢」道：「那是甚麼人？」

悟真、悟因二人順着甘仲池所指的方向一瞧，就在石室左後方陰暗的一角，蜷臥着一個僅穿內衣褲的老僧。

由於那老僧是蜷伏一團，又是背光的陰暗處，因而方才甘仲池，悟因二人都未曾發覺。

悟因大師迅疾地飄近那老僧身邊，俯身將其翻轉之後，不由駭然驚呼道：「這是怎麼回事？」

甘仲池、悟真大師同聲問道：「那是誰？」

悟因大師苦笑道：「是悟能師兄。」

悟真大師訝問道：「悟能？他不是早已回寺去了麼？」

甘仲池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謝天謝地，真兇雖然尚未查出，但甘仲池

所猜的這口黑鍋，是可以卸下來了。」

悟真大師好像並未注意甘仲池的話，只是壽眉緊蹙，一面在灰衣老僧的週身及雲床上搜索着，一面喃喃自語道：「不見了，必然是那玩意惹的禍。」

話鋒一頓，徐徐走近悟因身邊問道：「是活着？還是死了？」

「沒死，僅僅穴道被制。」

「唔……」

「悟因解不開。」

「有這等事？」

悟真大師說着，俯下身去在悟能身上一陣摩挲，依然無濟於事，不由以求助的目光望向甘仲池。

但甘仲池正深感此行白跑一趟，一無所獲，兼也方才所受冤氣未消，此刻，雖已看出對方心意，却漠然地漫應道：「連兩位高僧都解不開，那位點穴人的手法，也未免太邪門了。」

悟真大師畢竟不愧爲一代宗師，聞言之後，不但不以爲忤，反而向甘仲池合什一禮，道：「老衲知罪矣，方才，老衲師兄弟心傷大師伯慘死意外，悲憤之下所形成的對施主的冒犯，敬請海涵。」

一頓話鋒，又道：「施主少年豪俠，藝業超羣，對解穴一道，亦必有獨特造詣，敬請施援手，老衲感同身受。」說完，又合什一禮。

一旁的悟因大師也行禮如儀。

這一來，倒將年輕臉嫩的甘仲池弄得面紅耳赤地，連忙抱拳還禮，道：「大師言重，也請不要誤會，區區一向實話實說，對方才的事，固然有點氣憤難消，却也

並非完全爲了這些。

因爲，點穴一道，各門各派都有其獨特的手法，連兩位見多識廣的前輩高僧都無法下手，區區可就沒有把握啦。」

悟真大師輕輕一嘆，道：「但請施主儘力而爲，如果實在解不開，再另行設法吧。」

甘仲池含笑地點首道：「那麼，區區姑且一試。」

這「一試」的結果，竟像變戲法似地，只見悟能大師欠伸而起，並「噢」了一聲。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文  
可·飛·圖

# 萬里飛虹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馬莊八位莊主救了姜雲岫，告知紅娘子是假冒的，紅娘子想利用他為自己效勞，用女色誘惑，並知道鐵馬莊是一羣不畏邪惡、扶助正義、不慕名利的鐵血兒女，也毅然參加這個行列，成為第九位莊主，他們現在的行動是保護一雙老少出關，並派他和八莊主白昭容到飛龍寨請任榮暗中相助同時澄清乙萬里被擄之疑，他倆到了飛龍寨，任榮等人又去了金陵找姜雲岫，他們再去金陵又找不到任榮，却遇上當地有名氣的鐵三爺帶着個女子像霓裳……

## 保人頭鏢

## 初遇強敵

姜雲岫呆在槐樹之上，左思右想，就是想不出一個最為妥當的法子，焦急得汗水都冒了出來。忽然他發覺地上出現一片陰影，院中的六名巡邏者一起抬頭，向空中投下一瞥。

那是一塊濃密的烏雲，由山頭飄來正好遮着整個院落。

風雲變幻，天機難測，在目前，人類的聰明才智還無法管風雲變幻的事，所以巡邏者只是瞥了一眼，就不再管它了。

在姜雲岫來說，這可是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他不再遲疑，猛吸一口真氣，以天馬行空之勢騰躍而出。

萬里飛虹舉世無雙，他展開這項奇功，果然神不知鬼不覺的躍了過去！

雖然他已經貼身在屋脊之上，可是困難又來了，鐵府大廈千間叫他如何找起？

他縱目打量了一陣，發覺近山之處，紅樓高聳，好像是鐵府的心臟地帶，而且那兒還有燈光，他決定去碰碰運氣。

他一路提氣輕身，儘可能小心謹慎，

終於很順利的到達那幢紅樓附近。

此時他伏身之處，與紅樓只隔着一個天井，一縷黯黃的燈光正由紅樓中閃出！

他暗凝功力，正想展開萬里飛虹飛躍過去，一股衣襟帶風之聲，忽然傳入他的耳鼓，他心頭一懍，原想騰起的身形又伏了下來。

那是一個身着黑衣的蒙面人，由紅樓的右側躍起，身法動急，快若流矢，一閃之間便已失去踪影。

由此人的身法推斷，必然是一個身負絕學的一流高手，他是不是鐵王爺？或者是他的友人？但他為什麼要蒙着面目？

如果他是入侵的敵人，他這麼毫無顧忌就不怕被巡邏者所發覺？

這是他必須慎重思考的，分清敵我，才不致亂了步驟。

這一招他使對了，適才的人影剛剛消失，另外一條人影突然又衝霄而起。

此人沒有奔往別處，只是以捷若流星的身法，圍着紅樓繞了一週，然後向暗影

之中隱去。

現在姜雲岫明白了，紅樓藏龍臥虎，是一個極端重要的所在，但戒備之嚴，只怕連一隻鳥兒也飛不進去。

更令他擔心的是白昭容！這麼久，沒有聽到她的動靜，莫非是失陷在紅樓裏面了？

不管怎樣，他非要闖闖這幢紅樓不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並沒有將危險放在心上！

不過他不想輕舉妄動，至少他要將黑衣蒙面人巡查的動靜弄個清楚！

此時一條黑影由西南冒了起來，他的脅下還夾着一個身着白衣的長髮姑娘，正在向紅樓飛馳。

不必仔細觀看，那失手被擒的白衣姑娘正是白昭容，姜雲岫不敢遲疑，立即騰身而起，向那黑影撲去！

那也是一個黑衣蒙面人，他聽到姜雲岫萬里飛虹的身法，不由神色一呆。

姜雲岫心急救人，出手攻敵，凌厲無比，右手忽然一吐，由黑衣蒙面人的劍光中插入，食中二指一併，點上他的玄機重穴，左手一抄，已經將白昭容接了過來！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只是一個照面，斃敵救人一氣呵成，半分耽擱也沒有！

只是敵人臨死之時的慘呼，以及由屋面跌落所發生的巨響，已經在鐵府引起一片混亂！

但見人影飛騰，鑼聲四應，燈籠火把照得四野通明。

姜雲岫知道不能再留，必須儘快的闖

出去，因而詢問白昭容道：「八姊！妳是何處被制？」

這位一向面如嚴霜，不苟言笑的白昭容，粉頰上竟然印上一抹嬌紅，輕輕道：「乳根，中極……」

語音一落，她不只是閉上雙目，兩滴晶瑩若玉的淚珠，也擠出了她的眼角！

乳根是在乳頭之下，中極是臍下四寸之處，這兩個地方都是女人最神秘，最寶貴的地帶，黑衣蒙面人制她這兩處穴道，自然是心存輕薄。

但姜雲岫却為之一呆，而且為之手足失措。

白昭容沒有睜目瞧他，却已知道他心存顧慮，不敢出手，遂幽幽一嘆道：「九弟！嫂溺援之以手，你就不必顧慮了。」

此時人聲逐漸接近，眼看就要搜到他們隱身之處了，他只好一橫心，伸手貼上那兩處穴道，運動輕輕一震。

兩條人影恰在此時衝上屋頂，距離他們存身之處不足兩丈，忽然白光如矢，跟着响起兩聲慘嚎，白昭容連斃兩名敵人，還奪來一柄長劍。

她回頭向姜雲岫瞥了一眼道：「九弟！殺……」

這位鐵馬莊的八莊主怒火焚胸，殺機滿面，她揮劍衝進人羣，展開一場無情的屠殺。

她的身手極高，又是挾着盛怒而來，但見劍芒所至，肢體橫飛，她像瘋虎一般，沒有人敢擋她的鋒芒。

像她這等高明的身手，江湖上不易多見，為甚麼會失手被擒？那是她太大意了

，因為一時疏忽，幾乎落得遺恨終生。

現在她要發洩胸頭的怒火，一逕直奔逐北，殺得屍橫遍地。

最後她終於遇到了強悍的對手，被一名年約六旬的青衣老者截了下來，此人名叫雷鞭胡混，是當代幾名絕頂高手之一！

三十年前，雷鞭胡混就已成名江湖，此時一鞭揮出，風雷俱動，功力之深，比江湖傳聞還要勝過幾分！

白昭容連接胡混三招，就被迫退三步，這一關看來她是闖不過去了。

好在姜雲岫一直跟在白昭容的身後，他雖是不想傷人，却不容許別人傷害他的八姊，現在白昭容形勢危殆，他縱然不願暴露自己的武功，在此時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當白昭容再被迫退之際，他原想立即接下雷鞭，此時一聲龍吟般的長嘯，忽然由紅樓傳到門場。

雷鞭胡混聞聲退了兩步，鐵府的武士也停止了攻撲，敢情是鐵王爺來了，此人先聲奪人，白昭容姊弟都不由皺了一下眉頭！

兩枝巨大的火把，照着一個身着錦袍，面貌威武的大漢，他正是鐵王爺，白昭容姊弟在秦淮河畔曾經見過一次。

他身後跟着一名紅衣少婦，是他的如夫人胡琴，在江湖道上，玉手煉魂胡琴，也是一個頗為响亮的字號。

白昭容也見過玉手煉魂胡琴，他們疑是霓裳的綠衣姑娘却没有現身。

鐵王爺目如冷電，向白昭容姊弟投下一瞥道：「兩位怎麼稱呼？」

白昭容道：「我叫白蓉，這是我弟弟白岫。」

鐵王爺道：「兩位闖府殺人，究竟為了甚麼？」

白昭容道：「咱們姊弟到清涼寺進香，由於貪看景色，下山晚了一點，待路經貴府附近之時，忽然竄出一名黑衣蒙面人向我暗施毒手，他制住我的穴道，挾着我奔向這幢紅樓，如非舍弟拚命相救……哼，咱們到那兒去伸冤。」

鐵王爺面色一變道：「那黑衣蒙面人呢？」

姜雲岫道：「被我殺了，他要侮辱家姊，所以我才殺他。」

雷鞭胡混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咱們就不必說廢話了。」

鐵王爺道：「胡老，如果他們說的是事實，是咱們先犯了錯誤，這樣吧，白少俠，賢姊弟殺了咱們這麼多人，身為主人的我，不能不加過問，不過只要你肯接下胡老三鞭，我就放你們姊弟一馬。」

姜雲岫道：「好，在下恭敬不如從命，胡大俠請賜招。」

他不敢使用寒煙襲，以免暴露他的身份，只是解下一條腰帶作為兵刃，他也有躍起空際，以萬里飛虹絕代武學應敵，他認為一條腰帶足可解決問題。

雷鞭胡混是當代幾個絕頂高手之一，他憑着掌中的一條鋼鞭，打遍三山五岳，幾乎沒有遇到過對手，任是何等高明的人物，對雷鞭總得憚忌三分！

但姜雲岫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他那份氣定神閒的神態，似乎根本就沒有將雷鞭



放在心上。

一個名滿江湖的人物，難道會被這個後生晚輩比下去不成？

說來也有點奇怪，胡混手握雷鞭卻沒有將鞭揮出，瞧他那青筋怒突的神情，好像遇到了極大的困擾。

莫非他當真被比下去了？

是的，他當真被比了下去，因為他感到姜雲岫手中握的不是腰帶，而是一條張牙舞爪的巨龍。

姜雲岫分明是握着一條腰帶，胡混爲甚麼會有此等錯覺？

其實這並不完全是錯覺，因為姜雲岫手中的腰帶，正在緩緩的蠕動。

他垂着手臂，全身上下靜得如同一座山岳，只有那條腰帶在緩緩的蠕動，這說明了一點，姜雲岫的內力之高，已達嚇人聽聞的境界。

雷鞭胡混是識貨的，他自問像姜雲岫那麼神態輕鬆，而能夠將內力傳到腰帶之上，使它不停的緩緩蠕動，他就沒有這份功力！

不待動手，胡混已經落了下風，動手他也討不了好去，此等態勢他明白，鐵王爺何嘗不明白？

一聲哈哈，鐵王爺用笑聲改變了場中緊張的氣氛，道：「好了，胡老，既是錯在咱們，你就放他們去吧，白少俠，兩位可以請了。」

話說得好聽，既認了錯，又放人走，使雙方的面上都過得去，姜雲岫也不想節外生枝，微一抱拳，與白昭容走出鐵府。他們沒有說甚麼，待趕回客棧，白昭容

容忽然向姜雲岫白了一眼，說道：「都是你……」

姜雲岫弄不明白「都是你」這句話如何解釋，只得傻呆呆的一笑道：「我怎麼啦？八姊。」

白昭容無端面色一紅，道：「沒有甚麼，快點歇息吧，咱們明天一早動身去找大哥。」

姜雲岫道：「好的，小弟告退。」翌晨他們由浦口渡江，經含山，巢縣，直奔合肥！

白昭容原是面色冰冷，與人格格不入的，現在她的話更少了，除非姜雲岫問她甚麼，她就從來不說一句話。

這天到達巢縣，日色才剛剛偏西，姜雲岫道：「八姊！咱們今晚是住在此地，還是再趕一程？」

白昭容道：「打個尖，趕路。」

姜雲岫道：「好的。」他們匆匆吃過午餐，白昭容掏出錢來會賬，誰知店小二却哈着腰道：「兩位的光顧，小店已經會過了。」

白昭容一怔道：「那一位何公子？」店小二向裏邊一指，道：「何公子來了。」

白昭容與姜雲岫舉目一瞥，見是一位身着藍衫，年約三旬的青年男子，正含笑向他們走了過來。

此人長相不俗，舉止也頗爲瀟灑，只是他有時會不經意的皺一下眉峯，好像有甚麼重大的隱憂似的。

他們並不認識此人，沒有接受人家款待的必要，因而白昭容掏出一塊銀子丟在

桌上，長身而起道：「咱們走。」

他們要走，却被藍衫青年攔住，並長揖到地，道：「在下知道太過冒昧，只因呼救無門，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白昭容一怔道：「你要咱們救你？」藍衫青年道：「兩位都是俠義中人，該不會見死不救吧！」

白昭容道：「你是誰？怎麼知道咱們能够救你？」

藍衫青年道：「在下何梓，與舍妹何敏二人，在本城開一家武館，不過此事說來話長，這兒人多也有些不便，寒舍就在附近，在下也應該盡一點地主之誼。」

白昭容道：「對不起，咱們還有要事待辦，盛情心領。」

白昭容要走，姜雲岫却咳了一聲道：「八姊——」

白昭容道：「怎麼……你又想管閒事了？」

姜雲岫道：「小弟認爲咱們一路並未耽擱，就算在此地耽擱一下，也不會誤事的。」

白昭容略作沉吟道：「好吧。」藍衫青年何梓大喜道：「在下給兩位帶路。」

他們跟着何梓走，拐過一條長街就到了，果然不遠。

這是一幢普通的房屋，座落在一條橫街之內，門上掛着一塊橫匾，上書「飛鴻武館」四字，這塊匾新得很，好像油漆未乾，剛剛掛上去似的。

白昭容原是一個沉默冷靜的女孩子，此時她竟然多起話來，她向橫匾瞧了一眼

何梓道：「請姑娘原諒，在下不敢說明。」

白昭容道：「如果我殺你呢？」何梓雙目一閃道：「那就請姑娘動手吧。」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你敢不敢跟我動手一搏？」

何梓道：「不敢。」

白昭容撇撇嘴道：「你倒是爽快得很，只是有點不像男人！」

何梓嘆了一口氣道：「賢姊弟折服鐵胆金剛兩公子，出入鐵王爺府第如入無人之境，何某只是一個小人物，在姑娘之前實在不敢以男人自居。」

姜雲岫道：「八姊：不必爲難他了，咱們走吧。」

白昭容原想整一下何梓的，姜雲岫不願深究，她也只好放他們一馬了。

出了何家他們繼續上路，由於適才的一段小插曲，耽擱了不少時辰，待趕到夏閣，已是暮色蒼蒼了。

落店之後，略作清洗，白昭容立即吩咐店小二送來幾樣姜雲岫愛吃的菜餚，飯菜擺在白昭容的房中，爲的是說話方便一點。

一向面色冷峻的白昭容，此時竟像春風解凍一般，向着姜雲岫輕盈的一笑道：「九弟！謝謝你。」

，腳下一窒，道：「弟弟：你瞧，這幅字體龍飛蛇舞，必是出自名人手筆。」

橫匾上的字的確不算太差，如果說出自名人手筆倒也未必，但他不想使主人難堪，因而淡淡一笑道：「也許是也。」

何梓道：「白姑娘瞧走了眼了，它是在下寫的。」

白昭容舉步跨進靜悄悄的大門，同時笑笑道：「我並沒有說錯，在縣城，武館館主也算得是一位名人了。」

何梓道：「不敢當，在下……咳，只能算是一個小人物。」

此時一名身着青衣，年約雙十，一頭秀髮梳得油光水滑的美麗少女迎了上來，她身後還跟着一名年約五旬的黑衣老者，及一名十六歲的小丫頭。

青衣少女衝着何梓叫了一聲大哥，同時秀目流轉，向白姜二人不停的打量，面頰之上，顯出一股興奮之色。

何梓當即爲白姜二人介紹道：「她就是舍妹何敏，咱們父母雙亡，只有兄妹兩個相依爲命，想不到，唉……」

白昭容道：「何館主是遭到困難了，說說看。」

何梓道：「事情是這樣的——」何敏道：「大哥：你忙甚麼？白姑娘姊姊才到咱們家，也應該歇一下，喝杯茶嘛。」

何梓道：「妹子說的是，大哥是急暈了頭了。」

此時小丫頭已經捧來一個茶盤，上面放着兩杯色呈碧綠的茶水，姜雲岫接過一杯，就想往嘴邊送，却被白昭容出聲阻止

，小弟早已中毒，要謝應該先謝八姊。」

白昭容微微一笑道：「好，咱們誰也不必謝誰，你猜姓何的是受何人指使？」

姜雲岫道：「金陵公子生性爽直，必然不會是他，看來鐵胆公子與鐵王爺都有可能。」

白昭容道：「我想是鐵王爺。」

姜雲岫道：「有根據？」

白昭容道：「雖然沒有根據，却有充分的理由。」

姜雲岫道：「哦——」

白昭容道：「姓何的雖然是一個小人物，絕不會對鐵胆公子如此畏懼，他至死都不肯說出指使之人名，除了鐵王爺，誰能有如此可怕的震撼之力！」

姜雲岫點頭道：「鐵王爺名滿中原，是一個蹂躪江湖都會震動的人物，咱們使他丟了臉，他如是存心報復，今後咱們只怕要寢食難安了。」

白昭容道：「這個麼，他得估量一下，咱們姊弟也不是好惹的。」

姜雲岫道：「八姊說的是……」

白昭容道：「九弟，你好像意猶未盡，對八姊，說話還要保留？」

道：「兄弟：將茶放下。」

姜雲岫雖然還不明白白昭容的用意，却已將茶放在身旁的茶几之上。

何梓的面色微微一變，但迅即恢復正常，同時擠出一絲笑容道：「這是真正的西湖龍井，色香味俱佳，姑娘如果不信，不妨一試便知。」

白昭容冷冷道：「咱們姊弟飲茶之時，有一個不好的習慣，第一杯必須主人先飲，積習難改，還望何兄原諒。」

她說話之時，玉手輕輕一拂，兩只茶杯，立即平平飛起，分向何梓何敏兄妹飛去。

茶杯平飛不墜已是不易，而且在距離何氏兄妹兩尺遠近之時，杯口忽然向前一傾，兩道清泉激射而出，逕向何氏兄妹的口中心射去。

何氏兄妹大吃一驚，同時左右一分，避開了像箭一般的茶水，跟着奪奪兩聲巨响，茶杯已經嵌進對面的牆壁之內了。

何梓面色一沉道：「白姑娘：咱們以禮相待，妳爲何如此不知好歹？」

白昭容冷冷道：「這是說要咱們喝下毒藥才是知道好歹了，姓何的，咱們無怨無仇，素昧平生，你爲甚麼要害咱們？」

何梓呆了一呆，然後哈哈大笑道：「高明，這是在下輕視兩位了，不過在下却想不明白，不知道是那兒露出了破綻？」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這是閣下太過自信了，其實咱們在進門的時候，我已經點明了閣下。」

何梓啊了一聲道：「是那塊匾？」

白昭容道：「不錯，一般匾額，多請

託名人書寫，就算自己寫吧，那書寫之人必然對寫字有幾分功力，閣下的字實在寫得太差了，令人不敢相信這樣的字會掛出來，何況匾額油漆未乾，屋裏瞧不出絲毫武館的陳設，何朋友，貴主人用你這樣一個人，實在是一件極大的錯誤。」

何梓陰森森的一笑，道：「那也不見得……」

他語音未落，白昭容忽然感到腳下一虛，她暗道一聲不好，嬌軀已以一瀉千里之勢向下面栽去。

敢情白姜兩人立身之處，原是裝有機關的翻板，這就難怪何梓要說「那也不見得」了。

當白昭容身形下墜的一瞬之間，她的左腕忽然被姜雲岫一把抓住，他像一股旋風，不必憑藉任何物體的借力，便已沖霄而起，不待翻板覆蓋，他們姊弟已經安安穩穩的立在地面上了。

何梓兄妹原是在得意狂笑的，此時笑容變成了驚詫，甚至目瞪口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當白姜二人向他們逼近之時，他們連連退避都忘記了。

白昭容沒有立即向他們下手，但却目射寒光，冷吟一聲道：「我不想殺人，却不喜歡別人說謊！」

何梓面無人色的顫聲道：「姑娘想知道甚麼？」

白昭容道：「你們究竟是誰？」

何梓道：「在下的確名叫何梓，只不過她名常敏，是在下的妻子。」

白昭容問道：「是誰叫你來暗害咱們的？」

何梓道：「是誰叫你們來暗害咱們的？」



姜雲岫道：「多謝八姊。」

白昭容道：「兩天之後咱們就可以與大哥他們會合了，今後咱們可能陷入另一種江湖仇殺之中！」

姜雲岫道：「咱們保的是甚麼人？八姊一點都不知道？」

白昭容道：「知道一點，他們是一對主僕，小主人花公子約莫十六七歲，老僕花春五十出頭的年紀。」

姜雲岫道：「就只這些？」

白昭容道：「就只這些，他們出價一百五十萬兩銀子，保他們主僕平安到達松江省延吉市以西四十里的銅佛寺。」

姜雲岫道：「一百五十萬兩銀子，好大的手筆！」

白昭容道：「他們不肯多說，咱們也不便多問，爲了價碼够高，大哥就接了下來，其實我並不贊成接受這樁買賣。」

姜雲岫道：「大哥既已接下，咱們只好勉爲其難了，不過迢迢萬里，咱們只怕會遭遇不少困難。」

白昭容道：「是的，如果沒有困難，他們何必花這一百五十萬兩銀子，只是他們不肯說出真實的身份，咱們無法在事先作出有利的安排，我不贊成就是爲了這個。」

姜雲岫道：「待咱們見到大哥之後，再好好的研究一下。」

白昭容道：「這個不行，咱們縱然見到大哥他們，也不能讓他們打招呼的，九弟，你要記住這一點，千萬不能露出一些破綻。」

姜雲岫道：「小弟明白了，咱們是伏

兵，如果有人想打咱們的主意，也摸不清咱們的實力，不過如是咱們與大哥他們有事需要交談呢？」

白昭容道：「咱們先以暗號聯絡，然後只得見機而作了。」

姜雲岫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翌晨他們由夏閣出發，經過兩天的緊趕，終於在傍晚時分到達合肥。

在進城之際，白昭容就已發現鐵馬莊的獨門暗號，他們遵照暗號所示，在一家「六福」客棧找到了鐵馬莊的兄弟。

在合肥，六福客棧是第一流的，它以設備完善，招待親切爲號召，使出門在外之人會有賓至如歸之感。

它位於一條僻巷之內，除非識途老馬，要找到它還真不容易。

在往常，六福客棧住的都是富商巨賈，達官貴人，一般江湖中人，很少會住來此地。

但白姜兩人剛一路進店門，立即感到氣氛有些不對，似乎這間客棧之內陰沉沉的，還瀰漫着一股扣人心弦的殺氣。

進門靠右是櫃檯，裏面有一位頭戴瓜皮帽的賬房先生，左邊是食堂，擠着九張桌子。

五哥郭玉麟，六姐茅菜，正在獨據一桌用餐，他們向白姜二人瞥了一眼，立即低下頭來用餐。

其餘八張食桌，六張坐有客人，白昭容只是匆匆流目一瞥，便已瞧出這般人全是江湖道上的朋友。

她與姜雲岫走向櫃檯，耳中忽然响起茅菜的傳音道：「只有一間上房了，請八

妹九弟委屈一下。」

白昭容心頭怔了一下，仍然神色不動的走向櫃檯，道：「掌櫃的，有沒有上房了？」

掌櫃的道：「有，後院東首第二間，客信貴姓？」

白昭容道：「咱們姓白。」

掌櫃的道：「兩位是先歇歇，還是先開飯？」

白昭容道：「咱們餓了，還是先填飽肚子再說。」

有一張空着的桌子就在郭茅二人的隣近，白昭容向店小二要來茶飯，一面吃喝一面與郭茅二人交談。

「六姊，你們甚麼時候到合肥的。」

「昨天午後的，大哥正在想念你們呢。」

「大哥現在那裏？咱們能不能見見他呢？」

「他不在六福客棧，見他有些不便，吃了飯早點歇息吧，今晚只怕有事。」

「是，六姊，咱們的僱客呢？也在客棧裏？」

「在後院……」

交談到此爲止，吃完晚餐他們就各自回房。

白姜二人的房間頗爲寬敞，裏面是家庭似的陳設，但床鋪却只有一張，因而姜雲岫面色一紅，顯得有點手足失措。

白昭容見他站在門口不敢進來，不由微微一笑道：「你不累？還站在那兒做甚麼？」

姜雲岫道：「八姊，咱們爲甚麼不多藏實力，在遇到強勁的對手之時，才展出他超人的絕藝！」

雖然如此，他並不能立即擊敗灰衣老者，那麼問題就來了，灰衣老者的同伴撲向客房，他卻無法分身阻止！

姜雲岫瞧得大爲震駭，伸手拉開窗門，就待穿窗而出！

白昭容一把拉着他道：「別着急，這般小嘍囉進不了客房的！」

她又說對了，第一個想穿窗躍進的，身形剛剛躍起，便已倒飛而同，落地之後只是伸了兩下腿就寂然不動了。

衝向房門的遇到了一團耀眼光華，他們就像炸彈開花一般的跌了出去，一個個缺腿少臂，鮮血狂洒，景象之慘，有如人間地獄一般。

灰衣老者沒有想到會有如此可怕的結果，他只是呆了一呆，胸口便傳來一陣劇痛。

他睜着一雙充血的眼珠，瞪着姜雲岫道：「你……偷襲……」

姜雲岫道：「對不起，下次我先告訴你一聲。」

要一個房間？」

白昭容道：「適才六姊傳音，說咱們的僱客就在後院，今晚可能有事，咱們不能不在這兒，後院的客房，只有這一間了，她叫咱們委屈一點，咱們還聽不聽她的？」

姜雲岫道：「原來是這樣的，其實小弟沒有什麼，受委屈的只是八姊。」

白昭容笑笑道：「走江湖隨遇而安，有時候不得不遷就環境，好啦，你清洗一下先睡吧。」

姜雲岫道：「那怎麼行？妳睡床上，我只要打坐就成。」

白昭容道：「不能一夜都打坐，還是需要睡眠一下，你先睡，咱們換班，待會我再叫你。」

在白昭容的堅持之下，姜雲岫只得合衣躺到床上去，也許當真有些累，沒有多久他就進入夢鄉了。

他好夢正酣之際，一聲巨響將他驚醒過來，他迅速翻身躍起，但見桌上燭淚成堆，白昭容坐在桌旁瞧着他，臉上含着輕盈的笑意。

姜雲岫尷尬的咳了一聲道：「小弟太失態了，八姊爲甚麼不叫我？」

白昭容道：「我也打了一個盹兒，所以忘了叫你，僱客那邊有事，咱們在窗隙間瞧瞧。」

姜雲岫跟着白昭容在窗隙處往院中一瞧，眉峯不由輕輕一皺。

院中躺着一個勁裝漢子，正在那裏不停的呻吟，站在勁裝漢子不遠之處的是他們的四哥焦度，顯然，這名勁裝漢子是被

焦度放倒的。

焦度的對面站着十幾名大漢，這般人就是姜雲岫落店之時，在食堂見到的那般江湖人物。

此時一名年約六旬的灰衣老者尖着嗓門吼叫道：「朋友，你爲甚麼打傷咱們的兄弟？」

焦度指着地上那人道：「他是閣下的兄弟？在下正找不着正主兒，閣下既然出頭那就好辦了，他半夜裏偷摸進咱們的房裏，被在下發現了他還想出手傷人，請問閣下，這件事你如何向咱們交待？」

灰衣老者道：「你說他偷進你的房裏？誰瞧到了？」

焦度道：「咱們的人都瞧到了。」

灰衣老者道：「你們的人能够相信麼？哼！朋友，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你擺平了咱們的兄弟，老夫只好讓你臥在這裏。」

他說話之間舉手一揮，兩名勁裝大漢立即撲了上來。這兩人一個使的是鷹爪功，一個使的是螳螂拳，一上來就左右夾攻，好像存心要將焦度擱在這裏。

焦度使的是一套變化莫測的岳家散手，加上他巧快的身法，雖是以一敵二，還不至落於下風。

姜雲岫悄悄對白昭容道：「八姊！時間一長，四哥只怕不易應付，而且他們人數太多，咱們快點出去吧！」

白昭容搖搖頭道：「四哥如果要擊殺他們容易得很，他是隱藏實力，希望對方知難而退，所以咱們現在還不必現身。」

他們由窗隙中向外瞧着，頭部原就相

距很近，白昭容螭首一搖，秀髮自然就拂着姜雲岫的面頰了，這一拂不打緊，却同時送來一股十分迷人的幽香，他心頭一蕩，幾乎想伸手向她的中腰摸去，好在場中發生了變化，他的注意力被引了過去。

夾攻焦度的兩人真箇不知好歹，別人手下留情，他還認爲是自己的玩藝高明。久戰無功，他兩人發了狠，招招使盡全力，盡往焦度致命之處招呼。

焦度暗暗嘆息一聲，他知道今晚必然無法善了，那麼敵人多一分力量，他們兄弟就多一分威脅，在減少威脅的原則之下，就不必手下留情了。

於是身形急旋，雙掌電光石火般的拍了出去，嗚嗚兩聲响過，敵人已經擡出一丈以外了。

他沒有殺人，却廢了他們的武功，鐵馬莊任重道遠，他不得不使點霹靂手段。擡出去的兩人被他們的同伴扶起，灰衣老者面色一變道：「朋友好狠，你竟然廢了他們的武功！」

焦度淡淡道：「你們無故找碴，居心叵測，這怎能怪我？」

灰衣老者大喝一聲道：「給我殺！」

他首先衝向焦度，早烟鍋橫敲直擊，一連使出五招！

這五招有如風雷迸發，連續擊向焦度的關節要害，此人功力之深，足可名列當代頂尖高手之林！

但焦度短戟縱橫，一連接下灰衣老者威猛絕倫的五招，身形屹立如山，半分也沒有移動！

白昭容沒有說錯，焦度原先的確是隱

在距離天亮，還有個把時辰，你再睡一下吧！」

姜雲岫道：「這樣我豈不太自私了，妳睡吧，八姊。」

白昭容道：「我不想睡，咱們聊一聊吧。」

姜雲岫道：「聊甚麼呢？」

白昭容道：「聊你那位如夫人吧，你在九江失了踪，你說她會不會着急？」

姜雲岫道：「會——」

白昭容道：「哦，那你們是鸚鵡情深，十分恩愛的了！」

姜雲岫一嘆道：「咱們是假鳳虛凰，各逞機鋒，那裏談得上恩愛二字，我說她會着急，是因為她利用的殺手突然失踪，她怎能不急？」

語音一頓，忽然皺了一下眉頭，道：「八姊：小弟與乙老丈雖然沒有師徒的名份，但有傳藝之恩……」

白昭容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在爲乙前輩被擄，迄今還下落不明而着急，不過據我猜想，乙前輩必然已經逃脫那般的魔掌，你不必爲他擔憂。」

姜雲岫道：「八姊如此猜想，必然有所根據，但小弟却想不明白！」

白昭容道：「我問你，如果他們挾持乙前輩你替他們做些你不願做的事，你會不會聽他們的？」

姜雲岫道：「多半會。」

白昭容道：「那他們又何必讓紅娘子跟你作小，投下這麼大的本錢？」

姜雲岫道：「有道理，只是我不明白，他們爲甚麼要這麼作？」



白昭容道：「我想可能有兩種原因，第一種是想由你引出乙前輩，因為乙前輩是為當代幾位超頂高人之一，而又忌惡如仇，是邪魔外道的魁星，如果有人想明目張胆的做壞事，他會第一個想到除去乙前輩，第二種是你有利用的價值，一餐烟雨的傳人，身手之高是罕見的。」

姜雲岫道：「八姊又來調侃我了，小弟這點點點式算得了甚麼？」

白昭容道：「不要妄自菲薄，九弟，依我觀察，在咱們兄弟姊妹之中，只有你跟大哥的功力最高，不過你那些獨門武功，很容易被人瞧破你的身份，尤以寒烟簫天下只此一件，一經亮出，就算表明你的身份了！」

姜雲岫道：「八姊說的是，所以小弟寧願使用腰帶，也不肯使用寒烟簫，就是顧慮這些。」

白昭容略作沉吟，道：「這究竟不是長遠的辦法，咱們不能永遠不用寒烟簫，我倒是想到了一個計劃，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姜雲岫道：「八姊請說。」

白昭容道：「咱們去定做兩套連頭帶腳的衣服，你扮漁夫，我扮樵子，咱們以這樣的裝扮出現江湖，無論咱們使用何種武功，也沒有人能夠知道咱們的底細。」

姜雲岫道：「好辦法，只不過小弟以寒烟簫作武器，勉強算得一個漁夫，可沒有瞧過用寶劍砍伐樹木的。」

白昭容微微一笑，由腰際摘下一柄金光閃閃的小斧，斧柄連着一條柔軟的銀色長鍊，形式美麗以極。

之色。

白雲二人原想在此地打一個尖立即上路，及瞧到那般旅客的神色，他們猜想必然發生了什麼事故！

白昭容與姜雲岫在一家飯莊進食，待要來食物之後，她叫住店小二問道：「小二，發生了什麼事？那般旅客為甚麼不走了？」

店小二道：「客官也是要北上麼？依小的相勸，你們今晚最好住在此地。」

白昭容道：「到底爲了甚麼？」

店小二道：「聽說前面有人打架，往來的行人一律不准通過，出門人總要討個吉利，誰敢去招惹那般兇神惡煞！」

白昭容道：「原來如此，不過咱們有些急事，就算彎一點路，今晚也要趕到羅集。」

客人要走，店小二無權過問，他自然不敢管這檔閒事。

白雲二人打過尖立即上路，待經過一片樹林之時，白昭容見前後無人，忽然勒住繩道：「九弟，可能是二哥他們出了事，咱們換上套頭裝，快趕上去瞧瞧。」

姜雲岫道：「如果不是二哥他們出事呢？」

白昭容道：「那也不要緊，咱們漁樵雙俠正好借機會鬧個萬兒。」

姜雲岫道：「好吧。」

他們在樹林中換上套頭裝，白昭容取出金斧，姜雲岫提着寒烟簫，兩人一前一後，沿山道向前急闖！

！忽然由山口傳來。

姜雲岫把玩半晌，道：「好美，不過這只能供人觀賞，砍伐樹木只怕派不上用場。」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連金關斧都不知道，還算甚麼學子！」

姜雲岫訕訕的一笑道：「應試要靠一點運氣，不必當真要有多少真才實學，當時小弟只是運氣較好而已。」

白昭容嘆息一笑道：「胡說，要是大家都碰運氣，人家就不必十年寒窗，漏夜苦讀了，其實你縱使汗牛充棟，學富五車，你也不會知道金關斧是甚麼，這是寒家祖傳，與蟠龍錫合稱金玉二寶。」

姜雲岫道：「照八姊這麼一說，這金關斧當真可以砍伐樹木了？」

白昭容道：「如果我說它可以割平一座小山，你可能不會相信，待以後有機會，我可以讓你瞧瞧它的威力。」

姜雲岫道：「八姊說的我當然相信，只是覺得有點奇異而已。」

此時天色已近黎明，院中的戰跡早已由店家僱人連夜清除乾淨，姜雲岫起身打開房門，忽然人影一閃，六姊姜紫已經闖了進來！

白昭容與姜雲岫同時抱拳一禮道：「妳早，六姊。」

姜紫面含淺笑，微微點點頭道：「八姊九弟不必多禮，二哥有幾句話要我轉告你們。」

白昭容道：「請六姊吩咐。」

姜紫道：「昨夜淮陽派的找碴，只是一批馬前小卒，今後的敵人可能就不會這麼容易打發了，所以二哥要你們兩位多辛勞。」

他們沒有站着，却將馳行的速度放緩了一些，及到達山口之前一瞧，原來有五名勁裝大漢攔住去路。

出聲叱喝的是名身著灰衣的瘦高條子，他瞧到白雲二人的裝扮，不禁神色一呆，道：「對不起，兩位朋友，此地不能通行，請回雙墩集去吧。」

白昭容啞着嗓子嘿了一陣冷笑道：「居然有人敢攔阻漁樵雙俠的去路，這倒是一樁稀罕的事兒！」

灰衣大漢一怔道：「漁樵雙俠？在下好像從未聽過這麼一個萬兒！」

白昭容怒叱道：「瞧不起漁樵雙俠？你該死！」

金光閃閃，鮮血迸射，適才還是活生生的一條漢子，此時喉管裂開，已經變作一個失去生命的死人了！

堵着山口的還有四個，這四個面目猙獰的勁裝大漢面如死灰，一起退到山口之內去了！

白昭容冷哼一聲道：「怎麼，還不想讓咱們過去？」

一名短髯大漢道：「咱們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請朋友原諒。」

這幾人並不是甚麼善男信女，只不過白昭容的玩藝太高，他們只覺得金光一閃，灰衣大漢就失去生命，因而只得低聲下氣，希望以言語解決這項紛爭！

白昭容問道：「哦，是誰差遣你們來着的？」

短髯大漢道：「門主。」

白昭容道：「門主？甚麼門？門主是誰？」

苦一點……」

白昭容道：「這是咱們應該做的，辛苦一點算不了甚麼，不過小妹想先發制人，將被動變為主動……」

姜紫道：「哦，怎麼變法？」

白昭容道：「小妹準備與九弟各自定制一套服裝，他扮演漁夫，我扮樵子，咱們自稱漁樵雙俠，但凡遇到可疑之人，不待他找碴，咱們就先發制人——」

姜紫略作思忖道：「辦法可行，只不過今後你們就會變做別人的眼中釘，時時都在危險之中了。」

白昭容道：「六姊放心，咱們會照顧自己的，請妳告訴二哥，爲了定做服裝，咱們今天不能隨行。」

姜紫道：「就攔一天並不要緊，不過據二哥說，由合肥北上，迄蚌埠為止都是山區，這段道路不好走，希望你們儘快的趕上來！」

白昭容道：「知道了，咱們不會誤事的。」

姜紫辭出之後，立即與劉三變等擁着顧客上路，姜雲岫在窗隙瞧到了那雙老少主僕，果然是一個土老兒，及一名鄉下少年。

他們的穿着雖然並不惹眼，但舉止莊重，神態沉穩，與一般常人大爲不同。

白昭容走到姜雲岫的身後，道：「九弟，有沒有瞧出甚麼？」

姜雲岫道：「小弟覺得這老少兩個絕非常人，如果八姊問我爲甚麼，我又說不上來！」

白昭容微微一笑道：「要解釋他們爲甚麼是七個？莫非不是——」

短髯大漢道：「對不起，姑娘，本門規戒嚴厲，在下不便說。」

白昭容雖是啞着嗓子說話，別人仍能聽出她是一個女人，可見這位短髯大漢必然具有頗爲豐富的江湖閱歷。

白昭容語氣一轉，道：「好吧，我不爲難你，不過你要告訴我，你們對付的是誰？」

短髯大漢道：「在下只知道他們是男女七個，我不認識他們，也不知道他們是那一門門派的。」

姜雲岫一怔道：「不對吧，八姊，怎麼會是七個？莫非不是——」

白昭容道：「不管是不是，咱們都得前去瞧瞧，反正這般人都不什麼好東西，多殺幾個沒有甚麼要緊。」

姜雲岫道：「八姊說的是。」

白昭容雙腿輕輕一磕馬腹，逼近山口之前，道：「咱們要過去，避我者生，擋我者死，是死是生這就全憑各位自己選擇了！」

她語音甫落，忽然三點寒星挾着輕嘯，分品字形向她胸腹之間射來，來勢動急無比，眨眼便已罩臨她的胸前。

白昭容哼了一聲，金關斧輕輕一幌，叮噠幾聲脆响，三枚暗器完全被她擊落。她不願再浪費時間，陡的甩蹬翻身，由馬背拔了起來，以天馬行空之勢，撲向山口之內，金斧再度激起，屈開一場兇狠的撲殺。

判那之間，三具死狀慘烈的屍體，橫陳於山口之內，只有一個逃走了，八成是通風報信去的。

甚麼與常人不同，其實簡單得很，所謂居移氣，養移體，往日的環境，造成他們不同於常人的氣質，你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姜雲岫一怔道：「我？」

白昭容道：「不錯，無論怎麼看你，你都不像江湖中人，因爲你原本就是一個飽讀詩書的士子。」

姜雲岫道：「八姊又何嘗像江湖中人，若與任何名門閥秀相比，八姊都不會遜色。」

白昭容嫣然一笑道：「好甜的迷湯，走吧，咱們吃了早點找裁縫去！」

他們用輕柔的綢料每人做了兩件套頭裝，白昭容是紅色的，胸前綉着一柄金斧，姜雲岫是白色的，胸前綉着一件銀色簫衣。

做衣服並不麻煩，綉金斧及簫衣就不簡單了，他們出高價請人連夜趕工，直到次日凌晨才弄好了這四件特殊的衣服。他們不敢遲疑，立即聯騎北上，經過半天的馳騁，在日色偏西之際，趕到了雙墩集！

這是一條由合肥至徐州的官道，雙墩集也不算小，像這樣的一個鎮集，過往的旅客必然很多！

不過今天的雙墩集跟往常有些不同，北上的旅客倒是不少，南下的竟然找不出一個！

而且現在午時剛過，投店住宿爲時尚早，趕到前面的羅集投店並不算遲！

令人不解的是，這般北上的旅客全都訂了房間，而且神情之上，全是一片焦急

姜雲岫進入山口，搖頭一嘆道：「太慘了，八姊。」

白昭容撇撇嘴道：「江湖嘛，原本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所在，如果咱們技不如人，別人也不會對咱們慈悲的，快走吧，別就誤了正事。」

他們馳出山口不遠，迎面遇到一羣大漢風馳電掣而來，白昭容向來人打量一眼，道：「九弟：對方有幾個人？手頭爲不凡，這可能是一場兇險的硬仗，你出手千萬不能慈悲！」

姜雲岫點點頭，道：「小弟明白。」

他們先將馬匹拴在樹林之中，然後在一片山坡之上併肩而立，此時紅日西下，涼風掠水，他們那身怪異的服裝在夕陽映照之下，特別刺眼，也具有一股令人恐懼的震撼之力。

來人共有一十四個，在他們身前丈外之處便已停下了下來，領頭的是三名懷抱鐵槍，身著藍袍的中年大漢，這三人的長槍極爲相似，面色也是一般的冷肅。

立在中間的藍袍人目光流轉，向白雲二人打量一眼道：「漁樵雙俠？咱們似乎素昧平生，兩位爲甚麼要向本門找碴？」

姜雲岫道：「你弄錯了，閣下，找碴的不是咱們。」

藍袍人道：「這話怎麼說？本門弟子連喪四命，難道不是你們下的毒手？」

姜雲岫道：「動手過招，非傷即死，閣下這般說法，就不像江湖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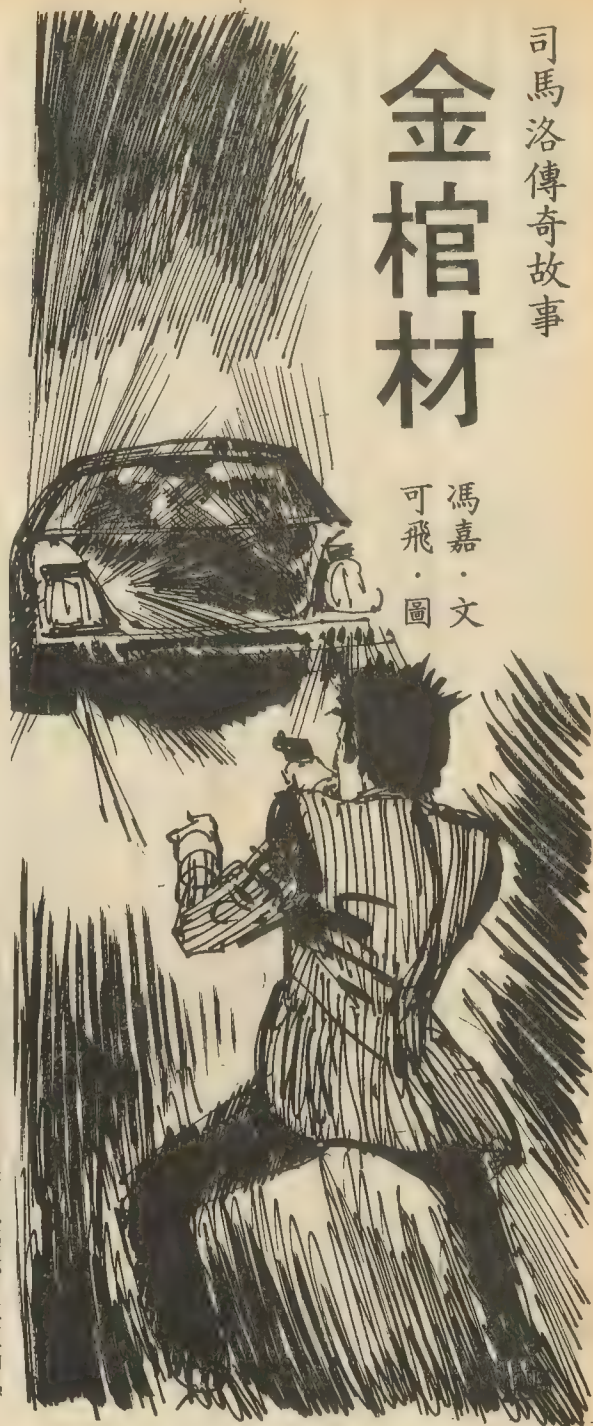
白昭容哼了一聲道：「陽關大道人人能走，你們竟敢阻止旅客通過，還說咱們找碴？」

（未完）



## 司馬洛傳奇故事

## 金棺材

馮嘉·文  
可飛·圖

## 巧遇元兇

## 不幸被擒

司馬洛那部車的車窗旁邊火光閃了一閃，然後槍聲才傳進耳中。這人的手一麻，槍就脫手飛去了。他連忙回身，拔步就跑。司馬洛已經射去了他手中的槍，現在要用車子來撞他了。

現在情形是倒轉過來了。現在是司馬洛在追他，而他在逃走。他現在急於找到一個巷口，一個門口之類，讓他逃進去，以躲避司馬洛的槍及車子。可是暫時，這街上都是光禿禿的，什麼都沒有。司馬洛那部車子越追越近了。一個人無論跑得多麼快，都不可能快過一部汽車的。車頭燈把他前頭的路面照得愈來愈亮，愈發增加他的恐怖感。

接着，他到達了一個巷口了。他如獲大赦地一跳，跳了進去，車頭燈放過了牠一下，又跟進來。

恐怖感又來了，因為在車頭燈的照耀之下，他發現那巷口是很寬闊的，不但他可以跑進來。而且，再跑了幾步，車頭燈再照清楚一點，那恐怖感就更加到達爆炸的程度了！

這是一條死巷，前面沒有去路的，一度牆把去路塞住了，牆頂有鐵絲網，牆後似乎是貨倉之類。那人的影子被車頭燈照得長長的投到那牆壁上，而當他愈走近，影子就愈短，牆壁也給照得愈亮。

車子的馬達在他後面好像一隻巨大的

獅子在喘氣，他簡直可以感覺到車頭的熱力似的。跟着，他便摸到了自己的影子了，因為他已到達那牆壁。他按着牆壁，轉過身來，要向橫巷逃走，却已經沒有時間。司馬洛的車子已經到達了，車頭就向他腰部直壓過來。那隻設計形狀優美的意大利跑車的車頭。

那人發出尖長的叫聲：「不要——！」一面伸出兩隻手，推着車頭，似乎認為如此就可以把車頭推開似的。但是沒有用，那車頭還是直逼過來。又不是很快，祇是慢慢地。他雖然盡了全身之力去推，但與車子的力量無從比較。

比較起來，他自己的氣力簡直就像是螞蟻似的了。

「呀——！」他這樣叫着，身體已經給車頭緊緊壓在那牆壁上了。

## 前言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

將畫收藏好，茉莉以為失去，悵然返回吉蒂處，又見吉蒂怨恨非林已曝光，她們才知道司馬洛存心作弄，恨之入骨，此時司馬洛出現眼前，吉蒂動武，被司馬洛制服，勸她們帶去找古董商王老板，豈料王老板已被人暗殺，正想離開現場，又遇到康伯，敘述珊瑚藏古銅瓶的往事，司馬洛才恍然大悟，原來相思灣幾百個島嶼，海底都有沉船寶物，康伯瞞着司馬洛將古銅瓶請王老板鑒定代售，古銅瓶的發現，證明是相思灣的沉寶，已被歹徒集團知道此事，故知情的杜思良和王老板等遭陷害，司馬洛暗中追查線索。

車子停住了。本來祇要再前進幾時就可以把他壓扁的，但是車子並沒有前進那幾時，祇是把他壓住了，就停在那裏，使他脫身不得。

「不要——！」他痛苦而張惶地尖叫，

「不要——！」

車頭燈熄掉，車門打開了。司馬洛下車，慢慢地走過來。那人因不斷地擺着頭，連那副黑眼鏡也跌了。

司馬洛走到了旁邊，在車頭蓋上拾回了那副黑眼鏡，替他在鼻子上再架好了。司馬洛吃吃笑着在前輪的擋泥板上坐下來，說：「假如你不戴眼鏡，你就不夠英俊了！」

「開——開走這車子！」那人痛苦欲絕地哀求着，「我——要死了！」

「你不會死的！」司馬洛搖着頭，「

開，那人的身體便失去了支持，而仆倒在地上。

司馬洛把車子退出了巷口，駛回大路上。一時，他祇是無目的地行駛着，想着這件事情。他在想，起碼，這個人的被殺滅口，證明了這人果然祇是一個被利用的人，而且，他也並不是給完全滅了口，他死前也總算透露了一點情報。他不是說在什麼俱樂部見過那個主使他的人嗎？

什麼俱樂部？花盤俱樂部？司馬洛剛才從這人身上搜出來的證件之中，就有一張是花盤俱樂部的工作證。這個人是在花盤俱樂部工作的，而俱樂部的一個人，可能是一個會員。聘他做這件事的。

聘用這個人的目的也很明顯的：那個躲在幕後的人要向司馬洛繼續施壓力。繼續增加他的恐怖之感。當然，司馬洛是不會受嚇的。假如這人是想逼他把那些畫交出來，那這個人是大錯特錯了。司馬洛本來不會向這種手段屈服的。

他担心的祇是這個人甚麼時候會失去耐性？這個人失去耐性的時候就不再會是繼續恐嚇，而是直接行動，要把他殺死了。這個人是不擇手段的；他已經做了出來的事，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不過也沒有辦法了。他目前不能夠與這個人聯絡，甚至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一部車子迎面而來。由於司馬洛正心不在焉，自己的車子跨在路中心的白線上，差點要與那部車相撞了。那部車連忙駛到路的另一邊，並且响號警告他。司馬洛這才如夢初醒的，把注意力再放回駕駛車上了。他偶然也會注意一下照後鏡，但是察

「難道你做過什麼對不起誰的事情你也不知道嗎？」那人歪着嘴巴，「沒有人肯出這許多錢開一個玩笑的，假如你不是做了很對不起他的事情——！」

司馬洛的手動得很慢，手一動，槍咀便塞進了那人的嘴巴，使那人無法再說下去了。

「我不是叫你批評，」司馬洛柔聲地說，「所以別批評我，我祇是叫你回答我的問題。現在我再問你一次，那人究竟是誰？」他把槍咀再拔了出來，好讓這人能說話。

「我——不認識他！」那人喃喃地說道。

「你不認識他，」司馬洛說，「他給了我價錢，我就幹了！」那人喃喃着說，「而且這也不是什麼傷天害理的事，他祇是叫我碰你的車子，嚇嚇你吧了！」

「這人是誰？」司馬洛問，「你不會完全沒有見過他的吧？」

「我——不認識——！」

司馬洛忽然轉身就跑，跑回車子的旁邊，打開車門上了車，把馬達發動了。馬達怒吼起來，車子雖然沒有開動，但是這亦使那人的恐怖感大大增加了。

「不要！」那人尖聲大叫起來，「不要！」

他把車頭燈也開亮了，在那強烈的亮光之中，他看見那人的臉上佈滿了汗珠。『不要！求求你——』那人簡直哭起來了，因為他知道司馬洛祇要讓車子向前一衝，就可以取他的性命。

司馬洛仍然繼續讓馬達响着，虐待着

假如我再開動車子，你就會死，但暫時你是不會死的。你祇是不能逃走。你既然不能走，那就不如跟我談談了！」

「談——什麼？」

「假如，」司馬洛說，「那些畫，為什麼你們那麼急於要那些畫？」當然，這個問題的答案他是早已知道的，不過他還是覺得從頭問起會好一點。

「什麼畫？」那人瞪目看着他。

「別裝傻吧！」司馬洛冷笑，「難道你也要否認你才用大貨車撞我嗎？」一面說着，他伸進那人的袋裏，把那人身上的證件都摸出來。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那人說，「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誰，聽我說，這不是我自己的主意，有人給我錢，叫我這樣做的！」

「哦，一個職業殺手。」司馬洛抬起一邊眉毛。

「我不是職業兇手！」那人不平地說，「我是有正當職業的！但我剛好輸了錢，而這人肯出——！」

司馬洛看了他一陣。這個人不像說謊，而且看他的樣子和說話的口氣也像是個呆直的人，那種受別人指揮的人。

長久的經驗使司馬洛知道，這世界上的壞人大致可分三種：一種是指揮別人的，一種是被別人指揮的，另一種是既愛指揮別人，也不愛受別人指揮。這人似乎是屬於第二種。這真可惜，不是主腦人，祇是一個跑腿。

「這個指揮你的人，」司馬洛說，「他是誰？」

「我——不認識——！」



覺不出有人在跟踪他。

那人的跟踪技術一定是很高明了，因為跟踪司馬洛是很難不被發現的，司馬洛也是一個此道的專家。

不過，那人却顯然是一直都在跟踪着他，不然的話，就不能及時開槍射殺那開貨車的司機。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終於把車子轉進一條橫街，在停車位裏停下來，然後下了車，走到對街，進入了一間通宵營業的餐廳。

這間餐廳其實就是今天晚上司馬洛從家裏出來要去的真正目的地，他卻要幾經轉折，才能來到。

他在餐廳最陰暗的一個角落坐下了，叫了一杯酒。當侍者把酒拿來時他又把侍者叫住，低聲說：「替我找阿高來吧，我要跟他談天。」頓一頓，又補充道：「這是有代價的談天！」

侍者疑惑地看着司馬洛：「是誰找他呢？」

「告訴他我是司馬洛，他認得我的，我們是老朋友！」

侍者遲疑了一下，後來點點頭說：「好吧，我試試吧！」

侍者走開了，司馬洛慢慢地呷着那杯酒，等着。他所找的这个阿高是一個奇怪的人物，可能要等很久才出現的。大約五分鐘之後，那侍者又回來了，低聲說：「先生，有電話找你！」

「阿高？」司馬洛問。

侍者聳聳肩：「我不知道。」

司馬洛離開座位，走過去拿起電話說

好顧客。價錢公道，而且又不拖欠，希望你這個習慣沒有改掉！」

司馬洛微笑，說：「假如你能供應令我滿意的情報，這習慣是沒有理由會改變的。」

阿高咽下了塞滿兩腮的食物，那份外突出的喉核在一動一動的。他說：「這一次，你是想知道些什麼呢？」

「杜思良已經死了。」司馬洛說。

阿高點點頭：「這不是新聞，但是假如你知道是誰殺死杜思良的，那就難一點了。連我這個出賣情報的專家也是無可奉告的！」

「我不是要知道兇手是誰，」司馬洛說，「杜思良是一個組織的。杜思良死了之後，這個組織也未必會解散，一定有一個人繼承他的。我想知道的，就是這個繼承的人究竟是誰。」當阿高懷疑地看着他時，司馬洛又連忙補充一句說：「我有一宗生意本來想跟杜思良交易的。我相信杜思良的繼承人對這宗生意也一樣會感興趣！」

阿高的叉子停住了，眉頭皺起來，也不知道是在思索還是猶疑不決。他終於說：「杜思良的繼承人，就是陶金倫，你可以在七福酒吧找到他。」

司馬洛看看腕錶，阿高又提醒他一句：「七福現在已經打烊了，明天試試吧。但別說是我告訴你的！」

「好吧，」司馬洛說，「現在第二件事，賣古董的王老頭死了！」

「這是今天晚上發生的事，」阿高說，「不過仍然不算新聞。但別問我是誰

：「喂？」

電話裏又傳來那一陣熟悉的聲音——那一陣沉重的呼吸聲，祇是呼吸，而不說話。

「你是誰？」司馬洛問。

「你應該知道我是誰的了，」那人說，「你也應該知道我的厲害？」

「你究竟想怎樣？」司馬洛問。

「我坦白對你說，」那人道，「那些畫，我要那些畫。」

「這沒有問題，」司馬洛說，「你打算出多少錢呢？」

那人哈哈大笑起來：「到了這個地步，你還敢討價還價嗎？我要你送給我！」

「杜思良也出到二十萬了！」司馬洛說。

「不錯，但他買不到，他已死了，我就是因為這樣而殺他的。他不應該把價錢抬得太高。不值錢的東西，他却把價錢炒高了！」

「你殺死了杜思良？」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

「是的，」那人吃吃笑着，「還有其他那幾個。凡是跟我作對的我就殺，所以你也最好別跟我作對！」

「我們可以見面談談嗎？」司馬洛問道。

「不！」那人說。

「你似乎知道一切，」司馬洛說，「我到過什麼地方，做過什麼事情，你全都知道了。」

「當然了，」那人得意地道：「你是我手掌裏的一隻螞蟥，你沒有一件事情能

殺他的！假如這樣快我就能知道，我早已給聘為總探長了！」

「不是要找兇手，」司馬洛說，「我要找尋一個獨眼的人。」他把康伯對他的形容轉述了一遍，又說：「這個人在最近幾天不斷和王老頭接觸的。我想找這個人，也是有一宗生意要和他交易。」

阿高迷惑地看着他：「近來你的生意似乎做得很大，祇可惜又似乎每一宗生意都是與謀殺案有關的。」

「認識這個獨眼人嗎？」司馬洛提出問道。

「這人叫什麼名字？」阿高問。

「我沒有機會查出這個人，」司馬洛說，「不過世界上獨眼的人，並不是很多的。」

阿高搔着後腦：「我記起了好幾個人，都是差不多模樣的。你也許不相信，但實在這世界上獨眼的人雖不多，也不如你想像中那麼少。假如有名字，就會好找一點。但我敢天答覆你吧。」

「第三件，」司馬洛說，「你知道金屍是什麼？」

「甚麼？」阿高的頸子也伸長了。

「金屍，」司馬洛說，「我要知道金屍是什麼！」

「什麼金屍？」阿高的眉頭皺得緊緊的，「說得詳細一點可以嗎？祇說兩個字是不够的。」

「算了，」司馬洛揮揮手，「假如你是知道的，一聽你就會明白。你聽不明白的，你就是不知道的。」

「我會替你打聽一下的。」阿高說。

瞞得過我的！」

「那麼，」司馬洛說，「我就覺得非常奇怪了。怎麼你會不知道那些畫是已經失掉了？」

那人沉默了一下，然後憤怒地說：「你別跟我開玩笑！」

「我並不是在開玩笑，」司馬洛誠懇地說：「當我昨晚出外時候，我派一個女人——茉莉，你知道茉莉這個人嗎？」

「我當然知道了。」那人十分不耐煩地說。

「我叫茉莉看守着，但回來時已經失去了？門開着，有人把她擊暈，把畫拿走了。現在我的煩惱已經變成雙重了。我不但要查出這些畫到底有什麼價值，而且還要查出是誰偷了我的畫？」

「別胡說，」那人吼道，「祇可能有一個人偷了那些畫，但我是注意着他的！假如他得到了那些畫，他該已——呃——開始行動了。但是他沒有動！」

「我說的都是真話，」司馬洛說，「我告訴你那些畫失去了，就是失去了。既然你有人監視着我，你該知道我並沒有把它拿到別的地方去的。我也歡迎你現在跟我一起到我家去搜一搜，你還可以問問茉莉！」

那人又沉默下來了。司馬洛可以聽到他正在那邊低聲發出着惡毒的咒罵。

後來那人說：「我不管你是不是失掉了那些畫，總之我給你二十四小時時間把它交出來，由這一分鐘開始，二十四小時之內你還沒有找到，我就殺死你。」

「但——」司馬洛寬屈地道：「我已

司馬洛掏出錢包來，打開了，從裏面把鈔票一張一張抽出來。阿高的眼睛一直跟着他的手動作。他把一疊鈔票交給阿高，阿高接過來，放進袋裏，嘆一口氣：「你果然是一位好顧客。你給的價錢是從來不會教我失望的。」

「還要吃點什麼嗎？」司馬洛問，「這裏還有不少營養豐富的食物。」

「不，不吃了，」阿高擺着手，「你想想辦法查一查那個獨眼人的名字吧。你告訴他的名字，我應該就可以把他的下落告訴你了！」

司馬洛點點頭：「我盡力吧！」

「還有什麼問題嗎？」阿高問，「這個問題，我可以免費奉送答案！」他微笑，露出一排很參差但是也很潔白的牙齒。

「保留到下一次吧。」司馬洛也微笑着，「暫時沒有別的問題！」

「不，不行！」阿高連忙搖着頭擺着手，「贈券祇在今天通用，逾期作廢！」

他們都哈哈笑起來，跟着，阿高就推開面前的碟子，站起身說：「時間不早，我也得走了！」他點點頭，便走開去。

司馬洛喝完了那杯酒，也付帳離開。當司馬洛回到家時，門是仍然好好地關着的，裏面黑沉沉。他按了一下門鈴，因為門裏面是重重下了鎖，他就是有門匙也沒有用處的。

他不知道有沒有人從門洞內看他，因為門洞內是一片黑暗，不過門很快就開了。開門的人就是茉莉。

司馬洛在那黑暗中奇怪地看着她，說：「你不開燈，又不鎖門，為什麼呢？」

經對你說過了，畫已經不見了！」

「那麼你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把它找回來！」那人說。

「等一等！」司馬洛感覺到那人是要收錢了，所以連忙把他叫住：「你說過除了你之外還有一個人可能偷走這畫！這個人是誰？」

「你用不着知道這一點，」那人說，「他可以由我來對付的！」

「但——」司馬洛立即抗議道，「假如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又怎能找回那些畫呢？」

「你非找到不可的，為你的性命着想。但假如真找不到，就讓我殺死你好了。別忘記，二十四小時！」那人再一陣狂笑，便把電話掛斷了。

司馬洛拿着聽筒呆了一陣，最後聳聳肩把它掛回了。

當他回到他的卡座時，那裏已經坐着一個人，一個個子很高，但很瘦的人，名符其實的是「阿高」了。阿高已老實不客氣地在吃着一些龍蝦沙律了。

司馬洛微笑說：「唔，阿高，你不會放過爭取營養的機會的！」

阿高苦笑：「很奇怪我還是這麼瘦。吃這許多東西，卻還是這麼瘦！」

司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煙，看着他在吃着。

「很久沒有看着你了，」阿高說，「我倒有點想念你呢！」

「你想念我，因為我是一位好顧客，對不對？」司馬洛問。

阿高點頭：「當然了。你的確是一位

茉莉的手伸上來，手中的槍咀觸着他的鼻尖，給他一下冰涼的感覺，說：「我拿着槍在黑暗中等着，我在想，有誰想進來的，就讓他進來了，我要把他捉住。但很可惜一直都沒有人來！」

他用手指一指她的下頰：「你的胆子倒大得很快！」

茉莉聳聳肩：「我發覺原來人假如驚恐得超過了限度，就會置生死於度外的。我在想，假如有人要來取我們的性命，那麼逃避也不是辦法，倒不如早點跟他一拚了！」

「想得很好，」司馬洛笑着說，「但是怎麼又不繼續下去呢？」

「你回來了又不同了，」茉莉抱住他，把臉貼在他的胸膛上，「你回來了，我就想起了另一件要緊的事，另一件舒服得多的事，」

他輕吻她的耳邊：「給我機會去洗一個澡，怎麼樣？」

茉莉放了他：「但不要把洗到天亮，我們已經沒有多少黑暗的時間了。」

「我很快就會回來的！」司馬洛在她的耳邊低聲說。

司馬洛剛回到房間裏脫除衣服時，門忽然給推開了，一臉酒氣的康伯衝了進來。

「司馬洛，」他興奮地叫着，揮動着手中的酒瓶：「我剛剛記起了，那個獨眼人的名字叫李強！」

「你肯定嗎？」司馬洛拾起了一邊眉毛看着他。

「我肯定，」康伯說，「就是因為他的名字太普通，我一時想不起來，但我剛



剛記起了！」

「唔，」司馬洛在沙發上坐下來，從几上拿了一根香烟，點上了，抽吸着：「謝謝你，康伯，你去睡覺吧，我會想辦法的了！」

康伯拿着酒走出房間去了。司馬洛走出客廳中，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電話响了好久才有人接聽，一個男人不耐煩地大聲說：「喂？」

「對不起，阿高，」司馬洛說，「把你吵醒了！」

「噢，司馬洛先生，」阿高的聲音，馬上變得友善下來了，「我並沒有睡着，我實在是跟一位小姐在一起，」聲音壓低一點：「你看，我是一個會享受生命的人，而你剛才給我的錢——」

「對不起阻着了你享受人生，」司馬洛說，「但是我有要緊事。我剛剛查到了那個獨眼人的名字。李強！」

「呀，李強！」阿高似有所得地說，「這個名字有點印象，讓我想一想，我明天早上再打電話給你吧！」

「好的，」司馬洛說，「不過最好不要起得太晏！」

他放下了電話，又將那根香烟深吸了好一陣，然後才回到他的房間去，推門而入。

然而，事情就有那麼湊巧，他剛走進房中時，電話鈴聲又响了。

司馬洛聳聳肩，轉回去拿起聽筒：「喂，阿高嗎？」

「司馬洛先生嗎？」那邊一把低沉的男人聲音說，「你也許不認識我，但我們

是可以成為朋友的。」

「是嗎？」司馬洛說，「例如怎樣的呢？」

「生意上合作的朋友，」那人說，「我本來是跟王老頭合作的，王老頭已經死了，我就想找一個新的合夥人！」

他的話說得慢慢的，似乎胸有成竹，但司馬洛聽他的聲音却聽得出他是充滿了恐懼的。

「你就是那個獨眼人嗎？」司馬洛問，「李強。」

那人靜了一下：「你認識我？」

「呃，算了吧，」司馬洛說，「我們既然合作，我們總得見見面的，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呢？」

「等一等，」李強說，「你知道為什麼我要跟你合作嗎？因為我需要你的保護！那個殺死王老頭的人，我相信他也要殺死我！你得先答應保護我。」

「假如我保護你，就等於是保護我自己的利益，」司馬洛說，「那我當然是會保護你的。但是這個要殺你的人，又是誰呢？」

「我們還是見了面再詳細談吧，我可以保證，即使五五對分，你也不會失望的。你到我這裏來好了。」

李強對司馬洛說了一個地址，又說：「馬上來吧，我不能等待了，他追得我很快！」

「好吧！」司馬洛掛了電話，就站起來。

這時，茉莉和吉蒂亦走出來了。她們看着他以最快速動作穿上了衣服，在腋下縛上了槍袋，把手槍拔出來看一遍，又插回

了。

「把門鎖好！」他對茉莉吩咐着，便出門而去。

司馬洛的車子在那狹隘的小街之間轉來轉去，感到渾身不舒服。

天已經開始亮了。在那半明半暗之中，車頭燈的效力反而減低了，有好些地方都不能完全照亮。他終於在一條街的中間停車。

司馬洛打開車門下了車，抬頭看看。

那是一座骯髒的殘舊建築物，有三層高，樓梯間黑得像墳墓的內廊。三層樓的人都沒有公德心，不肯負擔一盞最弱的樓梯燈的電費，他沿着這伸手不見五指的樓梯上去。

他上到了頂樓，伸手指在門上摸索，找尋門鈴的所在，一面奇怪這裏實在是否有門鈴之設。門鈴沒有摸到，那度門却給他在無意中推開了。眼前光亮得多。屋內雖然沒有亮燈，但是窗口有晨光透進來，起碼比樓梯間亮得多！

「李強！」司馬洛低聲叫着，一面向屋內窺視，一面就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了。門是沒有鎖，就是這種預感的來源。

李強不是說害怕有人會殺死他嗎？為什麼會這樣大意地把門打開着呢？而且，門內的傢俬雜物又是亂七八糟，就像有人在這裏打過一場架似的。

沒有人應他。司馬洛相信，這裏也是不大可能有人應他了，他拔槍在手，跨過幾件倒翻了的傢俬，便看見了李強。雖然在此之前都沒有會過面，但李強那獨眼是一種很特殊的特徵，所以是很容易認出

的。

的。

李強已不會說話，因為他已經死了，死得和王老頭差不多，也是給他自已收藏的古玩打死的，不過這一次不是一把日本劍，而是一隻有刺的流星鎗。一根棍子，末端一個滿是尖刺的鐵球那種刺鎗，是中古時代的西洋武器。

他的額頭的右邊凹了進去，那上面鮮血淋漓的，而那隻流星鎗亦是血淋淋地棄在旁邊的地上。那隻唯一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似乎有無限冤屈需要傾訴！但現在他是訴不出來的了。

司馬洛四面望望。看情形，這個李強亦是經營古董生意的，而這一層有住宅貨倉兼用，因為這裏放着的古董還多過他自己的日用品。現在這些古董已經給翻得亂七八糟的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似乎，他是又來遲了一步了。不用說，這又是同一個兇手的傑作。而且，不論這裏有什麼與「金屍」有關的線索，一定也都給那傢伙搜去了。

他還是聊盡人事地在屋中搜了一遍，一無所得，便離開了那裏。他回到街上時，天已很亮，有陽光射下來了。他那那漂亮的跑車停在那裏很惹人注目，他忽然後悔不把車子停得遠一點了。當警方來查究這件命案時，一定有人記得這部車的。不過，事情已經做了出來，也沒有辦法了，還是早走早着。

他上了車，飛馳而去，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早餐已經弄好了。

「怎麼樣了？」茉莉關心地問他。

司馬洛搖頭嘆口氣：「處處碰壁！」

擲下來，交給司馬洛。

那上面寫着：「對不起，喉嚨發炎，不能說話，祇好筆談。」

司馬洛也抱歉地微笑：「哦，真對不起，打攪了你，但我是有要緊事来找你的，我不能等。」

陶金倫做了一個手勢，表示請司馬洛繼續說下去。

「你知道杜思良和我之間的交易嗎？」司馬洛問。

陶金倫的筆在紙上飛快地動起來，寫下了他的答話，推給司馬洛：「杜思良就是爲了這筆交易而死的。」

「可以說是的。」司馬洛說。他小心地看着陶金倫。

他發覺陶金倫這是一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他無法從他的臉看出他的心內是在想着什麼。他說：「聽着，陶金倫，你有聽過金屍這件事嗎？」

陶金倫一時沒有反應，跟着，他的眉頭就慢慢皺起來。他終於搖頭。

「你一定聽過杜思良說的吧！」司馬洛問，「你是他的得力助手！」

他還是搖頭，司馬洛感到有點氣惱，這跟與一個啞子談話沒有分別，很難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你聽我講，陶金倫，這件金屍的事情是我正在與杜思良合作的，一件很值錢的生意！」司馬洛說，「我在想，我和你也可以繼續合作下去——」

陶金倫搖着頭，筆又在紙上動起來了。他的回答是：「司馬洛先生，我不是一個亡命之徒，有許多方法可以安全地賺錢

他不想影响大家的食欲，所以沒有把李強的死訊告訴他們。

當他吃着早餐的時候，吉蒂一直深情地望着他，後來還把手放到他的大腿上。他打了一個呵欠，說：「我實在需要睡一覺，下午還要去找好幾個人呢！」

吉蒂的手拿開了。還好，她是肯讓他休息的。

司馬洛這一覺睡得很熟，當他終於醒來時已是下午近黃昏了，他連忙跳下床，跑出廳中，吉蒂，茉莉和康伯正在廳中看着電視。

他回到房中，拿出衣服來，茉莉跟着他進去，問道：「現在，你打算到那裏去呢？」

「我要去找一個叫陶金倫的人！」司馬洛說：「他是杜思良的繼承人，我在想，也許陶金倫是一個比較易與的人，他也許肯跟我合作的！」

「合作？合作什麼？」

「起出那水底的金屍。不管這金屍究竟是什麼，總之把它弄出來！」司馬洛說：「一定很值錢的，既然是一件這樣多人在爭的東西，一定是很值錢的了。」

「但是你拿什麼來跟他合作呢？」茉莉說，「你祇有那些畫，而那些畫已經失去了，除此之外你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好在你不是在陶金倫的面前講這句話。」司馬洛說，「陶金倫還不知道我那些畫是已經失去了的。所以，也許他就會跟我們合作了。他會把他對這件事情所知道的告訴我——」

「你的意思是要去騙陶金倫嗎？」她諷刺地微笑着，「向他騙取情報？」

「別老是提我的良心好嗎？」司馬洛苦笑，「這根本就是一個你搶我奪的世界，不搶不騙的人多數住在貧民區。」

七福酒吧也是一間夜總會的酒吧，日間做酒吧的生意，晚上，則是比較多夜總會的客人了。當司馬洛到達那裏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不過，夜總會的客人還未開始來到，所以內裏是冷清的。這裏並不供應晚餐，因此這個時間客人就是比較少了。

司馬洛進去，在一張桌子坐下，要了一杯酒。當侍者把酒拿來時，他說：「我要見見你們的老板陶金倫！是他約了我來的！」

「我替你去講一聲吧。」那侍者說着便走了。

一分鐘之後，一個中年男人出來了。這是一個紳士型的人，穿着一套黑色的西服，很貼身，而且是筆挺的。內裏是很潔白的襯衣，黑色領花。他的態度是圓滑的，動作從容不迫，但決不會是一個易與的人。他的眼睛裏的神情很奇怪，兩邊嘴角有着殘忍的深紋。他走到司馬洛的面前。

「閣下就是陶金倫？」司馬洛問。

那人搖頭：「我是這裏的經理，老板說他沒有約過什麼人。」

「我叫司馬洛，」司馬洛說，「我是杜思良的朋友。你叫他清楚一點吧。也許是他忘記了。」

那人懷疑地再打量了一遍司馬洛。他



「我是用不着拿性命去冒險的！」

「但是——」司馬洛說，「難道你就不想把殺死杜思良的兇手找出來嗎？可以發財又可以報仇，這不是兩全其美嗎？」

「我不想報仇。」陶金倫寫在紙上道：「我不是杜思良的兒子，不是他的親戚，而且，他的死，對我也並不是一種損失的！」

「嗯，而且還對你有利。」司馬洛諷刺地說，「他一死就把第一把交椅讓給你了！也許你一直在希望他死掉呢？」

陶金倫臉上的肌肉憤怒地抖動起來，他伸手指着門口，表示下逐客令，但司馬洛還是好整以暇的。

司馬洛又說：「至少，你可以告訴我，你對這件事的所知吧？當是幫我一個忙好了。我有報答你的機會的，幫我一個忙，保證你可以雙倍本利歸還。」

陶金倫的眼珠狡猾地轉動了一番，筆又動起來了，寫道：「我聽說杜思良是要向你買一批畫，你現在是要把這一批畫賣給我嗎？」

「我忽然發覺這些畫的價值超過杜思良所出的二十萬！」司馬洛說，「所以我決定不賣斷，而把它作為合作的股本，利錢五五對分！」

「這些畫還在你手上嗎？」陶金倫用筆問。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點點頭：「我已經把它們收藏起來了。」

「你知道那些畫有什麼用途嗎？」他又用筆問。

司馬洛實在感到沉不住氣了。他說：

「但他現在不在家，」她說，「明天再來吧。」

「我可以把單子放下給他嗎？」管理員說，「很少看見他，也許他忘記了這件事，你們見到他時就把單子交給他吧！」

茉莉考慮着：「好吧，」她終於答應，「把單子從門下面塞進來好了。」她還是很小心，不肯開門。

那人把單子從門下塞進來。她拾起來，看一看，「唏，等一等！」她叫道，「你弄錯了！」

管理員轉了回來：「什麼？」

她接到的單子有兩張，她把其中一張從門下塞回出去，說：「你多給了我一張，這一張單子不是這裏的，這一張是樓上的！」

那管理員又把那單子推回進來了。他說：「我沒有弄錯，樓上那一層也是他租的，他在這大廈租了兩層樓。」

茉莉把那單子拾起來，一時呆住了。

「你交給他就行了，」管理員說，「他知道的！」

「等一等，」茉莉叫道，「你不要走，」她匆匆把門的橫門拔開了，祇剩防盜鍊，仍然栓着，門開了一綫，她露出臉來，說：「等一等，我要跟你談談！」

管理員站在那裏看着她，有點好奇的，因為這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住客。

「你剛才說上面這一層樓也是司馬洛先生租的？」

「是的。」管理員老實地點點頭。

「是什麼人住在裏面的？」茉莉問。

「沒有人，」那人說，「那層樓祇是

「陶先生，假如我知道那些畫有什麼用途，我就用不着來找你了。我雖擁有那些畫，但是不知道它們有什麼用途。杜思良是知道它們有什麼用途的，但他並不擁有他那些畫，我希望他把他所知道的告訴了你，那我們便可以合作——」

陶金倫找回剛才那一張紙的答話，又交給給他：「司馬洛先生，我不是一個亡命之徒——」

「聽清楚，」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你用不着冒險，你祇要把這件事情的內幕告訴我，由我去做事，你就可以得到一半利潤！」

陶金倫仍然在考慮着。

「假如你認為不告訴我就沒有危險，那你是大錯特錯了！」司馬洛繼續惡意着，「你既然能承擔杜思良的地位，你的消息一定應該是相當靈通的，你一定知道我們那個對手正在瘋狂地殺人，他會殺死每一個知道這件秘密的人，杜思良是因此而死的，他也一定會來找你！」

陶金倫不屑地微笑着，打開抽屜，從容不迫地從裏面取出一把手槍來，一隻手指伸在槍機的護圈裏，把槍一轉。這手勢很熟練也很好看，假如不懂得槍的人，是會給嚇倒的。

但司馬洛是一個內行人，他知道這一下與槍法的高下並沒有很大關係。他冷笑說：「你會保護自己，是嗎？但是這個人是防不勝防的，與其提心吊胆地在提防着他，那何不和我合作對付他呢？把那秘密公開，把那寶藏起出來，他便沒有理由要殺你了！」

空着，我猜他祇是用來存放東西的，或者偶然帶女人——」他自悔失言地乾咳起來，「我沒有親眼見過，我祇是這樣想想吧了！」

「不要緊，」她說，「我不會吃醋的，你等一等吧，我去拿錢給你，」她離開了門口，一會兒又出現，把幾張鈔票遞出來說：「不用找錢了！」

「多謝，多謝！」那管理員恭恭敬敬地說。

「我已經付了給你，你就不必再麻煩司馬洛先生了，明白嗎？」她說：「他很忙，沒有空管這些瑣碎的事情。」

「我知道，」管理員說，「多謝你，小姐！」他轉身走了。

茉莉把門關上了，看着手中那兩張管理費的收條，好一會，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就坐在那地毡上，捧着肚子笑個不停！

「唏，你沒有把門鎖上，」吉蒂跑過來把門門推好了，「你在笑什麼？」

茉莉把那兩張收條交給她，她看了一遍，迷惘地搖頭：「我不明白！」

「司馬洛在樓上另外租着一層樓！」吉蒂聳聳肩：「他有權把這整座大廈都租下來的。」

「你不懂白嗎，吉蒂？我們是兩個大笨蛋！」茉莉咬着牙，揮動着拳頭，「我老早就覺得奇怪，我被擊暈而失去了那些畫的那一次，擊暈我的人是从浴室的窗子那個秘密進口進來的，別人怎麼可能在那裏弄一個這樣的機關呢？這是司馬洛自己做的事情。告訴你，這是他自己做的事情。」

陶金倫皺起眉頭，在紙上再寫了一個問題：「寶藏？」

「我不知道是不是，」司馬洛苦笑着，「我祇是在想，既然杜思良肯出二十萬元，那麼一定有點東西很值錢了，是寶藏嗎？」

陶金倫搖搖頭：「我不知道。」他寫道，「我對這件事情實在是在什麼都不知道的，你來找我，簡直是浪費時間。」

司馬洛不大相信地看着他：「你沒有理由一點也不知道的，杜思良在生的時候，你是他手下的一個重要人物。你總不會什麼都不知道的！」

陶金倫已經站了起來，表示送客了，司馬洛祇好也站起來。

但陶金倫又按按他的肩，示意他等一等，並且從桌上一隻裝名片的盒子裏取出一張名片來，向司馬洛揚一揚，他的意思大概是請司馬洛給他留下一張名片。

「很好，」司馬洛掏出一張名片來遞給陶金倫，陶金倫接了，放進抽屜。司馬洛又說：「假如你改變主意——或者是有新的發現，給我一個電話好嗎？」

陶金倫點點頭，司馬洛就離開了他的寫字間。

但他並沒有馬上就離開陶金倫的酒吧，他在酒吧那邊逗留了一陣，喝杯酒，計劃着下一步的行動。

那個神秘人給他的二十四小時期限已快要結束了，他也得快點行動了。他當然是不準備屈服的，他祇是想趁着那人未開始採用激烈手段對付他之前先把要做的事情做好。

他進來把我擊暈了，自己把畫偷掉，沒有離開這座大廈，祇是運到他在樓上的那一層樓去，在上面藏了起來，明白嗎？這樣，如果有人監視着他的家，也不會知道這件大事，祇是運到他在樓上的那一層樓去，在上面收藏了起來，明白嗎？這樣，假如有人監視着他的家，也不會知道這件大事，因為他根本沒有帶着那些畫離開這座大廈，他祇是拿到樓上收藏起來，他想調查這件事情，但又不敢信任我們！」

吉蒂祇是愕在那裏。

「我們不是早就斷定了男人是不可靠的了嗎？」茉莉猙獰地露出牙齒，「為什麼我們要上男人的當？」

「你——你打算怎麼辦呢？」吉蒂囁囁地問道。

「我打算怎麼辦？」茉莉哼一聲，「我們去把他的畫拿了，逃到別處去。」

「你瘋了！」吉蒂說，「這些畫是危險的東西，你不怕死嗎？」

「哼，爲了一千幾百萬元，死一次也是值得的！」

「不，我們不能這樣做！」吉蒂說。

「還想跟他講道理？跟這樣一個男人講道理？」茉莉冷笑着，臉上的表情是醜惡的，「沒有比口是心非的男人更可恨的了。他騙了我兩次，我不能就這樣算了。把那些風景畫拿走，這就是最佳的報復了！」

花盆俱樂部是一個很美的所在，對於那些專愛尋幽探秘的人來說，這是一家公

他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到花盤俱樂部去一趟。那個開車撞他的打手在死前不是說主使他的正是花盤俱樂部的其中一個會員嗎？也許那裏會有一點發現吧？事實上，這是剩下來唯一的線索了。

他喝乾了杯中的酒，便離開了酒吧。

這邊，在屋子裏，茉莉、吉蒂和康伯無聊極了。可以談的話都已經談完，可以看的報紙也都已經看完了，時間還是很早，而且，她們和康伯亦是話不投機的。

康伯很早就回到房中睡覺去了，祇剩二個女郎在廳中。

這時，門鈴就響起來了，兩個人都一驚地向門口望去。

「是誰來了呢？」茉莉惴惴不安地低聲說：「你等在這裏，」她說完了便小心地躡着脚步走到門口。司馬洛留下來的給她的把槍已經握在手中。

她從門洞向外面窺一窺，看見外面是一個面貌和善的人，身上穿一套灰斜布的制服，襟袋上繡着幾個玫瑰紅的字，這幾個字是什麼大廈，這個人似乎是那座大廈的管理員，但是茉莉並沒有開門給他，祇是在那裏靜靜地窺着。

那管理員不耐煩地又再按門鈴。

「甚麼事？」她叫着問道。

「司馬洛先生在這裏嗎？」管理員舉起手心中的兩張單子。

「他不在這裏，」她說：「你有什麼事？」

「上月份的管理費！」管理員說，「我想收一收！」

而且，這入會費也是物有所值的，你可以享受一杯免費的酒，可以享受裏面的一流跳舞音樂，以及每小時一次的表演節目，那是一流夜總會的表演節目，不過表演女郎比任何公開夜總會的表演都穿得少一點，也脫得徹底一點。

司馬洛繳了會費，拿着一杯酒進去的時候，一場表演正在開始。人們都圍到舞池邊去，因此他的來臨也不大惹人注意了。不過他也沒有理由會惹人注意的，因為這是一個任何人都可以進入的地方，每天的生客也不少，會惹人注意的祇是女人。

舞池中正在表演的是一個年輕的菲律賓女郎，很年輕，相信不會超過十八歲，長長的，漆黑而油亮的頭髮，小鹿般的眼睛，豐滿的嘴唇，象牙似的皮膚。

隨着音樂的節拍，她正在扭動着旋轉着，她的動作和表情都帶着一種特殊的，磁性的吸引力，果然是第一流的表演，司馬洛也不由自主地擠到人羣的圈外去參觀了……

表演完畢之後，司馬洛也像其他人一樣，拿着酒走回自己的桌子去，却發覺那



裏已經坐着一個人，那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通花長袖襯衣，一條深色的喇叭長褲，腰間束了一條金屬腰帶，很新潮的打扮。

她的髮型亦是新潮的，頭髮剪得短而直，和那些把頭髮留得太長的男孩子差不多，但是看得出她並不像一般新潮人物那麼淺薄，她的神態像是一個頗有學識，而且也有點修養的人。

「你並沒有認錯，」她對他微笑，「這是你的桌子。」

司馬洛祇好坐下來，也對她微笑，說：「多謝你的賞臉。」

「假如你單身一個人來，」她說，「那麼你往後會發現有女人坐到你的桌子來。這不是飛來豔福，這是俱樂部方面的安排，這些女人是要收費的，但是這一次不同。也許你會覺得意外；我剛好不是那種女人，我祇是男朋友失約吧了。」

「那真好，」司馬洛微笑打量着她，「我也不是來找那種女人的，你是常常來這裏的嗎？」

「來過好幾次，」她說，「不過對這裏的情形我已經相當熟悉了。」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相信我可以幫我的忙了。但是先讓我來介紹自己吧，我叫司馬洛。」

「叫我碧姬吧，」她說，「你要我幫助你？」

「是的，」司馬洛說着從袋裏取出一套從報紙上剪下來的新聞，「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這段新聞——」

阿郭迷惘地思索着，但他最後却似乎並沒有想到。他說：「我不知道，我——好像見過一次，阿牛在跟一個人談一些什麼——剛剛在他死之前那一天，我不認識那個人的。」

「我相信這人是很值得我找的，」司馬洛說，「今天晚上他有來過嗎？」

阿郭還是遲疑着，在動着腦筋。

他終於說：「不如這樣吧，我現在就去找一找，假如他有來，我就馬上告訴你，好嗎？」

「好的，」司馬洛點頭，「我在裏面喝酒等你好了。」

阿郭把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烟蒂丟在地上，踏熄後便走開了。

司馬洛亦回到俱樂部裏面，那裏的舞池之中仍然擠滿了瘋狂地跳着舞的人，他却找不到碧姬，他不相信碧姬會參加那些瘋狂的舞蹈，然而在那些單身喝着酒的女人之中，卻又沒有一個是她。

他再回到園中去，在那些樹林間巡邏着，找尋碧姬下落。但結果他失望了。

忽然，身邊有輕微的脚步聲，他猛的轉過身來，就看見了剛才那個打手阿郭，阿郭就在他的身邊，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出現，以及是從那裏鑽出來的。

「司馬洛先生，」阿郭說，「我已經替你找到了那個人。」

「哦！」司馬洛色然而喜，「他在那裏呢？」

「在那邊，」阿郭說，「就在第九號小屋裏。」

「第九號小屋，是在什麼地方呢？」

「我看過的，」碧姬說，「你是指那個在街上給槍殺的人嗎？不錯，那人是在這裏做事的。他是這裏的打手。」

「你知道關於他的事情嗎？」司馬洛問。

碧姬好奇地看着他：「你是個警察嗎？你是來調查這件命案的？」

司馬洛笑起來。

他說：「你可以說我是一個偵探，但是不能說我是一個警察。因為我是保險公司派來的，我要查清楚他的情形，他在我們的公司買了意外的保險，假如是自殺，那就不會賠了！」這已經不是司馬洛第一次冒充保險偵探了，這是很有效的辦法，而且又不是犯法的。

「你想知道些什麼呢？」她問。

「這個人平時和一些什麼人來往呢？」

司馬洛問道，「喜歡巴結那幾個會員之類。」

「阿牛的老友還是在這裏的另外一個打手——」

「阿牛？」司馬洛問道。

「這是他的暱稱，」碧姬說，「他的脾氣，就是像牛一樣，所以人家就叫他阿牛了。」

「哦，」司馬洛恍然地點頭，「還有呢？」

碧姬聳聳肩：「這就要去問他的老友了，我對阿牛不感興趣，所以我對他的事情也是知道得不多的。」

「那麼他的老友在什麼地方呢？」司馬洛問。

碧姬眯起眼睛四面張望，說：「看不見。」

司馬洛問。

「你剛才不是說，」阿郭慢慢地，狡猾地說，「還有獎金的嗎？」

「哦，對了，」司馬洛從袋裏掏出一張鈔票來，交給阿郭。

「多謝，」阿郭接了那張鈔票，又說：「那邊，沿着這條路走過去，數到第五間屋子就是了，你可以敲門進去，但是不要耽擱太久，因為他叫了一個女人，現在正在等着她。」

「謝謝你！」

他們分手了。那個打手自己走自己的路，司馬洛則照他所指的路走。他說第五間屋子嗎？司馬洛一間一間地數着，終於數到了第五間，這樣一數，他已走了很多路了，因為屋子與屋子之間相隔不近。

第九號屋子的門上有一個小小的9字。司馬洛伸手在門上輕輕地一敲，然後就推門進去。

屋裏面原來是亮着燈的，在外面一點都看不出來。裏面是一座佈置得十分舒適的廳子，廳子的一邊有一座假的壁爐，爐中並不是燒着木柴，而是亮着微紅的燈光，有光而沒有熱，因為現在是夏天，不需要熱的火爐。

一張大皮椅的背對着門口，皮椅上坐着一個人，看不見面貌的。這個人說：「司馬洛先生，進來吧！請坐！」

司馬洛一愕。怎麼這個人會認識他的呢？而且這聲音也是似曾相識的。「呃——」司馬洛開步走過去，一面說着，「我是——」

椅子一轉，那人便轉了過來，面對着

見，也許在花園裏面吧。我們到園中去找找？」

「好主意，」他站起來，「這裏空氣差一點。」

這時舞池中已經有許多人在開始跳着瘋狂的舞蹈了。

他們在舞池的邊緣繞過，進入了一度側門，再通過一條走廊，便出了園中，那裏是一座非常寬大的花園，很有園林之盛，司馬洛放眼就看不到它的盡頭。

他們需要這樣大一座花園幹什麼呢？」

司馬洛問。

碧姬笑起來。「這裏才是主要的收入來源，」她伸手指，「看到那些屋子嗎？這裏大約有一百間這樣的屋子！」她所指的屋子是一間圓形的小屋，有兩層，是很優雅的小屋子。

「這些小屋子是出租的，租金比這裏最貴的酒店更貴一點！你可以帶你的女朋友走去荒唐一個星期，也不會有干涉你，祇要付足租金就行了，這裏面是隔聲的，你可以在裏面做任何你愛做的事，你要什麼，祇要拿起內線電話吩咐，甚至女人也可以叫，祇要你有錢，你大可以一個鐘頭換一個女人！」

「有這樣的事？」司馬洛讚嘆地搔着自己的後腦，「假如我早想到這種主意，我早已發了達，用不着做一個倒霉的保險公司偵探了。」

「唔，那個就是了，」碧姬伸手指，「她所指的是一個很高大的男人，是一個穿着晚禮服的大漢，那種穿起晚禮服一點也不見得斯文的人，但是這裏又不能夠

不穿的。

這個人正站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吸着一根香烟。

「你認識他嗎？」司馬洛問。

「不，」碧姬搖頭，「我不認識他。我祇知道他叫阿郭，你得自己跟他打交道。」

司馬洛輕輕一捏她的手說：「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我在裏面等你，」碧姬說，「希望不會太久！」

「我很快就回來了。」司馬洛說。

碧姬回到裏面去了，司馬洛走到那個大漢的面前，那大漢懷疑地看着他。

「我叫司馬洛，」他自我介紹，「我聽說你是阿牛的好朋友。」

「是的，」阿郭說，「有什麼貴幹呢？」人雖然看來很粗魯，他講起話來倒還有一點禮貌。

司馬洛又搬出保險公司偵探那一套說話來，最後說：「對於幫助我們澄清事件的人，我們照例是有一點獎金的，所以你不是白幫我！」

「你想我幫你什麼呢？」阿郭仍然是懷疑地打量着他。

「祇是告訴我關於阿牛的一切，」司馬洛說，「很容易的，我問一句，你答一句，那就行了！」

於是他開始提出問題，起先連很瑣碎的，祇是有關生活上小節拍的問題，後來忽然問：「我知道阿牛在這裏似乎是經常替一位會員做一些差事之類的。你可知道這人是谁嗎？」

「什麼？」司馬洛愕然看着他。

「躺下來，」陶金倫說，「躺下來，你就很難抵抗了。我要搜你的身！」

「躺下來！」後面那個拿槍的人也以低沉的聲音喝令，「不然我會把你的腿子射斷的！」這很熟悉的聲音，亦就是那個打手阿郭的聲音了。

「拿了人的錢還要把人引進陷阱，」司馬洛恨恨地說，「世界上再難找到比這更卑鄙的人了！」

「你躺不躺下來？」那人的聲音充滿危險性地威脅。

司馬洛慢慢地躺下來，然後在地上伏下了。那地毡又軟又厚很舒服，跟一張床差不多，他既是伏在地上，就不容易馬上爬起身來了。那阿郭走到司馬洛的身邊。

「小心搜一搜！」陶金倫命令，「聽說這個人是很狡猾的，全身都是武器，連他的衣袖都不要放過！」

阿郭很小心地把司馬洛的身子搜了一遍。他腋下的佩槍固然已給搜了去，就是左腿上插着的一把飛刀與右腿上縛着的一把小手槍亦都不能倖免。

「你究竟想怎樣？」司馬洛伏在地上問。

「談談那些畫的問題！」陶金倫說。

（未完）

裏面。

「你見過，」碧姬說，「你是指那個在街上給槍殺的人嗎？不錯，那人是在這裏做事的。他是這裏的打手。」

「你知道關於他的事情嗎？」司馬洛問。

碧姬好奇地看着他：「你是個警察嗎？你是來調查這件命案的？」

司馬洛笑起來。



## 千乘萬騎一劍香

## 掌門人之死特使作困龍

秦紅·文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立忠囚禁在總壇牢獄中，司空英對俞立忠十分惱恨，要將俞立忠私自處死，幸艾北村來到，喝止司空英……司空英面對着俞立忠，熟悉了他的一舉一動之後，便喬裝俞立忠，準備在江湖上作出一些不利於俞立忠的事，好讓俞立忠背上大口大黑鍋……首先他在半途無故殺了查家兄弟之一，讓另一個受傷逃去，好讓他去宣揚俞立忠的不是……一天，司空英來到一客棧，知道艾菁也在此客棧中，便假冒俞立忠和艾菁相見，司空英見艾菁喜歡俞立忠，懷恨在心，便灌醉了她，趁機佔有了艾菁的身子……俞立忠在牢中囚了十天，這天，只見艾北村等人放了俞立忠出來，並帶他去見老山主……

## 嫁禍俞特使

老山主沉笑道：「你曾以『劍震武林衛清』的面目在武林轟動過一陣子，成為武林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英雄人物，本山主也覺得你確是個好對手，所以決定釋放你，讓我們雙方再來做一次決定性的決鬥！」

俞立忠笑笑：「我知道你的徒弟司空英已在外面把我俞立忠的名譽攪得焦頭爛額了！」

老山主笑道：「如何洗脫你的罪名，那就要看你的本領！」

俞立忠問道：「我總要試試，你現在就釋放我嗎？」

老山主道：「不，還有十多天才能放你！」

俞立忠笑道：「我知道了，老山主要把我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使我無法推測出你們這總壇的地點，對不對？」

老山主道：「你果然聰明，但只猜對了一半！」

俞立忠道：「另一半是甚麼？」

老山主大笑道：「到時候你就會明白的！」

俞立忠「唔」的一聲，不再開口。

老山主又大笑道：「你是第一個僥倖獲得不死的敵人，希望你獲得自由後，好自為之，別再讓本山主捉到！」

俞立忠道：「多謝關照，我會小心謹慎的！」

老山主便向艾南村艾北村道：「你們就帶他去吧，我會請諸老暗中護送，無論如何不能在路出岔子，如果在路上丟了人，按規矩懲處！」

艾南村和艾北村齊聲應「是」之後，後者驛伸二指點了俞立忠的麻穴，取來一條索子將俞立忠五花大綁捆起來，然後把俞立忠裝入一隻麻袋，攬起便走了。

俞立忠只覺被抱着飛馳一程後，接着被放落於一艘船上，船隨即緩緩駛動了。

約莫兩柱香光景，船靠了岸，俞立忠被抱入一個馬車篷中，只聽艾北村恭聲問道：「諸老前輩要不要隨車乘坐一尉？」

武怪諸一民答道：「不，老夫不慣坐車，你們只管上路吧！」

艾南村接口道：「那麼，請諸老前輩

路上多多幫忙！」

武怪諸一民笑道：「放心好了，你們已經改變了面目，不會有人認出你們，而且老夫不會離開你們馬車一里之遠，萬一發生意外，你們只稍呼叫一聲老夫立即就到！」

於是，馬車在艾北村一聲輕叱之下，慢慢前進了。

俞立忠麻穴受制，嘴巴還可說話，他聽出艾北村在駕車，而艾南村就坐在自己身邊，便開口道：「二老東家，我們可以聊聊麼？」

艾南村愛理不愛理地道：「沒甚好聊的！」

俞立忠道：「旅途寂寞，聊聊也不妨的呀！」

艾南村冷聲道：「你想說什麼？」

俞立忠道：「那天，同盟盟主和敝師祖帶着令兄及司空英去鄱陽湖交換第七、第八號兩位金衣特使，有沒有值得述的地方？」

艾南村說道：「沒有，一切照約言進行！」

俞立忠又問道：「你們這一力，負責交換俘虜的是誰？」

艾南村道：「武狠武夫兩位前輩！」

俞立忠一哦，笑道：「這一仗，大家算是不分勝負！」

艾南村狠聲道：「假如不是你這小子從中破壞，同盟早已瓦解了！」

俞立忠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二老東家何必生氣！」

艾南村却似愈想愈有氣，沉聲問道：

「老夫問你，那次我們在樹林裏搏鬥，後來現身替你逃走的那個灰衣蒙面老人到底是誰？」

俞立忠道：「對了，你們後來打得怎樣了！」

艾南村怒道：「他不敢正面跟老夫打，出手始終避重就輕，到天亮時候他就逃了！」

俞立忠笑道：「這恐怕是一面之詞，我相信他有足夠的力量打敗你艾南村！」

艾南村冷笑道：「你不妨請他再來試試！」



俞立忠忽然一掌擊在艾南村胸膛上。

艾南村輕「哼」了聲道：「你還沒回答老夫的問話！」

俞立忠笑道：「不瞞你說，他就是家師！」

艾南村似乎甚感意外，詫聲道：「第四號金衣特使『鐵面閣羅斬正倫』？」

俞立忠道：「家師已辭去金衣特使之職。」

艾南村靜默半晌，隨以平靜的聲調道：「這個老夫知道，他因救你而辭去金衣特使之職。」

俞立忠道：「這只是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是，他覺得担任金衣特使無法從心所欲的嚴懲惡徒，因此才決心辭職的！」

艾南村冷笑兩聲，正要開口說什麼，忽聽駕車的艾北村低聲道：「二哥，前面

道上有夜行人！」

艾南村一哦，立即一掌蒙住俞立忠的嘴巴，防止他呼救。

俄頃，只聽艾北村輕輕「喂！」了一聲，然後過了片刻，艾南村低聲問道：「三弟，那夜行人過去了？」

艾北村笑答道：「是的，哈哈，二哥你猜他是誰？」

艾南村道：「愚兄沒有看見，怎麼猜呢？」

艾北村笑道：「她是小女艾菁！」

艾南村失聲的一啊道：「你怎不喊住她了？」

艾北村說道：「不行，她對這小子有點情意，要是讓她知道了，只怕她會造反呢！」

艾南村說道：「三弟應該勸她，她若是不喜歡司空英，也不能愛上這小子，要知道這小子也是師父黑名單中的人物之一呀！」

艾北村道：「可不是，小弟總是抽不出時間來管教她，唉……」

艾南村問道：「你看她是不是要回總壇？」

艾北村答道：「是的，她神色有點不對，她兩眼紅腫腫的好像哭過，不知在外面鬧了甚麼事……」

俞立忠一聽由馬車旁經過的夜行人竟是艾菁，心中大是激動，暗叫道：「唉，艾姑娘，妳可知道我正被妳父親綁在這馬車中？可惜妳沒有先知之能，不能來救我。」

後來聽艾北村說她兩眼紅腫，好像哭過，不由又付道：「啊，她發生了什麼事？莫非她知道那天在廬山附近把她曉走的是我俞立忠，因而傷透了心？不！不！那已經是一個月前的事了，她即使還在傷心，也不致於到現在還在哭泣吧？」

他接着想到司空英，他化裝自己離開總壇，假如湊巧在路上碰見艾菁的話——

「不！不！這個世界不算小，不可能發生這種事，她哭得兩眼紅腫，多半是跟人打架，吃了敗仗之故……」

思忖間，只覺嘴巴一鬆，旋聽艾南村開口道：「小子，你聽見了吧？」

俞立忠暗道：「聽見了！」

艾南村「嘿嘿」地笑道：「你有何感想？」

俞立忠暗道：「聽見了！」

艾南村「嘿嘿」地笑道：「你有何感想？」







，忽聽附近有人大叫道：「嗨，你們看，他躺在那邊！」

俞立忠急忙坐起來，右手在按落地面時，手指觸到一件冰涼而堅硬的東西，他伸手一摸，發覺是一柄長劍，不禁暗嘆道：「好個老山主，你設想得真周到啊！」

這時，一片急遽的脚步聲已响到他身，前尋丈之處，只聽一個蒼老而乾澀的聲音怒笑道：「嘿，小子你跑不動了吧？」

俞立忠的視力尚未復原，不知來的是何方人物，乃開口問道：「諸位是何方高人？」

他已聽出對方一共有七個人，正以包圍之勢慢慢向他欺過來，但仍然端坐不動，只握住長劍暗運真力準備迎擊。

只聽先前那人帶着悲憤的聲調大笑道：「哈哈，小子，你大概失血過多，神智不清了！好，老夫索性給你一個痛快！」

話聲中，一股勁風業已迫至俞立忠胸口！

俞立忠一聽就知對方也是使劍，當下仍坐着不動，長劍當胸豎起，劍身向敵，使出了一式「登山進香」！

「叮！」

對方攻到的一劍，正好刺在他的劍身上！

俞立忠身軀紋風不動，冷靜一笑：「朋友，先聽在下一言如何？」

那人似乎沒想到俞立忠「經過一番搏鬥而又負傷」，內力仍如此驚人，發楞片刻，突地暴喝道：「兄弟們，一齊上！」

「嘿！」

一片沉嘿聲中，七股勁風分襲而至！

敵派掌教因他已是四海同心盟的金衣特使，故優禮接見，不料這俞立忠與敵派掌教相談數語之後，偽稱有機密要事奉告，趨至敵派掌教身邊，遽然向敵派掌教下了毒手！

天劍尹千發駭然道：「啊，貴派掌教也慘遭毒手了？」

雲鶴子點了點頭，徐徐轉望地上的俞立忠，雙目暴射怒恨之火，似乎恨不得立刻將俞立忠碎屍萬段！

天劍尹千發以試探的口氣問道：「這長意欲如何處置他？」

雲鶴子雙目一抬問道：「尹大俠之意如何？」

天劍尹千發苦笑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不用說，貴我兩派都想處死這小子，但這小子却祇有一條命，敵派不能讓貴派帶他回去，貴派也不會允許敵派將他帶走，所以尹某有個折衷辦法……」

倒在地上俞立忠才聽到這裏，神智已陷入昏迷中，他本已流血太多，又意外的挨了雲鶴子一掌，跌落後，雖極力想保持清醒的頭腦，但終於支持不住了。

當俞立忠由昏迷中甦醒過來時，他發覺被關禁在一間堅固而陰暗的小房間裏，

俞立忠不敢再托大，身子一挺，由盤膝而改為半跪姿勢，長劍一式「玉笛橫吹」，繞身旋轉出去。

「鏘！鏘！鏘！鏘……」

一連七聲金鐵交鳴，對方七人的長劍均被他凌厲的劍式拍開！

俞立忠即時站起，沉聲道：「諸位可是華山派的『華山七劍』？」

靜寂半晌，那人咬牙切齒而又惡聲惡氣道：「小子，你殺了我們掌門人，又跟我們兄弟由華山一直打到此地，如今才知道我們是『華山七劍』麼？」

什麼？司空英殺了華山派的掌門人？俞立忠想不到司空英竟然做得這麼絕，心頭駭然一震，失聲叫道：「不，不！貴派的掌門人不是我殺——」

一語甫畢，數縷劍風又已襲至身前！這時，最為困擾俞立忠的不是視力的問題，他有十足把握可以憑聽覺敵住華山七劍的聯攻，使他擔心的是左腿上的劍傷，它正在流血不止，假如他不趕快做好止血的措施，遲早會因失血過多而倒下去。

臨此局面，唯一的辦法就是速戰速決，但自己可以殺死華山七劍麼？

### 蒙冤入牢獄

不能！絕對不能！司空英已冒充自己殺害了華山派的掌門，如果自己再將華山七劍殺死，那等於向人表示華山派的掌門人確是自己殺的，以後就是跳入黃河也洗不清了！

然而，反過來說，假如自己不速作解

雙手雙腳戴着用精鋼打造成的手鐐和腳鐐，腰上又縛着一條鐵鍊，它結連在房壁下的一根鐵柱上……

這種情形，即使被關禁的是素有當代第一高手之譽的蓬萊仙翁葛懷俠，恐怕也無法逃得脫了！

俞立忠慢慢撐身坐起，抬頭張望，發現小房間的左右壁上各有一個小窗，右邊小窗透射入一道月光，他這才知道是在夜間，因之暗忖道：「唔，這是什麼地方？這是第幾個夜晚？」

他感覺肚子餓得很厲害，故斷定自己由進入昏迷而至甦醒，可能已經過了好幾天的時間。

他輕輕嘆了一口氣開聲道：「喂，有人麼？」

房外靜謐異常，沒有人回答。

他伸手摸摸腿傷，發覺傷口已有人為他包紮好，於是慢慢站起身子，拖着沉重的腳鍊，一步一步向那個透入月光的小窗口走去。

縛在他腰上的鐵鍊有三尺長，剛好只够他走到小窗口，他探頭往外一瞧，赫然發現房外的一片空地上肅立着九個勁衣大漢！

一色青布勁裝，個個抱劍而立，在關禁俞立忠的小房外站成一個半圓形，四個面對小房，五個向外，內外防守，好像九尊泥塑木雕的門神，渾然不動。

俞立忠不期為之一怔，定一定心神，乃開口發問道：「喂，你們可是華山派的門徒？」

那九個青衣大漢不答也不動，就像沒

決，當自己因失血過多而暈倒時，對方必會殺死自己，那一來，自己豈非死得太冤枉？

思忖電轉，却想不出好辦法，乃又使出絕妙劍招迫退華山七劍的攻勢，一面大聲道：「諸位，我們都上了敵人的惡當，剛才你們追殺的那個——」

華山七劍根本沒人聽他說話，他們像一羣飛蛾，稍退即進，攻勢綿綿不絕，似乎要把俞立忠制之死地而後已！

俞立忠只守不攻，又擋開對方數度進撲之後，他的視力已在漸漸恢復，但體力却在漸漸消失，有後勁不繼之感！

他知道這是失血過多的現象，心中着急萬分！

不久，他的眼睛已可看見圍攻自己的華山七劍，他們是華山派的一流高手，年紀均在六旬以上，此刻七人的臉上都充滿一股狂怒之色！

一看他們的臉色，俞立忠就知自己再怎樣解釋也難使他們相信，現在最好的辦法只有暫時逃開一途！

對，視力既已恢復，不逃更待何時？而，這裏是什麼地方呢？

俞立忠倏目環掃，發覺置身之處是一座破敗的廟宇殿中，他久居長安，認得是長安城外的真元觀，乃是一座曾經遭受回祿而久已廢棄的道觀；看清環境後，他決定先逃回真元觀再說，當下大喝一聲，長劍一舉，使出一招「魚跳龍門」，猛然向華山七劍之首「天劍」尹千發劈去。

這是他首次發動的攻勢，天劍尹千發吃了一驚不覺往後倒退兩步，俞立忠抓住

聽見沒看見似的！

俞立忠皺了皺眉，又道：「假如你們是華山派的門徒，你們可否去把『華山七劍』請來說話？」

那九個青衣大漢仍然聽如未聞，看樣子他們只負責看守敵人，其餘一概不管。

俞立忠無可奈何的聳了聳肩，轉身走去左邊的小窗，只見窗外亦是一片空地，亦有九個青衣大漢抱劍環立着，乃又開口道：「喂，你們可否去請『華山七劍』來說話？」

那九個青衣大漢也一樣不理睬，恍如未聞！

俞立忠心知再求無益，不禁大為沮喪，退到壁邊坐下，心想自己自從開設萬象鏢局以至就任同心盟的金衣特使，一直是武林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不想如今竟落魄到這個地步，司空英呀司空英，下次再見面的時候，就是你頭顱落地的时候了。

他接着又想到老山主，不覺面現恨色，喃喃輕聲道：「老山主，這一仗你是贏了，但假如我不死，我也會給你好日子過的！」

「唉！」

一聲門响，對面的房門已被人打開來了！

俞立忠精神一振，舉目一望，只見武當派的雲鶴子和華山派的天劍尹千發雙雙面含冷笑併立在房門外，不由脫口輕「噢」一聲，欣然道：「兩位來得好——」

天劍尹千發開口冷笑道：「你肚子餓了吧？」

俞立忠點頭道：「正是，簡直餓得發

機會，縱身疾竄，一溜烟似的竄出大殿，再一仰身形往殿脊上縱去。

他雖流血甚多，身手大不如平日之靈捷，但此刻的速度，仍非華山七劍所能阻止，他們一發覺俞立忠突出戰圍而返身欲追時，俞立忠業已縱上真元觀的殿脊——但是，意外的事故發生了！

只聽「砰！」的一聲，旋見俞立忠由殿脊上跌了下來！

緊接着，又由殿脊上飄落三條黑影，其中一條黑影飛落地時，駢指疾出，一下便點中俞立忠的麻穴！

這一變化，大出華山七劍意料之外，他們神色一怔之後，立時一齊飛身撲出，迅速將那三條黑影圍了起來。

來的三人，是艾南村艾北村和司空英麼？

不，他們竟然是三位仙風道骨的老道士！

華山七劍撲出大殿後，方才看清對方三人的面貌，七劍之首天劍尹千發輕「啊」一聲，急忙收劍抱拳道：「原來是武當『雲鶴、逍遙、無憂』三位道長，幸會幸會！」

武當三子，正如華山七劍一樣，是該派一流高手，而在武林中，武當三子的名氣却較華山七劍响亮，這時為首的雲鶴子稽首還禮道：「無量壽佛，尹大俠七位福安！」

天劍尹千發一指倒在地上的俞立忠問道：「道長與這俞立忠也有過節麼？」

雲鶴子凝容含悲道：「實不相瞞，這俞立忠於十日前上武當山求見敝派掌教，

慌，在下昏迷幾天了！」

天劍尹千發冷默不答，將身一側，讓身後一個手端一盤飯菜的青衣大漢走入，等到青衣大漢放下飯菜退出之後，才開口答道：「你昏迷了三天！」

俞立忠一哦接着問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武當雲鶴子接口回答道：「是韜光山莊！」

俞立忠吃了一驚，道：「啊，是當年『五絕神魔漢陽鴻飛』被迫歸隱的南五台韜光山莊？」

雲鶴子冷笑道：「不錯，你小子的手段雖不如『五絕神魔漢陽鴻飛』之殘忍，但卑鄙者有過之，因此我們決定暫時把你關禁於此，讓你和已故的『五絕神魔漢陽鴻飛』形成龍頭鳳尾而相得益彰，給武林留下一段佳話！」

俞立忠聞言並不生氣，他明白對方的腦子裏已經根深蒂固的認定自己是殺死他們兩派掌門人的兇手，如今如此對待自己，可說已是十分寬厚，當下淡淡一笑道：「道長所謂暫時，是多久？」

雲鶴子道：「一俟我們兩派之人到齊及同心盟知道後，就是你解脫之時！」

俞立忠了解「解脫」兩字的意義，但他一聽到同心盟也會知道，心中十分欣慰，問道：「你們已經派人去通知同心盟了嗎？」

雲鶴子道：「是的，因為你身份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我們在殺你之前，不能不通知同心盟！」

俞立忠又問道：「同心盟盟主派來之



人，大約什麼時候可到達？」

雲鶴子道：「今天是十月十六日，我們通知同心盟要在十一月七日午時三刻行刑！」

俞立忠不由苦笑道：「此地距廬山同心盟遠達四五百里，一去一來，二十天的時間怎麼夠呢？」

雲鶴子道：「這個我們不管！」

俞立忠嘆道：「我曉得你們不允許同心盟來救我，現在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兩位能够答應！」

天劍尹千發冷冷接腔道：「你別妄想，不論你提出什麼要求，我們都不會答應的！」

俞立忠移目望他，微微一笑道：「尹大俠不必着急，在下提出的要求對你們毫無損害，只不過要你們兩位犧牲一個時辰的睡眠而已。」

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均聽不懂他的話意，兩人面面相覷「哼！」一聲，等着他繼續說下去。

俞立忠清了清喉嚨，含笑道：「我想講個故事給你們聽，這個故事所要耗費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個時辰，兩位有一個時辰的耐性否？」

他知道如果自己直接否認是殺人兇徒，對方必不煩耐聽而掉頭就走，因此他要來個迂迴戰術。

果然，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均被他的話勾引起好奇心，前者冷笑道：「你所要講的故事可是要為你的行為表示懺悔？」

俞立忠道：「要這麼說也可以，道長既然要我俞立忠留給武林一段佳話，我覺

得應該讓武林人明白得更清楚一點！」

天劍尹千發掉頭向身後那青衣大漢說道：「鄧勇，去搬兩張椅子來！」

「是！」

未幾，椅子搬到，由於房間太小，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便在房門外並排坐下，擺出一副聽評書的姿態。

俞立忠笑道：「對不起，我肚子餓了，要一邊吃一邊說。」

天劍尹千發冷冷道：「你吃吧！」

於是，俞立忠開始邊吃邊講起故事來了。

「這故事要從同心盟盟主答應與敵人交換俘虜說起，那一天，蓬萊仙翁為慎重起見，決定親自和一個名叫俞立忠的金衣特使押解俘虜去鄱陽湖交換兩位金衣特使，他們下山不久，就遇上了俞立忠的師祖武翁房玄齡，當武翁房玄齡明白蓬萊仙翁與俞立忠下山的目的之後，他便毛遂自薦要與蓬萊仙翁同往，而俞立忠去偵探那位『老山主』的總壇所在地，並限令他在三月之內達成任務，這是一項艱苦的使命，俞立忠接得命令後，想起他在桑梓茶莊時，曾在無意之間聽到敵人在漢陽有一家仙鶴樓茶館……」

他五十一將自己一個多月來的經歷詳細說出，一直說到已被艾南村和艾北村送到長安城外的真元觀為止，最後目注雲鶴天和天劍尹千發問道：「這個故事，兩位聽得入耳麼？」

其實不用說，只觀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的神色，他就知道自己的努力失敗了。天劍尹千發「哼哼」冷笑兩聲，突地

站起來，向旁邊的雲鶴子笑道：「雲鶴道長以為如何？」

雲鶴子跟着站起伸伸懶腰道：「貧道只知道已經犧牲了一個時辰的睡眠，現在可要回房安息了！」

語畢，轉身飄然而去。

天劍尹千發回望俞立忠冷冷一笑道：「現在才是一更天，秋夜正長，你還是再睡一覺吧！」

俞立忠費了一番唇舌，不想得到的還是冷嘲熱諷，心中大怒，却搖頭嘆息道：「唉，難怪武當華山兩派近年來無甚出色，敢情派中都是一些糊塗蟲！」

天劍尹千發雙目一瞪，精神怒火暴射，正想入房折辱俞立忠一番，但不知是被俞立忠一對嚴正的眼神所懾抑或是想到什麼問題，在怒望俞立忠一陣之後，只重重「哼！」了一聲，伸手關上房門，走了。

俞立忠把未吃完的飯菜吃下，起身活動了一會，然後靠牆壁坐下，閉目冷靜的思索起來。

現在，自己該怎麼辦呢？

逃？不可能，這兩副手鐐腳鍊是用精鋼打造的，絕非人的掌力所能震斷！

等待同心盟的人前來搭救？

也不可能，雖然還有二十天的活命，但廬山距此遙遙千里，當同心盟盟主接到通知而派人欲趕來處理時，只怕來人尚未走到一半路程，自己已經頭顱落地了！

奇怪，武當華山兩派既然決定處死自己為他們掌門人報仇，為什麼還要等二十天呢？

唔，是了，武當華山兩派掌門人的死

喊道：「小福，把棋具和蒲團帶進來！」

一名書僮應聲捧着棋枰走入，放在地上，再由房外取來兩隻蒲團，擺在棋枰兩邊。

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無意觀戰，前者便向史家典說道：「史先生，貧道等就在對面房中，如果他萬一有不利先生的舉動可開聲呼喊，貧道馬上就到！」

史家典欠身道：「是的，道長和尹大俠不欲作壁上觀麼？」

雲鶴子搖搖頭，轉身出門，天劍尹千發跟着走出，順手把房門關上，於是小房中只剩下俞立忠、史家典和書僮三人。

俞立忠便向史家典點頭笑笑，在一隻蒲團上坐下，說道：「史先生可知小可是誰麼？」

史家典也在他對面蒲團坐下，神色平靜答道：「知道，雲鶴道長早說過了。」

俞立忠道：「先生對令師之死，有何感想？」

史家典道：「區區一介書生，無力過問武林恩怨，並且令尊亦已逝世，往者已矣，提它則甚？」

俞立忠長嘆一聲道：「話雖如此，但黑白不能不分，小可要向先生鄭重說明一事，令師實非先父所殺，總有一天，它會水落石出的！」

史家典笑笑道：「別再提它好麼？」

俞立忠點頭，轉問道：「自令師謝世後，先生等三位師兄弟一直居住在這韜光山莊？」

史家典道：「是的，偶爾出去遊歷遊歷，區區等喜歡這座山莊。」

史家典道：「是的，偶爾出去遊歷遊歷，區區等喜歡這座山莊。」

史家典道：「是的，偶爾出去遊歷遊歷，區區等喜歡這座山莊。」

亡是一件大事，他們必須先推選出新的掌門人接掌門戶後，才會擇日安葬兩位故掌門人，因此他們必是要等到兩位掌門人下葬的那一天當眾處決自己，拿自己的頭顱去祭奠那兩位掌門人的靈位……

俞立忠想到這裏，頭皮幾乎要發炸，他對武當華山兩派掌門人的慘死可說沒有一點同情也沒有一點欣慰，因為他們雖是殺死他父親的五位掌門人之一，畢竟那是中了別人的陰謀，他對他們並無入骨的憎恨，現在他們終於也被殺了，可謂天理循環，報應不爽，是以他覺得自己與武當華山兩位掌門人的「仇恨」剛好可以一筆勾消，可是自己若再以殺害兩派掌門人的罪名而死，在兩派掌門人的靈前，這個虧可就吃大啦！因此，俞立忠第一次對自己的性命擔憂起來，他暗暗祈禱着，希望在未來的二十天內出現奇跡，使自已能够逃出這間小牢房……

窻口射入陽光，一天的早晨來臨了。俞立忠走近西邊窻口看了看，只見昨晚守在房外的十八個青衣大漢已不見了，四個，只剩下四個在空地上來回巡邏着，視線再向前移，兩邊均有房屋，看來一韜光山莊「相當大，而自己被禁之處，似是在山莊的後院中。」

他正在開眺之際，華山七劍之一由房外空地上走過，俞立忠認得他是一地劍陸春山，便開口招呼道：「陸大俠早啊！」

地劍陸春山住足冷冷瞥了他一眼，竟不答腔，即又移步走去。

俞立忠笑道：「陸大俠，你也是成名露臉的人物，怎麼連和我講話的勇氣也沒

有呀！」

地劍陸春山受不了激，突然轉身走到小窻前，凝目陰惻惻地道：「你有什么話要說？」

俞立忠道：「問一些不關痛癢的事，假如陸大俠不耐煩，不提也罷！」

地劍陸春山陰聲一笑道：「你不必用激將之法，有屁就快放吧！」

俞立忠微笑道：「自從『五絕神魔濶陽鴻飛』被人殺死之後——」

地劍陸春山插口喝道：「五絕神魔濶陽鴻飛是被你父親殺死的！」

俞立忠不理會，繼續道：「這座『韜光山莊』幾乎已為人所淡忘，在下也已好久沒有想到『韜光山莊』仍存在於這南五台山中，請問目下誰在管理這座『韜光山莊』？」

地劍陸春山回答道：「濶陽鴻飛的徒弟——」

俞立忠輕「噢」一聲道：「對，濶陽鴻飛被迫歸隱韜光山莊，獲准將他『五絕』中的『琴棋書』三絕傳給三個文身弟子，他們好像名叫樂少溪、史家典、袁鏡如，現在他們三人都還在這韜光山莊麼？」

地劍陸春山道：「只有史家典一人在，樂少溪和袁鏡如游歷去了。」

俞立忠問道：「史家典學的是濶陽鴻飛的哪一絕？」

地劍陸春山道：「棋！」

俞立忠笑道：「在下對圍棋也懂得一些，能否請他來手談一番？」

地劍陸春山冷笑道：「哼，你知道你現在是甚麼身份？」

俞立忠道：「在下對圍棋也懂得一些，能否請他來手談一番？」

地劍陸春山冷笑道：「哼，你知道你現在是甚麼身份？」

人，大約什麼時候可到達？」

雲鶴子道：「今天是十月十六日，我們通知同心盟要在十一月七日午時三刻行刑！」

俞立忠不由苦笑道：「此地距廬山同心盟遠達四五百里，一去一來，二十天的時間怎麼夠呢？」

雲鶴子道：「這個我們不管！」

俞立忠嘆道：「我曉得你們不允許同心盟來救我，現在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兩位能够答應！」

天劍尹千發冷冷接腔道：「你別妄想，不論你提出什麼要求，我們都不會答應的！」

俞立忠移目望他，微微一笑道：「尹大俠不必着急，在下提出的要求對你們毫無損害，只不過要你們兩位犧牲一個時辰的睡眠而已。」

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均聽不懂他的話意，兩人面面相覷「哼！」一聲，等着他繼續說下去。

俞立忠清了清喉嚨，含笑道：「我想講個故事給你們聽，這個故事所要耗費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個時辰，兩位有一個時辰的耐性否？」

他知道如果自己直接否認是殺人兇徒，對方必不煩耐聽而掉頭就走，因此他要來個迂迴戰術。

果然，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均被他的話勾引起好奇心，前者冷笑道：「你所要講的故事可是要為你的行為表示懺悔？」

俞立忠道：「要這麼說也可以，道長既然要我俞立忠留給武林一段佳話，我覺

得應該讓武林人明白得更清楚一點！」

天劍尹千發掉頭向身後那青衣大漢說道：「鄧勇，去搬兩張椅子來！」

「是！」

未幾，椅子搬到，由於房間太小，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便在房門外並排坐下，擺出一副聽評書的姿態。

俞立忠笑道：「對不起，我肚子餓了，要一邊吃一邊說。」

天劍尹千發冷冷道：「你吃吧！」

於是，俞立忠開始邊吃邊講起故事來了。

「這故事要從同心盟盟主答應與敵人交換俘虜說起，那一天，蓬萊仙翁為慎重起見，決定親自和一個名叫俞立忠的金衣特使押解俘虜去鄱陽湖交換兩位金衣特使，他們下山不久，就遇上了俞立忠的師祖武翁房玄齡，當武翁房玄齡明白蓬萊仙翁與俞立忠下山的目的之後，他便毛遂自薦要與蓬萊仙翁同往，而俞立忠去偵探那位『老山主』的總壇所在地，並限令他在三月之內達成任務，這是一項艱苦的使命，俞立忠接得命令後，想起他在桑梓茶莊時，曾在無意之間聽到敵人在漢陽有一家仙鶴樓茶館……」

他五十一將自己一個多月來的經歷詳細說出，一直說到已被艾南村和艾北村送到長安城外的真元觀為止，最後目注雲鶴天和天劍尹千發問道：「這個故事，兩位聽得入耳麼？」

其實不用說，只觀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的神色，他就知道自己的努力失敗了。天劍尹千發「哼哼」冷笑兩聲，突地

站起來，向旁邊的雲鶴子笑道：「雲鶴道長以為如何？」

雲鶴子跟着站起伸伸懶腰道：「貧道只知道已經犧牲了一個時辰的睡眠，現在可要回房安息了！」

語畢，轉身飄然而去。

天劍尹千發回望俞立忠冷冷一笑道：「現在才是一更天，秋夜正長，你還是再睡一覺吧！」

俞立忠費了一番唇舌，不想得到的還是冷嘲熱諷，心中大怒，却搖頭嘆息道：「唉，難怪武當華山兩派近年來無甚出色，敢情派中都是一些糊塗蟲！」

天劍尹千發雙目一瞪，精神怒火暴射，正想入房折辱俞立忠一番，但不知是被俞立忠一對嚴正的眼神所懾抑或是想到什麼問題，在怒望俞立忠一陣之後，只重重「哼！」了一聲，伸手關上房門，走了。

俞立忠把未吃完的飯菜吃下，起身活動了一會，然後靠牆壁坐下，閉目冷靜的思索起來。

現在，自己該怎麼辦呢？

逃？不可能，這兩副手鐐腳鍊是用精鋼打造的，絕非人的掌力所能震斷！

等待同心盟的人前來搭救？

也不可能，雖然還有二十天的活命，但廬山距此遙遙千里，當同心盟盟主接到通知而派人欲趕來處理時，只怕來人尚未走到一半路程，自己已經頭顱落地了！

奇怪，武當華山兩派既然決定處死自己為他們掌門人報仇，為什麼還要等二十天呢？

唔，是了，武當華山兩派掌門人的死

喊道：「小福，把棋具和蒲團帶進來！」

一名書僮應聲捧着棋枰走入，放在地上，再由房外取來兩隻蒲團，擺在棋枰兩邊。

雲鶴子和天劍尹千發無意觀戰，前者便向史家典說道：「史先生，貧道等就在對面房中，如果他萬一有不利先生的舉動可開聲呼喊，貧道馬上就到！」

史家典欠身道：「是的，道長和尹大俠不欲作壁上觀麼？」

雲鶴子搖搖頭，轉身出門，天劍尹千發跟着走出，順手把房門關上，於是小房中只剩下俞立忠、史家典和書僮三人。

俞立忠便向史家典點頭笑笑，在一隻蒲團上坐下，說道：「史先生可知小可是誰麼？」

史家典也在他對面蒲團坐下，神色平靜答道：「知道，雲鶴道長早說過了。」

俞立忠道：「先生對令師之死，有何感想？」

史家典道：「區區一介書生，無力過問武林恩怨，並且令尊亦已逝世，往者已矣，提它則甚？」

俞立忠長嘆一聲道：「話雖如此，但黑白不能不分，小可要向先生鄭重說明一事，令師實非先父所殺，總有一天，它會水落石出的！」

史家典笑笑道：「別再提它好麼？」

俞立忠點頭，轉問道：「自令師謝世後，先生等三位師兄弟一直居住在這韜光山莊？」

史家典道：「是的，偶爾出去遊歷遊歷，區區等喜歡這座山莊。」

史家典道：「是的，偶爾出去遊歷遊歷，區區等喜歡這座山莊。」

史家典道：「是的，偶爾出去遊歷遊歷，區區等喜歡這座山莊。」

亡是一件大事，他們必須先推選出新的掌門人接掌門戶後，才會擇日安葬兩位故掌門人，因此他們必是要等到兩位掌門人下葬的那一天當眾處決自己，拿自己的頭顱去祭奠那兩位掌門人的靈位……

俞立忠想到這裏，頭皮幾乎要發炸，他對武當華山兩派掌門人的慘死可說沒有一點同情也沒有一點欣慰，因為他們雖是殺死他父親的五位掌門人之一，畢竟那是中了別人的陰謀，他對他們並無入骨的憎恨，現在他們終於也被殺了，可謂天理循環，報應不爽，是以他覺得自己與武當華山兩位掌門人的「仇恨」剛好可以一筆勾消，可是自己若再以殺害兩派掌門人的罪名而死，在兩派掌門人的靈前，這個虧可就吃大啦！因此，俞立忠第一次對自己的性命擔憂起來，他暗暗祈禱着，希望在未來的二十天內出現奇跡，使自已能够逃出這間小牢房……

窻口射入陽光，一天的早晨來臨了。俞立忠走近西邊窻口看了看，只見昨晚守在房外的十八個青衣大漢已不見了，四個，只剩下四個在空地上來回巡邏着，視線再向前移，兩邊均有房屋，看來一韜光山莊「相當大，而自己被禁之處，似是在山莊的後院中。」

他正在開眺之際，華山七劍之一由房外空地上走過，俞立忠認得他是一地劍陸春山，便開口招呼道：「陸大俠早啊！」

地劍陸春山住足冷冷瞥了他一眼，竟不答腔，即又移步走去。

俞立忠笑道：「陸大俠，你也是成名露臉的人物，怎麼連和我講話的勇氣也沒

有呀！」

地劍陸春山受不了激，突然轉身走到小窻前，凝目陰惻惻地道：「你有什么話要說？」

俞立忠道：「問一些不關痛癢的事，假如陸大俠不耐煩，不提也罷！」

地劍陸春山陰聲一笑道：「你不必用激將之法，有屁就快放吧！」

俞立忠微笑道：「自從『五絕神魔濶陽鴻飛』被人殺死之後——」

地劍陸春山插口喝道：「五絕神魔濶陽鴻飛是被你父親殺死的！」

俞立忠不理會，繼續道：「這座『韜光山莊』幾乎已為人所淡忘，在下也已好久沒有想到『韜光山莊』仍存在於這南五台山中，請問目下誰在管理這座『韜光山莊』？」

地劍陸春山回答道：「濶陽鴻飛的徒弟——」

俞立忠輕「噢」一聲道：「對，濶陽鴻飛被迫歸隱韜光山莊，獲准將他『五絕』中的『琴棋書』三絕傳給三個文身弟子，他們好像名叫樂少溪、史家典、袁鏡如，現在他們三人都還在這韜光山莊麼？」

地劍陸春山道：「只有史家典一人在，樂少溪和袁鏡如游歷去了。」

俞立忠問道：「史家典學的是濶陽鴻飛的哪一絕？」

地劍陸春山道：「棋！」

俞立忠笑道：「在下對圍棋也懂得一些，能否請他來手談一番？」

地劍陸春山冷笑道：「哼，你知道你現在是甚麼身份？」

俞立忠道：「在下對圍棋也懂得一些，能否請他來手談一番？」

地劍陸春山冷笑道：「哼，你知道你現在是甚麼身份？」



忠的黑子居然只輸了三子。  
史家典稱讚道：「俞少俠棋力至為不凡，乃是區區數年來遇到少數的好對手之一！」

俞立忠對自己只輸三子也很滿意，哈哈笑道：「那裏，先生必是未出全力，否則小可只怕要輸百子以上！」

史家典搖頭道：「不，區區確已使出渾身解數，弈棋不比其他技藝，如果存心謙讓，那就不如下，是所謂對弈的忠誠！」

俞立忠笑道：「假如先生午後方便的話，小可希望再領教一盤。」

史家典推杯而起，含笑笑道：「好的，只要他們答應，區區無不奉陪！」

他吩咐書僮將棋枰收拾放到一邊，便朝俞立忠深深一揖，轉身開門而去。

從這天開始，由於武當三子和華山七劍自認防微慮密，且認為俞立忠絕對無法震斷手鐐和腳鍊逃走，故並不反對史家典與他弈棋，因此史家典每天至少都要來和俞立忠下一盤，雖然俞立忠始終沒有贏過一盤，但卻覺得日子好過多了。

第六天下午，原在小房外負責看守俞立忠的數十名華山派弟子，忽然全部換為青年道士，一看這情形，俞立忠已知武當派的人也趕來了。

原來，崑山莊距離華山約僅兩百餘里，所以俞立忠由昏迷中甦醒過來時，華山派的弟子均已奉命趕到山莊看守他，而武當山距崑山莊有七百多里之遠，故武當派的道士們直到今天方才趕到，他們一到就將華山派的弟子換下，理由很簡單，

你的聲音，老叫化有點生氣，再開口道：

「俞特使，老叫化是獨眼神方月！」

「那知你仍不理睬，老叫化沉不住氣，又道：『俞特使，老叫化沒有資格見你麼？』結果情形仍然一樣，於是老叫化用暗勁震碎門門，然後推門而入……」

俞立忠已聽出一些端倪，心中暗驚，急問道：「東方特使看見了甚麼？」

獨眼神方月冷冷笑道：「老叫化看見床前羅帳深垂，而房內的一扉窗戶却敞開着，老叫化以前也曾破壞過幾個採花淫賊的勾當，所以一見那種情形，已知發生了甚麼事，老叫化深怕那位姑娘已遭了毒手，連忙上前撩開羅帳……」

俞立忠一顆心撲撲狂跳，又急問道：「那位姑娘怎麼樣了？」

獨眼神方月沉容緩道：「那位姑娘羅衫已解，不過，老叫化一瞥之下，立刻又把蚊帳放落，是以老叫化不知道那位姑娘是否已為俞特使所摧殘！」

俞立忠默然道：「那姑娘死了麼？」

獨眼神方月道：「這個你應該比老叫化清楚，看那情形，那位姑娘喝了很多酒，你走後她還在昏昏沉沉的狀態中，是不是？」

俞立忠不暇分辨，忙又問道：「那位姑娘叫甚麼名字？」

獨眼神方月道：「後來老叫化才知道她姓艾名菁——」

「艾菁！」俞立忠心胆皆裂的大叫了一聲，一張俊臉霎時變得蒼白了。

獨眼神方月以一種略帶困惑的表情笑着望着他，問道：「根據店小二所說，

俞立忠是他們武當華山兩派「共有」的敵人，雙方都有看守之責，華山派的弟子已經辛苦了六天六夜，現在當然要輪到武當派的弟子來看守了。

俞立忠對這些看守他的人並不感覺頭痛，使他深感頭痛的是手上的手鐐和腳上的腳鍊及腰上的一條鍊，這三樣東西他會暗中試過，結果是傷不了它們一丁點兒！

這也使他充分明白，除非有外來的救星，否則要憑一己之力逃出崑山莊是萬無可能的了！

而這天晚上，很意外的，一位可能是他的救星的人物，跟着武當雲鶴子出現於他的房門口。

他，竟是同心盟的第十一號金衣特使獨眼神方月！

這位金衣特使，早在數月前就與第五號金衣特使南天王修陽奉命離開同心盟赴某地處理一件案子，所以俞立忠再度去同心盟均未見到這位獨眼老叫化，不想如今竟會在此相見。

俞立忠是認得他的，故一見之下，又驚又喜，跳起喜呼道：「東方特使來得正好！」

獨眼神方月是個五十多歲的老叫化，左目戴着一個黑眼罩，它用兩條絲綫掛在雙耳上，剩下的一隻右眼特別圓明明亮，耀閃着湛湛精光，神態之威猛，不亞於鐵面閻王靳正倫。他面帶一絲譏諷，望着俞立忠片刻，開口緩緩道：「你就任第十三號金衣特使時，老叫化因事未在同盟，但老叫化已在江湖上聽到了！」

俞立忠雖然也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

你和那位艾菁姑娘是相識的，所以即使你曾做了霸王硬上弓的勾當，你也大可不必溜走，為甚麼你要溜走呢？」

俞立忠退後一步，渾身無力似的跌坐下去，低頭默然不語。的確，這對他是最重大的打擊，他並不為自己的蒙冤而憤怒，他認為只要自己不死，總有洗雪冤屈的一天，他為艾菁的遭遇感到悲哀——她，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呢？

獨眼神方月見他緘默無言，以為他是被自己說得慚愧無地，不由笑了笑，又問道：「俞特使能否告訴老叫化，那位艾菁姑娘是誰家的女兒？」

俞立忠慢慢抬起頭，神情激動地道：「艾北村，她是艾北村的女兒！」

獨眼神方月已有數月未回同心盟，對「老山主」這方面所知不多，聞言神色一怔道：「艾北村是誰？」

俞立忠極力鎮定震盪的心神，黯然道：「東方特使聽到『老山主』這人麼？」

獨眼神方月領首道：「最近才聽到傳說，聽說他網羅了昔日的十二武煞星，準備跟同心盟對抗一番。」

俞立忠嘆道：「那位『老山主』是個神秘莫測的人物，他有四個年紀很大的徒弟，大徒弟叫艾東村，二徒弟叫艾南村，三徒弟叫艾北村，四徒弟叫艾西村……」

「哦，你交上艾北村的女兒？」

「是的，我們兩人感情很不錯，但她有個義兄叫司空英，他就是殘殺五派門人的黑衫蒙面少年，艾北村很早就答應把女兒許配給他，可是艾姑娘不喜歡他……」

(未完)

但自認年紀輕，輩份低，故不敢以平輩的「姿態」與他對答，當下恭聲道：「是的，東方特使此番可是由同心盟趕來的？」

算有點明白，心知對方必是在襄陽縣城發現了冒充自己的司空英，誤把馮京當馬涼，想進客棧和「自己」相見，而司空英那小賊一聽是第十一號金衣特使獨眼神巧到了，因恐露出馬脚，自然不敢和他相見，就由後窗偷偷溜……

獨眼神方月輕輕搖頭道：「不，老叫化尚未轉回同心盟，這次路過武當途中，聽到你殺了武當古月道長，故特地趕來看看你……」

俞立忠不由大失所望，心想對方既非奉蓬萊仙翁的命令而來，他也没有資格解救自己，而且即令他有解救自己，武當華山兩派人士也不會聽他的話釋放自己，所以這位金衣特使之來，可說有等於無了。

獨眼神方月頓一頓，接着又露出譏諷的微笑道：「我們本該在襄陽縣城的嘉賓客棧相見，結果，却反在這裏，哈哈……哈哈……」

他咧着嘴笑着，神色充滿譏諷之態！

俞立忠原以為他是誤信自己殺死武當華山兩派掌門人而對自己生起反感，這時一聽他提到「襄陽嘉賓客棧」的字眼，頓感滿頭霧水，詫聲道：「東方特使此言何意？」

獨眼神方月沉容笑道：「那要問你了，其實老叫化對你毫無成見，而且當聽到你年紀輕輕便榮獲同心盟主禮聘為金衣特使時，心中着實驚佩不置，那天無意間發現你投宿於襄陽嘉賓客棧，老叫化是懷着滿懷喜悅想和你見面，那知你俞特使緣慳一面，聽到老叫化姓名後，竟由後窗偷偷溜走，哈哈……不過，話說回來，老叫化可能是破壞了你俞特使的好事，心中實亦深感歉疚！」

俞立忠先是愈聽愈糊塗，聽到後來總

想到這裏，不禁釋然一笑道：「請問東方特使，那是幾天前的事了？」

獨眼神方月笑道：「那是十四天前的事，俞特使竟然如此健忘麼？」

俞立忠暫且不解釋，又問道：「後來呢？」

獨眼神方月不由冷笑道：「俞特使不怕老叫化說出來？」

俞立忠不知就裏，昂然道：「不怕，東方特使但說不妨！」

獨眼神方月方月嘿笑道：「這是你俞特使要老叫化說的，可不是老叫化喜歡揭人陰私……」

俞立忠說道：「東方特使請你說出來吧！」

獨眼神方月道：「好，老叫化索性說清楚一點，那天，老叫化改頭換臉在襄陽找一個人，找到嘉賓客棧時，在那本登記簿上看見你俞立忠的姓名，老叫化十分高興，便進入後院上房找你，但找到你房間時却不見你在房中，問起店小二，他說你在隔壁房中與一位姑娘飲酒，老叫化依言轉到那間房間，舉手敲門，『誰？』你的聲音好像有點緊張，老叫化覺得夜尚未深，還未到尋樂之時，便開聲答道：『同心盟第十一號金衣特使！』

「你沒回答，並且過了很久都沒聽見

98-04-43-04

收據號碼：

局號：

單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13165
	名戶款收
	雨辰書報社
	(武俠世界)
	戳郵局辦經
郵局心中	
手續費	次元

300.000本70.1. 134×192 查存心中撥劃由聯本  
(60P.模)保管五年(滿光)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

主管： 經辦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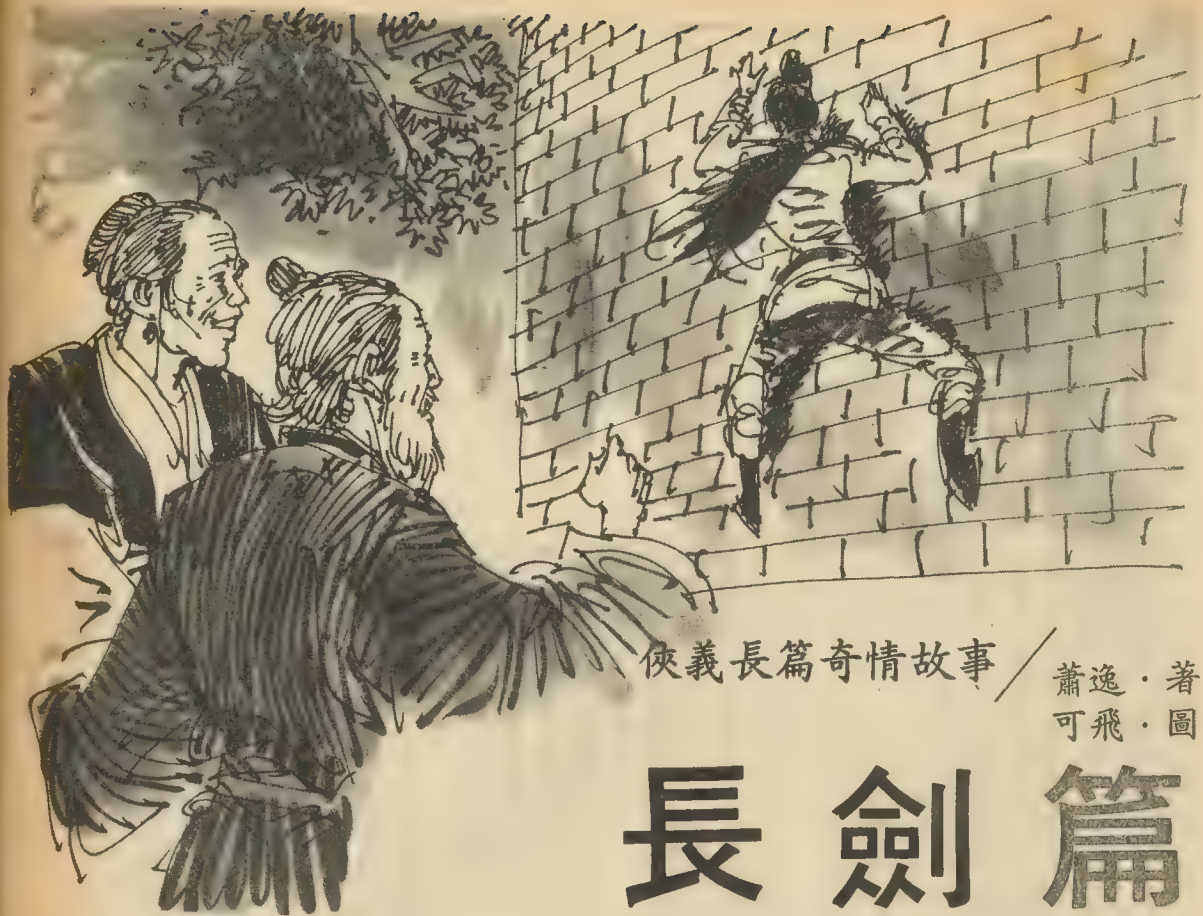
98-04-43-04

單知通款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款寄	號帳款收
	13165
	名戶款收
	雨辰書報社
	(武俠世界)
	戳郵局辦經
郵局心中	
手續費	次元

戶帳交寄後帳登心中撥劃經聯本、一  
開撕勿請但寫填必不聯此款存人本戶帳、二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 長劍篇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雪羽在薛家老坊巧遇鳳姑娘，請益之下，她沒有將姓氏相告，關雪羽看她言談舉止，知是名家後裔，同桌吃了一些小籠飽、上湯菇麵，就告辭了。鳳姑娘也叫跟班大四兒認爲關雪羽存心打探他們的家事，有意找關雪羽教訓一頓，反被傷了脈穴倒地，鳳姑娘追查原委，懷疑姓關的類似大盜老金鷄手法，便策騎趕回臨淮關，找姓關的較量……中秋夜已降臨，大盜老金鷄揚言光顧麥家，麥家人等也慌而不亂，一二重門由名捕快火槍管把守，三重門由大管事和護院武師坐鎮，必要時談判解決，四重門黃通麥小喬保護麥玉階夫婦……

## 身形如鬼魅

## 老金鷄逞威

小喬不待父親說完，已貼身櫃前，聆聽之下，隨即施展出「貼掌游牆」的功夫，只用兩隻手掌向櫃上一貼，由是掌心聚力，遂即把身上吸，活像是一隻大守宮似的，一路游了上去。

麥氏夫婦見到女兒如此功力，俱都驚得目瞪口呆，一旁黃通看到這裏，亦由不住連連點頭不已。

小喬行到頂上，遵照父親所言，移開了那本「文彥集」，隨即發現了那塊活動方磚！

由於整個牆壁，皆以同色式樣的方磚所砌，如非事先知道其中有一塊是活動的，猝然觀望之下，根本無從辨識，待到這塊方磚移開之後，才見到其中置有一個可供手握的把鈕！

麥玉階點頭道：「左二右七，你下來吧！」

小喬遵言，手握把鈕，同左面轉動了兩下，只聽見牆內「叮」的微响了一聲，又向右面轉了七轉，即聽得「叮咚！」兩

响，她隨即從容飄身落下。

緊跟着牆面上起了一陣沙沙聲息，半扇牆壁，連同貼壁的書架一併移轉開來，現出了一個半月形的拱門！

麥玉階站在門外，輕嘆一聲向着妻子道：「妳這就進去吧——還有麥貴，碧喜，江婆婆……都進去吧！」

馬氏一怔道：「老爺你呢？……」眼睛一掃面前的黃通，女兒：「還有你……們……」

麥玉階冷冷的說道：「你不必多問了，你先進去，如果我不死，我與女兒自來會你……」

還是那幾句老話，要有逃走苟活之意，也不會等在今天了，馬氏當然知道丈夫性情，多說無益，她雖有與丈夫同生共死的決心，但是却也知道此刻強留下來，與事無益，心裏盤算了一下，黯然點了一下頭。

「好吧！我就在裏面等着你們了。」麥玉階道：「一切平安，固然不必多

說，否則，七天之後，你們再看機會出來……自行逃命去吧！」

說到最後，觸及數十年夫妻，情不自禁的爲之熱淚滂沱而下。

馬氏低下頭抽泣了幾聲，忍不住抱了一下女兒，點頭道：「你們會來的……就是死，也讓我們死在一塊……」

江婆婆，麥貴，碧喜一一噙淚下跪，向老爺小姐辭別，在麥玉階的再三催促之下，一行人才步入暗室，麥玉階少不得傳授了暗門開啓之法，眼着妻子等四人步入之後，暗門合攏之後，這才算鬆下了一口氣！

黃通點頭道：「大爺這番安置，再恰當不過，如此一來便可從容應付，而無後顧之憂了，在下之意，如果大爺與姑娘也能……」

麥玉階揮手阻止道：「我意已決，這件事不要再談了，黃兄弟，如果我這麼怕死貪生，讓弟兄們代我受過賣命，也不配老弟你捨生抬愛了……走，我們到前面瞧瞧去吧。」

說罷轉身向外步出。

麥小喬其實何嘗無意跟父親藏躲一時，只是她深知父親個性，也就不敢多說，好在有黃通與自己二人侍奉左右，再加上外面衆多護院官差，那隻聞名未見的老金鷄，也未見得就能穩操勝算，這麼一想，眞恨不能馬上能見着了這個人，跟他拚個你死我活，才叫乾脆。

心裏這麼想着，麥小喬手上端着燈，緊緊跟在父親身後，不意燈光照處，忽聽見身後的黃通，嘴裏「嗯！」了一聲道：

「慢着——」

「怎麼？」麥小喬連忙站定，回身舉燈高照。

黃通却望向側面的一扇天窗發着怔！麥玉階一驚道：「有什麼不對麼？」

黃通走向窗前，看了一下，轉向麥玉階道：「大爺，這扇窗戶，一直是這樣開着的麼？」

「這……我倒是記不起了……」說話之間，黃通已然長身拔起！他身形靈巧至極，陡然拔起，有如炊烟一縷，單手輕輕向上一探，已攀住了天窻邊的橫欄。

這時小喬忙即把燈舉高了。

燈光照處，黃通這才看見，就在自己手抓的這片橫欄上，清清楚楚的現出了上下兩點指痕。

這種地方，誰也想不到去打掃，長年累月，早已積下了厚厚的一層塵灰，是以一點小小的痕跡，也都清晰在眼……然而，除了這一下兩點指印之外，便什麼也不見了。

打量着這番情景，黃通特別分出一隻手試了一試，冷笑了一聲，飄身直下。

小喬趨前一步：「有人進來過？」

「不錯！」黃通一雙閃爍的眸子靜靜地在屋內轉過，忽然定住書桌正中部位。小喬忙即舉燈迎過去。

果然不錯，潔淨的桌面正中心，留有銅錢般大小的一點痕跡。

「噢——」

這一次連不經世故的麥小喬也看出來了。

「是腳尖——？」

「進來了。」黃通一面四下的打量着，只是除此之外，再也無所發現了。

「好純的功夫！」嘴裏說着，黃通那一張黃臉上，現出了一抹苦笑。

這番苦笑裏，却也十分顯示了他的自愧不如。

麥小喬也學着黃通方才的樣兒，騰身而上，一隻手攀着天窻橫欄，那隻手移過燈來，青紗罩裏的燈光不停的曳着，把她的人影長長拉向地面。

看了好一會兒，她才不吭聲的飄身而下。

「姑娘輕功較在下高出十倍……看看這人來去的身手如何？」

黃通一面說，深深地皺着眉頭。

「高不可測！」麥小喬搖搖頭說：「我真有點不敢相信……除非這個人沒有骨頭，否則他怎麼能進來！」

黃通搖頭道：「不然，姑娘可曾聽說過江湖中傳說中的『大八卸』功夫？」

「噢——我知道……黃大哥，難道這個人他……」

麥小喬幾乎迷惘了，她雖知道有這門「大八卸」的功夫，也知道這門功力乃是運用人體中極難練就的「一元真氣」把全身骨骼上自兩肩，下至盆骨，作八處卸落，如此全身形若蛇蚣，凡是頭骨能過之處，皆可暢通無阻，武林中雖然亦有所謂的「收肌卸骨」之術，那只是局部收骨，較之這門功夫，實不可同日而語。

由於這門「大八卸」的功夫過於神奇，當時麥小喬不過是由其師父嘴裏聽過而

已，也並未十分放在心上，這時被黃通一提，才似忽然記起，她的驚異，實在不難想知。

「黃大哥……什麼人會有這種功夫？……你以爲是誰呢？」

麥玉階亦不禁爲之動容，一雙眼睛緊緊盯向黃通，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的暗室秘密被敵人發現，也就是說最後的一點保障餘地也沒有了。

黃通的臉色十分陰沉，冷冷道：「據我所知，這隻老金鷄是有這個能耐的！」

「啊！」麥玉階一時大驚：「這麼說，難道他進來了？」

「恐怕是的。」

黃通忽然騰身而起，模仿着對方自天窻下來的姿態，也用一隻足尖，點向桌面，再次騰身而起，撲向對面書櫃，這般來去，形若一隻大鳥，書房裏鼓盪出大片風力——

在麥玉階眼裏，黃通這般身子，實在不啻神人天降，然而黃通本人却顯然有力有未逮的遺憾與失望。

他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苦笑道：「這人的輕功，較我高多了……只怕是他本人來過了。」

麥玉階登時一呆。

麥小喬乃安慰道：「爹——事到如今，你老人家也用不着再担心了，我們等着他就是了。」

黃通冷冷點頭道：「姑娘說得不錯，大爺要冷靜從事，我以爲，這隻金鷄即使進來了，他並無所獲……也許只是在窺探府上動靜。」



麥小喬嘆道：「這麼看來，他也不脫風盜狗偷的行徑，我還一直把他看成什麼了不起的人呢！」

說話之間，巷外已傳來了初更的梆子聲！

「啊——」麥玉階霍然一驚：「已經起更了！」

一面說，他挪步窗前，揭開了窗簾，向外窺伺了一眼，目光望處，不偏不倚的正好看見了那輪冉冉昇起的中秋明月。

一片翩翩下落的枯黃梧桐樹葉，無巧不巧，正好落在了阿財的頭上……幾乎是完全沒有聲音的。

阿財却已經警覺了，身子抽搐了一下，慌不迭的抬起了頭來——立刻他的眼睛睜大了，抖顫的身子僵直的貼着牆，緩緩的站了立起來。

下意識的他知道，他所奉命要等待回報的那位主兒到了，然而，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那是一輛雙馬二轅，黑漆淨亮的漂亮馬車。

漂亮極了，就連麥夫人來去所乘坐的「油碧車」都比不上，黑光淨亮的油漆，描着金邊兒，那麼純黑而沒有一根雜毛的兩匹馬，怕是一千匹駿馬裏，也難望挑選其一吧！

阿財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竟會睡得這麼死法，事實上不過是等倦了，才打上一個盹兒，就這樣，整輛的馬車來到了眼前，自己竟是有發覺，反倒是一片落葉，把自己給驚醒了。

馬車正以緩慢的速度，繼續向眼前接近着，兩匹馬八隻蹄子，敲打在路面上，不可能沒有聲音，然而顯然聲音却降到了可能性的最低程度，這樣看，設非是經過嚴格訓練的良駒，不卒為功。

漸漸地，這輛轎駕整潔，望之嶄新的馬車，越見清楚的來到了面前，趕車的輕扣韁繩，馬車不偏不倚的就在麥家大門當中停了下來。

阿財暗自叫了聲：「我的老天，別是那話兒來了吧。」

裝設精巧，黃光幌動的兩盞琉璃馬燈，左右搖幌着，每一回幌動，也都使人能够更一次清楚的看見跨坐在車轅上的那個人——車把式——

那個穿着月白色長衫，削容高顴的漢子。

只見他輕輕在車座上躍，已如同一隻大鳥也似的落在了門前。

阿財嚇得「啊！」一聲，轉身就跑。

「站住！」這一聲顯然出自對方那個身着月白長衫漢子之口，阿財登時就怔住了。

「是！」他轉向對方那個人看着：「你……是誰？」

借着門前的燈籠以及天上的明月，他總算把這人的臉看清楚了，由不住怦然一驚！

敢情這張臉，他早已留有深刻印象，正是那一日麥府開倉賑粥時，大開現場的那個人，當時如非黃通在場，插手管了這件閑事，簡直還不知何以收場，事後由麥七爺咀裏傳出，這人姓祝，乃是跟隨金

翅子手下之人，這一霎的忽然出現，不用說，阿財也就可以想知是怎麼回事了。

「小子！這裏有份帖子，帶進去交給你家麥大爺，就說好朋友問候他來了！」

一面說時，那雙白多黑少的眼珠子，骨骨碌碌直在眼眶子裏打轉，隨着他平出的手勢，「嗤！」一張大紅拜帖直向着阿財面前飛到。

阿財慌不迭雙手一接，托在掌上！

「是……我這就去！」

嘴裏說着回身就跑，由耳門裏窺身而入，還踮了個跟斗，不經意一隻手把他由地上攙了起來！

阿財抬頭一看，認出了是官府來的大捕頭——「神眼」杜明，另外六名勁捕，左右齊立，清一色的厚背鬼頭刀，閃着白晃晃的刀光。

「什麼事？」杜明其實已聽見了：「是點子來啦？」

阿財結巴的道：「來！來啦！這裏有一份帖子，說是呈給咱們老爺……」

杜明冷笑了一聲，接過帖子來，上面是一隻展翅金雞，下面一個「拜」字，除了這個字以外，再也沒有第二個，連上下款都沒有一個！

「神眼」杜明負責看守第一道門戶，一上來可不能鬆了勁兒，怎麼樣也得撐下去，好在裏面有得力的接應，不相信自己就挺不下來。

看着這張拜帖，杜明心裏發冷，點點頭說：「送進去給麥七爺，這裏沒你的事了！」

阿財答應了一聲，撒腿就往裏跑！

用力的抱着拳，阮大元一雙老虎眼咕咕嚕嚕緊在對方祝天斗臉上轉着，那副樣子恨不得要把對方給生吞下去。

雖然這樣，他也有他拜弟杜明的前車之鑑，他可不敢再冒然出手，不得不耐下性子。拿着對方的斤兩——

「朋友你好俐落的身手！」

「姓阮的你誇獎了！」

敢情不待報名，姓祝的已把對方早就摸清楚了！

阮大元倒抽一口氣，嘿嘿笑了幾聲：「我兄弟不識大駕，多有開罪，這下你還要招待一二！」

「什麼話——」祝天斗翻着白眼珠：「祝某人在老哥你面前，算得了那棵大蔥？不過，哼哼……今番情勢，老哥你應該看得很清楚了，說一句不怕老哥你洩氣的話，今夜之事，哼哼……姓阮的，你管得了麼？」

幾句話可比針還要銳利，一句句都深深的刺進到阮大元的肉裏，他登時就怔住了。

祝天斗往天打了個哈哈：「老哥你是聰明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是祝某人嚇唬你……這裏沒你們什麼事，帶着你的哥兒們這就走吧，走得越遠越好，要不然，可就遲了……」

一陣寒風吹過來，阮大元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慄。

他半生江湖打滾，什麼還有看不透的？尤其是今夜晚，所遇見的這檔子事，明眼人應該心裏有數，誰要是裝瞎子，硬往裏面闖，保不住就可就得賠上性命。

「神眼」杜明哼了一聲，關照身邊人道：「開開門！咱們不含糊，見見他是那廟裏的神？」

兩名捕快應了一聲，打開門栓，隆隆聲中，已將兩扇沉重的鐵門推了開來！

「神眼」杜明所以有這個膽子，全在胸有成府，當然他也知道，要是只憑自己的能耐，是萬難阻擋對方來勢的，既然各方配合，後面又有接應，可就另當別論！

大門打開，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對方那個下書人——祝天斗！

對於杜明來說，祝天斗這張臉是陌生的！

四隻眸子一經交接，姓祝的赫赫連聲冷笑着，雙方遂即開始了對答。

「原本這裏還有六扇門的朋友，失敬，失敬！」

「好說！」杜明一面打量着對方道：「尊駕是——？」

「無名小卒，不值一提！」

「那位是老金雞——老當家家的？」

話聲出口，「神眼」杜明一雙銳利的眸子，已經注視向街心那輛油光淨亮的黑漆馬車上！

「嘿！」祝天斗那雙「三白眼」瞬也不瞬的盯向對方：「你口頭小心一點，敝上正確的大號是『翠羽金雞』，你也可以稱呼他老人家是『金雞太歲』，捨此之外，並無別號，第一次初犯，我饒了你，再要不聽，哼哼——只怕你吃飯的傢伙就保不住了！」

「神眼」杜明公門裏當差，昔日何等威風，眼前尤其是在手下六名捕役面前，

一剎時，阮大元身上起了透骨的寒意……透過收縮了的瞳孔，在朦朧的月色裏，他遠遠打量着大門前那輛二馬雙轅的黑漆馬車——不用說那個傳統中的殺人魔王，黑道中最最扎手的傳奇人物——「老金雞」，就在裏面了。

姓祝的話雖說是聽來刺耳，却也不無幾分道理，所謂「明哲保身」，人又有幾個是真正不怕死的？——阮大元一瞬間就像是被風閃了舌頭，泥塑木雕也似的呆立在當場，動彈不得了。

却有一隻多事的膀子，在後腰眼兒上推了他那麼一下子，傳過來了王子的聲音——

「阮老大，你這是怎麼了？」

阮大元一驚之下，差一點咬了舌頭，這才想到了眼前是怎麼回事？

可就應上了那句話了——「騎虎難下」，又道是「差刀難入鞘」，當着眼前這些哥兒們，自己堂堂一個總捕頭，居然會被對方一個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給嚇住了，這可也是怪事兒。

王子亮、侯遷，眼睛瞪得雞子兒那般大小，臉上那股子不屑慥慥勁兒，簡直就不容他打退堂鼓。

偷眼巡視一下幾處暗卡子，忖思着早已埋伏好了的火藥機槍，阮大元不由得心裏又自添了幾分勇氣！

「哼哼……」阮大元半笑半哼的打鼻子裏直出氣兒：「話倒是兩句好話，只可惜姓阮的生就的不知好歹，有點聽不進去——貴上既然來了，何不請現身而出？阮某這裏恭候他的大駕了！」

「該死的東西！」

「嘿！」地一聲，已緊緊的抓在了杜明的右腕子上！

杜明只覺得那隻手腕子上，像是着了一把鋼鉤般的疼痛，這一抓之力，對方五根手指頭，幾乎都為之陷進了肉層裏，只痛得杜明手縫裏倒抽進一口冷氣！

對杜明來說，這一招還算不得是最厲害的！

被對方一個身份不明的人，口出不遜的教訓了一頓，一張臉頓時漲了個通紅！這口氣要是嚥下去，今後這個差事可就別想再混下去了。

「好說。」杜明雙手力盤，十指如鉤：「朋友口出不遜，顯然沒有把我杜某人看在眼里……這倒要討教一二了！」

話聲一住，杜明左手猝翻，一招「金豹現爪」，直向對方祝天斗胸前兜去！

按說杜明的一身功夫稱得上是滿不錯了，要不然阮大元也不會單挑上他來當這個差事，無奈今天行市不對，碰上了對方主僕，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金翅子如此盛名，其手下人物自然也不弱者！

可惜那日黃通與祝天斗較技動手之時，杜明未能目睹，要不然此刻他萬萬不會如此莽撞！

眼前杜明這一掌即將要接在了對方祝天斗胸前之上，後者忽然間後背一拱——這一拱有分寸——杜明那般凌厲的一掌，突然差着寸許之間，而致落了空招！

眼看着姓祝的那張不屑的臉，驀然間為之一沉，一隻雞爪子也似的瘦手閃電也似的遞了出去。

「嘿！」地一聲，已緊緊的抓在了杜明的右腕子上！

杜明只覺得那隻手腕子上，像是着了一把鋼鉤般的疼痛，這一抓之力，對方五根手指頭，幾乎都為之陷進了肉層裏，只痛得杜明手縫裏倒抽進一口冷氣！

隨着祝天斗五指力擰之下，只聽得「咔嚓！」一聲脆响，杜明那隻手腕骨節生為之折斷！

「啊——」杜明只痛得全身打了一個冷顫，隨着祝天斗的一聲冷哼，上步擰腰，只一下，悠悠悠已把杜明偌大的身軀掄起當空，直向着當前一方高聳疊翠的假山石上撞了過去！

幾名捕快目睹之下，可都全傻了眼，付思着人石相碰，血濺當場的一霎，必將是無比的慘厲！

猛可裏，一人長嘯一聲：「大胆！」

嘆嘆！一位衣袂飄風聲响自空中，一條人影，飛騰展翅般現身當空，雙手一托，接人，擰腰，飄身，幾個式子一氣呵成，倒也難為他了，臨落地時，不過打了個踉，到底把身子站穩了。

來人偌大一把子年歲，一身藍綢子緊身衣靠，赤着臉，倒豎着眉，倒也有幾分威儀，不失他公門大捕頭的威望，尤其是背後那口閃爍着金光的「九耳八齒大環刀」，顯示着他這「金刀震九州」的外號，頗是有大來頭！

「神眼」杜明雖然沒有撞上那塊假山石，濺血當場，可是右臂骨折那陣子連心的奇痛，再加上眼前的屈辱，在拜兄阮大元雙臂抱持之中，只見他臉如金靨，大吼一聲，登時暈了過去！

「金刀震九州」阮大元一聲不哼的把杜明轉交給身旁一名捕快，冷冷的說了句：「抬下去——」

到底是見過世面，在衙門口當差日久，深深知道眼前這檔子買賣不是好相與！



祝天斗陰森森的笑了笑，道：「天下竟然會有你這不知死活的人……也罷，你自找死，可也就怨不得姓祝的事先沒有給你打上一聲招呼；要見做上却也不難，我就給你招呼一聲。」

姓祝的邊說邊自轉過了身來，遙遙向著那輛黑漆馬車也似的伏在地上，只見他嘴皮微動，發出了一陣奇異的聲音，其聲有如秋虫震翅，聽在耳朵裏，說不出的有一種驚悸動兒。

這個祝天斗一連叩了三個頭，這才站起來！

全場各人眼看著他這番動作，簡直不知他是在演什麼戲，俱不禁面面相覷，暗自納罕。

却聽得「吱吱——」狗鳴聲起自身後，麥家所養的一隻大黃狗，就像是猝然看見了什麼鬼魅也似的，一路夾著尾巴，頻頻哀鳴回顧著，直向著後院快速地奔逃過去。

這番景象看在阮大元以及各人眼睛裏，一時都傻了眼，立刻意識到，某種不祥的預兆，可不是麼？就在狗影子方自消逝的同時，只見一條頗長的人影子，已經出現眼前！

阮大元看得一驚，只覺得對方這條影子來得好快，在迷茫的門燈混合了慘白的月色裏，這個人的出現，真像是鬼魅幽靈一般。

「啊——啊——」

阮大元足下一個踉蹌，由不住後退了一步，一任他見多識廣，這一霎竟自驚出一身冷汗！

豈止是他一個人？——在場所有的人，在目睹著這個鬼影子出現的一霎，俱都呆住了。

說是「鬼影子」當然是有原因的，那是因為這個猝然出現的影子，幾乎可以說真的就是一個「影子」，影子是沒有實體而僅具影像的，是輕浮飄動的……這一切俱都符合！

阮大元驚魂未定，睜大了眸子，再一次向對方注視時，那個「影像」顯然又一次有了變化。

對於在場所有的人來說，幾乎都是不可思議的——

一陣風刮起了庭院裏的落葉，也刮起了那個神秘的鬼影。

燈光、月色，兩般迷離！

衆目睽睽之下，那個頗長的身影，就像是一定閃光的綫子，極盡柔軟迴盪為能事的空中鼓盪而飄動著。

只有一疋綢緞或是一件長衣，在風勢裏，才可能顯現出如此波動的姿態，然而，那卻是一個人。

一個不折不扣的人。

在衆人睜大了的眼光裏，這個人顯然已站在了眼前，距離著阮大元當前最多不過三尺開外。

如此近的距離，自然使得阮大元無須撐燈也能約莫的認出了對方。

在一陣激烈的心臟跳動之後，這一霎驚魂甫定，總算勉強鎮定了下來。

最起碼有一點，他是可以認定的，那就是站在當前的這個形象，是一個確確實實的人，而且還是一個相當神秘的人物。

散髮、修容、高瘦的身材，這一切包裹在黑光油亮的長披裏，乍然看下去，這個人像是披著整正綫子，看不出一些裁剪的痕迹！

在隨風舞動的散亂髮絲裏，顯現著清癯、陰沉的一張瘦臉，以及光芒灼灼逼人的一雙眸子。現在，這一雙眼睛，正自直直的向阮大元身上逼視著。

阮大元素來是何等氣派？想不到這一霎，在面對著眼前這人的灼灼目神時，竟自顯現出由衷的怯虛，心裏直發慌，一雙膝蓋更情不自禁的打起顫來。

這人湛湛目神，瞬也不瞬的釘在阮大元臉上，陰沉的點了一下頭。

「你就是姓阮的那個捕頭？」

「不……錯。」

「你要見我？」

「是……你是——？」

「我就是你要見的人。」

「噢……」阮大元情不自禁往後面退了一步：「這麼說……你就是『金翅子』？」

「金大……當家了？」

「不錯——你猜對了。」

低沉而富有磁性的聲音，幾乎無需揚聲，也能使在場各人清晰在耳，由於來人的自承，聆聽者俱都為之心頭一震，天天防「老金鷄」，候「老金鷄」，如今這一霎，這隻金鷄就在眼前，倒要看各位如何發落了！

阮大元在聆聽到對方自承身份的一霎，或許是緊張之故，一隻右手反掌握住了刀把子。

對方這位人稱「金鷄太歲」的黑道煞

星，出乎意外的竟自展出了笑容，那雙閃爍著精光的眼睛，却仍然瞬也不瞬釘在阮大元臉上！

阮大元緊握住刀柄的手又緩緩的鬆開了！

「你可以用你手中的刀！」金鷄太歲臉上笑容不失的道：「而且我給你三次機會。」

「老當……當家的，我可沒有這個意思。」

阮大元情不自禁的又後退了一步，目光巡視之下，只是這麼一會兒工夫，院子裏已聚集了不少人。

「阮大哥——放開手幹吧，兄弟們接應着你啦——」

說話的是神機營派來的把總張照——一隻手叉著腰，另一隻手緊握著他的兵刃——斬馬長刀。

這兩句話，平空裏給阮大元增添了無窮勇氣，很明顯的是在告訴阮大元說，他的手下已經都埋伏好了，必要時一聲令下，即可亂槍齊發，嘿，老金鷄，就算你身上長了翅膀，也不怕你能飛走了。

阮大元有此一念，此刻心裏便踏實多了！

他仍然不能掉以輕心，怕是出刀容易，收刀難，還得要有十分的把握才行。

金鷄太歲兀自不曾移動的站在原地，夜風裏亂髮紛揚，衣襟飄飄！

一縷白髮，現出在他的前額亂髮之間，使人恍然的意識到，敢情他已是有了年歲的人，最起碼已不是個少年人，似可認定！

無奈他們的對手，「金鷄太歲」這個人，確實太過於神奇莫測，功力尤其是驚人。

三個人的感觸是一樣的。一刀、雙筆、萬字奪，三般兵刃，看上去可全都「卯」上了——事實上却又全都落了空！

現場所有目擊者，無不大感納罕，一時真有點鬧不清楚，自己這雙眼睛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個人閃躲一件兵刃，不足為奇，若是同時閃避三件兵刃，可就不大簡單，尤其是像眼前這人這樣的閃避法兒，却是前所未見的稀罕。

像是一個紙人兒那般地輕飄，在猝然間揚起的身勢裏，只見三般兵刃全都走了個空！

阮大元一刀落空之下，下意識裏可就覺出了不妙，面前輕風一陣，對方當面而立，覺得他向後收刀之際，才發覺到掌中刀敢情重若萬鈞，一任自己施展出全身之力道，竟然抽它不動！

王子的亮、侯選一左一右，石頭人也似的呆呆站著——表情至為木納，由他們睜大却又失神的神態看來，八成兒是被人的貼在對方「金鷄太歲」的手掌上！

只是那麼平平的貼在手掌上！雖然如此，阮大元即使使出了吃奶的力氣，也起不動那口慣用的鋼刀。

對方掌心裏分明像遞出了一種奇怪的力道，這種力道便有似磁石引針般地吸住了鋼刀，刀又吸住了阮大元的手掌，一連

短短的一會兒工夫，現場已略有變動——「排雲翅」王子亮，「一掌紅」侯選，已經悄悄掩在了阮大元左右，麥家的五名護院，却在阮大元身後，一個個鋼刀在手，躍躍欲試，作為第三綫的接應。

另外來自衙門的三名捕快，却是品字形的看住了對方下書人祝天斗，戰鬥的形勢早已完成，一觸即發。

這一切對於現場的「金鷄太歲」來說，如若無睹，他甚至於連偏一下頭都不願意，那雙炯炯雙瞳，只是直直的注視著阮大元——

「你現在總可以出手了。」

到現在為止，阮大元甚至於還不能十分看清楚對方的臉，至於對方的一雙手，自一開始就從來也沒有現出來過，始終掩藏在那長可及地的黑綫長披裏！

「老當家的……」阮大元出手之前，還有幾句話要關照：「得饒人時且饒人，麥大爺——」

「不必多說——」

四字出口，一股凌人的無形罡氣，霍地衝體而出！

阮大元猝當之下，身子打了個閃，這才知道厲害，他生平辦過多少扎手的案子，會見過多少黑道煞星，却是沒有一個人能與眼前這位主兒相提並論，令他感覺到打心眼兒裏生出怯意。

話是不必再多說了。

更可悲的是，自己不過是個「閑客」，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麥家「幫場子」的外客而已，想不到對方竟然認定了自己，非要迫著自己出手不可，由於自己在官場

上的特殊身份，一上來弓拉得太滿了，這會子再想洩勁，打退堂鼓可都來不及了！

四週的氣氛是那樣的陰森，肅殺……沉悶的怕人！

阮大元所能聽見的只是自己心臟的跳動聲音——他的手早已不由自主的緊緊握住了刀柄。

這第一刀可是真難。

大家夥的眼睛，全都注視在他身上，情勢所逼，他是非出手不可了。

王子亮、侯選，左右相切，前者是一雙判官筆，後者是一隻萬字奪，四隻眼睛裏却是照著對方那隻「老金鷄」，暗地裏却是照著拜兄老龍頭阮大元，只要他略現敗象，立刻左右齊入，同時出手，制對方於死地。

一陣夜風襲過來，場子裏枯葉滴溜溜的直打著轉兒！阮大元猛地足下一頓，施了一式「虎撲」，直撲向對方金鷄太歲當前。

對付像「金鷄太歲」這般可怕的強敵，他可不敢取巧弄險，這一刀便是十足的真功夫——刀鋒下處，劃出了猛銳的一股刀風，直取對方天靈頂蓋。

這一刀如果不能得逞，接下去的一招「風扯大旗」便具有不可預測的威力，至於第三招「怒捲長虹」，更是阮大元刀中精髓，這一連三刀有個名堂叫「奪命三刀」，如果說阮大元刀功中或有可取，捨此便無其他了！

月影下的金鷄太歲，身子紋風也沒有移動，就在這口刀的刀鋒上幾乎已將觸及他頂門的剎那之間，猛可裏這顆頭顱却向

著一邊擰了開來！

身隨頭轉，長披「劈拍！」一聲，颯風橫起，一起即落，已是七尺開外。

阮大元一聲喝叱，刀面上鋼環子「嘩啦」一聲作響，第三招「風扯大旗」由下而上狂捲而起，大片刀光裏，直取對方前胸。

像是砍中了，又像是為阮大元的刀風所激起。

在空中轉了個大圓圈子，黑衣怪客的身子，也幾乎與對方刀鋒所連接，當得上「間不容髮」，仍然是落了個空！

阮大元向後拉刀收勢，對方黑衣人來著一股凌人的奇大風力，飄然現身面前。

刀勢一出即不可收拾，至此阮大元第三刀「怒捲長虹」想不出也不能夠了——這一刀他施出了所有的力道，大有舉一役於一萬之勢，刀勢斜著劃出去，在中途「劈拍」一聲，抖出了兩片刀影，連同著刀的本身看上去分明是三片刀光，呼嘯聲中，直向著金鷄太歲身上招呼了過來！

於此同時，兩側的王子亮、侯選也不再候機以待，雙雙搶身而出。

王子的亮的一雙「判官筆」，抖出了兩點寒星。

侯選的「萬字奪」有如銀光一綫。前者直取敵人雙瞳，後者意在咽喉，若是再加上阮大元的巡邏一刀，「金鷄太歲」以一擋三，驚險萬狀當可想知了。

三個人的勢子都够快的，由於事先早有過類似的操練，這一中二偏三個走勢，算得上勢猛力勁，搭配得更是天衣無縫了。



串的關連，便形成了阮大元眼前的這一尷尬場面。

阮大元一連幾次運力，却未能起脫手上鋼刀，反倒是透過刀身傳過來的陣陣力道震撼得他五內如摧，肝腸寸斷，極短的一霎間，已是面紅心跳，氣喘如牛。

「姓阮的，這是你咎由自取，怪不得我心狠手辣。」

最後這句話一經出口，阮大元只覺得刀上一鬆，算是脫開了對方手掌，却有一股旋風把他重重甩出了七尺開外！

阮大元固是心胆俱寒，待要逃走，那裏還來得及？眼看着對方五指虛張，向外輕輕一送，阮大元身子猝然打了個閃，緊接着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現場所有人，除了對方那個跟班兒祝天斗以外，幾乎沒有幾個看清那是怎麼回事——總之，倒下去的阮大元却是再也爬不起來了！

金雞太歲似乎施展了一手名揚武林的絕技——「鐵手穿牆」，看起來不過是在空中虛接了一下，精湛的內力已隔空洞穿了阮大元的肺腑，就此一命嗚呼！

緊接着阮大元之後，王子亮，侯遷兩具直立的身子一左一右也相繼倒了下來。

其實，他們兩個人早就死了，只不過延遲到現在才倒下來而已，致命之傷俱在喉頭，不過是寸許長短的一道小小血口，

小啓：「千劍照紅顏」今期仍未刊出，下期定當恢復連載，敬希讀者見諒。

編者。

至於金雞太歲如何巧妙的運施長披，以一條衣角掃過二人的喉頭，這番驚人的身手，現場竟是一人看清，莫怪乎眾皆膛目結舌了。

阮大元等三人，雖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功夫，可是在皖省境界，又是公門裏第一流身手，設非如此，也不會要他們來辦這件扎手的案子了，想不到初次上陣，連對方姓名面貌都還沒有弄清，不過是照臉的當兒，竟然俱都喪失了性命！

金雞太歲這一手殺着，不啻產生了一種「殺雞儆猴」的作用，以致於現場十數條漢子，俱都像木頭人兒似的呆住了，繼而哄然作鳥獸四散分開。站立在亭子裏的那位神機營的把總張照，更是嚇直了眼，他所以還沒有像其他人那般張慌失措，是因為他還有厲害的殺着。

這當口，他顯然也挺不住了，不得不提前施展！刀身一舉，張照大吼了一聲：「射！」就勢一個虎撲之勢，搶倒地上一聲，大片槍子兒，有似萬點飛蝗，呼嘯着直向現場發射過來。

現場也只不過膽下兩個人罷了。「金雞太歲」和他的那個奴才——祝天斗。怪道的是，這兩個人絲毫也不見得張惶！

「撲嗆嗆——」隨着金雞太歲轉身擰腰的一霎那，一領黑緞長披已自展現了開來！

先時披在身上，並不顯現得如何肥大，此刻一經掄施開來，黑壓壓有似烏雲一片，足足有兩丈方圓大小，天空中轟地激

盪出狂風一陣，形成了極大的一聲氣波爆炸之聲，震得人耳鼓發麻！却是一展即收，戛然而止，空爆聲裏，那為數千百的火槍散彈子兒，竟是一無一命中，一鼓腦兒的來，一鼓腦兒的去，來無影，去無踪，倒也乾脆！

「轟！轟！」一連是又兩聲槍响！槍子兒劃過夜空，掃過枝梢，嘩啦啦直作响——

對方又自直立的佇立着，成了「打活靶」——可就是這樣的邪門兒，隨着對方轉動的那隻長披影裏，大風一陣子狂旋，一轉，一旋，其勢又何止「飛砂走石」而已，就這樣，來犯的火槍子兒，接二連三的又落了空！

敢是捲到了半天之上！半天價，才像冰豆子也似的，劈劈剝剝散落了下來！

伏在地上的張照簡直不相信這雙眼睛——半天才明白過來，一時嚇得魂飛魄散！心裏却是清楚得很，一連三聲槍响，證明埋伏在側的三桿槍都開了火，可是全都落了空，接下來上膛燃槍子，可得半天就擱，對方若是乘着這個空檔，向自己發難，那可就糟糕透頂。

一念之興，張照由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那裏還敢逞能發威，抽個冷子，由地上猛地竄起來，一頭扎向暗影之中。

大敵當前，豈容他去如意？

張照一頭扎向暗處，但迎接他的却是冷森森的一把鋼刀，刀身不大，不過尺把長短，頭尖帶翹，是把模樣兒奇怪的「匕首」——「撲嗤」一聲，可就扎進了他的心窩！

刀拔，血標，張照身子哆嗦了一下，緩緩地倒了下去！

臨死以前，他倒也沒有忘記打量一下對方，看看殺死自己的是誰？

一心只以為是那隻老金雞！他猜錯了——是祝天斗！

× × × × ×

大廳裏光同白晝。

麥七爺強打着精神，問「老天爺」借了一個胆子，正在待客！

客人名目之多，一時說它不完……「老金雞」「金翅子」「金雞太歲」「奪命金雞」……說來一大串，其實只不過是一個人！

現在他端端正正的居中而坐，一派斯文，竟是不帶半點兒殺氣！

院子裏橫七豎八地躺着十來具屍身，包括衙門派的來人，麥家的護院，張照以次的幾名火槍手……這些人，竟是一倖免！

玉兔高懸，金風送爽，郁郁的柚子花香裏，間雜着刺鼻的血腥氣息，氣氛之不協調，一如現場這般。

麥七爺雙手抱着精緻的江西景德鎮青瓷茶碗，向他的客人說了一聲「請」，語音含糊，兩隻手直打哆嗦，碗蓋相磕，格格响作一團！

「請……請……請……茶……」

客人默默地點了一下頭。

虎頭燕額山林秀，地闊方平且伏垂——好一副堂堂儀表，這副儀表看任何人眼睛裏，也難以令人相信對方竟會是操幹着沒有本錢，殺人越貨的買賣！（未完）

臥龍生  
黃鷹獨

司馬翎  
司馬紫烟  
諸葛青雲

# 六大名家 聯合執筆

## 神劍山莊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 超級市場  
地鐵站有售

## 神劍山莊



經已出版

全套兩集 H.K. \$12.00





註冊商標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 \$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丹

港九澳各大藥行均售  
峨嵋藥廠出品